

劍裡乾坤 （俠義奇情新穎小說）高峯・新著

名武俠小說家高峯先生，多年前已飲譽文壇，現再度執筆，作風一貫，行文清秀流暢，故事曲折離奇，抒情、俠艷、緊張、刺激，劍裡有何乾坤，讀過便知

$3.00

1021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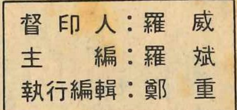
本刊在一零一九期，曾因印刷及釘裝工場樓上發生大火，當時因受水漬波及影响，致使該期發行日延遲一天，深表遺憾！可幸有賴於工作人員儘速搶修，今後定當恢復正常出版，敬希垂注。

** ** **

今期巨型小說由高峯先生執筆，是篇爲他加盟本刋後再度貢獻給各位的巨著——「劍裡乾坤」，本文故事題材結構俱屬上選，緊湊中肯，曲折離奇，把江湖中的險惡陷阱，邪魔嘴臉，行事卑鄙，揭露無遺！又把忠義之士，除惡務盡，仗義濟世事蹟，表揚褒讚！對兒女私情，倫理俠義亦有淋漓盡致的描述，誠一篇不可多睹的俠情巨著，先睹爲快。

** ** **

下期出版日期已屆農曆新年，我們可能會提前出版發行，並安排了很多猛稿佳作刋出。巨型小說是馬雲的國際特警故事「顯微眼」，敬希留意。還有東南亞名作家柳殘陽最新中篇「血痕」推出，柳君雖與本刋讀者睽別一時，但他過去曾先後在本刋發表之佳作，深受讚許，屆時請拭目一看！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侠世界

第102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乾坤裡劍

高峯・文
子成・圖

憐花尋夢憶秦淮

烈日當空，天氣委實炎熱。

在華北平原上，有兩騎馬並肩疾馳，騎者是兩名中年壯漢，一面揮鞭趕馬，一面用袖子頻頻抹汗，其中一名，面如鑊底，黑實精壯，喃喃的道：「趙老八，眞是熱死人，如果我們不是有要事在身，這時光最好躺在浴盤裏浸一個痛快。」「趙老八」一聲不响，只顧催馬狂奔。

由華北平原進入華東平原，他們晝夜兼程，走了十日十夜，已由河北保定，到了江蘇省長江北岸。

「趙老八」馬鞭一指，道：「十里之外便是浦口，渡過長江，便是金陵了。」

那黑臉漢噓了一口氣，道：「我們終於到了，趙老八，二郎拳歐中岳爲人如何，講義氣麽？」「趙老八」冷冷的道：「理他爲人如何，理他講不講義氣，總之，老爺交下來的事，我們必須照辦，你難道不知？」黑臉漢大聲道：「十日十夜趕到金陵，我們何曾超過此限，千兩黃金還在我囊中，何曾失去過一錢？你總是板着面孔教訓人，我不服氣！」

「趙老八」道：「你不服氣又如何，一路來如果不是我處處關照，你準會出岔子，走吧，我們趕在日落之前跟二郎拳歐中岳會面，一切由我說話行事，你不必插嘴，明白麽？」

黑臉漢苦笑道：「好，好，這關係於施家莊的生死存亡，我暫時不跟你計較，事情辦妥了，回家之後，師父面前，我黑煞神自有話說，我受氣受够啦。」「趙老八」只顧揮鞭趕路，再也不說話了，由得黑臉漢喃喃吶吶的咒罵，又罵天氣，又罵他。

兩日之後，在同一的路途上，也有兩騎者在疾奔，騎者却是一對青年男女，也在烈日之下抹汗珠，那少年沉默寡言，一面催馬，一面左顧右盼，神色顯得有些不安寧，那少女却像黑臉漢一樣，在咒罵着天氣，道：「聽說在回部吐魯番地區，把鷄蛋放在石頭上一晒，立刻晒熟了，吐魯番是火焰山，倒也罷了，誰料這裏的酷熱，不下於火焰山。林俊，你說是不是？」

少年對她，理也不理，心中在盤算着，如何去找乾坤一劍江其章，找到了又如何展開遊說，說辭要不卑不亢，又要邀得他拔刀幫助，却又要不可墮了師門的威風，這是一個苦差事。可是，師門的生死存亡在此一舉了，他的辭令若然不好，那便糟透了，十天來，他們晝夜兼程，也由河北保定到此。那少女忽道：「到了，到了，渡過長江，便是金陵，一到金陵，你的第一件事是去找江其章，我梁素娥的第一件事是洗一個澡。」

× × ×

金陵號稱「六朝金粉」，是我國一座具有悠久歷史之古都，金陵是一座古老的名城，長久以來，便是我國的軍事政治重鎭。

春秋時，屬吳國，戰國時，屬楚國，秦代時稱爲秣陵，三國時代的孫吳，和東晉、宋、齊、梁、陳、南唐以及明朝的初年諸朝代，都建都於此。

金陵的名勝古跡，多到不可勝數，市況繁榮，歷千百年不衰，人物俊秀，每每多出慷慨悲歌之士，或許有人說，慷慨悲歌之士出於「燕」、「趙」，金陵地處江南，多出文士才對。這話其實不盡然，目前風氣南移，執槍弄刀的豪强，又何止燕趙獨有？」

在江南，所有數不清楚的大門大派，武林中人材輩出，決不輸給江北。

這天下午有兩名武林大豪在一間酒家中對飲，其中一人，虬髯濃鬢，相貌威武，是凜凜的一條中年大漢，他把白乾一碗呷完又一碗，哈哈大笑，爲狀甚豪，坐在他對面的，却是一名少年人，面白無鬚，相貌英俊，雖然也吃酒，但是淺嚐輒止，一口一口的呷，十分斯文。

無論從什麽角度去看，他們都是截然不同，在光亮的陽光之下，一個粗豪一個斯文，相映成趣。

那中年大漢把碗中白乾一口呷盡，哈哈笑道：「江兄，你近來又有什麽艷事了？」那少年人搖頭道：「歐大哥，小弟近日修心養性，你不要取笑了。」

那中年大漢，年紀三四十之間，武功高强，乃是金陵二郎拳的掌門人，門下弟子衆多，在江南武林之中，佔有一定的地位，那少年人約莫二十四五歲，年少英俊，瀟洒不凡，他是一名獨來獨往的大俠，武功蓋世，還在二郎拳掌門之上。

這位掌門人叫做歐中岳，綽號飛天蒼龍，別看他牛高馬大，身軀宏偉，他的拿

手功夫，却是輕功，是以有「飛天蒼龍」之稱，形容他的輕功，捷若飛龍。

這位少年人叫做江其章，縱橫大江南北，一手劍法，出神入化，名堂噹噹响，他本來有個大號，叫做「乾坤一劍」，形容他的劍法一使出，有如乾坤的一擲，厲害非凡。

但又由於他風流成性，足跡所至，艷事連篇，所以武林中好事之徒，又贈他一個「玉面金童」的雅號。

歐中岳笑道：「玉面金童居然修心養性，這眞是奇聞，武林之中，誰人不知道玉面金童風流成性，艷事多多。」歐中岳哈哈大笑，那裏肯相信。

「這是以前的事了，今天就不同，信不信由你呀。」江其章一本正經的說。

歐中岳笑道：「金陵秦淮河畔，杭州西子湖邊，那一天不見你江大俠的踪影，你允文允武，舞刀弄槍，既是所長，吟詩作對，更是個中高手，秦淮河畔、西子湖邊的妞兒，那一個不喜歡你。」說着又哈哈大笑，道：「小弟也曾學學風流，居然也到秦淮河去玩玩，那知……」

江其章道：「怎樣？」

歐中岳的豪爽的大笑，變成了有笑聲而無笑容的乾笑，道：「那名妓要聯什麽句，那是吟詩作對的玩藝兒嘛，你知道啦，小弟文墨有限，想了半天，無法寫出一個字，嘿嘿，只好知難而退，從此以後，再也不敢撩惹她們，哈哈，我拿起筆桿，心中砰砰亂跳，手忙脚亂，倒給妞兒們笑了半天呢！」

江其章道：「小弟召妓，也是適可而止，不敢過份，小弟一向主張，唯大英雄才好色，所以……」

歐中岳把他的話一截，道：「我知道了，你一向抱着一個宗旨，說什麽好色而不淫，又說什麽風流而不下流，一派公子哥兒作風，小弟就是不懂，好色就等於淫了，因何會不淫？如果不下流，爲什麽去攬風流？你的宗旨，未免太過荒謬。」

江其章笑道：「子曰：食色性也。這句話你聽過沒有？」歐中岳搖頭道：「你又考究我來啦，小弟寧可跟武林朋友玩刀子，決不敢再去跟娘兒們打交道。」

江其章道：「也好，這是人各有志，勉强不來。不過，小弟近月來，絕無涉獵歡場，修心養性，不作非非之想的。」歐中岳奇道：「眞的，爲什麽？哈哈，這倒奇了，玉面金童居然收山，不是違反你的本性了麽？」

江其章道：「因爲小弟跟一位姑娘談情說愛，已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小弟就快成家立室，那裏還敢拈花惹草。」這話一出，歐中岳楞然，想了一想，拉着江其章，大笑道：「江兄，你騙我，你跟我開玩笑來啦。」笑聲忽歛，正容道：「江兄，眞有此事？」

歐中岳與江其章相交已有多年，知己朋友，互相知心，江其章一向不說謊，歐中岳是知道的，連忙再說一句：「那兩位姑娘是誰？她眞是好造化，嫁得一位文武雙全的江湖奇男子，造化太好了。」

江其章道：「那位姑娘嘛，說起來你一定認識她，我猜，你不只認識，一定也跟她比試過了。」歐中岳忙問：「她是誰

呀？」江其章笑道：「這位姑娘姓王，閨字杏芳。」乒乓一聲，歐中岳手中的酒碗，跌翻在地，他口中本來含有一口烈酒，這時候噴了出來，江其章乍不及防，給他噴了一個淋漓全身。

歐中岳跳了起來，叫道：「是她？王杏芳？你是騙人還是我的耳朶有毛病啦？」江其章不動聲色，把衣服上的酒水拂去，淡淡的道：「我沒騙你，我的未婚夫人正是王杏芳，小弟獲得她的垂青，委身下嫁，我們山盟海誓，已有多時啦。」

歐中岳大眼一睜，叫道：「王杏芳，是不是綽號俏翼德的王杏芳？」江其章點頭，道：「難道還有第二個王杏芳？」歐中岳一聲不響，提起酒壺便往他的大嘴巴猛灌，江其章笑道：「怎麼，你有些驚奇了吧？」

歐中岳大聲道：「好呀，原來如此，恭喜你呀，你得了如此良配，眞是可喜可賀，江兄，你幾時大婚？」

江其章道：「你不必挖苦我，這頭雌老虎，早已給我收拾了啦！」歐中岳道：「是嗎？但願如此。」

一提起「俏翼德」這綽號，武林中人無不聞風而色變，這位武林英雌非但武功高强，而且個性暴躁，嫉惡如仇，好勇鬥狠，一言不合，便拔刀相向，凡是女子，無論怎樣暴躁兇猛，總是女人，決沒有張飛般的脾氣，這位王杏芳却眞個是「俏翼德」，比張飛更暴躁，武林中人一碰上她，不論黑道白道，無不皺眉，避之則吉。

歐中岳搖頭嘆道：「玉面金童娶了俏翼德，眞是天生地設的一對，哈，你們幾時大婚？」所謂「天生地設的一對」，說的自然是反面話。江其章笑道：「咱們訂婚已有半年，準備明年新春大婚，屆時必有大紅請帖送到府上，你不必心急。」

歐中岳哈哈大笑道：「你碰上俏翼德，你的風流性子，只怕非收拾不可，哈哈，你娶了一頭雌老虎爲妻，秦淮河畔的姐兒，只怕人人非倒霉不可，哈哈。」

「俏翼德」王杏芳的武功，據說非但高了歐中岳三籌，而且還在江其章之上，個性堅强，比男子漢還甚，是以有「俏翼德」這綽號，形容的確貼切非常，因爲王杏芳相貌動人，俏麗生姿，本來便是一名美女。

歐中岳嘆道：「以江兄的風流，居然娶俏翼德爲妻，一個溫柔，一個暴躁，完全不登對，江兄，你這頭親事……嘿嘿，你沒有後悔嗎？」江其章笑道：「又不是你老兄去娶她，何必替我着急，我自然有辦法對付她。」

兩人對飲幾碗，江其章道：「歐兄，此酒暫時罷休，小弟還須去侍候那頭雌老虎，遲了只怕她大發虎威呢。」歐中岳呵呵笑道：「你還說有辦法對付她呢？哈哈，你還未大婚，你畏之如虎，他日你乘龍跨鳳，嘻嘻……」

江其章道：「歐兄不必取笑，那頭雌老虎雖然厲害，但小弟畢竟還是一名英雄好漢，就算不及武松，也差不很遠，雌虎雖惡，何懼之有？」歐中岳道：「你雖然是一代大俠，你曾經力服徐州三虎，又重挫巫峽五虎，論武功，你是第一流，武松萬萬不及你，可是你對女人嘛……」江其章道：「怎樣？」

歐中岳道：「你難道不記得武松怎樣對付潘金蓮嗎？美色當前，他連眼睛也不霎一下，你嘛，只怕無此本領了。」江其章一聽這話，心有所感，嘆了一口氣，道：「你我相交多年，知我者唯歐兄而已，小弟在色字一關，的確不能把持，在這一點上，我確然不及武二郎。」

歐中岳大笑道：「何止不及武二郎，你連我也有所不及，小弟生性老粗，不知風流爲何物，但決不是懼內君子，老妻在堂，小弟視之如無物，愛怎樣便怎樣，只可惜秦淮河對我，不大歡迎，奈何奈何！」說吧，歐中岳呵呵大笑，一口氣呷了一大碗酒。

江其章聽他語含諷刺，勃然道：「你是說我又愛風流却又怕老婆了？」歐中岳笑道：「不敢，不敢，你還未有老婆，要怕可也沒有資格呀！」

江其章給他一激再激，再也忍耐不住，大聲道：「好，他日小弟就跑到秦淮河去，痛痛快快的玩三天，給你瞧瞧。」歐中岳道：「何必他日，你有胆的，今夜就去，我以一百金爲賭注，你敢接受麼？」

江其章「哼」了一聲，道：「好，賭就賭，小弟今晚就去玩個暢快，非天明不歸，歐中岳，你太過小覷我了。」噹的一聲，把一百両黃金拿出來，擲在桌上，道：「歐兄，我只怕你食言胡賴，我們沒有個見證。」

歐中岳把掌櫃喚來，也把一百両黃金拿出，道：「掌櫃的，你聽見麼？」那掌櫃也曉得一些武功，在金陵武林，也算是一名脚色，歐江兩人，都是他的熟客，笑道：「都聽見了，小人就做公證人，如果江大俠今晚有胆到秦淮河去，歐掌門便輸了，反之，江大俠便輸了，小人就只怕俏翼德知道了，一條性命危乎乎也。」

歐中岳道：「她怎會知道，你放心好啦，可是，你怎樣能證明江兄是到秦淮河召妓，如果他到河邊玩一玩，或者在河邊釣一晚魚，或者在岸邊睡一個大覺，回來說我已經召小菊英玩了一夜啦，嘻嘻，一百両金子便是他囊中之物，把我蒙在鼓裏，輸了才大大上當呢。」

掌櫃搔搔頭皮，道：「歐掌門也說得是，不過我看江大俠決非這種人。」江其章道：「歐兄，你把我江其章看作市井無賴了，哈哈。」

歐中岳搖頭道：「萬一你老兄眞的存心給我開一個玩笑，騙了我一百金，然後到處宣揚，金陵武林個個笑我下巴，我歐中岳豈不是變了一頭烏龜，不行不行？」江其章道：「我不騙你就是，你難道還不相信我？」

歐中岳那裏肯依。

掌櫃忽道：「身爲公證人，我倒有一個主意。」歐中岳道：「什麼主意，快說快說。」掌櫃道：「我有一位表親，在河上當妓，她雖然不算花國狀元，但也算有名的了，不如指定江大俠，必須光顧如意舫，不許到別家去。」歐中岳道：「那便如何？」

掌櫃道：「江大俠如果說我到過某某舫啦，是否如此，誰也不知道，如果由我去查問，誰也不會告訴我，小人又決不會

到河邊窺探，所以小人主張，江大俠必須到如意舫去召小金鳳，她便是我的表親，決不會騙我，如此一來，歐掌門便不怕給江大俠騙了，未知兩位意下如何？」

歐中岳一拍桌子，道：「如此最好，你的表親靠得住麼？」

掌櫃笑道：「她寧可對客人們大騙特騙，也決不會連我這表親也騙了，歐掌門，你放心吧，江大俠的一舉一動，我明早便有消息了。」

江其章笑道：「好，一言爲定，歐兄，你的一百金就快是我的了。」掌櫃道：「江大俠，你可識得如意舫？」

江其章笑道：「我是識途老馬，豈有不識之理？你表親叫做……嗯，叫做小金鳳是不是？」

掌櫃陪着笑臉，道：「正是，小人希望江大俠多多憐惜於她。」江其章笑道：「憐香惜玉，正是我的拿手好戲，我是不會對她怎樣，跟她吃一盞茶，聯聯句子，聽她彈彈琵琶，消磨一晚，也就是了。」

歐中岳道：「你眞的不怕那頭雌老虎？她如果知道了，只怕連我的人頭也落地。」江其章道：「我只玩一晚，她怎麼會知道，她此刻在家中練『鬼王刀』，天塌下來只怕她也無暇理會呢。」

這一夜，江其章把心一橫，心道：「這是我江其章最後的一次了，歐中岳那廝也太小覷我了，玩完今夜，贏了他的一百兩金，封了他的嘴巴，以後便必須修心養性，好好的侍候嬌妻……不，我該稱她惡妻才是。」

江其章在歐中岳面前，聲言是把俏翼德收服了，其實是挺起心口逞英雄，心中對於這頭雌老虎，仍然是十分畏懼的，要收拾她，只怕要待結婚後，只怕還要花費不少力氣，只怕還要花不少心血時間去陶冶她。

江其章展開「輕功提縱術」，飛奔到秦淮河。秦淮河乃是金陵的「紅燈區」，畫舫弦歌，輕曲漫舞，夜夜不輟，公子王孫，富商巨賈，達官貴人，視之爲賞心樂事的「聖地」——數百年來一直歌舞不衰的小天地。

一艘大畫舫，燈燭明亮，四週圍着數艘小花艇，只聽得弦索簫管之聲，咿咿啞啞的奏着，一名小丫環，揚聲道：「吾家小姐陳小燕，爲尹公子唱一曲『江兒水』，以酬雅意，請諸君靜聽。」

一陣歡呼聲之後，雅雀無聲，一道黃鶯也似的清脆女聲，從舫中傳了出來，唱道：

郎莫開航者，西風又大了些，不如依舊還奴舍。郎要東西和奴說，郎身若冷奴身熱，且受用而今這一夜。明日風和，便去也奴心安帖。

一曲就罷，掌聲四起。

江其章心中暗笑：「曲詞幽怨，歌聲美妙，這位什麼尹公子非憐花尋夢，神魂顚倒不可。」

江其章是陳小燕的熟客，只怕給她瞧見了，就鑽進艇中，吩咐盪到如意舫去，江其章是識途老馬，河上儘管泊着無數花艇畫舫，那一艘是如意舫，他閉上眼睛也可以認出來，他依照往例，小花艇盪到數丈之遙，便停了。

他找到三塊木板，把一塊輕輕的撇到水面，這一撇，有十多尺之距，他飛身一躍，踏在木板上，再擲出第二塊、第三塊，由第一塊躍到第二塊，由第二塊躍到第三塊，便已到了如意舫上。

他憑的是超卓的輕功，擲出木板，不過用來借力。

江其章躍到舫中，但見冷冷清清，無甚客人，看來那邊畫舫有陳小燕長駐，生意搶去了不少。

在江其章一離開那酒家之後，歐中岳與那掌櫃相視一笑，掌櫃笑道：「歐掌門，你這一條激將之計，果然收得，江大俠不堪一激，興冲冲的去了。」歐中岳道：「你快快向那一頭雌老虎告密，王杏芳就住在東門外她舅父丁員外家中，你快去快去，好戲就快有得瞧啦。」

掌櫃應道：「是！」飛身出門，飛身上馬，便向俏翼德告密。歐中岳在店中，一口氣吃了三碗酒，微微冷笑，心道：「這頭雌老虎一到，江其章非倒霉不可。」

江其章與王杏芳談情說愛，互訂終身，此事歐中岳一直知道，他詐作不知，故意使了激將之計，激得江其章去找小金鳳，他與掌櫃串謀，向雌老虎告密。

歐中岳是不是有意跟江其章開一個大玩笑呢？

歐中岳是不是故意靠害，或者還有別情呢？

那掌櫃就是不知，他所知道的便是聽從歐中岳的吩咐行事，後果如何，他連想也不會想到。不過他有一點確實知道的，便是那頭雌老虎決不會輕輕的放過江其章，雌威大發，江其章非遭殃不可。

至於如何處罰江其章，或頂劍罰跪，或面壁思過，或這或那，一定很好笑，正如歐中岳所說，好戲在後頭，那掌櫃一面偷笑，一面向東門出發。

江其章躍上了如意舫，迎面碰見一名丫環，失聲道：「呀，原來是江官人，多時不見，什麼風把你吹來了？」江其章笑道：「阿翠，原來你還認得我。」阿翠道：「像你這般的風流種子，怎會不認得，江官人未枉駕如意舫，已有一年了，快快到大花廳拜茶！」聲音居然有些顫抖。

江其章道：「不必，我找小金鳳，她住在那一間房？」阿翠道：「呀，原來官人請小金鳳姐姐，妙極了，她今夜沒客，在房中睡着，我引你去吧？」江其章笑道：「好，你也不必吵醒她，你也不必驚動他人，這一両銀子，給你買鮮花戴。」

房子黑越越的一片，小金鳳玉體橫陳，果然好夢正酣，這房子佈置得十分幽雅，四隻小几子，擺着三個盤茶，一個宣爐，爐中的檀香兀是燃着，放出陣陣濃香。

江其章心想：「杏芳，對不起你也只好一次了，我決不能輸給歐中岳，杏芳，僅此一次，下不爲例，對不起呀。」只嗅得陣陣幽香，憑了江其章的經驗，知道這是女人的香氣，不禁有點心動：「掌櫃對他的表親大爲稱讚，不知小金鳳模樣如何呢？」

亮出了火焰，點了火絨，燃了油燈，但見紗帳垂下，隱隱的瞧見牙床之上，睡

睡着一名女子。

時當盛暑，那女子沒有蓋被，背着他側臥，在半明半暗的燈火之下，依稀可以看出，小金鳳體態苗條，身裁婀娜，相貌看來定是不差。

江其章心想：「那邊陳小燕的畫舫，熱熱鬧鬧，生意滔滔，何以如意舫冷冷清清，門可羅雀，瞧這小金鳳決不在陳小燕之下呀。」當下找一張椅子，坐了下來，几上放着一盞冷茶，江其章取過，呷了一口，大熱天時，冷冷的茶更好吃。

半晌，那小金鳳兀是一點不動，連鼻鼾之聲也沒有，恍如死人，江其章心中暗笑，輕聲道：「小金鳳，我是江其章，我特地找你，跟你吃一盞茶，你醒來吧！」

一聲甫畢，不知一件什麼東西從床上打出來，江其章嚇了一跳，他久慣江湖，這是一枚鐵蓮子，由破空之聲，終於辨認了出來。

「撲」的一聲，油燈給打滅了，房中黑漆一團，一條苗條的人影，從床上凌空飛起，人還在空中，唰的一响，已把佩刀拔了出來，雖在黑暗之中，仍見青光閃閃，寒氣逼人，是一口寶刀。

「小金鳳，你幹什麼？」江其章輕輕的叫。

那女子不答，刀尖一顫，直向江其章咽喉奔來。江其章到秦淮河尋芳，倒是不携兵刃，見來勢不弱，不敢空手硬奪，只好一側身，險險的避過這一招。

江其章萬萬料不到小金鳳居然會武，而且還似是一名高手，單從小金鳳打暗器、飛躍、拔刀、出招這四個動作，便瞧了出來，四個動作，一氣呵成，一個緊接一個，完全沒有一點窒滯。

那女子一聲不响，大刀一伸，又是一記絕險的招數，此後，又是一連三招，招招兇絕，似乎要置江其章於死地。江其章叫道：「小金鳳，你爲什麼打我？」那女子哼了一聲，運刀如風，又是一連六招。

江其章身邊沒有携劍，無法招架，只好左閃右避，好容易才避過了這六招，已經流出一身大汗，十分狼狽，他倒抽一口涼氣，叫道：「小金鳳，原來你的武功如此高强，你怎麼會武，而且如此厲害？」

他順手取過一把椅子，架開了狠命劈來的一刀，叫道：「小金鳳，你爲什麼打我，停一停手成不成？」只聽「喀喇」一聲，那張椅子給一刀劈開兩邊。江其章知道如不運劍抵擋，不出三四十招，必然掛彩，可是他的長劍呢？無法可想，只好利用房中的傢具雜物抵抗，手中亂抓，抓到什麼便是什麼。

椅子啦、小几啦、花瓶啦、宣爐啦，有時手中抓着的，甚至是女人梳粧用的梳子、粉盒、香油瓶之類。

在黑暗之中，在斗室之內，兩人實在如同近身肉搏，摸黑夜鬥，份外刺激緊張，那女子的武功，本來已在江其章之上，何況江其章手上沒有兵器，鬥了五十招，江其章已然落了下風，絕對的下風。

斗室之內，雖然打得天翻地覆，桌破椅倒，好好一個香閨，已然破壞不堪，然而外面全無動靜，對斗室之內的惡鬥，不聞不問，也不聽到有人呼喊之聲，亦未見門外有人探頭探腦，江其章疑心大起，只見青光一閃，一刀側劈，江其章把一張大圓桌猛力一推，連人帶刀擋着了，一記「細胸巧翻雲」向門外猛退。

「走麼，這麼容易？」那女子終於冷冰冰的說了這一句話，人影雖然瞧不清楚，但是這一口流利的蘇州話，江其章再蠢也辨認了出來。聲音雖然冷冰冰，沒有一絲暖意，但清脆悅耳，正是江其章聽慣了的聲音，俏翼德王杏芳的聲音。

轟的一聲，江其章恍如給焦雷劈了一個正着，嚇得呆住了，跟着「波」的一聲，女子一口飛刀打出，正中他的左臂，江其章大叫一聲，右手掩臂，竄出房外去。

那女子叱道：「走，容易麼？」跟着躍了出來，江其章大叫道：「杏芳，你快住手，我有話說。」一邊叫一邊走，他繞着如意舫走了幾匝，王杏芳在後窮追，江其章奔進廚房，終於找到一柄牛肉刀，權當兵器，跟王杏芳鬥了二三十招，叫道：「杏芳，這是怎麼回事？」王杏芳冷冷笑道：「問你呀，你爲什麼不問問你自己？」江其章叫道：「你快住手，我有話說。」

如意舫中，連人影也沒有一個，所有姑娘、丫環、婆婆、廚子、僕人一個也不見，包括了阿翠在內，看來，他們一早便知道如意舫將會發生什麼事，已經遠遠的躲得不知去向。

叮叮噹噹的又鬥了二三十招，一則王杏芳的武功本來便在江其章之上，二來江其章手臂中了飛刀，何況他手中沒有合用的武器，更何況他作賊心虛，這二三十招與其說是拚鬥，不如說是捱打。

兩人由廚房打到走廊，又由走廊門到大花廳，大花廳却是燈火輝煌，照出了俏翼德的面貌，相貌是甜甜的，彎彎的眉毛，配着一對明亮的大眼睛，白淨的皮膚，苗條的身段，確是一名出色的佳麗。

樣子是漂亮的，但脾氣却是暴烈無比，做起事來，往往以她的脾氣爲决，她愛做什麼便做什麼，愛怎樣去做便怎樣去做，從來不肯想一下如何去做，應否去做，脾氣一發作，便如黃河决堤，不可收拾。

武林中贈她這個「俏翼德」綽號，眞是切合之至。「俏」是形容她的美麗，「翼德」乃是形容她的脾氣，有如張飛，她這時怒咬銀牙，一口大刀亂砸亂劈，江其章冷汗直流，那敢再鬥，只顧繞室奔走，大叫道：「杏芳，這是怎麼回事，這裏的人呢，爲什麼一個不見了？」

王杏芳冷笑道：「這是我的佈置，你難道瞧不出來？我把他們統統攆走，包括了你的什麼小金鳳在內。哼，你幹得好事，居然瞞着我召妓來啦。」

恩義友情重泰山

叮噹一聲，牛肉刀架開了大刀，江其章大聲道：「杏芳，你聽我說，我不是認眞，鬧着玩兒。」王杏芳圓睜大眼，脾氣一發作，不可收拾，一口大刀亂揮亂劈，「波」的一聲，江其章右臂又中了一刀。

江其章倒抽了一口涼氣，他這趟跟歐中岳打一個賭，那裏料得到會「賭」出天大的禍事來，他在小金鳳的房中出現，給王杏芳來一個人贜並獲，他縱然向有諸葛亮的口才，也是百辭莫辯，縱然盡傾黃河

之水，也不能洗脫他的罪名。

江其章奮力抵擋，看看無法抵擋得住，大叫道：「杏芳，你眞的要我死？」王杏芳厲聲道：「殺死你，殺死你，你不死還有何用？」招數一變，突然使出了「鬼王刀」招數來，這是她近年來苦練的一種上乘刀法，已練得七七八八，如果練了個十足，那將是武林中近百年來最佳的刀法。這一點，江其章是知道的。

「喀喇」一聲，江其章的牛肉刀已給削去了一大截，江其章手中僅僅剩下一個刀柄，全無用處，只好把刀柄一擲，嘆道：「杏芳，你要我死，我便死吧。」垂下手來，放棄了反抗，閉目待死。

王杏芳正使一招「八方風雨」，手腕一翻，刀尖對正江其章的咽喉，見他突然放棄了反抗，瞋目大呼，道：「你怎麼啦，我王杏芳生平未殺過手中沒有兵器的人，你快快拾起斷刀再鬥。」硬生生的把刀招收回。

王杏芳綽號「俏翼德」，暴烈的脾氣，有如張飛，她練的刀法，也取了一個可怕的名字：「鬼王刀」，雖然只練了七七八八，但已足够取勝而有餘。

她的刀尖疾然而進，突然而退，刀尖距離江其章的咽喉不及三寸，刀尖一翻，猛然收着。

江其章柔聲道：「杏芳，你聽我說成不成？我只是鬧着玩，並不認眞，你千萬不可誤會呀。」

王杏芳刀尖下一挑，把半柄牛肉刀挑了起來，擲向江其章，冷然道：「誤會，我一點誤會也沒有，快快再拚個死活。」

江其章大袖一拂，一股袖風送出，半截牛肉刀給送到河裏，朗聲道：「我是清清白白的，你如不信，請問歐中岳。」王杏芳怒道：「你在那小賤人房中出現，口中叫着小金鳳呀什麼的，你呀，你曾經對我說過什麼話來？哼，從今以後，修心養性，不再拈花惹草，你信誓旦旦，言猶在耳……哼，你不是人，你不是男子漢大丈夫，我恨死你，我恨死你……」

王杏芳大刀飛舞，又是沒頭沒腦的向江其章劈來。

妬火中燒，有如山林着火，只須點燃了一個火種，便四處延蔓，不可收拾。王杏芳妬火遮了眼睛，那裏肯讓江其章解釋，只見她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瞋目大呼，狀若狂人。她向例不殺手無寸鐵的人，但這一趟，她居然破了例，大刀亂劈亂砍，定要置江其章於死地。

「我恨死你，恨死你，我要殺你，殺死你！」

江其章手中有劍，還可以抵擋，手中無劍，已是不敵，何況他還受了傷。空手使出了本門的掌法，拆了十來招，但見王杏芳亂呼亂叫，亂砸亂劈，簡直到了狂瘋的邊緣，知道不能再鬥下去了。

江其章乃是當世响噹噹的獨行俠，武功自然有極高的造詣，他雖然受了傷，神智不亂，危急之中，突然使一招「撥雲見日」，掌風凌厲，颯颯而响，大花廳的燈燭，勁風過處，忽明忽暗，搖曳不定。

江其章使出救命絕招，把王杏芳逼退幾步，大聲道：「王杏芳，你眞是不可理喻，你發了瘋啦，你幹嗎屢出殺手？難道連往日之恩，舊日之情也不顧了？」

王杏芳厲聲道：「你這厮忘恩負義，哼，你我之情，從此一刀兩段。」江其章心中怒火漸生，大聲道：「好，一刀兩段便一刀兩段，男人大丈夫何患無妻，天下之間，難道只有你俏翼德一個女人，哼，不要臉！」

王杏芳大刀亂劈，厲聲道：「好呀，你有種的便把小金鳳那賤人娶了，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先殺了你，再殺小金鳳。」大刀閃處，江其章一個閃避不及，左腿又中了一刀，血流如注，劇痛難當。

江其章知道再鬥下去，必無倖免，長嘯一聲，身形上拔，「一鶴冲天」，大叫道：「王杏芳，你非但是一頭雌老虎，簡直是一頭瘋虎，你瘋了，你瘋了，你記着，三刀之仇，我江其章來日不報，我不是『乾坤一劍』，也不是『玉面金童』，我決不姓江。」

「撲通」一聲，他躍下了秦淮河，但見水花四濺，河中的一條人影，驀地不見了。

王杏芳飛撲而出，大叫：「那裏走？」可是人影不見，急得直頓脚，她的武功，略勝江其章一籌，可是水性不通，决不敢躍下河去找人，在「水功」這方面，她是萬萬及不上江其章。

王杏芳的一口氣，還未發洩完盡，揮刀亂砸，把好好的一個佈置華麗的大花廳，砸得粉碎，桌翻椅倒，四根大紅柱，全是刀痕，一隻唐初的磁瓶，給一刀砸作三四十塊，一幅唐代的名畫，也給撕破了。

一頓飯時分之後，秦淮河畔一個僻靜的地方，江其章疲乏地坐在岸邊，他中了三刀，又在水中潛泳數百丈，又激烈地跟王杏芳鬥了半個時辰，就是鐵人，也告支持不住。他撕下了一幅衣襟，包紮了傷口，喘息了一陣，便盤膝坐在岸邊，做起「吐納」功夫來。

遠處河中，弦管笙歌，隱隱可聞。

江其章運功自療，片刻之間，只見體內一股暖暖的氣流，運行全身，站了起來，輕舒手脚，只覺已無大碍。江其章武功高强，內功外功，已到了極高的境界，一點外傷，算得什麼。

「我的打賭，王杏芳怎會知道？難道歐中岳暗中做鬼？」他疑雲大起，想起了日間與歐中岳吃酒時的情形，怎樣打賭，那掌櫃怎樣作公證人，細細推想，終於找出了一個破綻。如果歐中岳故意在開玩笑，通知了王杏芳，他們的一場惡鬥，歐中岳也該及時出現，出手制止，開玩笑决不能開到發生人命大事呀。

適可而止，才是開玩笑，難道歐中岳暗中搗鬼，蓄意挑撥我和王杏芳拚命一場？不會呀，歐中岳是我的多年朋友，怎會挑撥我們的感情，這何止是挑撥，簡直是暗害了。「完了，我跟王杏芳的感情完了。」江其章仰天長嘆一聲，終於決定，輕功展開，去找歐中岳。

他但望歐中岳確是開他的玩笑，而不是暗中加害於他。

剛才的一場拚命，不出半天，一到明天早晨，必定傳遍了金陵武林，玉面金童江其章大戰雌老虎王杏芳，不是武林中一條天字第一號的新聞嗎？

「我給人嘲笑也無所謂，我跟王杏芳的好事完了也無所謂，我是萬萬不能容忍一位知己朋友暗中加害，歐中岳呀，但願你僅僅是開我一個要不得的玩笑，如若不然，哼……」他不敢想下去。

歐中岳的府邸坐落北門，也不太遠，江其章邁開大步，霎眼即到。這是一個五大開間的大宅，但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江其章飛身一躍，躍過圍牆，跳了進去，只聽汪汪的犬吠之聲，一頭惡狗撲了上來，却認得江其章，在他身邊挨挨擦擦，十分親熱。

江其章乃是二郎拳家中的常客，這頭守門犬認得他。江其章拍拍那惡犬，低聲道：「你主人呢，他在那裏？」大宅裏黑越越地沒有燈火，也不聽見人聲，江其章點了一個火把，四週一照。偌大的一個大宅，半個人影也沒有，江其章打了一個寒噤，奔到後花園。

後花園也是闃然無人，月移花影動，却是那裏有人來，江其章仰天長嘯：「歐中岳，你在那裏？」叫了三聲，全無答應。人去樓空，原來歐中岳竟然携了夫人兒女與及所有徒弟僕人，遠遠的走避，不知去向。

家中除了傢具雜物之外，能够活動的，只有一頭狗，江其章心中一寒，首先放了這頭惡犬，然後一口氣奔到那掌櫃的家中，一手把他從床上揪出來，順手拔下掛在床頭的一口劍，架在他脖子上，喝道：「歐中岳在那裏？」

那掌櫃睡眼惺忪，乍見江其章，連忙搓搓眼睛，笑道：「江大俠，原來是你，三更半夜，你怎的會由小金鳳的香閨中鑽出來……呀，你幹什麼？」江其章沉聲道：「歐中岳在那裏？」

那掌櫃道：「他不是在家中麼？」江其章道：「你眞的不知道歐中岳棄家潛逃，走得不知去向麼？」那掌櫃奇道：「什麼，怎會有這等事？你怎麼啦，出了什麼岔子是不是？你首先收了長劍，我們可以細細談談。」

這掌櫃也是武林中人，長劍架頸，並不慌亂。江其章道：「好，你知道不知道，我跟王杏芳完了，今後我們非但不是戀人，也不是朋友，已變爲大仇家。」掌櫃吃了一驚，道：「眞有此事，呀，一天都是我們不好，蓄意開你一個大玩笑，好讓武林中人捧着肚子笑一場，那知弄巧反拙，你定是吃了一頓粉拳啦。」

他看見了江其章的傷口，心中也變，後悔不迭，笑道：「江大俠，你不必怕，兩口子床頭打架床尾和，歡喜冤家吵吵鬧鬧也是有的，我明天就去找她，禀告實情，看來她一定饒你的，你又不是存心去召妓，打賭罷了。」

「是誰去通風報訊？」

「是我。」

「是你？是你自己去，還是歐中岳叫你去的？」

「是我們倆合謀，一早商量定了，我們是氣不過你居然够胆娶俏翼德爲妻，所以激你一激，存心開一個玩笑，你給未婚夫人打了，武林中大笑一場，怎知……」

「且慢，你知不知道歐中岳躲到那裏去？」

「不知道呀，他爲什麼會突然間走了，難道爲了玩笑開錯了麼？玩笑開錯了也沒什麼大不了呀。」

江其章見這掌櫃不似說謊，當下把剛才的經過，一五一十的告訴他，沉聲道：「歐中岳舉家潛逃，自然是避了我，爲什麼呢？我眞是猜不透，爲什麼呢？他放棄了偌大一副家業，他放棄了在金陵武林的地位，扶老携幼，棄家潛逃，如果不是爲了一件不可告人之秘，他會這樣做嗎？他有什麼不可告人之秘呢？」

拍的一聲，江其章一拳打在桌上。掌櫃見了他的神情，心中也怕，低聲道：「江大俠，此事古怪得很，如若歐掌門爲了打賭之事，畏罪潛逃，非但不合他的性格，而且也不近情理。這是金陵武林的一件大事呀，明天一定傳遍武林。不如這樣吧，你在我家中悄悄的住幾天，我替你奔走，調查眞相，你信得過我嗎？」

江其章冷冷的道：「你可不許暗中做鬼，你門不過我三招兩式，你明白麼？」掌櫃恨恨的道：「如果歐中岳確是存心害你，我是給他利用了啦，他日見面，我不跟他拚命才怪。」

江其章想了一想，道：「也罷，你好好的去幹，將功贖罪。你該知道，一個人如非萬不得已，決不會放棄了一切潛逃。歐中岳的遠走，決非爲了打賭開玩笑如此簡單。他一定對我有什麼陰謀，有什麼不利，我要揭破他，你就必須站在我這邊，你答應麼？」

掌櫃爲人，十分耿直，朗聲道：「是非曲直未弄清楚之前，我不能答應你什麼，我只是站在道理的一邊。」

第二天，金陵武林果然轟傳兩件大事，第一件是王杏芳跟江其章鬧翻了，兩人拚了一夜，地點是秦淮河，這還不是醋海翻波嗎？傳說紛紜，也不知誰勝誰負，有的說江其章大顯神威，重重的教訓了這頭雌老虎；有的却說江其章的耳朵給捏斷啦，頂劍罰跪三天。第二件大事，便是歐中岳突然失了踪，武林中人失了踪，事本平常，但舉家一齊失了踪，却是耐人尋味，爲了什麼緣故呢？武林中言人人殊，猜疑更甚。

這一天，掌櫃回來，說：「江大俠，金陵武林在一夜之間不見了三個有頭有臉的人，其中兩個不必說，第三個是誰，你猜得出來麼？」江其章淡然道：「除了俏翼德王杏芳之外，還有誰呢？」

掌櫃道：「正是，王杏芳一怒之下，遠走高飛，不知她往那裏去？」江其章道：「歐中岳那廝，有消息麼？」掌櫃搖頭道：「我走訪他在金陵的所有知己朋友，誰也不知道，他家中果然沒有人，只有一座空空大宅子。」

過了兩天，掌櫃一回來，面色有異，他買了一瓶上等美酒，請江其章吃。江其章道：「怎樣，有點頭緒麼？」掌櫃道：「關於歐中岳和王杏芳兩人，一點頭緒也沒有，可是，有兩個人不遠千里，由河北到此，要訪尋一個人。他們到了金陵，已有兩天啦，到處找尋那人，凡是他經常出沒的落脚地，都尋訪過了，可是找不到那人。江大俠，你知道此人是誰？」

江其章點點頭，道：「他們是誰，找

我幹什麼？」掌櫃聳聳肩，道：「誰知道？他們行色匆匆，到處查探你的下落。金陵武林突然來了陌生客，大家都留意了，包括我在內，江大俠，你想不想見見他們呢？」

江其章道：「他們在那裏？」掌櫃道：「悅來客棧。」江其章道：「我自有分寸，我的傷勢已痊癒了，在你家中悶了幾天，也該舒展一下手脚了。」

他突然出手如電，把掌櫃掛在床頭的長劍抽出來，揮舞幾下，沉聲道：「王杏芳這一去，只怕跟我沒完沒了，我江其章這一生，也跟歐中岳沒完沒了。」內勁一吐，「喀喇」一聲，長劍居然給震斷爲兩截。

江其章把斷劍擲下，輕聲長嘯，嘆道：「我在一夜之間，失了一位愛侶，又失了一位摯友，掌櫃的，我該怎辦，我該怎辦？一個是情人，一個是摯友，唉……」

在江其章一生之中，只有兩個人在他心坎裏，永遠出現，一個是他所愛戀的人，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刻骨銘心的相愛，然而此刻已翻臉成仇，往日的情愛，已然變作一陣清烟，隨風而逝。

另一位呢，是他多年知己，推心置腹，過命交情，江其章曾經冒了生命危險，救過他兩次，歐中岳也是拚了性命不要，在長白五虎手中，救他出來，兩人情逾骨肉，友情比海還深，比山還重，然而此刻，亦已翻臉成仇，往日的友誼，已然變作一陣清烟，隨風而逝。

「王杏芳，你在那裏？歐中岳，你在那裏？」

江其章痛苦地呻吟，繞室長嘆！

掌櫃見了他那一種痛苦的神情，那裏還敢多說一句話，他心中有很多話要說，但喃喃吶吶的說不出來，心想：「玉面金童，一點不差，他正是一位多情種子。」

一想起歐中岳，掌櫃終於出聲，大聲道：「江大俠，如果這是歐中岳預謀害你，我掌櫃的雖然武功平平，我也跟他沒完沒了……至於俏翼德嘛……」

江其章道：「怎樣，你想說什麼？」

掌櫃搖頭道：「沒什麼，不過嘛，大丈夫何患無妻，江大俠將來的佳偶，還是娶個名門淑女好。」

江其章揮揮手，道：「好啦，我們不要再說這些，你出去給我盯着那兩人，不要給他們溜了，我今晚就去見他。」掌櫃點點頭，出門去了。

這一夜，月色明亮，清風徐來，酷熱的天氣，降低了一些。江其章携了一口長劍，躍上瓦面。他不知那兩名神秘陌生客找他幹什麼，來意如何，是好是壞，是友是敵，就特地把一張白淨的臉塗黑了一些，剪下一束頭髮成鬍形，貼在唇上，扮作一個黑臉的小鬍子。

他輕功展開，在金陵城瓦面上奔跑，他的輕身功夫當然不及「飛天蒼龍」歐中岳，但也不差，「踏雪無痕」的功夫，他已練了個七八成，雙足過處，點瓦無聲，一溜烟也似趕到悅來客棧。

悅來客棧是金陵第一流客棧，客房甚多，不知道兩名陌生人住的是那一間房子，他躍上高處一望，但見東廂一個房子銀光一閃，江其章點頭道：「是啦。」輕輕的竄了過去，一個「倒掛金鈎」頭下脚上倒掛起來，在窗縫中往裏偷窺。

但見房中有兩名青年，一男一女，年紀不過十八九，那少年眼睛骨碌碌的轉動，似乎十分能幹，那少女嘴角裏含有一點輕笑，看樣子似乎十分頑皮。她此刻在房中舞劍，招數也頗可觀，但不知道何家何派。

江其章在江湖上混了多年，閱歷豐富，會過面的各門大派，朋友極多，大江南北，無論什麼門戶，只要他們一出手，不出十招，江其章便可以瞧出他的師承。但這次却是例外，那少女使了五六十招，招數古怪離奇，江其章瞧了半晌，兀是茫無頭緒。

那少年道：「好啦，師妹，回房睡吧，還練什麼，時間不早啦。」那少女嘿嘿一笑，手一揮，她手中長劍掠空而過，不偏不歪，正好插進掛在牆上的一隻銀製的劍鞘裏。窗外江其章心中一跳：「這少女的劍法不壞呀，不知她的師兄如何？」

但見那少年一聲不响，取出一卷書要讀。那少女大聲道：「師父說，乾坤一劍必然在金陵，十之八九不會差，那知我們找了兩天，兀是鬼影也不見，哼，我說有兩個可能的情況。」那少年頭也不抬，也不說話。

那少女道：「第一個可能，是師父說錯了，第二個可能是江大俠根本不在金陵，林俊，你說是不是？」那少年「哦」了一聲，道：「二而一，一而二，你的什麼兩個可能，其實只有一個，師妹呀，你頭腦簡單，以後說話要多多用用腦筋呀。」

那少女哼了一聲，道：「林俊，你又罵人來啦，你這小子嘛，要不就是一言不發，要不就是開口罵人，我梁素娥從來沒有聽過你說好話。哼，什麼一而二，二而一，我說錯了什麼？」

江其章聽得清楚，這一對少年男女原來是師兄妹，師兄林俊，師妹梁素娥，是何門派，兀未知曉。只聽林俊冷笑道：「如果師父說錯了，江大俠當然不在金陵，只有一個可能，怎會有兩個？你說話不明不白不清不楚，我有罵錯你嗎？」

梁素娥哼了一聲，道：「如果師父沒有說錯呢？」林俊道：「那末江大俠一定在金陵，合起來也只是一個可能，不能分開爲兩個。」梁素娥道：「誰跟你咬文嚼字，我問你，我們找了兩天啦，找他不着，怎麼辦？」

林俊道：「我們非找到江大俠不可，師門的生死存亡，在此一舉了。」梁素娥道：「可是他不在金陵呀，茫茫神州，那裏去找他？」林俊道：「師父說他一定在金陵，決不會錯，我們也不過找了兩天，再找幾天一定可以找到，你放心吧。」

梁素娥道：「凡是他的落脚點，我們都找過了，這位江大俠也眞氣人，神出鬼沒，不知所踪，師父說二郎拳歐老師是他的摯友，上門去找，必有端倪頭緒，豈知歐老師闔家遠遊，家中連鬼影也沒有，豈不氣人，我看明天不如在四門張貼尋人告示吧，懸賞一百兩，找尋乾坤一劍，玉面金童江其章的下落。」

林俊道：「武林高手，行踪無定，也是有的，耐着一點兒，一定可找到的。」

江其章在窗外聽見，心中暗暗好笑，順手取下簷前一顆沙泥，小指一彈，「撲」的一聲，把燈火打滅了。他的「彈指神通」功夫，已練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房中突然黑漆一片，林俊跳了起來，叫道：「有賊！」梁素娥早已拔出長劍，叫道：「上瓦！」師兄妹倆躍上瓦面時，清風徐來，衣袂飄飄，明月中天，繁星點點，却那裏有人。林俊道：「四下巡去。」師兄妹分了兩個方向，四下去捉賊。

鬧了一陣，連賊影也不見一個，只好回房，忽見房中燈火明亮，林俊失聲道：「有賊，有賊！」梁素娥道：「賊子早已走了啦，那裏有賊？」林俊心中砰砰亂跳，指着油燈，道：「你瞧見麼？」梁素娥跳了起來，叫道：「決不是賊，此人必是武林高手，快，上瓦！」

師兄妹再次跳上瓦面，這趟不敢分手，聯袂四下去一瞧，那裏有半條人影。林俊道：「是何方高人，請出來朝朝相，在下林俊恭候大駕。」他說這話，提高了嗓子，十分客氣。梁素娥可不同，揚聲道：「喂，你這人是誰，鬼鬼祟祟的作弄我，快快滾出來吧，我們河北玉麒麟門下，豈是可欺之輩，快快滾出來吧。」

梁素娥揚聲大罵，却露了一個底，原來他們師兄妹是河北盧家莊門下弟子。在華北一帶，保定盧家莊算是頗有名氣的一個大門派，江其章自然聽過。

師兄妹倆四下巡視，越過了幾條街，兀是人影不見，只好回房。却見房中突然多了一個人，此人背門而坐，在燈光之下，但見他手執林俊剛才讀的書，在低聲哦誦，對師兄妹的進來，似乎不見。

梁素娥性情十分活潑，頑皮鬧事，她輕輕的捏了林俊一下，林俊會意，輕手蹋足，摒着氣息，突然來一招「餓虎擒羊」，師兄妹一個左一個右，雙雙一躍而上，一齊向那人左右兩臂抓去。

梁素娥一手抓着那人的左臂，叫道：「賊子，瞧你還能躲到那裏去？呀，不好……」忽見手腕所抓之處，一片軟綿綿，全無着力之處，那人一聲不响，雙臂就似溜魚一般，在師兄妹的手抓之下，溜了出來。

這還不打緊，那人施展上等功夫，也不見他如何出姿作態，呼的一聲，他連人帶椅已飛出一丈以外，騰的一聲，椅子落下來，他好端端的坐着，屁股根本上未離開過椅子。他露了這一手，林俊和梁素娥不是傻人，自知此人武功，已到了極點，武功之高，跟他們無法比較。

那人把手上書卷一揚，笑道：「『虬髯客傳』，哈，這是唐代的作品了，林俊，你對書中李靖、紅拂女的一段戀情，有什麼見解？」師兄妹倆看此人時，黑漆漆一張臉，上唇蓄有小鬍子，雙目烱烱生光，自然是武林高手了。

林俊不敢怠慢，雙手一拱，道：「前輩那一位，半夜三更駕臨，未知有何見教。」那人笑道：「你讀『虬髯客傳』，你知道李靖是誰嗎？」林俊道：「李靖，外號藥師，乃是唐朝統一天下的大功臣，封衛國公，大名鼎鼎，誰人不知？」那人道：「好，作者是誰，你知道嗎？」

林俊道：「書中不是明明顯顯的寫着杜光庭這名字麼？」那人道：「不錯，你可知杜光庭是什麼人？」

林俊文武全材，自幼飽讀詩書，見識廣博，如何不知，道：「杜光庭乃是唐宣宗年代的人，自幼讀書，文章自然極好，他因應試不中，憤然到五台山去學佛。後來復出做官，做過內廷供奉，晚年辭去官職，在青城山隱居，著書數十種，『虬髯客傳』是其中的一篇，最著名的一篇。」

那人笑道：「不錯，你的記性不壞。」

林俊道：「多謝多謝，書卷先請見還，我們再吃三杯，未知意下如何？」那人笑道：「好極了，你這小子，倒有一點意思，不壞不壞！」

手一揚，那本書卷掠空而過，平平的降在本來的地方。林俊道：「前輩好功夫，晚輩兩人乃是……」那人道：「你不必多說，我早已知道你們是誰，尊師玉麒麟盧員外盧廣輝他老人家可好？」

林俊梁素娥兩人一聽這話，首先是面面相覷，繼而是眼圈微紅，林俊道：「前輩，你怎麼知道家師？」梁素娥道：「家師大病未愈，已有半年啦。」那人微微一震，道：「眞的，那是什麼病呀？」心中想道：「盧廣輝有病，該當請大夫，怎麼派門下弟子來請我？」

梁素娥心直口快，道：「實不相瞞，家師乃是給人打傷，受了重傷，臥在床上休息半年，還未痊癒。」

林俊連忙「咳嗽」一聲，示意阻止，但已過遲，忙道：「前輩，你到底是那一位，因何潛進我房子，兩次戲弄？」那人見他滿臉狐疑，不時的去撫撫劍柄，微微一笑，道：「我今年不過二十五歲，算不上是前輩，聽說兩位要找『乾坤一劍』江其章，可有此事？」

林俊道：「不錯。可惜找他不到。」

那人道：「江其章已知此事，所以特地派我來，先跟兩位接頭，他隨後就到。」梁素娥大喜，忙道：「眞的，這好極了，我們找他兩天，不見踪影，他反而自己來了……呀，對了，他怎知我們找他？」

那人道：「這個你們不必理會，你們告訴我吧，你師父因何派你們不遠千里，到金陵來找他？」林俊怕梁素娥心直口快，搶先說道：「這個嘛，自然有道理，不過前輩跟我們向未謀面，互不相識，我怎知前輩是否眞的江大俠的朋友？」

那人在腰帶上解下一隻玉墜來，放在燈下，笑道：「兩位可認得此物嗎？」這隻玉墜乃是一枚翡翠玉，正面刻了一個「乾」字，背面刻了一個「坤」字，乃是「乾坤一劍」身邊之物。兩名少年却是未曾見過，也不曾聽師父說過，一齊搖頭。

那人道：「好吧，兩位如果不肯據實相告，我是無能爲力，看來江其章也不會跟你們見面了。」說着站了起來，林俊忙道：「且慢，我們兩人爲了一件大事，十萬火急，晝夜兼程趕來，實在不想有什麼阻折，你如果眞的是江大俠的人，我們告訴你也無妨。」

那人道：「如果我來意不善，老早就一人一掌打死了，難道你還不明白？江其章雖然從來不曾見過盧廣輝，但一向慕名，心儀已久。盧員外武功蓋世，名震江湖，他居然有事向江某人求懇，這不是江其

章的無上光榮嗎？」

荆釵布裙蓬門女

梁素娥聽那人如此的推崇她師父，心中大喜，忙道：「好好，我告訴你吧，那是半年前的事了。河北武林，一向分爲北京保定兩大派，保定一派以我師父爲領袖，玉麒麟盧員外，在華北是鼎鼎大名的，你不要說我自誇自大，事實確是如此。」

那人笑道：「我知道尊師乃是宋代梁山泊人物玉麒麟盧俊義的後代，盧俊義乃是北京大名府的世家，後來盧俊義上梁山爲王，他的一個姪兒留落在北京大名府，梁山泊被掃蕩了之後，他的姪兒在北京大名府站不着脚，於是遷徙到保定，在保定繼承了盧俊義之香燈，一代一代傳下來，盧家的人，個個會武，盧員外更是技壓武林，成爲保定武林領袖，屈指一數，已有十代了吧！」梁素娥喜道：「你對我師父的歷史，如數家珍，我師父正是盧俊義公公的第十代姪孫，仍然承襲了玉麒麟這綽號，仍然繼承了祖先的遺風，門下食客三千，疏財仗義，名揚天下。大概三年之前吧，北京大名府又來了一名大豪，也由北京大名府遷到保定，定戶安居。」

那人道：「我知道了，此人是木棒王施統全，他因開罪了北京大名府某一權貴，站不着脚，遷到保定去。哈哈，木棒王施統全武功高强，不在盧廣輝之下，一山不能藏二虎，熱鬧有得瞧啦。」

梁素娥道：「事情的起因，倒不是爲了爭奪保定武林領袖的地位，我師父對名利兩個字一向看得很淡，木棒王來了，他以禮相見，以誠相待，三年來倒沒有發生過什麼爭執，那知就在半年之前吧……」

她說到了「半年之前」，竟是粉臉脹了個通紅，喃喃的說不下去，梁素娥不算得十分漂亮，但少年無醜婦，青春、活潑，具有少女的魅力。白白的臉蛋，脹了個通紅，白裏透紅，樣子十分靦覥、可愛、迷人。那人微笑道：「說下去吧，怕什麼？」梁素娥哼道：「林俊，你是啞吧是不是？」說着一轉身，竟然要背着那人，低下頭來玩弄衣角，含羞答答，不敢見人。

林俊道：「好吧，這一天，木棒王携了他的兒子到盧家莊，拜訪我恩師，他開門見山，放下了一百兩金子作聘禮，說要在恩師門下挑選一名女弟子作媳婦，這一下，可把恩師嚇了一跳，只道他開玩笑呢。」

那人道：「好，後來呢，後來又怎樣呀？」

林俊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跟那木棒王結一個親家，原無不可，可是木棒王的孩子施大少爺却是一個油頭粉面不長進的少年，施統全才遷來三個月，便傳出了施大少爺種種劣跡，沾花惹草不在說，最氣人的是他欺負平民老百姓，漁肉鄉民，作威作福，一副土豪惡霸的嘴臉，還跟武林俠義道背道而馳，咱們走江湖的，鋤强扶弱，扶危救困，乃是天經地義的事呀。」

那人點點頭道：「好，後來怎樣？」

林俊道：「我的師姊妹們誰也不肯嫁他，施大少爺却看中了她，」向梁素娥一指，又道：「把聘禮放了下來，嬉皮笑臉，不知羞恥，是我怒將起來，邀那位大少爺打上一架，兩家的仇怨就此結上了。」

那人呵呵笑道：「原來如此，想施大少爺遊手好閒，她爹爹的本事，學不到一成，一定給你打了一頓啦。」林俊道：「正是，師父看了，只是微笑，客氣地把他們送出門去，聘禮嘛，一時之間忘記了還他。」

梁素娥忍不住，轉過頭來，接口道：「第二天，師父派林俊送還聘禮，只怕發生爭執，派了大師哥二師哥陪他去。師父派林俊去的目的，無非是要林俊賠一個不是，化怨解仇算了。那知他們一去，又發生了爭執，動起手來，三師兄弟聯同出手，可是好漢不敵人多，木棒王門下弟子十多人，一湧而上，師哥們便告不敵，三個人一齊給打得重傷。」

林俊道：「是他們故意撩惹是非，我們三人極力忍耐，終於忍耐不住，只好動手，初時聲明三個對三個，後來他們不依規矩，以多取勝，本來木棒王的大弟子也在內。我盧家莊自宋代開始，建立基業，數百年來，可未曾敗得如此慘重，大師哥斷臂，二師哥斷腿，我是躺在床上，三個月才能起來。」

梁素娥道：「這一來，雙方的怨仇更深了，從此之後，雙方反臉成仇，在保定，便只有我們這兩個門派最大，雙方成仇，確然是武林大事。此後，木棒王那邊一直對我們撩惹，我們是奉師命一直忍讓，可是長久下去，笑佛也生嗔，後來連我師父也忍耐不住了。」

林俊道：「那一天，四師妹到街上買東西，她一時疏忽，忘記了師父的告誡，獨自一個人去。我恩師門下，男女弟子共五人，我排行第三，四師妹叫做李貞，梁素娥是最幼的小師妹，李貞一去，去了半天不回，師父大起恐慌，四處打聽，原來木棒王派人把她當街擄了去，居然當我們是鄉下佬，隨意欺負，哼，木棒王他們已經忘記了李貞是什麼人了。」

那人道：「木棒王如此橫行霸道，視玉麒麟如無物，他只怕背後有人撐腰，依我看來，木棒王武功再好，決然不會高過你師父呀。」

林俊道：「不錯，你猜出來了，你這位前輩，到底是誰，可以告訴晚輩麼？」那人道：「你說下去吧，聽的故事還未說完呢，說完之後，你一定知道我是誰。」

林俊道：「好，前輩，請聽着了。」

李貞年華雙十，是盧廣輝的四弟子，樣貌很美，武功也不差，那一天，李貞買了一包胭脂水粉之類，要回家中，武林女俠，多數不喜修飾，塗脂抹粉，對她們而言，乃是多餘。李貞却是例外，她一出門，但見橫裏竄出三條大漢，一字橫排，把她攔着。

李貞喝道：「你們是誰？快快滾開。」三大漢道：「你是盧員外的女弟子，是不是？你姓李，是不是？」李貞道：「是又怎樣？」三大漢道：「可惜你不是梁素娥，嘿嘿，原來你比梁素娥還美，施公子走失眼啦。」

李貞不知他們是誰，可是他們居然够胆攔着盧家莊女弟子的路，頻加侮辱，可知他們决非普通的人，當下噹的把佩劍拔

出來，叱道：「你們是誰？在保定武林，似乎沒見過像你這樣的人呀，快快滾開，別撩惹我大開殺戒。」三大漢哈哈大笑，其中一人，突然閃將過來，伸手在李貞粉臉上摸一把，指頭放在鼻子下面嗅，笑道：「好香，好香，施公子大大的失算，如果他一早看中你，只怕你依了他也說不定呀。」

另一人大笑道：「而且這小妮子還比梁素娥美麗多呢，喂，你指頭還有餘香嗎，也讓我嗅一嗅，這叫做坐地分香。」三大漢齊聲大笑。

李貞再也忍耐不住，挺劍上前，跟這三大漢鬥了起來，怎料那大漢突然而來，突然而去，如鬼如魅，伸手在李貞臉上摸一把，李貞全無閃避抵擋之功，則這三人還在李貞之上，可以想見。

打鬥不及三十招，李貞便給點中了「軟麻穴」、「啞穴」以及「陽明經」的六個大穴。她的八個大穴被點中，人自然遭擒了，這還是三大漢來一個遊戲文章，笑嘻嘻的鬧着玩，否則，在五招之內，李貞就完了。

這三大漢是誰呢？他們決非保定武林人物，因爲保定武林人物決然沒有這等功夫，他們也不是木棒王門下大弟子，理由亦是一般。他們乃是外地來的陌生人，已無疑問。李貞給擄了去，此事當眞非同小可，盧廣輝氣得仰天長嘯，七竅生烟，不在話下。

大弟子吳光中道：「師父，我已見過了，這三大漢確是外地人，到此不過幾天，住在施家莊，看來必然是施統全那惡賊邀來的助拳人。」玉麒麟盧廣輝點點頭道：「我也瞧出來，施統全爲了對付我，廣邀助拳，一點不奇，我今夜單獨闖施家莊，哼，我且瞧一瞧施統全是否有眞材實料，我且瞧一瞧那三條大漢，到底是何方神聖？」

大弟子吳光中的傷勢，此刻剛癒，道：「施家莊人多勢大，師父單身去闖，只怕……不如由我陪你去吧。」

盧廣輝勃然而起，手撚長鬚，朗聲道：「我的女弟子居然給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擄去了，我如不單獨去把她救回來，保定玉麒麟這大號，從今消取，大夥兒也不必跟我了，一齊散了夥，各謀出路，我盧廣輝返鄉下耕田。」

玉麒麟聲如洪鐘，神威凜凜，雙眼射出陣陣光芒，他年逾五旬，體强力健，遠勝精壯少年，一口長劍，使得出神入化，武功極高。

他朗聲道：「自宋代以來，我盧家莊領袖保定武林，已屆十世，時間已過數百年，從來不敢有人胆敢對我盧家莊如此輕蔑，如此無禮！哼，這簡直是侮辱，我的容忍已够了，我今晚就大開殺戒，不把施家莊打得稀爛，我決不爲人。」

衆弟子從來不曾見過師父如此怒火，心中凜凜然，氣憤塡膺，但都依從師父的命令，嚴守盧家莊，誰也不敢陪師父去。

那邊在施家莊裏，一個香閨之中，李貞軟軟的睡在床上，只覺四肢百骸，又酸又痛，她已昏迷了兩個時辰，此時醒來，又羞愧，又害怕，更大的是憤怒！

她試圖掙扎起來，雙臂掙起了上半身，咚的一聲，又跌了下去，便連一絲氣力也沒有了，她是學武之人，知道這是甚麼回事。她的「啞穴」以及其他六個大穴已給解了，單單留下「軟麻穴」未解。

「軟麻穴」未解，等於一頭金絲雀給關在籠裏，雖然有翅膀，已不能飛走。

門房輕輕的給人推開，走進一個高大的人，李貞認得他，正是木棒王施統全。他把油燈亮高一點，微微冷笑，拖過一把椅子，坐了下來。施統全粗眉大眼，國字口面，樣貌十分威武，李貞平抑了怒火，冷冷的道：「施統全，你把我擄來又怎樣，不出兩個時辰，我師父一定打進來，救我回去。」

施統全道：「是麼？嗯，你這小妮子果然不錯，比梁素娥更漂亮，我就想不到，盧員外就只會調教漂亮的女弟子，哈哈！」李貞道：「你把我擄來，究竟要怎樣？」施統全奸笑一聲，道：「你猜猜！」

李貞早已打定主意，如果她給人强逼去嫁給施少爺那個墮落少年，她是寧死不依，但見施統全那一副賊眉賊眼，氣得杏眼圓睜，牙關咬得格格响。

「這是誰人的房子？」

「我的第五姨太。」

李貞冷冷的道：「姓施的，你也算是武林中人嗎？武林中人，誰人有三妻四妾？誰人會如此下流，把一名少女强擄回家？你是一名大惡霸，你的行爲簡直是土匪、地痞、流氓，你決不是武林中那一門派的掌門人，你是如假包換的無賴，什麼『木棒王』這綽號是叫冤枉了。」

施統全由得她罵了一個狗血淋頭，然後哈哈的笑道：「你說完了沒有？我且敎你看一件東西。」說着伸手入懷，取出一件東西來，李貞只道必然是什麼珍珠寶石之類的貴重東西，作聘禮來着，大聲道：「我不要看，我不要看，你快滾出去，你要我嫁給你的大少爺嘛，今生休想，你快滾，我不要看。」

施統全道：「盧廣輝門下兩名臭丫頭算是什麼東西？普普通通的兩個小娃娃，老百姓的兩個小女兒，算是什麼？我施統全是何等人物，怎會娶一名普通的民家女做媳婦？呸，你配嗎？」

這話一出，李貞大眼一睜，罵道：「你不要猩猩作態，你如果不想，幹嗎到盧家莊强行下了我五師妹的聘禮？你幹嗎讓人當街把我擄了來？哼，你不知羞恥，你是老無賴，你的兒子是小無賴。」

施統全哼了一聲，道：「如果我打你，人家會說我以大欺小，你罵够了麼？你瞧這是什麼東西？」他手中拿着的，是一卷紙張，李貞看得出來，那是一張羊皮製造的羊皮紙。施統全把羊皮紙在她面前一攤，道：「你瞧見麼？這是一幅地圖，保定的地圖，這是市區，府尹衙門的所在地，這是西城門，門外這一大片田地，嘿嘿，大概有四五十萬畝吧，是誰人的？」

「我師父盧員外的地產！」

施統全奸笑一聲，點頭道：「不錯，保定一府，你師父玉麒麟盧廣輝是最大的一名地主，最有錢的一名富翁。哼，我知道，當年盧俊義的姪兒還來保定避難，身邊帶着的不過是白銀五百兩，現時嘛，他的第十代姪孫兒却是一名百萬富翁了。」

「不錯，我師父是大富翁，你是眼紅嗎？」

施統全又指着地圖，道：「這是東城門，門外這一片小田地，嘿嘿，看來不過四五百畝，本來已經不算小了，但比起盧百萬的，却是小得可憐，四五十萬對四五百，不是等於十比一？不，該說是一千比一，這塊小土地嘛，你知道是誰人的？」

「施家莊的木棒王，就住在東門外，誰人不知？」

施統全哈哈一笑，把羊皮地圖捲了起來，收還懷裏，道：「小丫頭，你是聰明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李貞人果然十分聰明，想了一想，已明其意，冷笑道：「呀，原來你覬覦我師父的田莊來啦。」施統全站了起來，哈哈大笑，道：「正是，你說得一點不錯，施家莊對於盧家莊，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我木棒王見了如此肥美的東西，怎會不眼紅？哈哈！」

他哈哈大笑，十分得意，道：「我携小兒去找媳婦，不過是找一個藉口，我明知無論那老頭或者他的漂亮的女弟子，必然一口拒絕，於是乎過失全在他的身邊，武林中相傳，木棒王去向玉麒麟求親啦，兩家都是武林人物，結成秦晉之好，大夥兒有喜酒吃，熱鬧一番也好。可是呀！……哈哈，最後武林中人會這樣說，盧員外瞧不起施統全，非但一口拒絕婚事，而且派出門下弟子，在衆目睽睽之下，把施統全的兒子打了。如此相傳，你猜武林中的最後批評會怎樣？哈哈！」

李貞叫道：「我不聽你這些，你快放我回家。」

施統全笑道：「武林的批評對我有利，我就可以執行我的大計，我將來攀親家的對象，是達官貴人，府尹的千金小姐，美得多了，誰希罕像你這樣的蓬門女子，荊釵布裙？哈哈，我的計劃就快可以實現了，盧廣輝合該倒霉，他的四五十萬畝的莊園，就快是我的東西。」

李貞叫道：「你鄙卑、無恥、下流！哼，你滿肚密圈又怎地，你有這等本領嗎？呸！」

施統全道：「只須武林中人不一齊反對我，我的大計已完成了一半。哈，不是麼？我們打了幾次，武林中的反應如何？大家袖手旁觀，不作左右想，這樣就成了，不出一個月，保定武林，就快有一場惡鬥……」

李貞道：「是啦，盧家莊惡鬥施家莊，惡鬥結果就是，木棒王大敗而逃，他的奸謀給揭發，從此之後，再也不能在武林立足，返鄉耕田了。」

施統全道：「是嗎，如果一個對一個，十個對十個，整個盧家莊對施家莊，我是必敗無疑。」

李貞冷笑道：「萬事抬不過一個理字，你的所作所爲，如此卑下，如此奸險，你道武林中人會瞎了眼睛，站在你身邊麼？」施統全笑道：「小丫頭，日間你力鬥三人，你已盡了全力了，後果怎樣呀？」

一提起那三條大漢，李貞不由的凜然心驚，她的被擒，可以說在全無反抗之力之下，這三條大漢武功奇高，出乎她想像之外，任何一條大漢，看來決不下於她的大師哥吳光中，出手古怪，由點穴功夫看來，他們練的，似非中土慣見招數，他們決非中土武林人物，更加不必說屬於保定這一個小小的地區了。

施統全見她滿臉疑惑、驚懼，一副猶有餘悸的樣子，笑道：「武林中終於激起了一位異人來，她聲言完全站在我身邊，我不妨告訴你，那位異人大駕還未光臨，她僅派三名隨從作先鋒，擒你的三人，就是這位異人的隨從。」這話一出，李貞登時呆了。

別說當時在施家莊的李貞呆了，就是在金陵「悅來客棧」中聽故事的那人，也呆了。

那人是誰，也不必多說，他正是「乾坤一劍」江其章，他仍然是貼上了假鬍子，未以眞面目示人。

「連隨從也如此厲害，這位異人到底是誰？」江其章大爲驚訝，連忙追問。

林俊道：「前輩聽下去便知道啦，施統全是故意向我師父求親，後來又把我的師妹擒了，一番說話，把李貞嚇得呆了，那是無須多說，施統全的擒了李貞，完全是爲了他的那一番說話，把他的陰謀完全告訴了她，於是，把她的『軟麻穴』解開，釋放了她。

「臨走之時，施統全言道，他有那一位異人撐腰，非但可以打倒我師父，强佔了盧家莊，而且還可以獨霸中土武林，把所有名門大派一一消滅，並且說，我師父如果是聰明的，快快收了招牌，把他的家園拱手相讓，否則一場大流血在所難免，到時他大開殺戒，把盧家莊的人殺光，鷄犬不留。

「前輩，施統全的把李貞擒了，不外乎借她的口，對我師父來一次警告，其次是恫嚇，他自以爲穩操勝劵，把他的陰謀自動揭開，又怕怎地？

「我師妹李貞被釋放了，她慌忙的逃回家，在半路上，碰見了怒氣冲冲的恩師。恩師原本在盛怒之下，一劍單身，去找施統全的晦氣，及後聽李貞的哭訴經過，不由的心頭大震。師父初時以爲施統全邀來的三名助拳人，必然是黃河三鬼、洛陽三霸、華山三英之類，武功高極有限，那知這三人居然不過是那助拳人的隨從，隨從既然如此厲害，那異人的武功如何，不問而知。」

江其章道：「後來呢，後來怎樣？」

林俊道：「我師父沉不着氣，在幾天之後，他終於單身去挑木棒王的老巢，那知木棒王恰恰不在家，原來他帶着那三名隨從，遠赴三百里外去接那異人的大駕，施家莊沒有什麼高手，我師父一口氣將施統全的門下子弟統統打敗，傷了不少人，而且把施家莊砸了一個稀爛，大大的出一口惡氣。」

梁素娥接口道：「幾天之後，那大奸賊回來了，那位武林異人也來了。唉，那一夜，一場惡鬥，使我終生難忘。施統全發束相邀，邀我師父到施家莊一敍，那晚我也在場，那位異人嘛，我眞不知怎樣去形容她，她竟是一名女人，一名漂亮的女人。」

江其章細心一想，中土武林英雄之中，以「俏翼德」王杏芳居第一把交椅，王

杏芳當然決不會給施統全助拳，這位女英雌是誰呢？

只聽粱素娥接下去，講她的故事。

盧家莊接到施統全的書簡之後，十分緊張，吳光中道：「師父，那位武林異人終於來了，施統全的請柬，口氣可大，師父，我們到底去不去應約？」盧廣輝勃然道：「我盧家莊建立數百年，不知經歷了多少大風大浪，巍然不倒巳屆數世，難道還怕一個什麼江湖異人。」當下召集了五名弟子，吩咐道：「我們的安樂飯巳吃了十多年，太平無事，今天也應該去冒冒險了，一山不能藏二虎，這話當眞不錯。」

三弟子林俊奮然道：「我們與施家莊無怨無仇，不過他陰謀搶奪我家園，此可忍孰不可忍，我們就去跟他拚了。」盧廣輝道：「施統全沒有什麼，不過那異人極不好惹，我們都要小心行事，一切聽我說話，不要擅作主張。總而言之，如無必要，不必動手，一經動手，就算血濺街頭，誓死保衞家園。」

木棒王欺上門來，盧廣輝不能不拚，他率領五名弟子，在門下食客之中，邀得幾位武功好的，慨然義助，大夥兒到施家莊應敵。早幾天施家莊給盧廣輝砸了一個稀爛，此刻仍在修葺之中，大廳之中，僅得施統全一人，他劈頭第一句就是：

「天下無萬年不死的皇帝，也沒有百世延續的朝代，盧員外，你們在保定稱孤道寡，巳有數百年，也該退位讓賢。如果你識時務，你把盧家莊讓給我，我還可饒你一條生路，這是一張割讓的契約，你劃一個押吧。」

說着，他把一張文書拿出來，放在盧廣輝面前，又道：「我是先禮後兵，你不可不知，你如執迷不悟，你的死期便在今天。」盧廣輝仰天大笑，道：「難得你如此客氣，我盧某是感激不淺。好，好，請把筆墨拿出來。」施統全大笑，以爲盧廣輝眞是怕了他，當下把筆墨捧到他面前，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玉麒麟盧員外眞是名不虛傳。」

盧廣輝拿起了文書，瞧也不瞧，突然內功吐出，雙掌的壓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一張文書，給壓力壓得粉碎，盧廣輝哈哈笑道：「木棒王，你決不是我的對手，你有什麼助拳人，說出來吧。」

雙手一撒，粉碎了的文書，隨風而起，作蝴蝶的飛舞。盧員外這一手，倒眞可觀。施統全面色一變，冷笑道：「好，好，你有敬酒不吃偏吃罰酒，好呀，你是自恃功力過人了，好極啦。你且等一等。」

他親自下去請那助拳人的排場，也眞是講究之至，但聽得一陣絃管絲竹之聲，音樂悠揚，十分悅耳，首先是一個八人的樂隊前引，繼而是八名少女，一律宮裝打扮，手提紗燈，分作兩行，緩緩而行。

這情景好像是大官出巡，或者是皇帝駕幸某某宮一般。自盧廣輝以次，人人都瞧得眼也花了，猛覺鼻子裏香氣陣陣，原來宮燈侍婢之後，又是八名侍婢，手挽檀香爐，香烟繚繞，把香氣送進衆人鼻端。

香爐侍婢過後，才見一大羣婦女隨從，簇擁着一位絕色佳麗，緩步而來。施統全押在最後，這位絕色佳麗的一亮相，盧家莊男女老幼所有的人，不禁面面相覷，但見這位佳麗，身穿一件深綠色的長袍，長可及地，佩着一條長長的腰帶，長袍之上，佩着十多顆寶石，有紅有綠，閃閃生輝，她的一頭長長的秀髮，長長披肩，作黃金之色，秀髮鬈曲，像波浪之形，薄薄的兩片紅唇，唇上是一隻高高的鼻子，鼻子上面的一對眼睛，居然也有顏色，是碧綠色的一對大眼。

皮膚雪一般白，白裏透紅。

如此美艷的女人，眞使人傾倒。

她的年紀若何，只怕無人知道！

在她的隨從之中，李貞認得劫擒她的三條大漢，也赫然在內。這位佳麗一出場，便如舞台上出現了正印花旦一般，使觀衆摒息而觀。

單瞧她髮上衣上的閃閃發亮的首飾，就叫人眼花繚亂，何況還有幽幽的香氣，散播於空氣之中。

那佳麗的一對又圓又大的碧綠眼睛，在盧廣輝等人面前輕輕一掃，淡淡的道：「施莊主，這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玉麒麟盧員外麼？」

聲音柔和，嚦嚦如黃鶯，眞比音樂還好聽！

施統全道：「是，其餘衆人，都是他的弟子和食客。」施統全低聲說，在這位佳麗面前，這個威風凜凜的木棒王，低頭不敢仰視。

盧廣輝萬萬料不到施統全邀來的助拳人，居然是一位貴婦打扮的妖艷女人，不禁倒抽一口涼氣，胸口一挺，踏上兩步，朗聲道：「老夫是盧廣輝，胆敢請教姑娘尊姓大名？」那佳麗微微一笑，道：「我聽見啦，你說話不必大聲呀。你心中一定在說，如此妖冶的一名女人，在中土武林從未見過呀，是不是？」

盧廣輝凜然道：「正是！」

那佳麗笑道：「在我帶來的婢女隨從之中，可有滿族人在內嗎？」盧廣輝大聲道：「沒有！」

那佳麗笑道：「哎唷，你爲什麼說話總是這麼大聲，輕聲一點成不成？」盧廣輝乾笑一聲，不答話。

自從如此一位麗人出現之後，別說吳光中林俊等小伙子心中砰砰亂跳，便連這位年逾五旬經驗縱橫的盧員外也大感尷尬，雖然還未致於手足無措的地步，但也差不多了。他什麼經驗都有，唯獨欠缺了跟這樣的妖媚女人打交道的經驗，只好大聲說話以壯胆色。

那麗人柔聲道：「我是波斯公主，我本來叫什麼，你們不必知道，這個嘛，有什麼關係呢？因爲我長着一對碧綠色的眼睛，人人就叫我碧眼娘，人家叫什麼，我便應什麼，這個嘛，又有什麼關係呢？」

「碧眼娘！果然人如其名，其名又如其人！」小伙子則在心中叫出來。

盧廣輝知道今夜一場惡戰，決然難免，當下一拱手道：「好吧，我們來了半天啦，如果碧眼姑娘肯賜教幾招，就請下場。」那麗人「哎唷」一聲，道：「你要找我打架，這怎麼成呀。」別看她是波斯公主，一口京片子却是說得十分流暢，嬌聲如鶯，使人聽了心中十分舒服。

「邪門，眞是邪門！」盧廣輝在心中

叫出來：「施統全也不知憑了什麼請來如此邪門的助拳人。」

「碧眼娘」三個字，當眞是從來不曾聽過。盧廣輝交遊不廣，知交不多，中土的武林人物，他過半不認得，他不愛遠遊，只愛在家中作員外，武林中出了什麼新人物，他便不知道，何況對方是波斯人！

金枝玉葉碧眼娘

當然，「碧眼娘」這三個字，他還是生平第一次聽見，當下冷然道：「老夫來意爲何，你這位波斯公主決不會不知，你既然不肯下場，就叫木棒王施統全下場吧，老夫等得不耐煩了。」

碧眼娘道：「哎唷，你老人家發脾氣來啦，那可要不得呀，老人家身體健康要緊，千萬不可亂發脾氣，有傷身體。」這句話可把盧廣輝說得啼笑皆非，聽她聲音柔和，就似姑娘們勸告情郎一般，如怨如訴，就算有冲天的怒火，也不由的按了下去。半晌，吳光中把心一橫，發話道：「好啦，你既不肯下場，這姓施的，又藏頭縮尾好像一頭烏龜，架既然沒得打，我們就回去吧！」一聲未畢，突見青影閃處，施統全竄將上來，喝道：「小雜種，你怎敢罵人？」木棒橫裏直搗。

施統全既然大號「木棒王」，他的棒法自然厲害，棒端未到，一陣勁風巳隱隱可辨。吳光中還未來得及拔劍，棒端巳兜心砸到。盧廣輝叫一聲：「慢着！」雙掌一拍，右袖飛出，把木棒捲者，斜裏一帶，把木棒帶出外門，叫道：「好極了，你終於下場來啦，我們拚一個明白吧。」

他實在不想跟碧眼娘如此邪門的人物動手過招，一見施統全木棒飛出來，正合心意，馬上出言挑戰，也不待對方答應還是不答應，長劍抽出，三記殺手立刻遞了出去。想盧廣輝挾何等功力，這三記殺着，就叫木棒王不能不揮棒抵擋，兩人就在倏忽之間纏上了。

這兩名大對頭一纏上，就鬥得如火如荼，一鬥便是五六十招。施統全陰謀搶奪盧廣輝偌大一副家產，就必須把他殺敗，甚至把他殺死，無論憑了自己的功夫，或者憑了碧眼娘的功力，他必須這樣做。

盧廣輝呢，他爲了保護自己的家園，爲了保衞經歷數百年而不倒的盧家莊，爲了保護祖宗十代以及自己的名氣，更是非拚不可。他決不能輸，只能贏。

施統全憑了一根木棒，多年來也不知打敗了多少高手，在武林中掙了一席位，「木棒王」這大號，倒不是僥倖得來，只見他左右手交換，舞棒如風，呼呼的旋轉起來，就如數十枝木棒一齊旋轉一般，勁風所及，達於方圓數丈之外，的確是一手好棒法。

吳光中只看了二三十招，不禁心驚，心道：「這大惡賊的武功，原來不壞，剛才如果不是師父出手相救，我只怕一定受傷。」

施統全的棒法雖好，但盧廣輝的劍法更是精妙，他家傳劍法，乃是武林中的一絕。盧廣輝在這套劍法上浸淫了數十年，巳盡得祖宗的眞傳，劍法展開，彷如追風逐電，在四五十招之內，雙方還是扯了一個平手，可是六十招以後，盧廣輝終於搶佔了上風。

他的絕妙招數展開，每一招都是殺着，漸漸把木棒王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呼的一聲，盧廣輝猛起一劍，一招兩式，首先用劍柄把木棒震開，然後迴劍直刺，踏洪門，進中宮，欺身直入，直取施統全的胸部「心瀹穴」。這一招，彷如行雲流水，使得順手如意，眼看木棒王無法抵擋，忽聽「拍」的一聲輕響，盧廣輝的長劍，給一根綢帶捲着，原來碧眼娘終於出手救人。

盧廣輝的長劍，便彷如給鐵鑄了一般，要前刺嗎，不能推送半寸，要後撤嘛，也不能抽回分毫。盧廣輝倒抽了一口涼氣，怔在當地，這趟他當眞不知如何是好。要抽回長劍，現巳不行，那末棄劍吧，可是這一來，就等於在衆目睽睽之中，棄劍投降了。

幸而碧眼娘不爲巳甚，手腕一抖，她的一根長長的綢帶在半空中飛揚，輕輕的緩纏於她的纖腰之上，姿勢美妙無倫，飄逸非凡，動人之至！

盧廣輝朗聲道：「好，碧眼姑娘如要賜教，就請下場，橫豎你終須出手，動手便是，不必拖延啦。」碧眼娘笑道：「可是你決不是我的對手呀。」盧廣輝勃然道：「不是對手也要一拚，碧眼娘，你可知老夫此來，爲了何事？」碧眼娘道：「我當然知道。」

盧廣輝道：「施統全圖謀霸佔我的家園，你知是不知？」碧眼娘道：「那你給他就是啦，不必拚命呀！」盧廣輝大聲道：「碧眼娘，你說什麼？你怎的如此不可理喻？我的家園乃是祖宗數代遺留下來的，我怎能拱手讓人？」碧眼娘淡淡的道：「我連一個國家也不要了，讓給他人，何況你這個方圓不過四五十萬畝的田地。」

盧廣輝道：「什麼，你說什麼？我可不明白。」碧眼娘道：「我可沒有興趣跟你說，總之，你這塊田地不要也罷，就送給木棒王，讓他快快活活的過一輩子。」這話一出，盧廣輝圓睜大眼，厲聲道：「你要我送給他也無不可，只須我玉麒麟是一個死了的人。哼，碧眼娘，你很慷慨呀，佩服佩服！」

碧眼娘微微一笑，樣子還是那麼的嫵媚，那麼的動人，柔聲道：「你叫我的名字幾次了，好呀，我直截了當的聽人直呼碧眼娘，却還是生平第一次，好得很呀。」盧廣輝疾言厲色，碧眼娘溫柔婉轉，兩人成了一個强烈的對照。

盧廣輝知道今晚的事，巳不能善罷，跟這位美貌波斯公主纏下去，實在一點益處也沒有，邀她下場，她却含笑不依，然而她却是如假包換的助拳人，心想：好吧，你既不肯下場，我來一個順水推舟，把你撇下，找木棒王再打一場，當下凜然道：「碧眼娘，你不要你的國家，關我什麼事？老夫誓死要保護家園，你既不肯下場賜教，也罷，木棒王，快站出來，決一死戰。」

木棒王施統全剛才險險敗在盧廣輝手下，那裏還敢出來。碧眼娘嘆道：「好吧，你這老頭子原來喜歡打架，好好，我依

你便了。」

這一戰決不是打架如此簡單，盧廣輝就是拚命，拚死保衞家園，强敵壓境，也不由他不拚，一聽碧眼娘說要打，心中一凜，連忙聚精會神，準備惡鬥。

豈知碧眼娘一動不動，說道：「七首阿庚，你上前吧，討教幾招。」在她帶來的隨從之中，躍出一人，口裏嘰嘰咕咕的說了一堆波斯話，盧廣輝楞然不懂，那人手執七首，對盧廣輝微一躬身，擺了一副挑戰的姿勢。

大弟子吳光中大聲道：「有事弟子服其勞，師父請退下！」長劍一揮，搶上前去，他那肯讓師父跟一名隨從動手，也不理「七首阿庚」肯不肯，一招「拱雲托月」横掃過去，「叮噹」一聲，火花四濺，兩人就在倏忽之間，惡鬥起來。

吳光中是盧家莊大弟子，武功自然有一定的斤兩，一口長劍，使的乃是正宗「盧家劍」，一招一式，使得恰到好處，決不含糊。由得那「七首阿庚」的招數如何古古怪怪，他一概不理。鬥了二三十招，他突然變招，改取守禦招數來。「七首阿庚」哈哈一笑，突然在半空中翻了一個觔斗，七首直刺。

這一招，「阿庚」欺身直進，以爲必可把吳光中刺了一個透明窟窿，那知青光閃處，吳光中一劍直撩，搭在七首之上，長劍圈了幾圈，勁力一使，大喝一聲：「撤手！」那波斯人拿揑不牢，七首給撩出手去。

「好！好招！」盧廣輝門下弟子紛紛喝彩。

「七首阿庚」滿面通紅，向碧眼娘躬身告罪。碧眼娘笑道：「你這少年的劍法，還不算壞。阿庚，你自己知道怎樣處罰自己。鐵掌阿己，你上前吧。」

「七首阿庚」躬身後退，拾回七首，在自己的左臂上狠狠的劃了兩刀，這才垂手退下。場中這時，出現了一條鐵塔一般的人物，他一聲不响，雙掌一揚，撲向吳光中。此人不使武器，只憑一對鐵掌，是以有「鐵掌阿己」之稱。他的武功比「七首阿庚」强了一倍，掌法古怪，或直擊，或橫劈，或鈎擊，林林種種，沒有一招是中土見慣的拳招。

吳光中拆了十招八招，便知此人不可輕侮，當即沉着應付，三十招一過，便覺對方的掌力漸漸的增强，一掌劈來，力挾千鈞，吳光中奮力應付，捱了五十招，終於「蓬」的一聲响，他中了「鐵掌阿己」一拳，重重擊中他的下顎，連人帶劍，一齊倒飛。

「阿己」既稱「鐵掌」，他這一拳的威力，眞當非同小可。盧家莊門下弟子，齊聲驚呼，盧廣輝身形一掠而上，左掌遞出，輕輕一帶，把吳光中的去勢制止了，一個觔斗，落下地來，「喀」的一聲，吐下了兩隻門牙，他這一戰，已是一敗塗地了。

門牙雖然給打下了兩隻，幸然未受內傷。如果盧廣輝不及時出手，他準會給一掌打出門外去。盧廣輝低聲道：「你沒事麼？」吳光中嘘了一口氣，低聲道：「此人神力不凡，師弟妹等無一是對手，眞想不到碧眼娘的隨從也如此厲害。」

盧廣輝點點頭，躍到場中，朗聲道：「好，老夫且領教數招。」雙掌一拍，要待上前。「鐵掌阿己」指指他的佩劍，嘰嘰咕咕說了一頓。盧廣輝明白他的意思，道：「我是什麼人？你既赤手空拳，我怎麼還能使劍？」一招「橫雲斷峯」直劈過去。

盧家莊以「盧家劍法」馳譽華北武林，但掌法也一樣厲害，盧廣輝施展一套「盧家拳」跟對手鬥了起來。兩人翻翻滾滾的鬥了數十招。那「鐵掌阿己」乃是波斯武林的一名大力士，未投靠碧眼娘之前，他原是武林中的外家好手，曾經跟人打賭，三拳連下，把一頭六百斤重的大牯牛活生生的打死了。

他一拳便有四五百斤之力，大開大闔，施展的正是外家拳。波斯武林，自然有別於中土，招數離奇古怪，盧廣輝連見也不曾見過。他的「盧家拳」也以外家招數爲主，講究的是以力取勝，跟這「鐵拳阿己」走的正是同一路子。他們兩人拳來拳往，砰砰蓬蓬的鬥得很熱鬧。

盧廣輝在大開大闔之中，偶然也施展內門功夫，巧妙地使用，憑了他數十年修爲，在數十招之內，已不知幾多次擊中「鐵掌阿己」，無奈這廝牛高馬大，站起來彷如一座鐵塔，蠻牛一般强健，中了這麼幾拳，一點不在乎。

盧廣輝「哼」了一聲，驀地變招，使出一套「燕青拳」來，但見他身形飄忽，來去如風，出手也飄忽，一掌輕輕的拍來，也不知道他要打的，是那一個部位，也不知他這一掌是否眞的拍下來。

「燕青拳」取名於浪子燕青，浪子燕青乃是盧員外盧俊義的親隨，盧俊義給人陷害，燕青救主，也出過不少氣力，後來跟了盧俊義上梁山。他的拳法留傳下來，盧俊義的後裔，自然是繼承者。

這套拳法講究的完全是內家功夫，小巧玲瓏，以一個「巧」字取勝，以一個「妙」字見長，招數含蓄，忽虛忽實，若吞若吐。這一來，以柔尅剛，在三十招之內，盧廣輝已然控制了局面。

酣戰中，盧廣輝突然欺身直進，頭一側，先避了「鐵掌阿己」狠狠的一拳，然後一掌直拍，輕輕的拍將過去，看他似是直取「阿己」的胸膛，可是一到中途，出掌去勢一變，改爲對準「阿己」右臂的「曲池穴」。

「鐵掌阿己」哈哈大笑，他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右臂一縮，教對方一掌落空，左掌猛然下擊，直劈盧廣輝的「天靈蓋」，他滿以爲已經覷準了盧廣輝的拳路了，那知盧廣輝的突襲「曲池穴」也是虛招，他騙得「鐵掌阿己」側身縮臂，左掌剛打出一半，下盤空虛，突飛一腿，「波」的一聲，點中了他股上的「丹田穴」。

這一腿突然其來，「鐵掌阿己」在事前連想也想不到，無法閃避，「哎唷」一聲，推金山，倒玉柱，他的一個龐然如牛的身軀，「蓬」然應聲倒地。

「丹田穴」乃是人體中內勁外力的總匯，給人點中，饒你內功如何超卓，能力如何驚人，也非倒霉不可。

盧廣輝這一招，贏得十分巧妙，場中立時又引起門下弟子的喝彩聲。「鐵掌阿

己」爬了起來，滿面通紅，向碧眼娘躬身告罪，碧眼娘道：「你勝了一場，敗了一場，功過剛好相抵，你的處罰免了。」

「鐵掌阿己」大喜，連忙躬身拜謝，轉身垂手退下。

碧眼娘道：「盧員外，你的掌法不壞呀，亦剛亦柔，巧取豪奪，把我的阿己瞞得好苦，他是蠢人，合該遭殃。『綿掌阿戊』，你出來向盧員外討教幾招。」

她的隨從之中，躍出一人，是一名瘦長的中年人，但見他面孔瘦削，身形又瘦又高，站起來活像一根竹篙，然而雙眼烱烱有神，正是內家高手。

李貞一見，連忙大聲道：「師父，正是他，是他。」盧廣輝道：「什麼是他？」李貞道：「把弟子强行擄去的三人之中，他是其中一個，請師父狠狠的揍他一頓，替弟子出一口氣。」盧廣輝微微的點一點頭，心想：「剛才那個『鐵掌阿己』，純以外力取勝，這個什麼『綿掌阿戊』，乃是內家高手，顧名思義，他最擅長的，一定是『綿掌』了。」

心念一動，便也展開了一套「少林綿拳」與那「阿戊」鬥了起來，捨棄了「盧家拳」、「燕青拳」而不用。

兩人二話不說，悶聲不响的便鬥了起來。剛才那個「鐵拳阿己」，打鬥之時，叱喝連聲，震耳欲聾。現時這個「綿掌阿戊」則是一言不發，一掌一掌的向盧廣輝劈去。試了十來招，他果然以內力見長。

盧廣輝心中暗喜，他忌憚的是「鐵拳阿己」這等打不死的人物，對付陰沉沉的內家高手，正合心意，一套「少林綿拳」展開，稱心如意，越打越順手。兩人以內力鬥內力，且看誰人的內力更深厚，他便是最後的勝利者。

盧廣輝打從七八歲開始，便練內功，挾四五十年的功力，比那「綿拳阿戊」還勝，不及六十招，只聽「拍」的一聲响，盧廣輝左手五指，輕輕的拂中了「阿戊」的右臂，別看他出掌渾若無力，「阿戊」的右臂登時出現了赤紅色的五隻手指印。

盧廣輝終於贏了，「阿戊」向後一躍，滿面羞慚，向碧眼娘躬身告罪，然後向「七首阿庚」借了他的七首，在自己的手臂上狠狠的劃了兩刀。

碧眼娘笑道：「盧員外這一手少林功夫不壞呀，你是怎樣學來的？」盧廣輝道：「中土武林，互相印證武功，事所常有，那一年，我遊少室山，與智元禪師交換了一套武功，我以『燕青拳』交換了『少林綿拳』。」

碧眼娘道：「『燕青拳』若虛若實，若有若無，乃是天下著名拳法之一，『少林綿拳』遠遠不及，你不合算呀。」盧廣輝道：「老夫志在把『燕青拳』在武林中推廣，要推廣一套武功，又有那一個門派及得上少林？我中土武林落落大方，決不會斤斤計較，挾技自珍呀。」

碧眼娘點頭道：「不錯，你這話再對也沒有了，我這趟遠來中土，就想把波斯的武功帶到中國來。」盧廣輝道：「是嗎？難道你不想也把中土的武功帶回波斯去？」碧眼娘道：「想是想的，不過還未有合心意的功夫，值得我帶回去。」

盧廣輝道：「中土武功，博大精深，我的武功，不過第二三流，莽莽神州。大門大派有的就是，上乘的功夫，有的就是，你這話未免太過自負啦。」

碧眼娘笑道：「但願如你所說。」

他們兩人當下討論起中土武林功夫來，盧廣輝是當代高手，見識自然廣泛，那料得到這位波斯公主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對中土武功，居然如數家珍，指出那一派武功的優點，又批評那一派武功的不是，好像她根本上也屬中土武林的一員也似。而她的所言，却又是一針見血，只聽他把「少林綿拳」詆譭得一文不值，指出十大缺點，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嘲笑一頓，然後說道：「『綿掌阿戊』，你聽見麼？以後凡是面對『少林綿拳』，如果再敗了，我決不饒你啦。」那「綿掌阿戊」大聲應是。

她這一番話，可把盧家莊的人，聽得面面相覷。

還不過半個時辰之前吧，這位波斯美女溫柔婉轉，羞人答答，好像一個待嫁的小姑娘。現時嘛，她與盧廣輝討論中土武功的優劣，長篇大論，侃侃而談，搖身一變，變成了武林中的一代宗師。

盧家莊人人聽得呆了，連莊主玉麒麟盧廣輝在內。

半响，碧眼娘道：「好啦，盧員外，你也休息得足够了，拔劍出來吧，我的隨從『大刀阿丁』向你挑戰啦。」盧廣輝凜然叱道：「碧眼娘，你是使車輪戰來着？哼，你的隨從不配跟我動手，你自己下場吧。」

碧眼娘笑道：「盧員外，你首先把我的隨從統統打敗，我碧眼娘要待不出手也不行呀。」盧廣輝道：「好，就叫他們一齊出來好了，我沒耐煩一個一個的比下去。」碧眼娘道：「你別把他們看得輕了，即以『綿掌阿戊』而論，你現在再鬥他，決不能取勝呀。」

盧廣輝哼了一聲，但見場中已躍出一條大漢，手執大刀，正是「大刀阿丁」。李貞認得他，也是擄她的三條大漢之一，那大漢雙手一拱，道：「盧員外，請了！」說的居然是一口漢語。

盧廣輝無奈，只好還了一揖，兩人便鬥了起來。這趟他們兩人都用兵器，形勢自是不同。盧廣輝知道不把這些隨從一一打敗，決不能逼使碧眼娘下場一決高下，他如不能跟碧眼娘一決高下，那便是敗了，敗在那些「阿甲」、「阿乙」手下，家園也是不保。

當下他奮起神威，在一百五十招之內，一劍把「阿丁」的大刀震斷，勝了這一場。

「阿丁」敗了，跟着躍出來的是「雙刀阿丙」，碧眼娘的隨從的武功，一個比一個高，等到盧廣輝竭盡全身之力，把他打敗，那是在三百招以上了。

「雙刀阿丙」敗了之後，接着便是「單劍阿乙」，波斯的長劍又厚又重，那「單劍阿乙」的武功，又比「阿丙」高了一籌，此人于腮滿面，濃眉環眼，相貌十分威武。他一劍劈過來，便把盧廣輝的長劍壓得變成一個弧形，劍法好得出奇。

盧廣輝竭力施爲，把生平絕技，完全使了出來，積數十年的功力，也竭力發揮

，跟那「阿乙」鬥得如火如荼。「阿乙」的劍法倒也罷了，盧廣輝儘可抵擋得住，不料他掌法也是奇佳，掌中夾劍，劍中夾掌，一出手便如狂風暴雨，力挾萬鈞，出招快捷，不容盧廣輝有喘息的機會。

吳光中見師父一出手便處於下風，向二師弟三師弟打一個眼色，各按劍柄，嚴陣以待，準備必要時三人齊上救人。盧廣輝到底是中土武林一等高手，挾數十年功力，經驗豐富，他之所以一出手便處於下風，乃是因爲他連場大戰，消耗精力過多之故。

一等他的精力恢復了一些，一口長劍追奔逐北，儘可抵擋得住。二百招一過，他的氣力恢復了六七成，便漸漸的扭轉了劣勢。盧廣輝欠缺了的只是氣力，論劍法招數，他原本便在「單劍阿乙」之上。

等到他終於把「阿乙」打敗了，其時已是黎明時分，盧廣輝在五百二十三招，一劍把「阿乙」的袖子削去了一大截，高手過招，點到爲止。「阿乙」原是波斯武林一名高手，他自重身份，收劍後退，拱手認輸。

只見他豎出左手小指，長劍一揮，把小指齊根削去。

說到這裏，梁素娥眼紅紅的不再說下去了。

「後來呢，後來怎樣？」江其章問。

梁素娥嘆了一口氣，道：「阿乙敗退，阿甲便補了上來，碧眼娘實行車輪大戰，他的隨從，一個接一個的力鬥我師父，由『阿庚』鬥到『阿甲』，我師父一口氣連接大戰七名高手，在跟『阿庚』接鬥之前，他還跟木棒王施統全鬥了百多招。」

頓了一頓，梁素娥嘆了一口氣，道：「由入夜之後開始，我師父連接大戰八人，由入夜一直鬥到清晨，我師父所出的招數也不知道有多少，他力敗七人，到了面對『阿甲』之時，他已然精疲力盡了。」

江其章道：「這阿甲有什麼綽號嗎？」

林俊道：「他叫做『開碑手阿甲』。『七首阿庚』、『鐵掌阿已』以至『單劍阿乙。』人人的綽號只得兩個字，這阿甲却有三個，所有隨從之中，武功以他最好。江大俠，實不相瞞，如果任由這『開碑手阿甲』行走江湖，他必然是中土武林外家高手的第一人，據我所知，中土武林使外門功夫的，無一人及得上他。」

江其章道：「嗯，是麼？我猜玉麒麟在力戰七大高手之後，精力已消耗了一大半，而他的內功嘛，還未達到爐火純青的絕頂境界，所以面對『開碑手阿甲』，便是力不從心，終於敗了下來，是不是？」

梁素娥眼紅紅的道：「是呀，師父跟他鬥了百來招，終於中了他的一記『開碑掌』，這阿甲兇神惡煞，下手絕不容情，那一掌重重的拍在我師父的胸膛，胸骨折斷的聲音，我是隱隱可以聽見，師父斷了三根胸骨，一口鮮血狂噴出來，悶哼一聲，然後重重的摔倒。唉，這個什麼『開碑手』心狠手辣，一掌拍來，眞個是力可開碑，我便從來未見過如此神力。」

江其章心道：「憑你這小姑娘，還有多少見識呢。盧廣輝的內功，還未達到極峯，他如果識得運用『以戰養戰』四個字，把消耗了的精力，完全補充，就未必敗給『阿甲』，凡是一等一高手，越戰越强，越戰越勇，失去的立刻可以補充，就算鬥七日七夜也不疲，盧員外雖然練功數十年，但養尊處優慣了，遇上天字第一號的大風浪，他當然挺受不來。」

江其章心中這樣說，口中却不說破。

只聽梁素娥嘆道：「我師父在施家堡足足鬥了一夜，由入夜打到天明，我們在這客棧，故事也講了大半晚，你瞧，現在是黎明啦。」

窗外白雲浮遊，遠遠可見，一輪紅日，漸漸東升，鷄啼之聲，喔喔可聽，時分已近辰牌。

梁素娥道：「我師父中了這一掌，受了重傷。只見那『阿甲』一聲不响，向那波斯公主微微躬身，一名隨從，把一名武林高手打敗了，居然面無喜色，完全不當作一回事，七名隨從之中，便只有他一人未受處罰。」

林俊道：「我師父給人敗了，受了重傷，我們要待一擁而上，替師父報仇。碧眼娘却是微微一笑，道：『你們要動手麼，枉自送上性命，都給我住手，退下！』我們居然如奉綸音，不敢上前。那妖女言道，她不想傷害盧員外的性命，也不想再次見到大廳中，還有任何打鬥。她說：你們走吧，把盧員外送回去醫治，越快越好。我們是聽了她的說話，抬着師父便走。」

江其章道：「那木棒王呢，他難道就此罷手？」

林俊道：「木棒王在懷中一探，又摸出另外一張文書來，原來他的割讓文書，一共有兩張，遞給碧眼娘。唉，如果碧眼娘用强，我瞧割讓文書非簽不可，我師父雖然受了重傷，劃一個花押，却並不難呀。」

梁素娥道：「我就是不明白，碧眼娘到底拿什麼主意，她對木棒王一眼不瞧，却對我們道：『你們之中，看來誰也不肯服了，玉麒麟只怕也是一樣，你們走吧，以七個月爲期，一等他傷勢痊癒，我們再決戰一場。今晚我是用車輪戰法打敗你師父，七個月之後，你們以牙還牙，來一個以多對少，由我一人接你們師徒六個人好了。』我眞不明白，她分明贏了，我師父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劃了押，出讓家園，第二是扶傷再戰，力戰而死。碧眼娘因何留有餘地，放過這機會？」

林俊道：「這一點，便連師父也不明白。」

梁素娥道：「師父的傷極重，直到而今，已有六個月啦，只能扶着拐杖走路，要他打鬥，一點不能，唉，那眞是無法可想。」

江其章道：「你們不是要找一個人的嗎？」

林俊大聲道：「是呀，我幾乎忘記了，師父派我們南下，要找乾坤一劍江其章大俠，請他報此一箭之仇。」江其章凜然道：「就是那個什麼『開碑手阿甲』，已經如此厲害，碧眼娘更加不用說了，江其章只怕不是對手。」梁素娥突然在江其章面前跪下，笑道：「江大俠，請你念及武林一脈，救救家師。」

江其章吃了一驚，道：「你怎麼啦，

你怎的認識我？」梁素娥道：「你並不是江大俠派來接頭的人，你正是江大俠自己，夜裏黑暗瞧不見，現在陽光普照，照得見啦，你的小鬍子。」房子裏有一面銅鏡，江其章對鏡看看，不禁好笑。原來他的假鬍子貼得歪了一些，終於給細心的梁素娥識破了。江其章哈哈一笑，只好把假鬍子除了下來，回復了本來面目。梁素娥心中一跳：「名震天下的江大俠，乾坤一劍，玉面金童，原來如此年輕。」

江其章把梁素娥扶起，道：「我與尊師一向不相識，我不是不想伸手，不過……」梁素娥道：「家師危在旦夕，七月之期將屆，到時家師如果不到施家莊去，那女魔頭只怕會來盧家莊。請念武林一脈，伸手相救。我師父言道，天下之間，只有乾坤一劍可以救他。」江其章道：「我江某人的武功，充其量不過跟那『開碑手』相等，決非碧眼娘之敵，我縱然肯拚命，也無濟於事呀。」梁素娥道：「我聽師父說，天下之間只有兩個人可以救他，一個是乾坤一劍江大俠，另一位是俏翼德王杏芳王女俠。」

縱橫天下數五惡

江其章一聽「王杏芳」兩個字，不由面色一變，道：「你師父怎麼說？」梁素娥道：「師父說，如果江大俠王女俠兩人聯手，刀劍合璧，必可抵擋碧眼娘，數遍目今武林人物，無一是碧眼娘的對手，只有你們兩個人聯手合鬥，才可以勝她。」

林俊插口道：「師父又說，他知道江大俠和王女俠，就快結成秦晉之好，夫唱婦隨，只須到金陵找到江大俠，就必可找到王女俠，只須江大俠答應仗義相助，王女俠自必也會同來。兩人聯手，必可大破碧眼娘，江大俠，盧家莊的生死存亡，就完全在你老人家手上了。」

說着跪了下來，不斷的叩頭。江其章比他大了不過四五歲，但救命恩人在面前，只好稱一句「老人家」了。

「起來吧！請起！」

江其章走到窗前，仰首觀天，望着天上的浮雲，呆呆的出神，心中的滋味，又有誰知？「王杏芳，阿芳在那裏呢？」

王杏芳跟他拚命的事，如在目前，王杏芳一怒而去，她的暴烈脾氣江其章是知道的，她這一去嘛，去如黃鶴，或者遠到青海西藏，或者遠到南海島上，甚而至於遠遠跑到西域去，從此之後，便是要打聽「俏翼德」的消息也難，不必說找她了。

「杏芳，你在那裏去？」

兩名少年那裏知道他這許多心事，但見他在窗前呆呆的出神，也便不好打攪他！林俊心中還以爲他在計劃一下，如何去對付碧眼娘。梁素娥心中想着「俏翼德」這個可怕可笑的綽號，一名女人，綽號居然叫做「俏翼德」，她的脾氣可想而知了，她的武功也可想而知了。

半晌，江其章轉過身來，道：「你師父的傷勢怎樣了？」梁素娥道：「可以起來行走，性命並無大碍，但武功在一年之內，決不能恢復。」

江其章道：「施家莊那邊呢？」

林俊道：「師父受了重傷，我們自是人人自危，嚴加戒備，派人去打探，知道碧眼娘一夥，已然走了，只剩下施統全，那女魔頭言出必行，她在一個月之後，必定重來，此刻却不知去向。」

江其章道：「在這六個月之中，保定沒有什麼事故發生吧？」林俊道：「寧靜得很，偌大一個保定武林，便連一場半場吵架也沒聽過。施家莊發生了這一場大事，使武林中安靜了半年。我們這邊，師父的性命要緊，我們不分晝夜，盡力搶救。大對頭那邊，也是水靜河飛，木棒王半步不出門，他大概是等候女魔頭。」

江其章道：「那女魔頭呢？她便連一點踪跡也沒有麼？」林俊點頭道：「武林高人，便是如此的神龍見首不見尾。」梁素娥道：「王女俠呢，她住在那裏？我們好歹也要去叩幾個頭。」江其章嘆了一口氣，道：「她不在這裏，她……」梁素娥忙道：「王女俠在那裏，就請江大俠開開恩，帶我們去叩見她。」江其章搖頭道：「實不相瞞，連我也不知她到那裏去了，幾天前，秦淮河所發生之事，難道你們不知道嗎？」

林俊梁素娥茫然地搖搖頭，如意舫事件發生之時，他們正在途中，而且他們心中想着的，只有兩件事，一件是師父的傷勢，不知有沒有變化，另一件便是如何找尋江其章，找到了江其章不知他肯不肯伸手相救，那裏有心情管閒事。

盧廣輝江其章兩人，一向互相慕名，全無交情可言。

林俊梁素娥兩人一聽這話，十分失望，江其章說連他也不知王杏芳的下落，那是眞確無訛，追問下去也是多餘，憑了江大俠的身份，決不會說謊。

江其章想了一陣，決然道：「好吧，我便跟兩位上保定去。」林俊道：「僅你一個人？」江其章道：「正是，盧員外有難，我該拔刀相助，立刻起程。」

林俊連忙結了房飯錢，跟了江其章出城。林俊梁素娥兩人面面相覷，暗想：「師父叫我們南下，去請兩個人，江其章王杏芳兩人聯手，缺一不可，那知王杏芳失踪了，單單邀得江其章相助，決不是碧眼娘的對手，這一來，可不是叫江其章去送死嗎？」心中大是不忍，但既然求得人家出手，又怎能勸阻人家，出爾反爾，心中惴惴不安，偷眼看江其章時，但見他神色鬱鬱，似有無限心事，一時見他怒容滿面，一時又見他低頭嘆氣，心事重重，神情肅穆，也就不敢開聲！三人騎馬出了北門，渡江北上。

走了一天，江其章忽地笑道：「兩位，我們武林中人，練成一身功夫，到底爲了何事？武林之中，最講究的，以那一個字爲先？還不是一個義字麼？」林俊忙道：「是，是……」江其章笑道：「我雖然與尊師向未謀面，全無交情，但他既然有難，我怎能袖手旁觀？我雖然僅得一個人，遺憾的是無法找到王杏芳，但爲了一個義字，即使兩脇插刀，亦何足懼哉？」

林俊拱手道：「江大俠義氣干雲，小輩拜服，難怪家師誰也不請，單單邀請江大俠呢。」江其章笑道：「林老弟，我不過大你四五年，你不必以小輩自居，我若自稱前輩，豈不是笑甩人家的下巴麼？」

林俊忙道：「是，是。」江其章心情忽然開朗了，重重的心事，已經抛到九雲霄。

他談笑風生，跟林俊梁素娥閒聊起來。江其章乃是武林中著名的風流人物，詩詞歌賦，無一不懂，琴棋書畫，無一不精，談笑風生，詞鋒甚銳，似乎已不把王杏芳歐中岳兩人之事，放在心上。

梁素娥心中不忍，但見江其章興緻勃勃，也便不敢開口。他師父明白地說過，要打敗碧眼娘，只有江王兩人聯手，缺少其中一人，便是不敵，即使有他們五師兄妹相帮，也無濟於事。江其章沒有什麼，梁素娥倒担着老大的心事。

三騎馬走了幾天，進入蘇北，直進山東，取路北上。這一天，他們到了山東重鎭濟南，找得一家客棧打尖住宿。吃過晚飯，江其章道：「你們兩位請自便，我有事外去，就快回來。」

江其章展開「輕功提縱術」，飛奔到西門外，找到判官筆何若飛，道：「何大哥，你可認得我江其章嗎？」何若飛道：「認得認得，我們沒見面，不過三年罷了，什麼風把你乾坤一劍送到啦？」

何若飛乃是濟南武林的知名人物，以一柄判官筆爲武器，武功高强，亦俠亦盜，乃是邪正之間的人物。江其章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小弟有所求而來，請你帮我一帮。」何若飛奮然道：「難得乾坤一劍大駕光臨，我們先吃三杯，再談正事。江大哥有什麼爲難，但說不妨，小弟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無有不遵。」

江其章道：「我這趟北上，一路來，我明查暗訪，要找兩個人，看來這兩個人會在山東河南一帶落脚，何大哥神通廣大，務求替我查一查。」何若飛道：「他們是誰？哈哈，他們敢胆開罪江其章，可謂活得不耐煩了。」江其章道：「飛天蒼龍歐中岳，你聽過這名字嗎？」

何若飛楞然道：「飛天蒼龍？他是不是金陵二郎拳的掌門人？」江其章道：「是呀，難道還有第二個？」何若飛道：「飛天蒼龍歐中岳舉家遠走避禍，此事已傳遍了中土武林，小弟兀是不知內裏原因，他在金陵好端端的爲什麼突然遠走高飛？」江其章道：「此事一言難盡，我只問你，你有歐中岳的消息嗎？」何若飛搖頭道：「沒有，沒有……小弟聽說，你與歐中岳有深厚的交情，情逾骨肉，他既然有難遠走，你定是伸手救他來啦。」

江其章道：「恰恰相反，小弟是找他的晦氣而來，你如有他的落脚地，請你立刻通知我，我打算在濟南小住三天，住雲來客棧。」何若飛心中驚疑不定，但老朋友之間翻鬧了，也是有的，不便追問原因，點頭道：「好，除非飛天蒼龍不在濟南，或者不在濟南方圓千里之內，否則我好歹給你查出來。」

江其章拱手道：「多謝了，判官筆何若飛神通廣大，我一向是佩服的。」何若飛道：「還有一人呢，他是誰？」

江其章嘆了一口氣，道：「算了，解鈴還需繫鈴人，此人由我自己去找好了，其實，她一怒而去，遠走他鄉，連我自己要找也找不到，或許，從此之後，她退出武林，在南海一島，打魚爲活，隱姓埋名，再也不理江湖之事，或者，她削髮爲尼，將在那裏去做尼姑，或者……唉，算了吧。」何若飛道：「江大哥，你說什麼，此人到底是誰呀？我不大明白。」江其章苦笑一聲，道：「算了，多多拜托，後會有期。」何若飛道：「如果三天之後，我找到飛天蒼龍呢？」江其章道：「三天之後，我起程到河北保安，你是知道怎樣找到我的，再見啦！」

一路來，江其章便是如此這般的到處打探歐中岳與王杏芳的踪跡，他交遊廣闊，相交滿天下，大江南北武林，他多半認識。然而，歐中岳王杏芳踪跡杳然，便好像在人世間突然少了這兩人一樣，不知所踪。濟南是華北的一座大城，武林門派也頗多，凡是有交情的，江其章多多拜托，並不單單拜托「判官筆」一人。

住了三天，毫無信息，江其章只好偕林俊梁素娥兩人起程，取路到保定去。

這一天，他們已到了河北省境內，在路上談起碧眼娘的事來。梁素娥忍不住，問道：「江大俠，你是名滿武林的一代高手，跟家師比較，是你高一點呢還是他？」江其章道：「說實的，我的略高一籌。」梁素娥道：「江大俠不必客氣，據家師說，你的武功比他高明許多，我要江大俠說老實話。」江其章道：「好吧，如果我們交手，看來我可以在五十招之內勝他，這只是假設而已，因爲我們從來未交過手呀。」梁素娥嘆了一口氣，道：「碧眼娘還未出手，我師父已敗了，我師父是敗在他手下一名隨從手中，如果說，江大俠的跟那個『阿甲』的武功在伯仲之間，此說未知可否成立？」

她不敢直說江其章的武功不及碧眼娘，爲怕傷害了他的自尊心，便婉婉轉轉的道出其意。江其章是聰明人，如何不知梁素娥的弦外之音。當下笑道：「梁姑娘，我江其章的難道不要性命，說眞的，我可以在百招之內打敗那個『阿甲』，但亦會在百招之內敗給碧眼娘。」梁素娥道：「這怎麼辦？我們決不能邀請你到施家莊去送死。江大俠義氣干雲，我是萬分感激的，可是……」眼圈一紅，急得要掉淚。

江其章笑道：「你不必心急，我自然有一個萬全之策，碧眼娘要殺我，談何容易。」梁素娥道：「是麼？這好極了，你是找到王杏芳王女俠，是不是？」江其章不答，半晌，問道：「你們由保定出來之前，施家莊那邊有什麼動靜沒有？」林俊道：「木棒王每天勤練功夫，準備大戰，在碧眼娘未到之前，他不敢妄動，施家莊那邊，水靜河飛，全無動靜。」

梁素娥道：「江大俠，你這一問，必有深意，你可以告訴我嗎？」江其章道：「我知道碧眼娘還有四位拜把子的兄弟，武功跟她一般，不相上下，合稱『神州五惡』」這話一出，林俊梁素娥兩人大吃一驚，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話來。

林俊道：「江大俠，你這話當眞？」江其章道：「一點不假。」林俊道：「一個碧眼娘，已經不得了，她還有四名把兄弟，武功一般，唉……如果他們五個人一齊來，這……」他心頭大震，聲音顫抖，說不出下文。

梁素娥反而比較鎭定，道：「江大俠，原來你早已知道碧眼娘其人了？」江其

章道：「不錯，我早已知道波斯有這麼一位公主，武功蓋世，我還知道她到中土之後，跟青鬚魔、紅鬍子、黃髮叟、白鼻仙四大魔頭拜了把子。這些古古怪怪的名字，你們聽過麼？『神州五惡』，聽過麼？」林俊梁素娥面面相覷，又是半响不能說話。

江其章看了他們一眼，笑了一聲，道：「你們除了每天跟師父練武之外，有沒有到江湖上去玩玩呀？」林俊梁素娥一齊搖頭，面有愧色。江其章不再說話，他知道盧廣輝做員外做慣了，乃是華北一區的大富翁之一，鎭日價料理他的花園，甚少到江湖去。

江湖上出現了什麼大事，紮起了什麼新英雄，或者異鄉來了什麼奇人俠客，盧家的人，便是一概不知。練練武功，料理家園，便是一天。難怪碧眼娘突而其來，盧廣輝兀是不知她的來歷了。

江其章道：「如果單是碧眼娘一個人，還可以對付，施家莊那邊，眞是沒有什麼動靜嗎？」梁素娥道：「沒有，眞的沒有！」林俊想了一想，忽道：「在保定沒有什麼動靜，但我記起來啦，那一天在金陵，我們四下去找你，到了南門，忽然碰見了黑煞神！」

梁素娥忙道：「是呀，我也記起來，在一大隊車馬之中，黑煞神雜在其中，你還算好記性，你連黑煞神也記得。」

林俊道：「我怎會忘記，黑煞神在這一大隊車馬之中，低着頭走路！這一大隊人，有大車、有小車，箱箱籠籠，堆滿了十部車子！我就不明白，何以施家莊的人，會突然在金陵出現？我曾問過你，你又是搖頭。」梁素娥嗔道：「人家也不知道嘛。」

江其章道：「黑煞神是誰？」

梁素娥道：「黑煞神就是木棒王施統全的門下大弟子，這個人助紂爲虐，跟管家趙老八同是木棒王的得力打手，我不知道他因何忽然間到金陵來，帮助別人搬家，我一點不明白。」

「搬家？」江其章驚奇之至。

梁素娥道：「是呀，有車有馬，也有箱箱籠籠，也有丫頭侍役，看樣子，似乎是金陵某一位達官貴人搬家。江大俠，金陵守備大人沒有給調到杭州去吧？」

江其章眼中突然閃出了異樣的光芒，道：「那一大隊車馬有沒有旗號，譬如說大書『歐府』兩個大字，又或者『金陵二郎拳』五個大字？」

梁素娥搖頭道：「我是沒瞧見，林俊，你瞧見麼？」林俊道：「這一大隊人馬，像連小旗幟也沒一面，行色怱怱，似乎是走難，梁素娥記錯了，他們決非搬家，而像走難，好像如果不走，大難臨頭一般似的。」

江其章大聲道：「嗯，對了，你們有沒有瞧見這麼一個人，雜在人羣之中？」當下把歐中岳的相貌特徵說了一個詳細。

林俊道：「沒有呀，這隊車馬之中，除了黑煞神之外，好像沒見過一個精壯少年，全是一羣老僕、丫頭、小孩子，連中年人也沒見一個。」

江其章道：「黑煞神有沒有瞧見你們？」林俊道：「沒有呀，我一見他來得出奇，便伏下來偷窺，倒未給他發現。」江其章道：「那是幾時之事了？」林俊道：「在我們到了金陵後第二天。」江其章道：「你們幾時到達金陵？」

林俊說了。

江其章又問：「什麼時間，上午下午還是晚上？」林俊道：「未時已過，申牌時分，接近黃昏。」江光章喃喃的道：「這時嘛，我已跟歐中岳在酒家吃了酒，跟他打了賭敢不敢到秦淮河。他說有事先走，原來急急忙忙的回去搬家，他確然是早有預謀，計算我了。」

他越想越對，如此龐大的一個「陣容」，由金陵遷出，除了歐中岳還有誰？酒後他到夫子廟遊玩之際，正是歐中岳男女老幼遷徙之時，歐中岳選了最適當的時間，不太遲，也不太早。

江其章吸了一口大氣，作最後一問：「那隊車子之中，有沒有一名老者在內，他三綹長鬚，年約六旬，左邊眉毛之上，有一顆紫色的小痣？你們細心想一想，不要太急，必須準確，聽見麼？必須絕對準確。」

林俊梁素娥低頭想了一陣，梁素娥終於大聲道：「有呀，在車隊之中，來往指揮，出力最多的正是他。如果不是在白晝，如果他的小痣不是紫色，我也不會留意他。這老傢伙嘛，面色紅潤，雙眼生神，看來還會武功呢。」江其章一拍大腿，叫道：「他們是朝南走，是不是？」

林俊道：「正是。」

江其章大聲道：「好，我終於找到他。哼，如此重大之事，你們兩人因何不早說！」梁素娥茫然地，說：「重大之事？別人搬家，怎會重大？」江其章心想：「怪不得我在江北一帶，由金陵到濟南，還是全無頭緒，原來歐中岳那奸賊南遷。好呀，我既然知道你的下落，你能躲到天外去嗎？

林俊梁素娥兩人，但見江其章雙眼圓睁，彷如噴火，仰天長嘯，面露殺機，不禁害怕起來，茫然相顧，却不知他爲了什麼事如此氣怒。

江其章突然一耀下馬，「噹」的抽出長劍，青光閃處，把路邊一棵大樹的一塊樹皮削了下來，還劍歸鞘，伸出右手食指，以指代筆，在樹皮上刻字，但見他指頭顫動，刻了一封書柬，道：「兩位下馬來，我有話說。」

林俊梁素娥下了馬，道：「江大俠有何吩咐？」江其章道：「我早已想到了一個萬全之計，對付碧眼娘，可是我有了新發現，發現我的大仇人南徙，此人枉自與我稱兄道弟，那知……」他不想再說下去道。

江其章把那一塊樹皮遞給林俊，道：「我本來已籌劃了一個破敵之計，邀請洛陽賽西施爲助，她武功高强，憑我兩人之力，也許可以鬥鬥碧眼娘，無奈……我的私仇不必再說，說了兩位也不知，總之，兩位憑了我這一件書柬，面呈賽西施，請她給你們作主便是。」

林俊梁素娥接了「書柬」，但見樹皮上密密麻麻的刻了很多字，白米一般大小，齊齊整整的全是仿宋小楷，江其章的指力當眞可觀。

梁素娥道：「江大俠，這位賽西施是誰？」江其章道：「前輩高人王天擇有兩位女兒，俏翼德王杏芳是姊姊，賽西施王杏娟是妹妹。」梁素娥「呀」的一聲，道：「原來她們是同胞姊妹，這位王杏娟女俠的武功一定很厲害了，是不是？」

江其章道：「王杏娟的武功如果不厲害，我怎會想到邀她拔刀相助？俏翼德王杏芳雖然走了，不知所踪，但有這位賽西施補上，在實力上容或有些不如，但也是可以鬥鬥碧眼娘。」

梁素娥道：「武林中出了這麼厲害的女俠，爲什麼我懵然不知？」江其章道：「你師父只顧做員外，你們只顧練武功，不是我得罪，盧家莊的人物，都懶於走動，躲在家中稱孤道寡，江湖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武林中出現了什麼人物，又怎會知道？」

這話說得林俊梁素娥兩人滿面通紅，梁素娥低聲道：「江大俠教訓得是，我們不是稱孤道寡，乃是孤漏寡聞，以我而論，這趟南下金陵，乃是我生平第一次。」她的說話，確是由衷之言，想那位波斯公主碧眼娘突然從天而降，殺了盧家莊一個措手不及，盧員外受了重傷，兀自不知碧眼娘是誰。

至於碧眼娘的結義兄弟，紅鬍子、青鬚魔、黃髮叟、白鼻仙等人，更是不必說，這五個古古怪怪的名字，盧家莊上上下下，連聽也不曾聽過。

盧廣輝受了重傷之後，派人四出打聽，這才略略的知道波斯公主碧眼娘的一些來歷，但也只是一些而已！

江其章道：「你們憑了這封書束，面見賽西施王杏娟，請她設法對付碧眼娘，伸手搭救盧家莊，唉，豪門洗刦，我江某人是不想看到的。」林俊道：「江大俠，多謝你鼎力維持，可是憑了王杏娟王女俠一個人，只怕還不是碧眼娘的對手。」

江其章道：「不錯，王杏娟還得去邀請某一高手爲助，此人的武功，決不在我之下，哈，中土武林，人材輩出，什麼奇能異士沒有，我江其章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林俊奮然道：「好，小輩依言而爲，前輩說得好，我中土武林決不容異族人稱王稱霸，將來這一戰，我們上下一心，就跟她拚了。」

林俊這話，越說越大聲，慷慨激昂，手按劍柄。他仍然尊江其章爲前輩，以小輩自居，那是因爲江其章的武功高出他十倍八倍，決不能望其項背，雖然江其章多次要他以兄弟相稱，但他始終不敢稱之爲「江大哥」。

江其章道：「嗯，你的眼力不差，我的蠅頭小楷，你也瞧見了這一行，不錯，我們中土武林，決不容異族人稱王稱霸。」林俊道：「前輩此刻要到那裏去？」江其章道：「江南！」林俊道：「去幹什麼事？」江其章臉上殺機又露，重重的說了兩個字：「報仇！」

他要找歐中岳報仇，他將會遍走江南的每一個角落，他將會踏遍江南諸省，務須把歐中岳找出來爲止。江其章知交滿天下，除非歐中岳不在江南，否則他始終會找到他的落脚地。

這一點，江其章是滿懷自信，有十足把握的。

江其章霍的上了馬，兜轉馬頭，雙手一拱，道：「林俊，賽西施與我交情極深，她一定竭盡全力帮你，你放心好啦，後會有期。」他們由金陵走到河南，走了十天，一路來有說有笑，林俊梁素娥都覺得這位名震江湖的一代大俠，完全沒有架子，和藹可親，實在捨不得就此跟他分手。林俊道：「前輩，你幾時回來，我們幾時可以再相見？」

江其章搖搖頭，道：「難說得很，我是天涯海角去找他，他如果躲到百粵嶺南，我也去，他如果跑到雲貴山區，我也去，他如果躲到南海的漁村，我也去，一年找不到就兩年，兩年找不到就三年，我們再見的日子，只怕很遙遠，如果上蒼有眼，我很快就找到他，只怕也須兩三個月呀。」林俊道：「前輩是去找那個什麼二郎拳歐中岳？」

江其章道：「不錯！」雙腿一夾，縱馬要走。梁素娥忽道：「江大俠且慢！」江其章的駿馬已跑了四五天，勒轉馬頭，道：「怎樣，你要說什麼？」梁素娥眼圈微紅，低聲道：「江大俠，我跟你去。」

江其章道：「你說你跟我去？」梁素娥點點頭，道：「我想，我眞的是孤漏寡聞，我自從跟師父學武，四五年來，從未踏出師門一步，只除了現在這一次，我要跟你去練練見識，會會武林中知名人物，也帮你去找歐中岳報仇，你說好不好？」這話一出，江其章固然是大出意料之外，林俊大眼一睜，莫名其妙。

江其章道：「哦！梁姑娘，你這話當眞？」

梁素娥道：「眞的，你答應我吧。」

林俊忙道：「師妹，這怎麼成？師父重傷未癒，强敵又快到來，盧家莊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你怎能在這關頭離去？」梁素娥道：「盧家莊有我在塲沒有我在塲，全無分別，對付强敵的，並不是我。碧眼娘要贏，多了我一個人，她也是贏。她如果敗給王杏娟女俠，少了我一人，她也是輸，我武功低微，在塲與否，全無關係，師哥，我眞的想陪江大俠走一遭，你答應我吧。」

林俊道：「你眞的要走？」

梁素娥道：「眞的，你答應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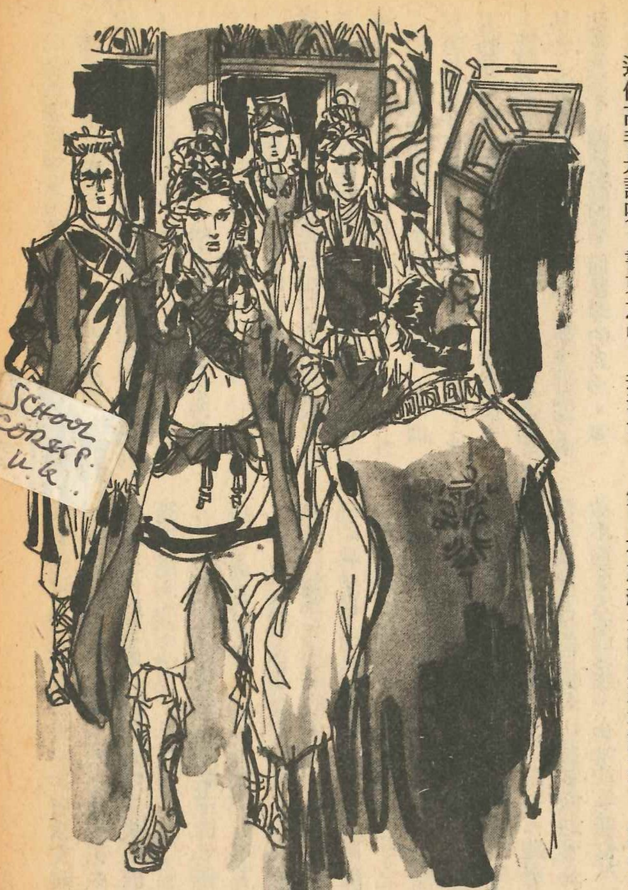
林俊對這個師妹，一向愛護備至，從來不怎樣拂逆她的意思，梁素娥既然去志甚堅，不便攔阻，只得道：「我沒有什麼問題，江大俠怎樣說？」

江其章正感前路茫茫，孤單寂寞，如果有人相陪，正是求之不得，何況梁素娥是一名少女，美麗的少女，當下點頭道：「梁姑娘既然決定要去，也罷。」梁素娥大喜，道：「師哥，你多多保重，師父的傷勢，請你多多費神照料。」

林俊道：「師父面前叫我怎樣說？」梁素娥笑道：「江大俠請得王杏娟女俠出頭，大恩大德，我輩是粉身難報，我陪他去報仇，正是禮尙往來，聊以報答萬一，你這樣對師父說，他老人家一定原諒我的，你說是不是？」

林俊對他，一向千依百順，自然點頭稱是。

梁素娥向他嫣然一笑，拍馬走向江其



章身邊，道：「江大俠，謝謝你。」揚聲道：「師哥，咱們走了，後會有期。」林俊道：「是啦，你多多保重呀。」他心中實在不想梁素娥離開，但梁素娥去志已決，而且理由也頗爲充份，不便再說。

這三人分道揚鑣，林俊去洛陽，江其章梁素娥南下。林俊縱馬疾奔，他身邊突然間少了兩個人，孤單寂寞之感，油然而生。他拿出江其章的書簡，細細閱讀一遍，心中暗嘆：「江其章果然是俠義中人，他自己去報大仇，仍然忘不了我師父，他自己去不得，轉請王女俠代勞，又怕王女俠對付不了，示意她再約另一位高手。」

追踪千里報深仇

這位高手是誰呢，書束之中，却沒有提及，看來是由王杏娟拿主意了。

林俊對江其章報仇之事，原本不大了了，這時從書束之中，看得詳細，心中恍然大悟。

他師父盧廣輝知道天下間只有一個人可以救他，便是江其章。盧廣輝知道江其章與王杏芳情投意合，快結鴛盟，夫唱婦隨，江其章慨然來助，王杏芳必然一起來，江與王兩人聯手，確是不怕碧眼娘。

盧廣輝的如意算盤打得响，不料此事已爲施統全查出，他來一個將計就計，派管家趙老八大弟子黑煞神兩人南下，晝夜兼程，搶在林俊梁素娥的前頭，向二郎拳歐中岳下手。他軟硬兼施，脅逼歐中岳就範。在林俊梁素娥到達金陵之前兩天，趙老八黑煞神已到了金陵，在歐中岳家中作客。在施統全的威逼利誘之下，歐中岳只好出賣朋友，乖乖的聽話。可不是麼？歐中岳如果不聽話，施統全便把他過去的一件秘密，揭發出來，教歐中岳從此身敗名裂，無法在武林立足，將爲武林同道所不齒。

「噹」的一聲，施統全的管家趙老八把一袋黃金擲在桌上，道：「歐掌門，這是我家老爺對你的一點孝敬，尙望哂納。」歐中岳打開袋子一瞧，十錠黃金，每錠一百兩，在燈光之下，黃澄澄的好不耀眼，心念一動，哈哈笑道：「木棒王與我，交情也只泛泛，無功不受祿，歐某怎敢無端端的受此厚禮？」

趙老八笑道：「就快是有端端的了，我家老爺知道你跟江其章交情甚厚，情逾骨肉，你的話，他言聽計從，可有這事？」歐中岳道：「不錯。」趙老八道：「江其章與俏翼德王杏芳談婚論嫁，已快成爲武林佳耦了，可有這事？」歐中岳道：「是呀，在下已打叠肚皮，準備吃他的喜酒了。」

趙老八皮笑肉不笑，淡淡的道：「如果江其章與王杏芳結了親，嘿嘿，金陵二郎拳的死期到了。」

這話一出，歐中岳吃了一驚，道：「趙管家，你因何口出此言，是開在下的玩笑來麼？」趙老八道：「小人是下人，怎敢開歐掌門的玩笑，不過我家老爺這樣說，小人就這樣講，我家老爺不喜歡乾坤一劍與俏翼德成親，他決不想見到他們兩人出雙入對，夫唱婦隨。」

歐中岳奇道：「爲什麼，天下間竟有這等事，難道你們老爺暗戀王杏芳？」趙老八呵呵笑道：「我家老爺已有一位夫人，六位如夫人，一妻六妾，難道還不够麼？」歐中岳笑道：「你又開在下的玩笑來啦。」

趙老八收斂了笑容，冷冷的道：「我家老爺懇請歐掌門代辦一事，未知歐掌門能否辦到，如果辦得到，這一千兩黃金，便是歐掌門的了。」歐中岳道：「什麼事呀，如果辦得到的，在下代勞也無妨。」

趙老八一字一頓的道：「我家老爺說，要請歐掌門想一個辦法，暗中破壞江其章王杏芳的婚事。」歐中岳哈哈大笑，道：「你又要開在下的玩笑來啦。」趙老八面色一端，大聲道：「老爺是這麼說，小人就這麼講，小人可沒興趣不遠千里而來，開你的玩笑。」

黑神煞插嘴，道：「歐中岳，你看我們像開玩笑麼？」歐中岳大眼一睜，朗聲道：「爲什麼，施莊主爲了什麼要硬生生的拆散人家的姻緣？」

趙老八聳聳肩頭，道：「這個，小人可不知道呀。」

歐中岳勃然而起，取出一隻金元寶，放在桌上，右掌一揮，「拍」的一聲，這隻一百兩重的金元寶給他拍下，嵌進硬梨木造成的桌子裏，好像一只龐大無比而又古怪無比的一件飾物。

這件飾物，四週完全是漆上黑色的硬梨木，中間黃澄澄的是一大塊黃金。金色與黑色相襯托，在燈火之下，四周黑越越的獨有中央燦然光耀，蔚爲奇觀。

趙老八冷冷的道：「歐掌門，你答應與否，由得你呀，不必找這錠黃金的晦氣

。」伸手在桌子下面一拍，一股勁力出了。那嶔得實實的金子，「卜」的一聲跳了出來，趙老八伸手接過來，輕輕的放在桌上。

趙老八露了這一手，只看得歐中岳呆了。

歐中岳與施統全有數面之緣，也曾比試過武功，彼此是半斤八兩，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他萬萬料不到一名管家，居然有這等功夫。

原來施家莊門下弟子二十多人，個個只曉得爲非作歹，魚肉鄉民，好的不學，壞的却學了一個十足。施統全號稱木棒王，武功其實不弱，但他門下弟子，無人得其十一，即以他的少爺而論，遊手好閒，沾花惹草，懶於學習，他爹爹的武功，連半成也學不到。

那天施統全帶他到盧家莊求親，林俊邀他打鬥，不及十招，這位大少爺便中了一拳，半天爬不起來。

獨有這管家趙老八，却學了四五成，在施家莊，除了木棒王之外，武功以他最好，其次才輪到大弟子黑煞神。

歐中岳冷笑一聲，道：「在下沒功夫再陪兩位，兩位請便吧，這十只金元寶，請携回去。」大袖一拂，便要送客。而黑煞神冷冷的道：「歐中岳，你不答應只怕也不行，你還是坐下來吧，我們好好的再談一談。」

趙老八道：「如果你嫌不够，我還可以再奉上一千兩，二千兩黃金，不是一個小數目呀。」

歐中岳凜然變色，道：「在下豈是這等貪財之人，你要我暗中拆散摯友的姻緣，此事再也休提。哼，要不是瞧在木棒王份上，今晚就教你們兩人知道歐中岳的厲害。」

黑煞神哈哈笑道：「歐中岳，你不貪財，可是你却好色呀。」歐中岳哼了一聲，道：「在下武功雖然不高，但在金陵，却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名堂，你這厮口口聲聲的歐中岳，目無尊長，你若然再次無禮，就叫你試試歐中岳的二郎拳。」

歐中岳雖然疾言厲聲，但黑煞神一點不懼，向趙老八道：「趙老八，你聽過有一位小姑娘，綽號叫做『過山燕』的嗎？」趙老八連忙點頭道：「聽過，聽過，這位小姑娘乃是西嶽華山派掌門的千金，武功不差，人又美貌，在十八年前也不知顚倒過多少英雄俠士呢。」

黑煞神一拍大腿，道：「趙老八，你眞好記性，十八年前，華山派原是武林中一個响噹噹的門派，但後來忽然衰落了，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他們兩人只說了這幾句，歐中岳面孔鐵青，雙眼有如噴出火來，向趙老八他們兩人瞪視。

黑煞神對他一眼不瞧，笑道：「趙老八，你如果不知，我不妨告訴你吧。華山派掌門除了掌上明珠之外，門下有一位小弟子，老人家也很喜歡。這位小弟子嘛，年紀不過十六歲，聰明伶俐，他姓岳，名叫中鷗。」

趙老八呵呵笑道：「岳中鷗？哈，這名字很古怪，他爲什麼不叫鷗中岳？」

黑煞神道：「趙老八，你不要打岔，成不成？」趙老八忙道：「成，成。」黑煞神道：「有一天，那小弟子岳中鷗下了迷藥，把他的師姊迷倒，這一位艷名四播的『過山燕』就遭了他的狠吻，這小子色胆包天，居然迷姦了師父的掌上明珠。」

趙老八奸笑一聲，看了歐中岳一眼。

歐中岳面色越來越難看，額角上微見冷汗冒出來，他把一對拳頭捏得格格响。歐中岳以前善使單刀，但後來改投二郎拳，便改使拳掌爲武器。

黑煞神道：「這小子知道闖了大禍，把心一橫，先後把他的恩師和『過山燕』毒死，一把火將華山派燒成平地，然後遠走他鄉避禍。華山派掌門父女，無端端的橫死，此事當時曾轟動過武林，成了當時武林中的一件大懸案。大家紛紛推猜，殺人兇手是誰？」

趙老八哈哈笑道：「這有什麼難猜，如果十八年前我是趙老八，一猜便猜中了，可惜十八年前，我還不過是一名牧羊童，在保定城外替人放牛爲活。」

黑煞神道：「你又打岔我啦。當年武林中多半認爲必是華山掌門的某一大仇家下的毒藥，或者是當時惡名四播的神州五惡幹的好事。」

趙老八道：「神州五惡，你是說青鬚魔，黃髮叟，碧眼娘，白鼻仙，紅鬍子這五大惡人麼？」黑煞神點頭道：「不錯，神州五惡乃是邪派中的邪派，惡魔中的惡魔，他們愛殺誰便殺，從來不肯想一想的，而且武功高强，殺人如麻，武林中每每有什麼人命疑案，神州五惡必然是嫌疑份子之一。」

趙老八道：「目前碧眼娘還在我家中作客，我家老爺奉之若神明，我們下人對她連正眼也不敢瞧一瞧，你說話要有一些分寸呀。」

黑煞神凜然道：「這個當然，好在碧眼娘遠在千里之外。嗯，趙老八，你爲什麼老是打岔。呀，對了，當時武林中無人會料得到兇手居然是一名十六歲大的小孩子，岳中鷗雖然也失了踪，但無人會把這筆帳算到他頭上。掌門父女死了，華山一派從此衰落，一蹶不振。那殺人兇手呢，始終逍遙法外，天下之間，只有一個人知道，知道此事，知道殺人兇手是誰。」

趙老八忙問：「此人是誰呀？」

黑煞神道：「你的老爺，我的恩師，大號木棒王，木棒王施莊主便是。」

這話一出，歐中岳面如死灰，咬緊牙關，格格作响。

黑煞神奸笑一聲，說道：「歐掌門，我的故事還沒有說完，你還要我再說下去嗎？」

歐中岳吸了一口長氣，定一定神，强笑道：「你如愛說，請往下說便是，在下洗耳恭聽。」

黑煞神道：「那殺人兇手躲了幾年，因緣際會，他碰上金陵二郎拳掌門馬老先生，拜在他門下，自然，他便改名換姓，他把姓名顚倒了，岳中鷗的鷗字去了鳥旁加上欠，改爲歐中岳。他聰明勤力，極得馬老先生的歡心，不出三年，他已盡得馬老先生的眞傳，成了金陵二郎拳的掌門弟子，在金陵武林，有地位了。」

歐中岳冷冷一笑，道：「後來呢，後來怎樣？」

黑煞神笑道：「也沒什麼，人老了必須要死，馬老先生死了之後，歐中岳便名正言順的做了二郎拳的掌門，那天，他正式接任掌門，賀客盈庭，金陵武林大半到了，誰人知道他是弑師殺姊的兇手呢。」

歐中岳面色更是陰森森的十分可怖，雙眼佈滿了紅絲，森然道：「好啦，你們要待怎樣？」

「怎樣？」黑煞神哈哈大笑，道：「這還不十分簡單嗎？你只要依計行事，你非但可以得到一千兩黃金，而且你還是二郎拳的掌門，有名譽有地位，决然不會是殺人兇手，哈，還不是很簡單的嗎？」

趙老八加上一句：「武林中人，天天在刀尖下討生活，手上染滿了血腥，一點不奇。可是，如果弑師……嘿嘿，這是大逆不道，罪名不輕呀。」

歐中岳凜然道：「如果我不依，你便怎辦？我歐中岳豈是吃慣了恐嚇，怕勒索的鄉下人？」

趙老八哈哈笑道：「也沒有什麼，我家老爺到處宣揚，也就是了。」

歐中岳雙拳一圈，大喝道：「好，我先把你殺了，我歐中岳再到華山，在師父靈前自刎。」左掌擧起，向趙老八「天靈蓋」拍下。這一掌他力挾千鈞，掌力極重，趙老八如果出手抵擋，他的手臂必然折斷，如果不抵擋，他的性命便是完了。

趙老八雙手下垂，淡淡的道：「我家老爺言道，在二十天之內，我們如果未返保定，那末橫屍金陵，二郎拳歐老爺又是一名兇手。他立時到處宣揚，且瞧歐老爺如何立足於天地之間。」

歐中岳大叫一聲，把手掌硬生生的收回，左脚暴起，一脚把趙老八踢倒在地。

黑煞神冷冷的道：「歐中岳，你縱然是把我們殺了，對你有什麼益處呢？」

益處？當然一點也沒有。害處？當然多得很。

歐中岳長嘆一聲，跌在一把安樂椅上，抓起一只酒瓶，烈酒像泉水一般往喉嚨猛灌。

趙老八爬將起來，且幸沒有受傷，朗聲道：「歐老爺，男人大丈夫担得起放得下，做事但憑一言而決，如果你點頭，我家老爺今後變作啞巴，木棒王生平不會說謊，你大概也知道的了，是不是？」

歐中岳終於決定了，他爲了保持他的名譽地位，不惜賣友求全，他最寶貴的，當然還是他的生命。他當下點點頭，道：「好吧，木棒王贏了，他贏得很漂亮呀。可是，怎樣去拆散江其章王杏芳的姻緣，我實在想不出來，你們有什麼妙計？」

趙老八黑煞神早已全盤籌劃妥當，當下獻出一條妙計來，這條妙計，就教江其章王杏芳跌下了一個深深的陷阱，自動的跌了下去，仍是懵然不知，不知道掘下這陷阱的幕後人是誰。

這條毒計極是巧妙，利用了江其章王杏芳的弱點，江其章風流成性，成個「大情人」狀，他足跡所到之處，一定尋幽搜秘，那堪歐中岳的一激再激，即使他已發下重誓，在情人面前，聲言從此之後，絕跡花叢，到頭來他還是要到秦淮河一次，中了歐中岳的奸計。

王杏芳呢，大名鼎鼎的「俏翼德」，性格的暴烈，比張飛更甚，而且生性偏於嫉忌，個郎去尋花問柳，王杏芳如果閉上眼睛不理，這才是天下奇聞中的奇聞。

江其章王杏芳兩人的弱點，給歐中岳利用了，而且他還利用了那個無辜的掌櫃，毒計十分巧妙，簡直天衣無縫，任何人也不會發覺，江王兩人的鬧翻，原來是摯友歐中岳的佈置。

如果歐中岳不搬家，這條毒計全無破綻，可是歐中岳作賊心虛，就在跟江其章打賭之後的半個時辰，他回到家中，把趙老八黑煞神找來，告以剛才跟江其章打賭之事，趙老八喜道：「這好極了，我們告辭啦，此事不出一天，必然傳遍江湖，這一千兩黃金，是你的啦。」

歐中岳哼了一聲，道：「在下薄有家財，這等不義之財，要來幹什麼？你們拿回去給木棒王娶多幾個姬妾吧，哈哈！」

趙老八兩人四手一拱，要待告辭。

歐中岳左手一探，驀的把黑煞神右手腕大脈拍着，大聲道：「江其章王杏芳兩人鬧翻了，施統全大計告成，盧廣輝沒有江、王兩人聯手相助，必敗無疑，施統全就快富甲天下了，可是我呢？」

黑煞神大脈給他扣着，嚇了一跳，大聲道：「你仍然是金陵二郎拳的掌門，安穩得很呀，怕什麼？」區中岳大聲道：「我是不怕江其章，我只怕木棒王，此人心手狠辣，反覆無常，我是信他不過。趙老八，要走你一個人走，黑煞神留下來給我做人質。」說着，出手如風，把黑煞神點了六七個大穴，他使出了眞功夫，點穴手法獨特，黑煞神的功力跟他天離地遠的差了一大截，無論如何不能運氣自解穴道。

「如果木棒王依言，不爲難我歐中岳，半年之後，我就還他一名大弟子，如果他食言自肥，那末黑煞神的死期到了，而且我還將找他的晦氣，我就是信木棒王不過。」歐中岳朗聲地宣佈了他這個決定。

趙老八無法可施，只好獨自回保定去覆命。

歐中岳作賊心虛，越想越不妥，終於又作了一個決定，擧家南遷，就在當日的黃昏，他帶齊了全家男女老幼，夫人、少爺、小姐、丫頭、僕役、管家與及八名門下弟子，僱了十多輛大車，實行南徙，悄悄的走人。

就由於他無端端的擧家遷徙，引起了江其章的疑心，後來由於那掌櫃的「口供」，更加使江其章證實了，歐中岳決非打賭玩鬧，乃是蓄意的離間、破壞，硬生生的拆散了他們的姻緣。

但是，歐中岳爲了什麼呢？歐中岳拆散了他的姻緣，爲了什麼呢？江其章茫無頭緒，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林俊梁素娥兩人到了金陵，邀他偕同王杏芳北上助拳，他才恍然大悟，他的姻緣拆散了，最大的得益者便是施統全，歐中岳受他的擺佈，依計行事，那是毫無疑問的了。

江其章在書束上面，把此事的經過，簡略的告訴王杏娟，請她代他出頭，伸手搭救盧員外。他呢，天涯海角，必須找得歐中岳，報此大怨深仇。

且說林俊一騎西行，把書束讀了再讀，便約略的知道江其章突然改變主意，南

下追踪歐中岳的原因。

他走了兩天，眼見洛陽在望，忽聽蹄聲得得，車聲轔轔，只見大路上有十多輛大車，緩緩的走着，車子十分沉重，車輪過處，深深的印下了一條輪跡，大車之旁，有十多名騎馬左右護衞，有男有女，男的虎背熊腰，相貌威武，女的嬌嬈婀娜，姿容絕麗。

林俊把馬勒在路旁，心想：「金陵二郎拳歐中岳舉家南遷也沒有這般氣勢，難道洛陽武林，又有那一個大門派遷家？」

只見駕車的御者，緩轡縱馬，神情高傲，連正眼也不向林俊瞧一瞧。大車之後，又有八輛暖車，車帘低垂，車內隱隱的聽見有婦女嘻笑之聲，看樣子又似乎是那位顯貴榮遷昇官，或者是括得民脂民膏，告老歸田。

奇怪的是，所有車輛，均漆上紅色，連車帘也是紅色的輕紗，無論御者騎者，無論是車夫護衞，均是清一式穿上紅色衣服，遠遠看來，就好像無數紅雲，在天空中緩緩的浮遊着。

兩名護衞，忽然催馬衝上，兩匹蒙古種的良駒，在林俊身邊擦過，地面剛好有一堆浮泥，馬蹄過處，浮泥飛揚，又無巧不巧，剛好濺到林俊的臉上。

馬蹄過處塵土飛揚，那也是慣見之事，無奈這兩名騎者轉頭輕蔑的笑了一聲，既不道歉，而且還朝地面吐口痰，輕蔑之極。林俊再也忍耐不得，縱步上前，叫道：「喂，你們幹什麼！」那兩名騎者冷笑道：「渾小子，滾吧，別撩是惹非啦。」

林俊勃然大怒，叱道：「我已經勒馬路旁讓路，你這兩人如此無禮，不知好歹，吃我一鞭。」手一揮，馬鞭迎面抽過來。兩騎者之中一個，連瞧也不瞧，大袖一拂，一股勁風送出來，馬鞭鞭梢，調轉了方向，拍的一聲，反而擊中了林俊自己。

那人哈哈大笑，道：「渾小子，還想打架麼？快滾吧，老子且饒你一饒。」他的同伴笑道：「要不是主人昨天討了一個美貌的寵姬，心情大悅，我們的隨從人人受賞，大家也大樂，哼，單這一鞭，我們就取了你的狗命，你還不快滾。」

瞧這兩人，侍隨護衞打扮，低三下四的人，却居然有此功力，眞不知他們的主人是誰。

如果林俊想通了這一節，就沒事啦。可是年輕人就缺乏了這種涵養功夫，他武功平平，但畢竟是名門大派的子弟，那堪低三下四的人的辱罵。「噹」的一聲，長劍在手，拍馬上前，向那人背心刺去。

那人瞧也不瞧，反手一抓，倏的抓着劍刃，冷笑道：「渾小子，你的武器這趟完了。」

「喀喇」一聲，林俊的長劍居中斷成兩截，林俊大驚失色，難道此人練過了「金鐘罩」，「鐵布衫」這等刀槍不入的功夫。不會呀，一名護衞隨衆，那裏有這等功力操練「金鐘罩」，「鐵布衫」？這兩種功夫，沒有三十年修爲決不能練。

然而，他的上半截長劍，如假包換的跌在地上。林俊拿着下半截長劍，整個人呆了。只見那人哈哈一笑，再也不望他，一大隊車馬，緩緩而行，紅色的車，紅色的人，遠遠看來，就像一條火龍。

這隊紅色的車馬，走得遠了。林俊呆了半天，嘆道：「天上有天，人上有人，我林俊眞個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只得把斷劍擲去，催馬入城。走了兩三里路，驀地又見兩騎者奔來，騎者勁裝打扮，正是大行家。

林俊叫道：「又有人來啦，我手中沒劍，怎辦？」那兩騎馬飛一般趕來，一人叫道：「林師弟，你回來了，好得很。」林俊這才認得，這兩騎馬正是他的大師兄吳光中和二師兄劉輝。吳光中道：「師父就是放心不下，叫我們迎接你來啦。」

林俊道：「師父怎麼啦，傷勢好一點麼？」吳光中道：「師父的傷勢大有轉機，現時已可以走走路，不必要拐杖啦，但武功還未恢復，一點勁力也沒有呀。」劉輝道：「現下由四師妹李貞侍候他，師父放心不下，叫我們南下給你接風。呀，怎的單是你一個人，五師妹梁素娥呢，她在那裏？」

吳光中道：「還有，你去邀請的人呢，江其章江大俠王杏芳王女俠，他們怎樣，難道你找不到他，或者他們不肯出手相救？」

林俊搖頭道：「都不是，此事說來話長，你們都聽着了。」當下把在金陵找江其章的經過與及江其章忽然改變主意偕了梁素娥南下的經過，簡略的說了一個大概，又道：「江大俠吩咐我去轉說賽西施王杏娟王女俠，大師哥，王杏娟是什麼人，你知道麼？」

吳光中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但既然江大俠大力推崇，這位王女俠之武功，只怕還在她的姊姊王杏芳之上了。」林俊道：「我是無法改變江大俠的主意，也無法勸止梁素娥，小弟辦事不力，實在慚愧得很呀。」

劉輝道：「江大俠既然不來，那是無法可想，我們失二得二，也是可以跟碧眼娘週旋，王杏娟王女俠，看來必定邀請高手，助她一臂之力的。江大俠對我們恩重如山，五師妹去陪陪他，也是人之常情，師父決不會怪責。」林俊道：「二師兄說得是。」

當下把江其章的書柬拿出來，給吳光中劉輝兩人看了，吳光中笑道：「王杏娟外號賽西施，一定比西施更漂亮了，她既然是王杏芳的妹妹，年紀決不會超過二十五歲，我們快到洛陽去，我好奇心大起，且去瞧瞧這位年輕貌美的女俠是個怎麼樣子？」

劉輝也笑道：「我好奇的是她的武功，一名二十五歲不到的女孩子，武功怎的如此高強，值得『乾坤一劍』江大俠的尊崇？」吳光中忽道：「三弟，你的長劍怎的不見了？」林俊一聽這話，不由滿面脹了一個通紅。

林俊道：「我以爲天下之間，論隨從的武功，以碧眼娘的一夥是最厲害的了。那可不是嗎，連我師父也折在他們手上。那知我的看法大大有誤，天下間還有一夥護衞侍從，他們的武功，決不在開碑手阿甲綿掌阿丙之下。」

當下他把剛才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

吳光中劉輝兩人面面相覷，心頭大震

，齊聲道：「竟有此事，他們的主人是誰呀？」

林俊道：「如果我知道就好啦，我連那兩名隨從也打不過，還有資格追問他的主人嗎？」吳光中嘆道：「天上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老套其實一點不假，我們以後必須勤奮練功了。」

吳光中這話，其實是自欺欺人，連他師父也敗在人家的一名隨從手下，他們即使每天十二個時辰不眠不睡，勤練武功，最多等於他師父，能够抵擋碧眼娘的一根指頭麼？不過勤練總比不練好一些。

說話間只見遠處有一騎馬奔來，騎者全身穿着紅色的衣裳，紅色短襖，紅色褲子，紅色靴子，便連他的坐騎，也是紅色的，遠遠看來，便像一顆火炭，燒紅了的火炭，這顆火炭倏忽而至，剛才還在一兩里之外，一幌眼他便跑到面前。

吳光中失聲道：「好馬！」

那人身材高大，昂昂七尺，濃眉虎目，大嘴巴大鼻子，國字口面，十分威武，一部濃濃的虬髯，根根像短戟一般透過皮膚射出來，使人大吃一驚的是，此人的一部虬髯，根根赤紅，火炭一般紅。

虬髯漢在武林中有的是，但不是黑色便是灰白色，赤紅色的髯子，實在少有。吳光中問道：「閣下是誰？」那人哈哈一笑，把馬一勒，那匹赤紅色的駿馬，在狂跑之中陡然停了，一動不動，由極動變爲極靜，絲毫不以爲意。那人虎目一睜，叫道：「你們瞧見一隊車馬麼？」這一聲叫，聲震長空，震得吳光中三人耳朶嗡嗡作響，他們的三匹馬，挨不了震盪的空氣，嘶鳴起來。

吳光中道：「閣下是誰，能否見告，在下感激不淺。」那紅衣大漢看來似在四五十歲之間，面色紅潤，便連一條皺紋也沒有，則又似一名三十左右壯年人。但說話聲音，洪亮之中帶有蒼老，則又似是一名六十以上的老翁。他究竟幾歲呢，天下無人知道。

只怕，只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紅衣怪客道：「你這厮還算有一點禮貌，老子無姓無名，人家叫我紅髯子，我便應了。」

「紅髯子」這三個字一出，吳光中劉輝倒也罷了，林俊却是大吃一驚，他從江其章口中，知道碧眼娘決不是一個獨來獨往的獨行俠，她有四位結義兄弟，其中一人，正是紅髯子。其餘三人，叫做什麼白鼻仙，黃髮叟和青鬚魔。聽說這五人的武功，相差不遠，五人合起來，叫做「神州五惡」。五惡各有一個特徵，這特徵便在他們的名字上，像在他們特有的顏色上面，在他們的髮鬚五官上面。

神遊太虛一滴醉

碧眼娘有一對碧綠色的眼睛，便叫做碧眼娘。

紅髯子有一部赤紅色的髯子，便叫做紅髯子。看來，那三位未見面的異人，青鬚魔自然有一部青色的長鬚，白鼻仙自然有一個白色的鼻子，黃髮叟自然有一頭金黃色的頭髮了。

林俊也不知是畏懼還是慶幸，呆呆的站在一邊，瞪着紅髯子那一部紅色的髯子在出神。不出半年之內，他會見了天下最好武功五人中的兩個，那當眞是有幸了。

他聽江其章說過，目今天下高手，最高的便是「神州五惡」，他們可算是一流高手中的高手。

劉輝却道：「紅髯子？這名字不曾聽過，你說什麼車馬，我也不曾見過，從前在東北長白山，有夥強人，首領就叫做紅髯子，你是不是他？」

紅髯子身形一幌，把自己撇下馬來，喝道：「我的車隊也是紅色的，你怎會不曾見過，皇帝小子喜歡用黃色，我却喜歡紅色，咦，你這小子怎麼居然也穿紅色的褲子，你想做我的孫子麼？哈哈！」

劉輝上身穿白，褲子却是淺紅，一聽那人如此說話，怒道：「你想做我的爺爺麼，不配呀。」手起一掌，就向紅髯子拍去，紅髯子身子一側，也不見他如何挪動，就避了一掌，笑道：「好哇，你的師父是誰，胆敢放你們這些小雜毛出來亂闖，連老子也敢動手來啦。」

劉輝道：「誰叫你如此無禮，」呼的一聲，一掌又劈了過去，那人哈哈一笑，挺起胸膛，由得劉輝重重的擊中他一掌，只聽「吱唷」一聲，劉輝這一掌，恍如擊中了一塊鋼板，打得自己的手掌腫了起來，身形穩不住，向後退了七八步，蓬的一聲，一交坐倒在地。

紅髯子捋一捋他的紅髯，哈哈笑道：「老子今天大喜，懶得殺人，我扣下了九成功夫，你知不知道？」

吳光中見師弟失利，抽出長劍，一招「白雲貫日」直劈過去，紅髯子搖頭道：「你居然使『白雲貫日』，已經過了時啦，幾百年前的老古董，也拿出來現世，你師父的武功，好極有限。」手指一彈，彈正劍身，「登」的一聲，吳光中拿揑不住，一口長劍飛上半空。

紅髯子一指林俊，笑道：「他們人人動手，你怎的不敢上前，是害羞麼？」林俊拱手道：「前輩，你要找你的車隊是不是？」紅髯子點頭道：「正是，我吩咐他們緩緩前進，我轉頭返洛陽，你知不知道，我剛剛娶了一位天仙一般的寵姬，她的確美艷無倫，比她的十七位前輩更美，我買了一束鮮花贈給她，你瞧，這一束鮮花美不美？」

說着指一指他馬鞍上纏着的一束鮮花，又道：「那麼車隊不見了，阿大他們眞該死。」

林俊道：「你的所謂十七位前輩，那是什麼意思？」紅髯子捋捋他的紅髯，得意地笑道：「紅髯子後宮佳麗十八人，十八佳麗之中，以新寵最年輕最漂亮，老子就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才能釣得她上手，哈哈，老子今天大喜，你們爲什麼不恭喜我？」

吳光中劉輝兩人，在一招之內便敗下陣來，知道這位怪客的武功，深不可測，他們兩人連連退下，那敢上前。紅髯子只顧自吹自擂，誇說他的新娘子如何美麗，又把他所使的手段，自我吹噓一番，笑道：「除非老子看不順眼，如果看上了，哈哈，天下間沒有一個娘兒會拒抗我，我法力無邊，鮮有失手，哈哈，對了，你們三頭

死狗，爲什麼還不恭喜我？」

林俊見吳光中、劉輝兩人不作聲，只得雙手一拱，說道：「老前輩，我恭喜你呀。」

紅鬍子呵呵笑道：「好，好，你雖然很勉强，但也聊勝於無，我饒你就是，那邊兩頭死狗，瞪大狗眼看我，像啞了一般，哼，若在往日，我紅鬍子就一人一掌，殺了再說，可是，今天是大喜，我怎能殺人。」

林俊心想，這等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在面前，多留一刻我們便危險一刻，迯走他爲妙，當下笑道：「老前輩，你的新寵等着你呢，你還不去麼？」

紅鬍子道：「不忙，不忙，我的紅馬脚程飛快，日行千里，忙什麼，我囊中有美酒，你來陪我吃三杯，賀賀我這個新郎吧。」

說着他取下行囊，在行囊中小心翼翼取出一隻紅色的酒囊，又取出兩只紅色的酒盞，酒囊甚小，酒盞也十分精緻，看來似是女子用的東西。

林俊笑道：「老前輩，原來你的酒量如此淺窄，這不大像你的爲人呀。」一言說出，自覺失言，忙道：「你爲人很豪爽，酒量也一定很豪放的了，是不是？」須知碰上像紅鬍子這樣的人，喜怒無常，殺人如拾草芥那是萬萬開罪不得的。

紅鬍子把小盞子放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斟滿了兩盞，笑道：「小子，你知道這酒叫做什麼？」林俊說了，不外乎白乾，竹葉青，女兒紅黃酒、山西汾酒之類，連貴州茅台也說了，天下最好的佳釀出齊。

紅鬍子呵呵笑道：「都不是，我這美酒叫做『一滴醉』，你一定未聽過這名堂了，是不是？」

「一滴醉」？這是一種什麼酒？林俊暗吃一驚，但見紅鬍子把小酒囊愼重的放回珍藏裏，小心翼翼，唯恐有一滴酒濺了出來：寶貝得很，林俊道：「前輩，我眞是未聽過，這是你自釀的美酒麼？」

紅鬍子道：「如果我會釀製這個就好啦，我嗜酒如命，無酒不歡，哈哈，這是西域向中國皇帝的朝貢品，皇帝小子寶貝得很，秘藏在大內地牢裏，是我紅鬍子聞風而至，貪夜潛進大內，殺了四個人，這才偷得這少許，貢品就只有這一些，不多了。」

林俊一聽非常小可，忙道：「這等珍品前輩請自用吧，我便不會吃酒，簡直是暴殄天物。」

紅鬍子哈哈笑道：「你不會吃酒也要吃，誰叫我今天大喜，你我對飲一盞，誰計較？來吧，這一盞是你的。」大袖一拂，一只盞子騰空而起，掠空而過，平平的飛到林俊面前，林俊只好伸手接了。

紅鬍子露了這一手，只看得站在遠處的吳光中劉輝兩人呆了。那一盞酒，飛到林俊面前，却連一滴也不濺出來，這一手功夫，簡直匪夷所思，以袖風拂迯酒盞，並不出奇，出奇的是，酒盞中的美酒，一滴也不濺出來，紅鬍子袖風的巧妙，只怕天下間沒第二個人可以做出來。

紅鬍子慢慢的呷着酒，閉上眼睛，在品嘗「一滴醉」的好處，只見他一小口一小口的呷着，不時輕輕的嘆息，大有天下佳釀，唯「一滴醉」而已的神情。

林俊心中砰砰亂跳，輕輕的呷了一口，但覺酒味清香濃郁，香醇之極，入喉不烈，舌頭潤潤的全無喝下烈酒的燥味，笑道：「前輩，這酒簡直是『瓊瑤玉漿』，只許天上皇母才有，人世間怎會有如此佳釀。」

說着又呷了一口。

吳光中大叫道：「三師弟，這是『一滴醉』，你不要忘記了，我們還有很多事要辦呀。」林俊猛然省啎，把酒盞放了下來，拱手道：「多謝前輩厚賜，小輩量只此矣，多謝多謝。」

一聲未畢，猛覺天旋地轉，滿天星斗，站立不穩，只好蹲在地上，紅鬍子哈哈笑道：「此酒滋味如何，你這小子好福氣，連皇帝小子也吃不到的，你居然吃了，以後你要吃，難於上青天。」

紅鬍子把盞子一呷而盡，走過去把林俊吃剩的殘酒，小心翼翼的傾回紅色小酒囊之中，哈哈笑道：「此酒叫做『一滴醉』，一滴便醉，何況你呷了兩口，哈哈，你從此醉倒，三天三夜之後才能醒轉，無物可解，哈哈，再見啦，夢中人！」

紅鬍子吃了這一盞，雖然小小的一盞，縱使他酒量天下第一，也微有醉意，竟把陶醉了的林俊稱爲「夢中人」，「夢中人」對林俊而言，只對了一半，另一半自然是錯了。林俊只在陶醉之中，並非「爛醉」。

「一滴醉」眞是天下奇珍，叫人醉了，也有三分醒，醉了也十分特別。

林俊呵呵笑道：「好呀，再見啦，紅鬍子！」猛然站起來，要跟紅鬍子握手道別，那知一個踉蹌，俯跌在地，他懷中有一物件，跌了出來。

紅鬍子拾起一看，微微地哼了一聲，道：「此人的指力，當眞不凡，書法也不差！」仔細一讀，不面禁色一變，喝道：「小子，你站起來，」一手把林俊抓了起來，手中書柬遞到他眼前，喝道：「乾坤一劍江其章是誰？」

林俊呵呵大笑，把紅鬍子推開，道：「江其章便是江其章，難道會是別人，乾坤一劍便是乾坤一劍，難道會是乾坤二劍麼？」

「一滴醉」的「功力」在他體內發作，何等厲害，林俊飄飄然有若神遊太虛，天旋地轉，幾乎連他自己叫做什麼也不知道，紅鬍子「哼」了一聲，身子一幌，使出「移宮易位」大法，把自己搬到吳光中劉輝兩人面前，喝道：「你們兩人要命不要，如果要命，快快從實招來，否則，我一掌拍下，你們兩人全身骨骼粉碎。變成兩堆爛泥。快說！」

吳光中劉輝兩人知道無法逃脫，只得道：「江大俠是我們邀請的助拳人。」紅鬍子喝道：「助什麼臭拳，你們到底是誰？」吳光中劉輝兩人只好直說了，紅鬍子勃然大怒，一部赤紅色的鬍子，根根像鐵絲一般豎起來，怒道：「你們陰謀要合力對付我的結義妹子碧眼娘，好呀，此事撞到我面前，我不能不管一管。」

吳光中驚道：「那碧眼娘是你的義妹麼？」

紅鬍子道：「江其章在那裏？」吳光

中搖搖頭，紅鬍子怒道：「這個臭小子居然打我義妹的主意，他自己不去，哼，那是他有自知之明，他却邀請賽……」一對三角形的怪眼一睜，叫道：「賽西施王秀娟……」連忙把書柬細看一下，哈哈笑道：「賽西施，她的相貌一定很美了，是不是呀？」

吳光中說道：「我未見過她，只怕是啦。」

紅鬍子哈哈大笑，手舞足蹈，好像在地上拾到金子一般，大喜若狂，縱聲大笑，連叫：「妙極了，妙極了，我大小老婆連同剛剛娶得的在內，一共十八個，可沒有一個西施，賽西施的，更加沒有，哈哈，妙極啦。」

紅鬍子大喜若狂，在空中連翻幾個觔斗。他由極喜到極怒，又由極怒到極喜，不過是一瞬間之事，他喜怒無常，簡直不可理喻。

吳光中向劉輝打了一個眼色，示意走人，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豈料他的一擧一動，都逃不過紅鬍子銳利的眼睛，突然臉一沉，喝道：「逃麼？都給我站着，誰人敢移動一步，先吃我一掌。」

吳光中大着胆子，大聲道：「你要怎麼樣？」紅鬍子大聲道：「碧眼娘跟我，閙翻了多年，你們是不知？」吳光中茫然—地說道：「我怎會知道，你的話不是問得太過出奇麼？」

紅鬍子捋捋他的鬍子，大聲道：「那是幾年前的事了，我們神州五惡爲了爭奪一件寶物，大打出手，從此之後，互相不理不睬，各散東西，我打了碧眼娘一掌，她恨我恨了幾年，現時嘛，我想跟她重拾舊好，可是苦無機會，你知道啦，她的性格古古怪怪，喜怒無常，不可捉摸，不似我紅鬍子這麼的隨和。」

這話一出，吳光中劉輝面面相覷，啼笑皆非。

紅鬍子居然也算是隨和之人，那眞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吳光中劉輝兩人見過碧眼娘，溫柔婉轉，說話從來不疾言厲聲，最低限度，在外表上勝過紅鬍子多了。

紅鬍子道：「現時嘛，是天賜的良機，你們三人，加上什麼乾坤一劍，還有賽西施，還有她將會去邀約的人，合謀算計我義妹，此事撞在我手中，我不如一掌一掌，送你的終，替我義妹除一大害，嘻嘻，她將來一定感激我的，哈哈哈，如此最好。」

吳光中劉輝兩人大驚，「噹」的把長劍拔了出來，各使一招「白虹貫日」直刺過去。

紅鬍子右手一揮，「喀喇」兩聲，兩口長劍一齊斷了，他內勁吐出，沿着斷劍，向吳劉兩人襲到，吳劉兩人不由自主的飛退兩丈，「哇」的各自吐下一口鮮血。

紅鬍子內勁一吐，非同小可，好像兩根巨木，猛烈地撞向吳劉兩人的胸膛。

林俊跌跌撞撞的奔將過來，大叫道：「紅鬍子，你人而無信，與禽獸無異，你怎的要殺人？」紅鬍子正想痛下殺手，聞言一呆，側着頭道：「我怎的人而無信呀？」林俊大聲道：「你今天大喜，發誓不殺人，難道你忘記了？或者你自摑嘴巴，人言當作狗屁？」

紅鬍子道：「嗯，不錯，我如殺了人，我的新娘子會不喜歡，這樣吧，你們兩人自刎好了，我一見你們兩人便生氣，快快動手。」

吳光中劉輝兩人齊聲叫道：「君子可殺不可辱，我玉麒麟盧家莊門下弟子，只有斷頭將軍，决沒有自刎將軍。」他們兩人一齊受了重傷，內臟已給紅鬍子的內功，震得支離破碎，鮮血噴了一口又一口。

可是，他們到底是名門正派的子弟，武功雖低，但慷慨激昂，視死如歸，他們兩人各挺斷劍，搶將過來，向紅鬍子亂劈亂砸，本來一手好好的「盧家劍」已然不成章法。紅鬍子叫道：「你們胆敢不聽我的話麼？」

他右手一拂，兩口斷劍飛上半空。

林俊在不久之前，就着了道兒，他的長劍，給紅鬍子的一名隨從伸手揑斷，他疑神疑鬼，以爲他們練過「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這時醉眼昏花，依稀看見紅鬍子右手戴着一隻紅色的手套。

這只手套大概用什麼寶物編成，刀槍不入。

吳光中劉輝兩人手中沒有劍，便使出「燕青掌」來，夾攻紅鬍子。

紅鬍子正合心意，仰天大笑，由得他們拳打脚踢，完全不還手，只聽「蓬蓬」兩聲響，兩條人影由紅鬍子身邊飛跌出來，仰臥地上，一動也不動，林俊大吃一驚，叫一聲：「不好。」登時清醒了一些，飛奔過來，探探吳光中劉輝的脈搏，已經停止。

人嘛，已經死了，是死於紅鬍子內勁反擊之下。

林俊驚出一身冷汗，酒醉清醒了六七成，霍地跳將起來，大叫道：「紅鬍子，你怎的下了殺手？」紅鬍子冷冷的道：「我幾時下殺手，是他們打我，我可不曾出手，難道你瞎了眼睛，瞧不見麼？」

吳光中劉輝兩人慘死當場，林俊心胆俱裂，跳將起來，厲聲道：「紅鬍子，你有種的連我也殺了。」紅鬍子笑道：「你吃過我的『一滴醉』，我怎會殺你，你快滾吧，別再撩惹我生氣。」

說話間，猛見東南角天空，出現了三點黃色的火花，這三點火花，驀地爆炸，由三點分裂了數十點，四下散開，又像流星殞石一般落了下來。

紅鬍子面色一變，喃喃的道：「是黃髮叟，他打出訊號，招呼我們呢。」輕輕跳上馬，雙腿輕輕一夾，那匹紅色駿馬旋風一般跑了，林俊大叫道：「喂，我的書柬呢，快快還來。」

他這一聲叫，剛剛開始，紅鬍子人已在數十丈之外，等到他把這話說完，但見紅鬍子一閃而逝，紅鬍子連人帶馬，已然失踪了，他走的方向，是東南，看來是響應黃髮叟的呼喚，奔去瞧瞧究竟發生了什麼。

原來「神州五惡」各以自己顏色上的特徵，發出火焰箭作爲聯絡訊號，紅鬍子用紅色，碧眼娘用綠色，黃髮叟自然用黃色，青髮魔和白鼻白仙分別用青白兩色。

「颼」的一聲響，林俊但見數百丈之外上空，出現了三點紅色的火花，爆炸之後，又像流星殞石一般，化作無數小點，

落了下來。

就連他們用的火焰箭，也膀人一籌，普通的火焰箭，只能直射，不能爆炸，那時的烟花，還發未明呀。

林俊只好把兩位師兄的屍首，縛在馬上，他托地上了馬，也不敢去追踪紅鬍子，亦不能到洛陽找王秀娟，既怯了紅鬍子的武功，亦無憑據去找賽西施，只好拖着那馬，取路回保定，向師父哭訴去了。

還不過只有十多天，碧眼娘與盧廣輝約定的時間便到，如何去抵擋碧眼娘，林俊經此變故，已然傻了幾成，不敢拿主意，只好回家向師父請示去了。

十多天之後，保定將會發生什麼事情，碧眼娘是否依時光臨把盧家莊徹底毀了？及盧廣輝是否有人伸手搭救，救他之人是誰？

且說在金陵城中，這一夜，有兩條人影出現在二郎拳歐中岳大宅之中，這兩人正是江其章和梁素娥，他們走了幾天，已到金陵，江其章特地夜探歐家莊，希望在這一座空置的大廈之中，能夠找得一些蛛絲馬跡。

江其章練就一對夜眼，雖在黑暗之中，還能清清楚楚的瞧見身邊的東西，他仔細的搜索，大廈之中，人固然走光，便連細軟雜物，也搬個乾淨，搜索了一陣，毫無頭緒，他們兩人由前廳到內院，由內院搜到後花園。

江其章對這座大廈十分熟悉，而且眼光銳利，一丁點可疑的東西，也不放過，無奈歐中岳心細如絲，他搜了兩個時辰，並無所獲。

一路來，江其章四處打探歐中岳的行踪，正如他北行時去找他一樣，朋友們都搖搖頭，回答的千遍一律是不知兩個字。

到了金陵，江其章不敢驚動任何人，反而小心謹慎，怕的是打草驚蛇。

在後花園之中，梁素娥「呀」了一聲，道：「江大哥，我眞想不到，歐中岳的宅子原來如此龐大，如此輝煌，比我盧家莊更勝。」江其章道：「保定是保定，金陵是金陵，金陵六朝金粉，自然比保定勝得多。」

梁素娥揀了一張石櫈，坐了下來，道：「這後花園佈置幽雅，花草樹木，亭台樓閣，與皇宮無異，江大哥，你也坐下來吧，我疲倦得很呢。」

江其章道：「好，我們就在這裏過夜，明早起程到江南去，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說着，挨着梁素娥身邊，同坐在石櫈上，梁素娥今年十八歲，相貌不算特別美麗，但勝在年輕，有青春有熱情。

梁素娥抬頭望天，明月高懸，時分已是午夜。

梁素娥道：「我師父不知怎樣了，我眞是担心得很。」江其章道：「有王秀娟出手，決不怕碧眼娘，你放心好了。」梁素娥道：「聽師父說，王杏芳王女俠乃是武林中著名的美人，性格雖然暴烈了些，呀，是啦，美麗的女人，却有暴烈的脾氣，不是很不相稱麼？」

江其章苦笑一聲，不答話。

梁素娥又道：「那位賽西施怎樣了，她是否比她姊姊更美？」江其章道：「顧名思義，她自然美艷無比，否則怎配『賽西施』三個字。」梁素娥道：「我猜，王秀娟女俠非但比她姊姊美麗，而且人品溫柔，跟她姊姊兩樣，呀，你不必問我，我是知道的。」

江其章「嗯」了一聲。

梁素娥道：「江大哥，放着一位又美麗又溫柔，武功又好的姑娘不娶她，為什麼要娶俏翼德？」

江其章道：「你這話不怕太過唐突麼？」梁素娥笑道：「不怕，不怕，因為我正把你稱為江大哥，你已把我稱為梁妹妹了。」江其章道：「你眞的想知道？」梁素娥道：「如果不，我為什麼要問你。」

江其章抬頭望天，良久，才道：「俏翼德這三個字，天下聞名，男人們聞之而喪胆，不必說追逐她石榴裙下了。武林中言道：「有誰能把她馴服了，他便是眞英雄大丈夫。哈，武林中有一名儍子，不知自量，居然去撩惹她……」頓了一頓，又道：「這名儍子，幸而有一手，終於把她馴服了，兩人山盟海誓，已論婚嫁……」

梁素娥道：「後來呢，後來怎樣？」

江其章苦笑一聲，道：「後來的事，你已經知道了，這儍子自逞英雄，到頭來自吃苦果，他的好夢成空，他們的姻緣破碎了。」

梁素娥道：「我聽大師哥說：愛情原本便是一杯苦酒，苦酒不容易吃呀。」

江其章哈哈一笑，道：「是麼？」

梁素娥只因一念之轉，決定了陪江其章南下，這一念之轉，使她保全了身子也保全了性命，若然她隨林俊北返，碰上了紅鬍子，後果如何，那是不必多說，縱然間她不會像她現時所說的「大師哥」一般的慘死，但她年輕貌美，紅鬍子那肯放過她。

即使放過她，但調戲一遍，自所難免，紅鬍子生平好色，比好酒更厲害，放過她的機會，只怕也十分渺茫。

梁素娥道：「我大師哥便體驗過這一杯苦酒的滋味，那是……呀，這是什麼？」江其章順着她的指頭看時，但見東北角上空，出現了三點青色的火花，這三點火花，驀地爆炸，由三點分裂為數十點，四下散開，又像流星殞石一般落了下來。

江其章跳了起來，失聲說道：「青鬚魔！」

梁素娥本來半倚在他身邊，他一躍而起，梁素娥身子失了平衡，跌靠在地，那一張石櫈也連帶翻倒了，原來這張石櫈是平放地面，可以搬動，並不是原地砌上去的。江其章叫道：「對不起，你且等我一等，千萬不要跑動，等我回來。」

拍拍劍鞘，身形一幌，到了圍牆，雙足點處，逾牆而出，直向東北角出現青色火焰箭的所在奔去。

凡有青色火焰箭出現的地方，就是青鬚魔出現的地方，青鬚魔是「神州五惡」之首，武功深不可測，江其章奔到那裏，不禁一怔。

這裏，原來是秦淮河！

不久之前，就在這裏，他跟王杏芳鬧翻了。

碧眼娘既然出現中原，她的四位結義兄弟必然也在中原，那是不必查究的，青鬚魔既然在秦淮河打上他的青色火焰箭，

「神州五惡」必在附近，最低限度有一「惡」在此，否則他決不會打上聯絡訊號。

八年前的往事，如在目前，江其章實在不想「神州五惡」重現中土武林，然而事實上，「五惡」統統來了。

果然不錯，但見西南角上空，出現了一枚白色的火焰箭，也和青色火焰箭一般，直射，爆炸，擴散，殞落。

「嗯，原來白鼻仙在附近。」

江其章伏在河畔，窺伺了一陣，天空之中，再也沒有什麼火焰箭，在金陵附近，只有青鬚魔和白鼻仙兩「惡」，江其章知道，青鬚魔必然在秦淮河無數花舫中的一艘之中，但他不敢便去逐艘搜尋，因為他的武功，只及青鬚魔的一半。

「如果王杏芳在我身邊，便好啦。」他想起王杏芳，不由的長嘆一聲，他想起「神州五惡」當年的惡事，心中更是惴惴不安，他伏了一陣，但見湖邊人影一閃，在他面前，出現了一人，笑道：「小伙子，你伏在這裏幹嗎？」聲音居然大是慈和，半點惡意也沒有。

在黑暗之中，瞧不見那人的相貌，那人也是故意的躲在最暗之中，但那人的兩眉之間一直到上唇為止，依稀是一條白色的綫，在黑暗之中，什麼也瞧不見，江其章能見到的，就是這一條白綫。

那也不必多想，此人正是白鼻仙無疑，也只有他，才能神出鬼沒的出現在江其章身邊，而不容他發覺。江其章心中一跳，凜然道：「我，我是小偷。」

那人笑道：「你一表人才，做小偷才可惜呢。哈，你要偷什麼，河裏的魚還是舫中姐兒的心？」江其章道：「我自然是想偷姐兒的心，河裏可沒有什麼魚呀。」那人道：「那末你為什麼不去偷？」

江其章道：「因為花舫之中，有一條名大偷，他也在偷同樣的東西，大巫在前，小巫還敢動手嗎？」

那人哈哈一笑，道：「不錯，你這小子倒有眼光，舫中那一名大偷，你是萬萬不及的，走吧，不要再伏在這裏啦，我要跟那大偷說話，你要偷，明晚再來。」

江其章道：「你是不是也想偷姐兒的心？」那人笑道：「娘兒們嘛，我可一點興趣也沒有。」

江其章道：「那末你一定想偷一件三千年的寶物了？」那人乍聽這話，「咦」了一聲，在黑暗中轉出來，一對圓圓的眼睛，注視着江其章，恍如放出兩股冷電。

那人是一名又肥又矮的人，年紀若干，無人知道，一身肥肉像一個皮球，面色紅潤，却襯着一隻其大無倫的鼻子，形狀怪異之極，他的鼻子雪一般白，好像舞台上的小丑，塗上了白油的小丑一般，他為人玩世不恭，滑稽突梯，永遠是一張笑咪咪的臉，如果他沒有頭髮，那末人家會稱他「笑面佛」，然而，江湖上却稱他為「白鼻仙」。

那人細細打量江其章，道：「你是誰，你到底是誰？」江其章道：「我，我是小偷。」

那人突然一伸手，向江其章胸口抓來，這一招，如狂風如疾電，江其章左手圈了一個半圈，右掌在平豎在胸口，左手是把來招架開，右掌是愼防他再來。

那人哈哈笑道：「你是無量山的，怪不得知道那一件三千年的寶物了，哈哈，你這一招不壞，居然把我這一招輕輕的化解，無量山有後啦。」

飛砂走石起風波

只這一招，白鼻仙便瞧出了江其章的師承，江其章心中大為佩服，道：「前輩，我聽人家說，中土武林有五大高手出現，他們消聲匿跡已有八年，東山復出，不知為了什麼？」

白鼻仙哈哈笑道：「小子，這個你管不着呀，你快走吧，別要偷聽我和舫中那大偷的說話，性命要緊呀。」身形一幌，已經不知去向，江其章知道白鼻仙這話，說得認眞，他如果自逞英雄，去偷聽一番，面對青鬚魔白鼻仙兩人，縱然向他師祖無量山心如神尼也無此功力，只得拍拍衣裳，回歐家莊去。

走了一陣，突然向黑影閃處，一條苗條的纖影飛奔過來，叫道：「江其章，等等我呀。」嬌聲嚦嚦，似是女子，江其章手按劍柄，站在街口，那條黑影倏忽而至，江其章「呀」的一聲，道：「王杏娟，原來是你。」

這一位少女非別，正是王杏芳的妹妹，賽西施王秀娟，此姝年華雙十，相貌不必多說，反正是大號「賽西施」，是中土武林著名的美人，細加形容，乃是多餘。

江其章跟王氏姊妹，一向十分熟落，她們的爹爹王天擇乃是蘇州武林領袖，武功高强，他的一雙掌珠，大女兒王杏芳性格暴烈，二女兒王杏娟性情溫柔，王老師常常搖頭長嘆，她們這雙姊妹性格截然不同，似乎是美中不足。

後來王老師逝世了，姊妹倆就分了手，王杏芳四海為家，萍踪無定，王杏娟却定居在洛陽，建了一座大房子獨居，因何姊妹分散，大概是性格上有出入吧，是否如此，只有她們姊妹倆才知道。

江其章見王杏娟突然在金陵出現，不禁大吃一驚，忙道：「杏娟，你，你怎的會在這裏？」王杏娟道：「此事說來話長，你有落脚地麼？」江其章道：「有呀，你跟我來，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

王杏娟笑道：「姐夫，我也有很多話跟你說，我們走吧，」一面走，一面談……哎唷，你這厮為什麼要用『輕功提縱術』？我們慢慢的走，我有很多話說呀！」江其章當下放慢了脚步，與王杏娟並肩慢慢的走。

江其章心想：「如果王杏娟早些來了就好，兩人聯手，決不怕白鼻仙一個人。」當下問道：「杏娟，你怎地會無端端的出現在金陵，我還派人找你呢？唉，也不知是否盧廣輝合該遭殃，此事，此事怎樣才能補救呢？」他一見王杏娟，第一件想到的，自然是伸手搭救盧廣輝之事，王杏娟却那裏知道，說道：「姐夫，你……」

江其章道：「杏娟，你為什麼叫我姐夫？我和你姊姊的事，難道你不知道麼？」王杏娟眼圈微微一紅，點頭道：「此事遍傳武林，無人不知，姊姊的性格便是這樣，不過你不要怕，我總會勸了姊姊，叫她收斂一下脾氣，其實，我此來的目的，

倒不是要作魯仲連，我在洛陽碰見了一件怪事，在金陵也碰見了同一的事情。」

江其章回答道：「我知道啦，神州五惡。」

王杏娟點點頭，道：「大約幾天之前吧，我在洛陽練功，猛見城郊外上空，出現了一朶紅雲，突然爆炸，散開了紅雲點點，呀，這不是『神州五惡』，紅鬍子的訊號麼，我初時還不以爲意，武林中以紅色火焰箭爲聯絡訊號的不是沒有。」

江其章道：「可是會爆炸的，則僅是他們的才有。」王杏娟道：「不錯，我當時未曾想起這一節，直到天空中又出現了一朶會爆炸的黃色的雲，我才知道紅鬍子黃髮叟等人已重現江湖來了。」

江其章嘆道：「何止紅鬍子黃髮叟，便連靑鬚魔白鼻仙也來了，還有碧眼娘，『神州五惡』這趟重現江湖，東山復出，只怕武林中人仰馬翻，不知又有多少條英雄好漢喪生在他的手上了。杏娟，後來呢，怎樣？」

王杏娟道：「我一見黃色火焰箭，這才猛然醒覺，紅鬍子黃髮叟同時在洛陽出現，這事非同小可，我可不能不管一管。」江其章笑道：「呀，對了，你一定聯絡洛陽武林，盟主級的人物了。」

王杏娟面紅的道：「其章，你不要取笑我，是他們大夥兒們推我的，又不是我霸着要做。好啦，我立刻出城一看，紅鬍黃髮兩人已失了踪，無法找得到，我心想，由他們的踪跡看來，他們兩人一定南下，我便單身一劍，朝北追踪，一直追到這裏來。」

江其章道：「在這裏，又見了靑鬚魔白鼻仙的聯絡訊號了，是不是？」王杏娟道：「是呀，所以你會在秦淮河畔見到我，我也是爲了靑白兩人而來，你呢，當然也是一樣，我早已瞧見你啦。」

江其章道：「他們五人重現江湖，此事怎辦？」王杏娟面紅紅的道：「我不知道呀？」江其章道：「你猜他們爲了什麼事，東山復出？」王杏娟道：「我知道就好啦，哼，剛才如果你不是跟白鼻仙動手，我只怕也查出他們的秘密來啦，你瞧我穿什麼衣服。」

在月色之下，看得分明，王杏娟穿的，是丫環的打扮，江其章恍然大悟，王杏娟潛伏在秦淮河中，志在打探靑鬚魔的秘密，他却與白鼻仙動手，王杏娟瞧見了，只好趕來相帮，歉然地道：「是我害了你啦，使你前功盡棄。」王杏娟笑道：「算了吧，我也未必一定可以把兩位高人的秘密打聽得出來。」

說話間，已到了歐家莊，躍進後花園，只聽叮叮噹噹的打鬥之聲，他一看時，但見梁素娥與一名大漢打得十分激烈，兩人都使劍，劍來劍往，已鬥了百多招，兩人勢均力敵，不分勝負。

江其章哈哈笑道：「都是自己人，不必再鬥了。」飛身到兩人中間一站，兩隻大袖一拍，把兩口長劍震得歪在一邊，那條大漢非別，正是那家酒店的掌櫃。

掌櫃叫道：「江大俠，你來得正好，這位姑娘是誰？」江其章道：「玉麒麟盧員外的門下女弟子，她正是那天在金陵到處找我的兩名少年中的一個，她叫梁素娥。」掌櫃雙手一拱，道：「梁姑娘，眞是得罪了。」

掌櫃見一名少女，俏生生的站在江其章身邊，細細的一看，叫了一聲，道：「我道是誰，原來我們的賽西施到了。小人向你請安。」雙手一揖到地。

梁素娥乍聽「賽西施」三個字，又驚又喜，側着頭看她，體態苗條，相貌俏麗，心道：「不錯，她果然比西施還美。」她驚的是王杏娟居然在金陵，喜的是終於見到了她。只聽江其章道：「掌櫃，你怎的到歐家莊來？」

掌櫃大聲道：「小人給歐中岳那厮利用了，拆散了你的姻緣，小人心有不甘，就四出打聽，打聽歐中岳的下落，如果找到他，非但是江大俠，就連小人也跟他沒完沒了。」江其章道：「你有一點頭緒了嗎？」

掌櫃點頭道：「有，有，我終於找出一點頭緒來，歐中岳舉家南遷，所有家眷與及門下弟子和僕役，都跟了他走，獨有一人，不肯跟他，在金陵留下來，此人嘛，不過是一名書僮，他覺得歐中岳出賣朋友，行爲太過卑鄙，他小小年紀，爲人却是正直，明辨是非……」

江其章一聽這話，心中大喜，忙道：「是啦，你快說下去。」掌櫃道：「那書僮開了小差，返回金陵，小人則是一名掌櫃，但武林中人人識我，我也認識不少武林中人。」

江其章笑道：「是啦，你是有名的包打聽，誰人不知，你不必自吹自擂。」掌櫃當眞如他所言，無人不識，他認識王杏芳自然也認識王杏娟。

掌櫃道：「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終於找到了這書僮，他心直口直，把歐中岳幹下的罪行告訴了我。」

原來歐中岳與趙老八黑煞神在書房的一番說話，却給這書僮完全聽見了，也是歐中岳一時疏忽，沒留意站在門外的，還是一名書僮，等候差遣的書僮。

那書僮對主人本來十分忠心，可是聽見了主人居然是一名弑師殺姊的兇手，大逆不道，他便變了，覺得他的主人不過是一名無恥之極的卑鄙小人，也是一名兇惡之極的弑師兇手，是以找個機會，棄他而逃。

到了此時，江其章王杏娟兩人，才知道十六年前華山派的父女橫死的疑案，原來是歐中岳幹的好事，而歐中岳嘛，本來叫做岳中鷗。

江其章牙關咬得格格的，到了此時，他才確實的證實了歐中岳果然是設下了圈套陷害他，蓄意拆散了他的姻緣，爲的乃是要封閉了木棒王的嘴巴。

江其章凜然道：「歐中岳設計拆散我的姻緣，這且不說，單從他迷姦師姊，後來又殺了她，並且連師父也殺了，如此大逆不道，我江其章便饒他不得，掌櫃，歐中岳究竟躲在那裏？」

掌櫃道：「那書僮說，歐中岳到五嶺去避禍，此事千眞萬確，歐中岳是到五嶺去了。」江其章大聲道：「五嶺？那一個嶺呀？」掌櫃搖頭道：「這個，這個我也曾問過那書僮，他却說不清楚，江其章，五嶺共由五座大嶺組成，橫貫江西，福

建，湖南，廣東，廣西五個省，幅員廣大，不下數千里，那裏去找他？」

須知五座大嶺，組成了南嶺，五座大嶺便是大庾嶺，騎田嶺，明渚嶺，都龐嶺和越城嶺，橫亘了江西福建等五個省，廣闊數千里，要到五嶺去找一個人，不是等於到大海中去撈針了。

江其章睜眼道：「那書僮眞的不知？」掌櫃道：「他只知歐中岳到五嶺避禍，却不知他要到那一個嶺，小人心有不甘，自忖歐家莊或許會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小人便每晚到此搜索，希望可以找得綫索來，那知一個誤會，跟這位梁姑娘大打出手，我們互不相識，一場誤會，請梁姑娘不要見怪。」

江其章道：「好啦，你也不必再搜啦，我也搜過了。」掌櫃道：「江大俠，難道你要一座一座的搜齊五嶺，務須把他抓出來爲止。」

江其章奮然道：「不錯，我逐嶺搜索，那怕花費兩年三年功夫，必須把那奸賊揪出來，一刀殺了！」掌櫃嘆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梁素娥一直不作聲，這時忽然淡淡的道：「我已找到歐中岳的下落啦，江大俠，你爲什麼不問我？」這話一出，衆人一呆，江其章忙道：「眞的，你不是開我玩笑麼？」梁素娥把翻倒了石櫈一指，說道：「江大哥，你自己去看一看，便知端倪了。」

江其章手一抓，把那一張石櫈提了起來，在月色之下，但見石櫈下面，刻着兩行字，寫道：

「中岳兄弟榮升掌門，可喜可賀，奉上石枱石櫈五十欵，務請哂納！」

下欵寫得分明：「大庾嶺百葉道士百拜。」

江其章哈哈大笑，抬頭望天，道：「上蒼有眼，上蒼有眼，大奸賊，今次且瞧你能躲到那裏去？」

掌櫃道：「梁姑娘心明如絲，佩服佩服。歐中岳升任掌門，把宅子大加改建，花了十萬兩銀子，這些石枱石櫈原來是大庾嶺百葉道士送他的，哈哈，上蒼眞是有眼呀！」

梁素娥道：「我也不過在無意之中發現，誰叫江大哥飛身而起，把石櫈打翻了，江大哥，這百葉道士是誰，武功高強嗎？」王杏娟笑道：「百葉道士乃是一名隱士，在大庾嶺結廬隱居，人品也眞過得去，鮮與人爭執。武功算是一流，他師父千葉道長乃是當今武林第一人。」

梁素娥道：「王女俠，我師兄林俊到洛陽找你，他手持江大哥的書柬，請你救人一命，你沒見到林俊嗎？」繼而又嘆了一口氣，道：「此刻你却在金陵，看來林俊一定撲了一個空，家師是沒命了。」說着眼圈一紅，急得要哭。

王杏娟道：「你的師兄找我幹什麼？」江其章當下把請她救人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王杏娟心中大急，與梁素娥無異，叫一聲：「糟透了，糟透了，玉麒麟非但要對付碧眼娘，只怕連紅鬍子也牽涉在內，我們快走，到保定救人，梁素娥，尊師與碧眼娘之約，還有幾天？」

梁素娥屈指一數，說道：「離今天還有八天！」

王杏娟道：「姐夫，我們即刻北上救人，你要找歐中岳報仇，只能押後，面對碧眼娘，你我非聯手不可，掌櫃的，你快快給我找十來匹駿馬，我們晝夜兼程，要在八天之內到保定！」

掌櫃說道：「難道不去找歐中岳那奸賊？」

王杏娟嗔道：「現時救人要緊，我們在八天內趕到保定，決不能有一刻休息，駿馬要最好的，我們一路輪着騎，換馬不換人，此事萬二分火急，你快去，江其章報仇之事，慢慢再算，歐中岳的落脚點既然已給查出了，還怕他飛到天外去？」

掌櫃點頭稱是，立刻去找馬。

梁素娥見王杏娟急人之急，一副俠義精神，使他她大爲感動，自知決不能用言語道謝，江其章向她點一點頭，又搖一搖頭，示意她不必向王杏娟下跪道謝！

三天之後，四騎馬已到了蘇北，掌櫃果然找得駿馬十二匹，每人三匹輪換，也足够了。那掌櫃自告奮勇，也加入了江其章一夥，供他使喚，權當隨從。

江其章問王杏娟道：「那天你說糟透了，那是怎麼一回事。」王杏娟道：「那天我找紅鬍子不見，却碰見一名靑年騎者，手牽一馬，馬背上縛着兩具死屍，低着頭要進洛陽城。我見他來得古怪，而且眼圈全紅，似乎剛剛哭過一場，我怪而問他，那知這少年不管三七二十一，嚓的就給我一馬鞭。」

掌櫃笑道：「人人見了賽西施，只有垂手低頭的份兒，這少年不知憐香惜玉，該打有餘，你沒打她麼？」

王杏娟道：「你知道他是誰，因何如此橫蠻？」掌櫃嘻嘻笑道：「我又沒是千里眼，怎的知道麼？」

王杏娟道：「我一掌把他的馬鞭擊到九霄雲外，我心也氣惱，這厮如此無禮，非敎訓他不可，我伸手跟他較量，那知這少年只鬥了三四招，便痛哭流涕，說要找紅鬍子報仇，嗚嗚的說了許多話，胡說八道，十句之中有八句不知他說什麼，似乎已失了常性。他越是這樣，我疑心更大，再逼他鬥了十多招，我終於瞧出他的師承門派。」

掌櫃忙道：「那一派的？」

王杏娟道：「河北保定盧家莊！」

這話一出，衆人大驚，只聽王杏娟道：「我使出了種種方法，才哄他說出一切，他說馬背上的兩具死屍，是他同門兩位師兄，無端端的給紅鬍子打死，他必須立刻趕回家，請師父出頭報仇，此人胡言亂語，心情惡劣，悲傷激動過度，而且又吃過紅鬍子的「一滴醉」，他如果不失了理性才是怪事。」

梁素娥呆了一陣，忽地放聲大哭，道「他是我師哥林俊是不是？他有一個特徵，面頰上有淺淺的一個刀疤，還有……」王杏娟柔聲道：「你不必多言，我知道是他，盧家莊門下只是三名男弟子，死者既然是他的師哥，便是吳光中劉輝了，他嘛，不是三弟子林俊是誰？」

梁素娥忽道：「林俊有沒有問你是誰？」王杏娟道：「沒有，他也沒有自告姓名，但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是誰，我問他

怎樣和紅鬍子交惡，竟然是有兩位師兄給紅鬍子打死，他放聲大哭，語無倫次，折過一根樹枝，拚命地打馬，頭也不回的跑了。」

梁素娥哭道：「大師哥二師哥，你們死得好慘。」王杏娟勸道：「目前最大的一件事，便是救你師父，人死不能復生，這筆帳記上了就是，你師父受了重傷，還未痊癒，門下弟子慘死，他怎能受得起這慘重的變故，我們如果不在八天之內趕到保定，盧員外只怕不保。」

江其章道：「是啦，是啦！」勸了梁素娥幾句，又道：「誰料得到吳光中劉輝兩人給紅鬍子打死，盧員外是禍不單行，眼前救他要緊，找歐中岳已變爲次要，梁妹妹，你放心吧，由我們出頭，不必害怕碧眼娘。」

過了五天，他們已進入河北省境，沿途打探消息，已知「神州五惡」，全數南下，所謂全數，自然包括了碧眼娘在內，這一點使江王梁三人疑心大起，又聽說：「五惡」約定了在金陵聚頭，不知圖謀什麼？

又有傳說，說：「五惡」這一趟又是爲了奪某一件天下至寶，約定了在大庾嶺聚頭，比試高下，誰人武功最高，誰人便是此寶的主人，言者鑿鑿，似乎眞有其事呢。

「大庾嶺」三個字一聽得，江王梁三個人疑心更起，這趟還得包括了掌櫃，因爲掌櫃立心找歐中岳報仇，而歐中岳正在大庾嶺避禍。

他們四人滿懷心事，也不知武林中的所傳，是否正確？江其章道：「他們五人不聚頭則已，五人一聚頭．必然是爲了解決一個問題，或者爭奪某一種寶貝，五惡任何一人，已足可以橫行天下，平日各行各素，極少聚在一起，從他們的舉動看來，武林所傳，只怕會是事實。」王杏娟道：「但望如此，碧眼娘已上大庾嶺，我們豈不是省却許多工夫？」

江其章道：「這個自然，但你我聯手，又未必怕她。」王杏娟忽道：「其章，你是無量山弟子，八年前五惡爭奪一株三千年何首烏的事，你記得嗎？」江其章道：「何止記得，而且印像猶新。」

梁素娥忙道：「你是親眼見過『神州五惡』的打鬥了？」江其章點點頭，梁素娥急道：「這一場打鬥，一定驚天動地了，你快快說來！」

江其章點點頭，說他的故事：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我還未下山，我的師祖是雲南無量山心如神尼，一天『神州五惡』，忽地聯袂上山，可把我師祖嚇了一大跳，這五個人嘛，相貌是十分驚人的。」

梁素娥道：「他們爲什麼一定要上無量山去爭奪寶物，別的地方不行嗎？」

江其章道：「不行，天下之間只有我祖師心如神尼才能解決他們的紛爭，要知他們人人身負絕技，要對付他們五個的任何一個，江湖上已沒有幾個有此技業，要對付他們五個人的任何兩個呢，當時只有我師祖心如一個人，她當時是整個神州的第一人。

「他們一上山，我師祖嚇了一跳，後來聽見他們道述來意之後，立刻下令第二第三代的弟子，全數走開，不許接近演武廳。我當時十七歲，年少好奇，不聽師祖的吩咐，伏在窗下偸窺，這一場大戰，眞使我畢生難忘，原來五惡五個人來一場大混戰，自己打自己，我師祖呢，她皺着眉心在旁觀戰。

「我師祖只怕獨力難支，叫了大弟子二弟子兩人帮助，口中大聲說話，背後有五名第三代弟子，每人各握着一枝不同顏色的筆，靜聽師祖的吩咐。大廳中飛砂走石，殺氣騰騰，『神州五惡』五般兵器，正自打得鬼哭神號，天昏地暗。」

梁素娥道：「嗯，原來他們自己打架，無法自定勝負，所以找你師祖做公證人來啦。」

江其章道：「不錯，在愁雲慘霧之中，只見五條顏色不同的影子，飛騰上下，一會兒青色一會兒黃色，眞是目迷五色，連眼睛也花了。我輩份低微，見識甚淺，雖然眼花繚亂，什麼也瞧不見，但只覺得這樣的打鬥，猶如五國交兵，混戰一團。他們每一個人心目中，都有四個敵人，你追我逐，有時一個對一個，有時一個對兩個，有時又兩個對兩個，有時又兩個對三個，總之，五惡就是一場大混戰就是。

「他們的武器，也是奇怪之極，青鬚魔使的是一條活生生的青蛇，黃髮叟使的是一對黃色的黃砂掌，紅鬍子使的是一只鮮紅色的魚網，碧眼娘使的是一支碧綠色的玉簪，白鼻仙使的却是兩根死人的白骨頭。

「混戰中只聽我師祖叫一聲：『紅色一點。』我大師祖接口道：『黃色兩點。』我聽得莫名其妙，只見我的五名師兄依言在粉牆上點上顏色，他們是替五惡上色，這時大師兄劃上了紅色一點，二師兄劃上黃色兩點，瞧粉牆上，五色繽紛，每一種顏色都是密密麻麻的塗了很多小點，我留心細看，似乎是青點多一些，但後來別的追上，又是扯平。

「一個時辰之後，他們動手快了，粉牆上的小彩點，飛快的增加，五位師兄忙得不亦樂乎，但半個時辰之後，却又慢了下來，很久很久，才補上了一顆什麼顏色的一點。這種打法，眞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我不禁大喊一聲：『好呀！』

「廳中突然五色一分，『神州五惡』都是混身血汚，一齊停了手望着我師祖心如神尼，她一閃身，已把我抓進廳中，我嚇得渾身發抖，我師祖喝道：『其章，你來幹什麼？』五惡狠狠的瞪了我一眼，問我是誰，師祖說了，言道這是她的小徒孫，年少無知，偸瞧比武，等會自然重重責打。

「五惡却說：『不必了，算啦！』這場大混戰給我一鬧之後，停了一陣，又要動手，我師祖跑到門外看日晷，回來言道，時間已差不多了，不如停手了吧，五惡也覺得疲乏不堪，只好依言。

「他們一齊到牆上去數顏色小點，師祖每種顏色的給他們仔細核算，說來眞奇，青白黃紅碧五種顏色都是一樣，不多也不少，師祖言道：『你們五位勢均力敵，誰也沒有多一點，誰也沒有少一點，居然分不出强弱來，我看這件寶物不如均分了

吧？』

「五惡那裏肯依，但有言在先，時限已到，不好再鬥，於是把放在心如師祖身邊的一隻飾盒取回，牽過一匹馬，把飾盒縛在馬鞍上，五個人各執一條韁繩，一齊牽馬下山，他們兀是誰也不相信誰，互不信任。

「五惡揚長而去，我師祖如釋重負，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突然大叫一聲，摔倒在地，昏迷不醒。」

梁素娥說道：「是不是中了五惡的毒手？」

江其章道：「原來做這一場大戰的公證人，眞是不容易，心如師祖殫智耗力，大傷元神，五惡一走，也就支持不住了，她老人家要準確的瞧見每一個人的輸贏，他們打得快到極點，老人家的眼睛也要快到極點，一招一式的勝負，都在間不容髮的一瞬間決定，高手決戰，點到爲輸，五個人混戰一氣，勝負的一招常常會在同一時間出現，我師祖的武功，如果不在他們之上，決不能充任這個公證人。

「我師祖病了三個月才能痊癒，這樣的公證人，五惡當然知道，天下間唯有心如師祖一個人，而且他們也知道，我師祖決不會偏袒任何一惡。」

江其章說完了這個故事，只聽得王杏娟梁素娥和那掌櫃呆了一陣，王杏娟道：

「我也聽先父說過，他們爭奪乃是一株三千年的何首烏，決非什麼珠寶玉石，也非什麼拳經劍譜，亦非什麼海外仙島的地圖之類。唉，他們武功蓋世，怕的只是壽命不長，不能長久地享福，得了這株何首烏，就想據爲己有，我說的對不對呀？」

江其章道：「不錯，這株三千年何首烏確是天下至寶，三千年僅見，如果配上什麼秘方，吃了之後童顏鶴髮，壽命長存，自古道：『做了皇帝想昇仙』，他們學了秦始皇的榜樣，何首烏原本便是大補藥，何況三千年的。」

梁素娥道：「這株何首烏後來怎樣了，他們有依言，把它均分了嗎？」

江其章道：「這個誰知道，看來他們自知比不出高下來，便連比出一個稍勝一籌的也不可，只好把那寶貝平均分配，也未可知，五惡神出鬼沒，行事無人知道，即以那株何首烏而論，便連我師祖也不知道來歷如何，他們在那裏找來的。」

衆人萬分感慨，王杏娟道：「他們五個人在八年之後又重現江湖，這趟不知他們爭什麼，唉，如果他們都躲到南海仙島去享福，那倒是一件好事，不然，今後我們麻煩透了。」

江其章道：「五惡行事古怪兇狠，碧眼娘一出現，吳光中劉輝就死在他手中，青鬚白鼻黃髮三人，又不知鬼鬼祟祟的要幹什麼惡事。五惡一聚頭，還是什麼好事呢？」

衆人又是萬分感慨！

過了七天，他們四人已到了河北省保定。

王杏娟嘆了一口氣，如釋重負，道：「我們終於到了，江其章你得打疊一下精神，準備跟碧眼娘來一場生死戰。」江其章道：「你怕她不怕？」

王娟杏道：「我如果怕，就不來了，我們聯手以二對一，或許可以抵擋得住，只須抵擋一百招而不敗，我們便算贏了。」掌櫃道：「爲什麼？我不明白。」

王杏娟道：「五惡心氣高傲，除了當年無量山心如神尼，誰也不放在眼內，我們抵擋她一百招，她一定嘖嘖稱奇，罷手不鬥。」

江其章梁素娥等四人到了保定，比原定時間還早了一天。王杏娟救人如救火，經過洛陽，過其門而不入，晝夜兼程，終於到了。

待得到了盧家莊，但見大門外掛着了一對藍燈籠，烏黑的大門緊緊的閉着，門外悄然並無一人，往日車水馬龍的熱鬧氣氛，已經隨風而逝。

梁素娥想起大師哥吳光中二師哥劉輝兩人，慘死在紅鬍子手上，不禁悲從中來，哭道：「江大哥，我們非但要對付碧眼娘，而且還要找紅鬍子，替我兩位師哥報仇。」猛地裏抬頭一望，但見藍燈籠赫然寫着斗大的兩個字：「盧府」不禁大吃一驚。

梁素娥一躍下馬，奔上去大力敲門。門呀的開了一條縫，有人沉聲道：「施奸賊，你害死我的全家，還不滿足，是要我盧家莊鷄犬不留麼？」又聽有人呼叱之聲，兵刃相觸之聲，大門打開，那人驚叫一聲：「呀，原來是王姑娘，你……你終於回來了。」

此人正是盧家莊的管家，但見他雙眼紅絲滿佈，淚痕未乾。梁素娥見他這個模樣，心驚肉跳，大聲道：「我師父呢？」管家放聲大哭，咽哽不能說話。

二三十名莊丁，都把兵器放下，用袖子揩眼淚。偌大一座盧家莊，竟然是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往日熱熱鬧鬧，車水馬龍的情景，已不復見。

梁素娥呆了一陣，突然大叫一聲：「師父！」奔入大花廳，但見所有鮮艷顏色的傢具、器皿、紗帳等等已換爲素色，大廳內五具棺材，一字兒排開，兩邊排列了數十莊丁，俱是身穿孝服，肅立垂頭，人人飲泣。

盧廣輝中年喪妻，還未續弦，遺下一名孩子，今年不過八歲，一見梁素娥，哭叫一聲：「五師姊！」在草蓆上跳起來，撲到梁素娥懷中。

梁素娥只是一陣昏迷，幾乎昏倒在地，叫道：「阿保，你爹爹呢？」阿保哭道：「爹爹死了，大師哥死了，二師哥死了……」嗚嗚嘩嘩，又哭又跳，梁素娥把他抱了起來，五具棺木都未釘蓋，梁素娥搖頭一望，除了師父，大師哥，二師哥之外，還有三師哥林俊，四師姊李貞。大叫一聲，梁素娥登時昏厥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侯，她悠悠醒轉。只見她睡在自己房中床上，床前站滿了人，有江其章有王秀娟……還有管家，幢幢人影，似乎在她面前飛舞。梁素娥用力咬一咬舌頭，只是有一點痛，才知不是在大夢之中。

梁素娥用力掙扎起來，定一定神，道：「管家，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她竭力忍着悲傷，坐了起來。那管家姓丁，嘶啞着嗓子，道：「那天，三少爺回來了，他携着大少爺二少爺的屍首……」

梁素娥道：「此事我已知道，你不必再說。」

丁管家道：「老爺的傷勢，還未痊癒，他受的是內傷，每天都吐血，每天也在運功治療。老爺一見三少爺携帶兩具屍首回來，大吃一驚，三少爺跪在師父面前，哭着把大少爺二少爺死難的經過說了。老爺大叫一聲，拔出長劍往外便跑，聲言到施家莊去找施統全拚命。

「是我把他死命拖着，我說殺害大少爺二少爺的是紅鬍子，不是施統全，老爺大病未癒，切莫去送死。老爺說江大俠王女俠呢?三少爺祇得把經過說了出來，他雙手空空，便連一個救星也請不到。

「老爺把長劍擲下，長嘆一聲：老天爺叫我盧廣輝今日歸天，我便去吧，當晚老爺喚齊我們，吩咐後事，老爺未能替自己報仇，未能替徒兒報仇，眞是……唉，眞是死不眼閉。幸而，阿保少爺今年八歲，玉麒麟盧員外還算有後。老爺臨終之前，把一隻錦囊交給我，指明轉交五姑娘。可憐老爺就因重傷之後禁不起絕大的悲傷，無比的失望，終於歸西。」

說到這裏，管家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把一隻黑色錦囊交給梁素娥。

梁素娥把錦囊放進懷裏，道：「師父還有什麼說話嗎?」

管家搖頭道：「沒有了!」

梁素娥道：「林俊李貞他們兩人，又是怎樣死的?」管家道：「老爺死後，三少爺一聲不響，携劍上馬，奔向施家莊。李貞李姑娘一見，也是一聲不響，也携劍上馬，隨在後面。他們兩位，是到施家莊拚命去了。」

梁素娥眼圈一紅，嘆道：「憑了兩人之力，怎能報仇，林俊李貞兩人，是自尋死路去啦。」

管家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我是這樣勸他們，他們無人肯應，殺奔施家莊。我見大事不對，對老爺的屍首也無暇兼顧了，起盡了全莊人馬，凡是願意義助的門下食客，也一齊動手……」

梁素娥道：「你說下去吧，不必傷痛，於事無補。」管家道：「是，是!那晚一場大戰展開，一直鬥到天亮，保定武林中兩個最大的門派火拚，豈同等閑，我們是由林俊三少爺帶頭，那邊却是趙老八趙管家帶頭，施統全那惡賊也在旁觀戰，並不動手，奇怪的是，施統全的大弟子黑煞神不見了影子。」

梁素娥道：「後來怎樣?」

管家道：「我們的高手僅得兩人，林俊三少爺血紅了眼睛，大呼狠戰，我們人人存心拚命，奮勇向前，武功無形之中高了一倍，殺死殺傷施家莊不少人，我們自然也大有傷折。那老賊初時不動手，只怕落了一個以大欺小的罪名，後來見我們死戰不休，終於出手……」

梁素娥道：「好，我知道了，你不必再說下去，師父呀，師哥呀，師姊呀，你們死得好慘!」

她竭力抑制了悲傷，但幾顆淚珠還是滾了下來。

管家道：「老爺少爺小姐人人死難，我買了五口棺木，不敢便即發喪，五姑娘來得正好，請給小人做主。」

梁素娥霍地站了起來，大聲說道：「管家，我現在先去報仇，你敢不敢跟我前去?」

管家奮然道：「老爺對我，恩重如山，老爺歸天，我賠上了這條性命就是。」

原來此人大盜出身，給抓到保定府去，盧廣輝花了很多銀子，買上告下，救了他出來，收爲管家。

梁素娥大聲道：「好，你叫齊大夥兒，殺奔施家莊，現在就去。」江其章道：「且慢，你還是留在家中辦理後事好一點。」梁素娥想起了盧家莊的滅門大仇，心胆俱裂，嗔目大呼：「這是我的大仇，我的大仇，師父呀，你歸天去了，我還能獨生麼?」

那裏肯聽，抽出長劍，便要闖出去。江其章左手一彈，彈出中指，驀地把她點中了大穴。江其章劍法通神，有「乾坤一劍」之稱，他的「彈指神通」功夫，也極其到家，梁素娥穴道被點中，動彈不得。

江其章看了王杏娟一眼，身形一幌，破窗而出。王杏娟道：「管家的，你好好的侍候五姑娘，你們大夥兒護靈好了，不要再到施家莊送命。」身形閃處，跟了江其章直撲施家莊。

施統全把盧家莊殺得一敗塗地，正自沾沾自喜，心中盤算的便是如何去接收盧家莊，盧廣輝師徒六人，已死了五個，剩下一個梁素娥以及八歲兒子。哈哈，他捋鬚大笑，明天帶了割讓契據，逼那小孩兒劃一個底押，四五十萬畝良田，便落在我手上啦。

正自想得週全，猛然之間，廳中多了兩個人，一男一女，都是少年人。施統全吃了一驚，把木棒奪在手中，朗聲道：「兩位是誰，到此何事?」江其章道：「你難道還認不出我嗎?」

施統全失聲道：「乾坤一劍江其章。」江其章道：「不錯，我是取你的狗命來啦。」施統全一驚非同小可，大聲道：「阿八，快快地把銅鑼敲響，有賊!」那個曾向歐中岳威逼引誘的當家趙老八，這時已回家中，猛見江其章突然從天而降，身邊還有一名少女，也不知是不是王杏芳，大吃一驚，將一面銅鑼敲得震天價響。

施統全大聲道：「約會之期還差一天，碧眼娘明天才到，你們找我，不是早了一點嗎?」

江其章道：「奸賊，你知道我找你幹什麼?」施統全强作鎭定，朗聲道：「你是給盧廣輝助拳而來，哼，這好極啦，老天且瞧江大俠是不是碧眼娘的對手。可是，碧眼娘明天才到，你且回去，明天上午，老夫包保你不失望就是，江湖中人，講究一個信字呀。」

江其章冷笑一聲，道：「是嗎，你要我退回去也無不可，只須你還給我一件東西。」施統全楞然道：「什麼東西?」江其章大聲道：「我的未過門妻子——俏翼德王杏芳。」施統全一聽這句話，面色大變。

江其章冷然道：「怎樣?你如果能够把王杏芳的下落見告，在下感激不淺，非但不殺你，還要謝你呢，說吧，王杏芳在那裏?」

施統全啞口無言，只聽門外人頭湧湧，他的門下弟子莊丁雲集，不下六七十人，心想你江其章武功雖好，但好漢不敵人多，我只須捱過今天，明日碧眼娘一來，哼，十個江其章也完了。

當下朗聲道：「你要待怎樣?」江其章回頭道：「杏娟，門外的人太多了，喧聲震天，你給我把他們通統弄成啞巴，成不成?」王杏娟道：「好!」身形一閃，驀地搶出門外。

但聽乒乒乓乓之聲，砰砰蓬蓬之聲，厲聲慘叫之聲，驚極而呼之聲，脚步雜踏之聲，交替響起來，此起彼落，半晌，門外果然寂然無聲，王杏娟拍拍衣裳，緩步回來，笑道：「其章，他們通統聽話，聽我的話，有脚不能走，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動，哈哈，我眞想不到施家莊門下弟子，如此聽話。」

施統全是看得出來，這位嫵媚美麗的少女，使的是「分筋錯骨法」和「點穴法」，在一霎眼之間，便把六七十條大漢打倒，這份功力，當眞不凡。

他強作鎭定，大聲道：「你這位姑娘是誰?」王杏娟笑道：「木棒王，我也是要你給我找人來啦，我王杏娟豈是給盧家莊報仇而來，我要找我的姊姊王杏芳，如果你肯見告，我王杏娟感激不淺。」

施統全失聲道：「賽西施!」心頭大震，現時站在他面前的兩個人，他半個也鬥不來，苦笑道：「兩位不必跟我開玩笑，王杏芳失了踪，關我什麼事?兩位定要奈何我施統全，最好等到明天。」

江其章冷笑道：「好，好，王杏芳不關你的事，但二郎拳歐中岳却關你的事吧?他在那裏，你如肯見告，今天的一架，也可以不打。」

施統全一聽，又是啞口無言，乾笑道：「歐中岳不是在金陵麼，無端端的他怎會失踪?」江其章道：「你不必詐傻扮懵，你的奸謀，已完全落在我手上，像你這般的無恥之徒，怎容你在武林中佔一席位，你快動手吧，男子漢大丈夫戰死沙場，也光彩一些。」

施統全大叫道：「這樣吧，你給我三個月期限，我給你找到王杏芳歐中岳，好不好!」

他自知無倖，作最後的掙扎。

王杏娟冷笑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江其章是非殺你不可了，你快自行了斷吧，動手乃是多餘。」

施統全大叫道：「好啦，好啦，我施統全認輸就是，我不敢再霸佔盧家莊的田地，我連施家莊的田地也不要了，從今以後，我退出武林，削髮爲僧，去做和尚。」王杏娟道：「這還不能替你贖罪呀。」

施統全道：「贖什麼罪?我施統全指天發誓，我手中沒有染過鮮血，不會殺過一個人。」江其章冷笑道：「盧員外，吳光中、劉輝、林俊、李貞他們五個人，雖然不是你手所殺，但他們全數因你而死，你不必狡辯了，我決不會饒你的。」

施統全大聲道：「無量山有十條門規，你知道不知?其中一條，就是不可趕盡殺絕，留有餘地。我本來不知無量山有此大規，那一天，我在無意之中碰見無量山慈光神尼……唉，那是五年前之事了，你想知道麼?」

慈光神尼正是江其章的恩師，江其章一聽這四個字，不禁肅然起敬道：「好，你說吧!」

施統全心中暗喜，放慢了聲音道：「那是五年前的事，不，好像是七年……嗯，對了，那是十年前之事，當時嘛，我木棒王施統全的名字，並不是叫做施統全，叫做……嗯……我告訴你們又怎地……」

他當下一面編故事，一面親自捧酒遞茶，又這又那，慢條斯理的在裝神弄鬼。

江其章哈哈笑道：「施統全，你當我們是儍子是不是?你儘量拖延時間，你的故事最好講到明天，等碧眼娘來了，你有了靠山，以爲不怕我們了。哈哈，我索性大方一點，等你的靠山來，且瞧她有什麼三頭六臂的本事。」施統全的奸計給他識破，滿面漲紅，他所編的故事再也不能說下去了。他心中十五只吊桶，七上八落。

江其章果然不動手，等到第二天清早，不見碧眼娘來，施統全心急如焚，只盼碧眼娘及時來救命，豈知等到中午，還是不見影子，再等一個時辰，已過了約定時間大半天，碧眼娘連影子也沒有。

江其章拍拍雙手，站起來道：「木棒王，你不仁不義，枉自生存於天地之間，武林中人什麼都有，那有謀奪行家產業的，你不配在武林，也不配做人，你……」

「砰」的一聲響，施統全自知無望，要鬥嘛，決然不是對手，只得揮棒一招「獨臂華山」向他自己的「天靈蓋」砸去。這位木棒王便因一念之差，落得個慘死當場。

江其章仰天一笑，偕王杏娟出門。

他修書一封，派掌櫃送給梁素娥，着實的安慰她一番，說大仇家已然死亡，今後盧家莊已無所慮，盧家莊人人死難，遺下孤兒，請梁素娥養他成人，以繼承「玉麒麟」數百年的香燈，他偕王杏娟南下報仇，不必梁素娥相陪，後會有期。

梁素娥看了書簡，含着眼淚，向南拜了幾拜，拜謝江其章的大恩大德。從此之後，施家莊散了夥，盧家莊倖而獨存，梁素娥依照江其章的說話做人。

一個月之後，江其章王杏娟掌櫃三個人已到了大庾嶺。一路來，他們打探消息，在大庾嶺上，果然有歐中岳在內，並且得到了「神州五惡」的消息，原來他們五人，約定了在大庾嶺再來一次決戰，以定那一株三千年何首烏的主人，到底是誰。

王杏娟道：「我道碧眼娘因何爽約，未有在約定的時間到保定，原來她一早已到了大庾嶺。」江其章道：「我早已猜出來了，我猜她十之八九不會到施家莊。哈，你想知這原因吧?如果你是碧眼娘，你一到中土，便藉故把盧廣輝打傷，以便揚名江湖，告訴中土武林人物：我神州五惡之一碧眼娘來了。之後，你會怎辦?」

王杏娟道：「我如果是碧眼娘，我壓根兒也不會給施統全撐腰，碧眼娘身份是何來的尊崇，怎會給一名江湖無賴做助拳人，不是辱沒了身份麼?」

掌櫃道：「是呀，江大俠說過，碧眼娘不過是藉故而已，不是眞的帮施統全。」王杏娟道：「既然如此，打傷了盧廣輝之後，碧眼娘便把此事拋到九雲霄去，再也不知道天下間還有盧員外施莊主兩個死

對頭，因爲他們的武功平平，不值一盼呀。她想着的只是那一株何首烏。」

江其章道：「不錯。唉，早知如此，我們也不必風塵僕僕，來回奔波啦。」王杏娟道：「何止我們，盧員外邀你助拳，也是多餘，施統全陰謀拆散你的姻緣，也是多餘。」

掌櫃忙道：「歐中岳的走難，也是多餘！這趟陰差陽錯，無端端的賠上了二三十條性命。」

江其章大聲道：「只有一件事不是多餘，那便是木棒王施統全，他死有餘辜，一切禍事，皆由他挑起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他活該死無葬身之地。」

一路來，他們查得清楚，原來「神州五惡」在八年前在無量山的一場打鬥，不分勝負，五惡約定了，以八年爲期，各自勤修苦練，八年之後，再到中土大庾嶺決一高下。那一株何首烏自然好好保存，留待今天。

若問何以「神州五惡」選定了大庾嶺，原來大庾嶺老掌門千葉道士已經歸隱，由弟子百葉道士任掌門。千葉百葉與世無爭，都在大庾嶺修道，五惡縱現當今武林，無量山心如神尼已圓寂，剩下來的只有千葉道士在世，他挾八十年的修爲，功力以他最高，就選定了大庾嶺爲地點。

江其章三人到了嶺下，一時不敢貿貿然上山，在山下等了兩天，不見有什麼動靜，江其章道：「杏娟，上山去吧，我們只找歐中岳報仇，五惡打他們的，我們鬥我們的，兩不相干。」王杏娟道：「好，但願五惡已得出結果，省却很多麻煩。」

三人上得嶺來，但見道觀裏有木魚鐘磬之聲，一支招魂幡掛了起來似乎有人死了，有人在唸經超渡。三人暗暗吃驚，入內看時，但見果然是一個靈堂，靈位上大書「故大庾嶺老掌門恩師千葉道長神位」一行大字。

誦經超渡他的是現任掌門百葉道士。

百葉道士五十上下年紀，武功不凡，身形一閃，木魚兜頭砸下，叱道：「來者是誰，報個名來。」江其章頭一側，避了這一招，道：「乾坤一劍江其章，賽西施王杏娟與掌櫃阿文三人拜訪大庾山，請以禮相待。」百葉「哦」了一聲，細細打量來客，稽首作禮道：「敝山遭逢百年不見的一場大風波，貧道受驚過甚，三位休怪。」千葉道士是當世高人，不幸圓寂，他們三人自然焚香跪拜，以盡後輩之禮。

江其章道：「百葉道長，你我神交已久，在下一向慕名，今日識荊，幸何如之。在下不知，尊師千葉道長，年過百齡，因何圓寂？」百葉道：「三人請跟我來。」把三人帶到演武功廳，指着粉牆上面的無數五色小點，嘆道：「江大俠，神州五惡當年在無量山互鬥，你也在場，今天大庾嶺之事，乃是無量山事件的重演。」

江其章看牆上時，但見青、白、黃、紅、綠五色小點，密密麻麻的填滿了，他細心一數，嘆道：「八年前，他們是半斤八兩，鼓旗相當，八年後今天，誰料得到他們仍然是不分高下，各色小點，都是五百零六粒，神州五惡誰也勝不了誰呀。」

百葉道士嘆道：「正是，他們一上大庾嶺，聲勢洶洶强逼家師作公證人，指定由我劃上彩色小點，他們說，天下之間只有家師才有此資格，而且一定誰也不幫，公平不偏不袒。他們鬥了七日七夜，不分勝負，期限已屆，他們不能再鬥了，只好携了那一株三千年何首烏下山去，臨走之時，聲明又以八年爲期，各自回家練武，八年之後再到中土，再爭這株何首烏。」

江其章道：「後來呢，後來怎樣？」

百葉嘆道：「江大俠，你祖師心如神尼曾經此苦，你難道不知？」

江其章稽首，道：「在下明白啦。」

原來千葉道士以百年高齡，殫智竭力，一招一招的瞧着五惡的一場大打鬥，五國交兵，混戰一場，五惡武功，又比八年前高了一層，他們爲了爭奪那株何首烏，秘密練武，新招異式，層出不窮。

千葉道士勉力而爲，給他們做公證人，做了七日七夜，所有殘存的勁力精神，消耗殆盡，點滴不留，等到五惡結束了這場驚天動地飛砂走石一般的交兵，悻悻然下山而去，千葉再也支持不來了，登時逝世。想當年就連心如神尼也因此大病一場，心如那時的修爲，正達巔峯，也告病了，何況千葉道士。

百葉道士說了這一頓，自己也自不支，一交摔到，等到江其章使用內勁，把他救醒之時，已在兩個時辰之後了。王杏娟心道：「神州五惡幸而已經離開大庾嶺，眞是謝天謝地，如果碰巧他們仍在打鬥，嘿嘿，我們到此，只怕大有週折。」

百葉道士道：「江大俠王女俠，你我向未謀面，不知三位駕臨是爲了何事？」

江其章沉聲道：「我特地找歐中岳而來，他可在這裏麼？」百葉面色一變，道：「你因何找他。」江其章知道百葉是有道之士，不敢怠慢，當下把歐中岳怎樣害他的經過，詳細說明。

百葉道士道：「你此來找他，是想把他殺死麼？」江其章道：「歐中岳使奸用詐拆散我的姻緣，還不致於該死。可是，不少人就因他的使詐而死，這倒也罷了，歐中岳弒師殺姊，此事道長可知道麼？」

百葉凜然道：「江施主怎的也知道，此事十分隱秘，十八年來成爲武林中一件疑案呀。」

原來歐中岳弒師之秘，給那書僮無意中聽見了，轉告掌櫃，掌櫃轉告江其章，是以知道。

江其章把經過說了，道：「百葉道長，單以弒師而論，歐中岳是否該死，請道長有以教我。」

百葉道士凜然道：「三位請跟我來。」把他們三人帶到山後，但見一座墳墓，石碑上大書「歐中岳之墓」五個大字。

江其章王杏娟掌櫃三人一齊大驚，齊聲道：「區中岳已經死了，這是怎麼一回事？」百葉長嘆了一聲，道：「歐中岳舉家遷來，貧道殷勤招待，他是我的朋友呀。貧道見他面有憂色，不知他爲了什麼。後來，貧道在無意之中，拾得一方手帕，上面綉了『過山燕』這名字，而且在手帕上寫滿了懷念的詞句，歐中岳的筆跡，貧道是認得的。十八年前，『過山燕』的慘死，武林中無人不知。貧道疑心大起，就嚴詞詰問，終於獲得了眞相。」

（以下轉入八十九頁）

精選短篇俠情故事

楊威‧文
子成‧圖

雙鳳鬧江湖

豪客失蹤　江湖震動

酒香、豪笑，在輝煌燦爛的大廳內飛揚迴盪。

三名年青人，神采飛揚，全是一副唯我獨尊的神態，十數名使女僕人伺候下，酒醉飯飽；撤去殘餘，又換上杭州極品龍井，簾外笙歌又起，充滿着富貴的意味，又好像歌頌權勢。

三名年青人很受用，都微閉上眼睛，正在享受着這一切，他們似乎習慣了這一切。

使女僕人，分列大廳兩旁，每排六人，整齊有序，使這富麗堂皇大廳上，又增加了幾分莊嚴氣氛。

看起來，這三名年青客人，一定有他們超越常人的地方，否則，主人又豈會如此隆重招待！

事實上，這三名少年，的確是非常人物，無論是他們本身的文才武略，抑或是家勢，在當今武林中，全是尖兒頂兒，旁人的確不易比擬！

第一位年青人，琴劍書生向華陽，是華山派掌門三絕翁向寧的長子，另二位是洛陽俠少侯眞及南天少王柳奇，試想，以這三人的身份，到了那裏，都會受人尊敬阿諛，像今天這樣，却是主人誠心誠意所奉承的！

說起這位主人，是富甲江南的杜家，目前掌管大權的是一位少女，還只有十八芳齡，聰明絕頂，國色天香，由於杜員外月前突然失蹤，至今仍然是影訊全無，這位杜小姐杜月仙，立即暗中邀請幾位武林名家，今天就請了四位。

大廳上三位，威名赫赫，但另外還有一位少年，却是默默無聞，杜月仙也是經一位武林名宿介紹，才知道宗明義這三個字。

由於這三位少年，目空一切，對於這位看來毫不起眼，甚至像個鄉巴佬；在江湖上從未聽過；試想，他們自然不願同席而坐！

宗明義毫不在乎，坐在花園的亭子中，獨自吃喝，雖有兩名僕人伺候，他倒很快就吃完，獨自在一間房內休息，關上門，好像睡着了！

主人杜月仙，是一位少女；也很早告辭回房，所以這三位少年隨意吃喝，招呼極其隆重，他們倒也很高興。

一宵過去，第二日中午，主客齊集大廳。

「家父失蹤之事，頗爲離奇，可以說毫無頭緒，平常人自然很難；但在座幾位，却是當今宇內有數的高人，聰明才智以及武功，全屬超人一等，想來總會找出個頭緒，小女子不惜身家性命，只想找到家父！」

杜月仙侃侃而談，言下之意，只要救出老父，萬貫家財報酬之外，並且委身下嫁，這是何等引人入勝的條件，幾位少年英傑，聽了之後，如何不心動呢！

琴劍書生向華陽首先道：「令尊失蹤

，可有什麼蛛絲馬跡留下；或者說，他生平可得罪過什麼人，杜小姐可否詳盡告訴我們。」

「唉！」杜月仙長嘆一聲，沉吟半晌，似在思維什麼，然後道：「商場上彼此競爭，自然有些敵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仇恨，我不大清楚，各位知道，我一個女孩子，很少在外邊走動，所以無從知道詳情，即使幾名老家人，也了解得不夠澈底，看來只有靠各位想法子了。」

大家聽了這番話，心內各有想法，因此大廳又恢復了沉靜。

好半晌，洛陽俠少侯眞先打破沉靜道：「明天起，我們搬入旅店住，方便暗中訪查，一有消息，然後再看情況說啦。」

「悅來客棧是我家產業，幾位可以住在那裏，待我吩咐掌櫃的劉老爹，有事也好照顧！」杜月仙道。

四人沉吟半晌，想想也是道理，當下點頭答應。

金陵繁華，天下聞名，而杜家富甲江南，所經營之悅來客棧，自屬寬敞雅緻，酒醇菜美，這四位武林俊彥，既然招待此處下榻，實有賓至如歸之想。

一座極大院落，花木扶疏，樓台亭閣，以至侍候的使女，全是難得一見的絕色佳麗。

琴劍書生向華陽、洛陽俠少侯眞以及南天少王柳奇，生長於富豪之家，還不用說它；只有宗明義，還是第一次見過此等奢侈生活，自然有些不習慣！

三名武林世家子弟，越來越覺得不是味道，宗明義名不見經傳，與之為伍，確是一種羞恥，傳聞開去，只怕為天下武林同道恥笑。

當天晚上，三人計議已定，晚飯以後，一齊來到宗明義的地方，坐定後，洛陽俠少侯眞開言道：「宗老兄，杜員外失踪，可有什麼綫索？」

「沒有！」宗明義平靜回答。

「宗兄可有把握找回杜員外？或者說，查出主謀眞兇！」南天少王柳奇道。

「沒有把握，但我會盡力！」宗明義回答。

琴劍書生向華陽神色冷漠道：「只怕找到兇手，連你本人的性命也保不住！」

宗明義淡然微笑道：「眞是那樣，也只好認命！」

「不，我們想試試，宗兄既然和我們一樣，享受主人招待，應有同我們一樣的本事才行；否則，請宗兄退出，至少也要到另外地方去居住！」洛陽俠少侯眞道。

三人愈逼愈緊，毫不放鬆，簡直是欺人太甚；宗明義微微一笑，似乎毫不在意，緩緩道：「在下何人，怎能與三位相提並論，自己也想搬出；但另一方面，也想在三位羽翼之下，比較安全，才厚顏居住於此，以我想來，三位是當今最負盛譽的俠義門下，大概不會趕我出門去！萬一遭人殺害，那時豈非又要麻煩三位，追捕兇手？」

這一番話，令得琴劍書生向華陽等頗為動心，至少，沒有當初那樣討厭。

洛陽俠少侯眞看了另二人一眼，又道：「你有自知之明，這是好事，自今而後，你可以與僕人一齊吃飯辦事，若有遺差，不可延誤！」

「小的一定盡力而為！」宗明義恭聲道。

「趁現在有空，讓我們考較考較，看你的武功如何，到時遇上敵人，看能否自保！」南天少王柳奇笑道。

「我這點微末之技，識不識都是這樣！」宗明義苦笑道，他好像知道不能避免似的，所以一副莫可奈何之神色。

「來吧，男子漢大丈夫，扭扭擰擰，像什麼話，待柳某試幾招，看看你的底！」南天少王柳奇笑道。

宗明義苦着臉走入場中。

院子裏很清靜，僕人早掛上燈，正好用着比武。

琴劍書生向華陽及洛陽俠少侯眞，這時心情愉快，神態輕鬆，在他們心內，今日拿宗明義試招，正是他們初步勝利，最少也保持了自己身份，宗明義的態度及應對，在三人心目中，倒還差强人意！

宗明義畏畏縮縮站在場中，給人看來，有種手足無措感覺。

南天少王柳奇臉上笑意更濃，和婉說道：「出手吧，別怕！」

宗明義磨菇了好大半天，仍然畏縮不前。

洛陽俠少侯眞見了笑道：「柳兄，還是你出手吧，瞧他那樣子，只怕再等一百年，仍然是老樣子！」

「好吧！」南天少王笑應着，接着笑道：「小心啦！」

琴劍書生向華陽也在這時說道：「出手要輕點，別不小心傷着了他，可成了笑話！」

「我知道，」南天少王柳奇右手緩緩伸出，慢得像蝸牛走路，往宗明義肩頭抓去！

宗明義似乎傻了一般，木然不動，南天少王柳奇手指慢慢搭上去，已抓住了肩頭。

「這小子莫非是木頭，絲毫不知閃避，是何緣故？」洛陽俠少侯眞皺眉道。

「侯兄大概不知道，我們三人，在一般武林人的心目中，動手與不動手，結果完全沒有兩樣，有敗無勝，這小子任人割宰，才是他聰明之處呢！」琴劍書生向華陽道。

「這話也是，小弟不明，見笑大方了！」洛陽俠少侯眞點頭同意。

場中二人已過了七八招，實在說，只有南天少王柳奇一個人在動手，宗明義中了七八招，正確的話，根本未還手，在三位武林世家俠少來說，對方是震於他們的威名，不敢還手。

事實上，是否如此，誰能確定！

又過了幾招，仍然一樣。

南天少王柳奇恨聲道：「小子，你到底怎麼啦，講明動手，怎樣像木頭人樣，攪什麼鬼呀！」

宗明義拱手道：「柳相公有所不知，你招式一出，我覺得無處可避，無法招架，如果勉强出手，你必然是出手越來越强，挨上一下，只怕是非死即傷，反而這樣不動，才最安全！」

「哈……」洛陽俠少朗聲一笑，走入場中，用力連拍宗明義的肩頭道：「你小

子看來呆頭呆腦，到還聰明得緊呀，我們眞小看了你呢！」

「嗯，好好跟着我們，日後有你小子的好處！」南天少王柳奇笑得很得意！

「多謝三位相公，小的一定記得！」宗明義拱手道。

「哈……」

這笑聲來得突然，琴劍書生向華陽等大怒，正想出聲喝問，一名中年人由屋頂跳落，大家定睛看清楚時，心內暗喝一聲采：「好漢子！」

這人身高膀闊，虎背熊腰，豹首環眼，滿面于思，完全是一位活張飛。

尤其是洛陽俠少等三人，心內暗自震駭，他們雖然第一次見面，有關此人傳說，武林中有很多傳說，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五十年來橫行江湖，打遍大江南北，未逢敵手，今日突然到此，恐怕又有一番爭鬥了！

勇霸王張毅跳下屋來，哈哈冷笑道：「你們這般年青小伙子，年少氣盛，目空一切，雖然家勢不錯，前途遠景好，可惜不善自運用，成就只止於此耳！可惜！可惜！」

「閣下到此何為？尙請明示！」洛陽俠少侯眞怒道。

「咦！」勇霸王張毅搖頭嘆惜道：「本來，我想給你們一點忠告，一點教訓，看來，只怕是白費精神了！」

「狂徒，接我一掌！」洛陽俠少侯眞勃然大怒，也不理對方什麼來歷，施展十成功力，揮掌猛擊。

「好！」勇霸王張毅轟然叫好，鐵掌翻處，迎了上去。

「砰！」的聲大响，雙掌相交聲中；蹬蹬蹬，洛陽俠少侯眞連退七步，急施千斤墜功夫，才勉强站住脚，上身仍然搖了幾搖，才消去衝力。

可想而知，勇霸王張毅一身功力，已到了何等高强地步，威震天下武林，確有其不凡藝業！

洛陽俠少侯眞突然大喝一聲，凌空縱起，雙掌全力擊出，竟是拚命打法。

「嘿嘿！」勇霸王張毅夷然不懼，屹立原地不動，單掌往上迎去。

「朋！」的聲响，洛陽俠少侯眞身形飛起，翻翻滾滾，直落在五丈開外，一落地，胸口急劇起伏，滿面通紅，顯然受了內傷。

「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我只有施展七成功力，否則，你今日就要一命歸西！」勇霸王張毅冷冷道。

「好，閣下果然名不虛傳，待我試試你的金槍絕技！」琴劍書生向華陽說時，緩步走入場中，抽出肩上長劍。

勇霸王張毅眉頭微皺，自背上解下一對金槍，大家定睛看時，金槍有長短，長者五尺二寸，短的二尺八寸，可作判官筆的點穴，也可當作棍用，甚至有時施展劍式，由此可知，這對子母金槍確是不易對付！

琴劍書生向華陽家傳絕學，華山六奇劍法，享譽武林數百年，他父親是華山掌門，自幼教導，十幾年來苦練，深得六奇劍法心傳，自信可以與這位勇霸王一戰，所以立刻挺身而出，指名挑戰！

這次用兵刃，可不同拳掌比試，一個不慎，即有性命之虞，所以對敵之際，特別小心。

二人僵持着，大約有半盞熱茶時分，仍然紋風不動，反而旁邊觀戰者替他抹一把汗，担了好半天心。

突然，琴劍書生向華陽肩頭動了，一柄劍像水波泿微微抖動，已罩住勇霸王張毅胸前八處大穴。

這時，金槍揮動，挾着燦爛金光，嗤嗤聲响，迎空點去。

一霎眼間，金槍奇準地對着劍尖，一連三十六下，衆人只聽到一連串輕爆聲，又恢復了平靜。

琴劍書生向華陽神色一變，剛才他施展六奇劍法中花田錯，一口氣刺出三十六下，完全以人身任脈三十六大穴部位點去；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信手揮處，力猶未盡，將這花田錯全部擋住，一招不漏，僅此快、準功夫，當今天下，就不容易找出幾個！

洛陽俠少侯眞及南天少王柳奇二人，平生見過高手過招，像勇霸王張毅這等絕技，尚是第一次見到，心裏也不禁震駭不已！

琴劍書生向華陽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且六奇劍法中尚有許多絕招，自信可以與對方一拚；當下收起雜念，誠心誠意，將全副精神貫注劍上，名家氣度，果然不同凡響，這一來，劍氣瀰空，聲勢大張。

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心內暗讚，當下也不敢過份輕視，威震武林的六奇劍法，果然有其不凡之處，今天倒要好好見識一番。

「嗤！」寶劍像一道電光，衆人眼內剛看到一道影子，劍尖已到了勇霸王張毅心口前三寸地方，這招「瞬息千里」極易引起人錯覺，令人有股束手無策，任人割宰感覺，眞個如此，立即受制於人！

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臨危不亂，「八龍護體」、「天降瑞雪」，子母金槍飛舞，佈下一道滴水不漏的圍牆，「叮噹！」之聲不絕於耳。

琴劍書生向華陽出手無功，六奇劍法已用了二奇，對方絲毫無損，這更激起他爭强好勝之心，清叱一聲，將最後殺手——「天圓地方」施出。

這一招，清楚明潔，一招一式，自成法度，令人看起來，井井有條，而且層次分明，內外劃分，次序明朗；公正平和，隱然有股王者之氣，令人無從抗拒感覺。

洛陽俠少侯眞及南天少王柳奇，平生目高於頂，今日親眼見了華山絕學，六奇劍法，心內欽佩之餘，暗自慶幸大大開了眼界。

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陡地大喝一聲，金槍吞吐如電，一招招，一式式，排列成一張嚴密無比的大網，將「天圓地方」的無數殺着，完全摒諸門外。

雖然擋住了這一招「天圓地方」，無敵勇霸王張毅額頭也微見汗漬，可想而知，他也消耗了多少精神腦力。

六奇劍法無功，琴劍書生向華陽知道今日無法克敵；勇霸王張毅只要反擊，只怕有敗無勝，看來江湖上能人輩出，人外

有人，天外有天，眞是一點不錯，自己一向自負，今日受挫，完全是技不如人，以後一定要再下苦功，鑽研絕學，庶幾乎可與天下英雄，爭一日之長短。

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心內，又何嘗不暗自震駭，今日對敵，如換上華山掌門三絕翁向寧，以他的深厚內力及臨敵經驗，今日只怕不會這樣輕鬆，六奇劍法，果然神奧無方！

場中幾人各想心事，一時間，只有沉靜橫亙在夜空中間！

好半晌，勇霸王張毅首先打破沉靜，哈哈一笑，朗聲道：「各位老弟，年紀青青，全學了一身絕技，假以時日，只怕在江湖上不易找到敵手，可喜可賀！」

這三人全是名家之後，雖然自負不凡，到也不至於好壞不分；再說，勇霸王張毅確是身懷絕學，當今武林難得一見的高手，人家客氣，他們自然乘機下台。

首先，琴劍書生向華陽拱手道：「老前輩鐵掌金槍，威震天下，今日有幸一會，算是開了眼界！」

洛陽俠少侯眞心內也欽佩對方內力掌法，當然也插言道：「鐵掌二字，老前輩可以當之無愧，當今掌法名家，像少林金剛掌，武當綿掌，只怕也無法與老前輩相較！」

「哈哈，各位老弟過譽了，少林武當，各有神功絕學，他們出家人，謙和冲淡，不喜與人爭强鬥勝，如是萬不得已，向不炫耀，所以一般人不易看出他們的眞功夫，我豈敢與他們相比！」

「張大俠太客氣了，夜深露重，我們進屋去喝杯酒，再慢慢談吧！」琴劍書生向華陽漸漸對勇霸王張毅越來越好感，所以主動邀他喝酒。

「好，叨擾各位一杯！」勇霸王張毅對這幾位年青人，也覺得頗有知己之感，爽快的答應。

三杯下肚，談起杜員外失踪一事，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聽了，沉吟半晌，開口道：「這事已在武林中傳聞，我也是感到奇怪，才來金陵。」

「杜家有錢，如果是綁票的話，事後亦應表明來意。像這樣幾個月，毫無訊影，確叫人摸不透：或者遭仇人暗殺之後，毀屍滅跡；一個平常百姓，怎會有這樣深仇大恨，所以說，杜員外的失蹤，實在有點怪！」琴劍書生向華陽說出心中想法。

「我來金陵已有三天，與相熟的朋友談過，大家也是莫名其妙，前天我却在無意之中；發現了一夥人，全是武功高强之士，偏又是名不見經傳之輩，他們深居簡出，恐怕有點古怪！」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說出這消息，立即令在座幾人大感興趣。

「在什麼地方，我們何不立即去探個明白！」洛陽俠少侯眞道。

「這夥人，武功非同小可，如果惹上了這種强敵；而又不是我們要找的人，那才得不償失！」勇霸王張毅這等老江湖，任何事都有很多顧慮。

「我們小心點；好過這樣守株待兔，等一百年恐怕也不易查出眞象；萬一對上了，我們可以說明眞象，他們再狠吧，有你老前輩在，難道怕了他們不成！」洛陽俠少侯眞把帽子戴上張毅頭頂上。

「事不宜遲，我們就去吧！」琴劍書生向華陽說時立即站起身來。

其餘幾人年少氣盛，個個好奇心重，自然也趁機打渾，站起來要走。

只有宗明義，自始至終，總是沉默坐着，這時也站起來，似乎也想跟大伙兒一起去。

「你武功太差，還是呆在這兒好！」洛陽俠少侯眞道。

「我看，」勇霸王張毅笑道：「這位老弟一身武功，可能是一位很好帮手，只管讓他去好啦！」

「噢，有這樣的事！」三人同聲漫應，似乎不信，但勇霸王張毅自來言不輕發，所以心內不信，也只有如此表示而已。

夜深人靜，然而金陵仍然有很多地方，通宵達旦，火燭通明，奢侈豪華生活，令得金陵更加有名，更令人嚮往。

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一馬當先，展開輕功，往前疾馳趕路，琴劍書生向華陽跟在後；他們三人聽勇霸王張毅說宗明義武功好，心內不信，這時偷偷看去，宗明義遠遠跟在後面，雖看不出有什麼特殊武功，但衆人全力施展之下，他仍然跟得住，這的確令人有點莫測高深！

三人剛才何等囂張，若杲宗明義眞個身懷絕學，那麼他的修養，確屬非常人可及了！

幾人一路跑，一路想，漸漸又對宗明義懷疑起來，他莫非是敵方派來臥底，所以才會如此忍耐；否則，又何必受此侮辱，嗯，回去之後，找他好好算帳。

剛近一個更冷，勇霸王張毅突然擧起右手，身形立即停下，低聲道：「已經到了！」

衆人看清楚時，那是座山谷，依山傍水，一座大院落當道而立，隱約有幾盞燈光，不見人影。

勇霸王張毅神色凝重，似乎面對着妖魔鬼怪一般，小心翼翼，不敢大意！

洛陽俠少侯眞心內暗笑，這小莊子有什麼可怕，無敵勇霸王名號大，胆子似乎太小點吧！

其餘兩名少年，心內何嘗不是如是想，蹩了老半天，實在不是味道；由於勇霸王的臉子，所以不能不忍，但三人心內，的確不耐煩了！

突然，莊內有人走出，手提着盞燈籠，所以約莫可以看清楚，是個中年漢子，由衣着看來，似是一名僕人。

中年漢子走到院子中間，提高燈籠，向四周照了照，口內說道：「小黃、小黑都到後面去，沒有呼喚，不准走出來！」

琴劍書生等人心內暗暗懷疑，這人敢是發神經，自言自語，攪什麼鬼！

正在這時，四周黑地陸續走出了七八條狗，每隻都像頭小水牛，沒有絲毫聲音，冷靜、規矩，排成一條綫，緩緩往後走去。

這一來，琴劍書生等人心內大爲震駭，看來勇霸王張毅沒有錯，此處人家果然非同小可！

還好剛才沒有魯莽，江湖什麼怪事都有，日後眞個要小心才好；否則，只怕死得不明不白，那才寃枉呢！

一羣狗走入後院，中年漢子仍然站立院中，緩緩抬起頭來，向衆人藏身處望過來。

幾人越發不敢透大氣，全伏在暗處不動！

院中那漢子仍然手提燈籠，站在原地不言不動，雙眼緊盯着衆人藏身處，似乎連眼睛都未霎，看來他已經確知有人探查了。

又過了一會，中間屋內有名文士打扮的老者，緩步走入院中，朗聲道：「各位朋友，既然來了，又何必藏頭藏尾躲在暗處，請下來吧，我們當面談談不好麼！」

這時候，一衆人知道躲不住，當下無敵勇霸王張毅哈哈一笑，首先縱下身去，宏聲說道：「老先生雅人，打擾了，不好意思！」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閣下既來此處，也算有緣，來來來，到屋內坐，寒夜客來茶當酒，小六子，倒茶！」老年文士揚聲吩咐，一面延衆人入屋內坐。

燈光照耀下，堂前似乎寫着「草廬」二字，室內有兩張普通桌子，十來把椅子，雖然簡陋，却是纖塵不染，別有一種清雅情趣。

招呼各人坐好，老者自我介紹道：「老朽陸士揚，北京人氏，偶動遊興，忽然愛上江南地方，所以與家人卜居於此荒山僻地，請教各位高姓大名！」

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及衆人也報了姓名，陸士揚聽了一點頭微笑道：「老朽雖然是讀書人，也常與江湖豪俠之士交往，所以對於當今武林中傑出之士，頗爲熟悉，今夜有幸，與各位相遇，確屬有緣，哈哈！」

「哈哈，陸先生何必客氣，你老武功，只怕當今武林中，不易找出對手，即使你們家裏，也不知有多少高手，我們在江湖上雖然博得小小虛名，心內自己有數，與你們陸家相比，只怕差得遠了！」勇霸王張毅道。

「張大俠太客氣，寒家雖然也學過幾手鄉下把式，根本無法登大雅之堂！」陸士揚笑道。

「這樣好啦，」勇霸王張毅突然道：「老先生嘛，我們不敢討教，何不令各位少兄出來，大家切磋切磋，至少可以留一段佳話！」

「張大俠如此有興趣，老朽敢不從命，小六子，去把克强他們叫來，在廣場集合！」陸士揚一面吩咐，一面站起來，領衆人走到廣場。

不一會，後面走出四人，三男一女，個個神清骨秀，儀表非凡。

陸士揚先爲介紹三子，陸克强、陸克剛、陸克敏以及小女兒陸雪梅。

彼此寒暄以後，琴劍書生向華陽首先忍不住，向陸克强挑戰。

陸克强微微一笑，緩步走入場中，平和道：「向兄比試什麼，拳、劍、內功或暗器，請說明白！」

夠狂，人家既然這樣自負，必有他過人絕技；再說，這陸家雖然未動手，已給人一種不凡的感受，這少年氣度言行，都給人一種深沉成熟的感覺。

琴劍書生向華陽家學淵源，而且是華山掌教之子，自幼受庭訓，豈是等閒可比！當下，也笑道：「客隨主便，陸兄你看以那種方式比較合適！」

陸克强微微一笑，淡然道：「我們試試拳掌吧！」

「好，正要請教！」琴劍書生向華陽豪氣可嘉，陸老頭雖未說什麼，眼中已露出嘉許之色。

兩人一走入場中，立即吸住衆人的眼神。

陸克强神色平靜，絲毫不露七情六慾，木然而立，甚至有點冷漠；而琴劍書生向華陽自幼修習上乘功夫，定靜功夫自有過人之處，所以也未現絲毫急燥或不安神色。

大約有半盞茶時分，衆人却感到太長了，幾乎過了幾年似的，漫長時間無了期，令人有種永恆不息感受。

突然，琴劍書生向華陽肩頭微晃，人已平滑前去，右掌疾劈，全是陽剛之力，是眞功夫，存心想試探一下對方深淺。

陸克强視若未睹，左掌疾翻，迎了上去，稍沾即走，所以响聲不大，看上去絲毫未現勝負；但明眼人看得很淸楚，人家化解得輕鬆自然，不着形相，這等擧重若輕，化腐朽爲神奇功力，又豈是尋常人可以做到！

琴劍書生向華陽初逢强敵，立即精神大振，華山鎭山絕學，「七殺掌」源源施出。

這套掌法極盡變化之能事，陰陽五行，八卦九宮，正變奇變，五十招過去，令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頗有嘆爲觀止之慨！

要是旁人，面對此種掌法，恐怕不易招架，但是，陸克强毫不費力的化解了，他雙手隨意揮動，琴劍書生向華陽竟然沒可奈何！

事實上，陸克强尙未還手，如果他要還手的話，只怕琴劍書生擋不住！

五十招很快過去，陸克强似乎忍不住，右手似乎是從萬山叢中穿出，是那麼强勁，那麼快捷，偏偏充溢着靈逸之氣，「朋！」的聲輕响，琴劍書生向華陽胸口已中了一下，雖然未受傷，但已奪去了他的鬥志，頹然道：「好掌法！好掌法！向某甘拜下風！」

「好說！」陸克强只淡淡應了聲。

由於向華陽敗陣，洛陽俠少侯眞及南天少王柳奇，已知道不是人家對手，他們心內雖然想試，但事實擺在眼面前，只好算了！

這時，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不容不出，當下緩步走出，一面笑道：「大公子掌法神奇，張某已開眼界了；現在不揣冒昧，想以金槍領教一下大公子兵刄上的絕技！」

「大哥已比了一場，這兵刄嘛，何不讓我來試試！」正是陸家小女兒雪梅。

「好吧，張大俠金槍無敵，你要小心啦！」陸士揚含笑吩咐，言下之意，對這小女兒一身武功，頗爲自負，神色中帶有幾分自負之色。

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威鎭江湖，博得許多輝煌名號，自有其過人技藝與敏銳眼光，在他感覺中，這小女孩渾身透

着一股怪異，到底如何怪法，又說不出來，心內暗自嘀咕，硬着頭皮上前。

陸雪梅由屋中轉了一轉，「嘿！」敢情她用的兵刃，只不過是一條竹枝而已！

張毅越發不敢大意，取出金槍，神色凝重，口內說了聲：「請賜招！」

陸雪梅倩笑如花，聲音更如黃鶯出谷，清脆嬌美，令人聽來別有一種感受。

「好！」字剛從她口中吐出，手中竹枝迎風起舞，那像是九天之上羣仙之舞，美艷不可方物。

衆人正神爲之奪，勇霸王張毅却大吃一驚，這女娃兒手中竹枝靈秀飄逸，正是一套曠古絕今的至高劍法，她這時尚未發動攻勢，自顧自舞弄，好像現示眞力，先讓你看清楚，然後再用此招式，明知如此，亦無法破得了這神奇招式呀！

看來，陸家的人也知道當今武林高手，不易破解，所以陸雪梅才會如此賣弄。

這時候，勇霸王張毅大喝一聲：「殺！」金槍挾着風雪之聲刺出，當眞有排山倒海之威！

但是，陸雪梅仍然不爲所動，她手上竹枝雖未注入眞力，由於招式奇特，自然而然產生一股迴旋力，將金槍攻勢瓦解！

勇霸王張毅一生與人交手無數，像今天這樣，却是從未有的事，但他鬥志極强，愈戰愈勇，到後來，一對金槍簡直使得出神入化，威力絕倫，金槍無敵，確屬名副其實，並非倖至。

金槍威力極强，但一碰上竹枝舞動範圍，威力立即化解於無形！

到後來，張毅已提足十二成功力，鬚髯皆張，看上去完全就是個活張飛，大有昔年長板坡前，張翼德單槍匹馬，面對曹兵，一喝之下，濁水倒流之威！

可想而知，勇霸王三字是怎樣來的！

陸雪梅招式越發柔溫和婉，而勇霸王招式大開大闔，完全陽剛路子，二人一剛一柔，看情形，柔能克剛，勇霸王像火，陸雪梅像水，火投入水中，無踪無影，神消跡滅，眼見是有敗無盼之局面。

漸漸，陸雪梅手中竹枝愈慢，而一丈方圓之內，似乎充滿着黏性極强的濃液，勇霸王手中金槍，竟然無法施展開來！

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竟然有如此深厚內力，若非親眼看到，實在不易置信，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一生經歷過多少大戰，什麼樣人都見過，但這女孩子，的確是生平未見，而且從未聽聞過有這樣絕技！他們又是何方神聖，當今武林中，未曾聽說過有他們這樣神乎其技的絕學！

張毅心內愈來愈震駭，而形勢也益發艱困，漸漸地，陸雪梅手中竹枝所舞動的範圍，發生極大的吸力，就像塊極大磁鐵對鋼鐵般，有股極强吸力！

到現在爲止，陸雪梅尚未發出反擊招式；否則，只怕勇霸王早已敗落！

無敵勇霸王張毅廢然長嘆，雙手一鬆，金槍落地；橫行江湖數十年，今日竟然落敗在一名少女手中，心灰意冷之下，棄去兵刃認輸。

「老前輩！」琴劍書生向華陽等一齊叫起來。

「罷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金槍無敵名號，以後再也休提！」勇霸王張毅頹然道。

「哈哈，張老兒別計較這些，古人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來來來，我們喝酒去！」陸士揚笑着邀請。

「多謝盛情，異日再來叨擾，今日還有事要辦，就此告辭！」勇霸王張毅心情不好，婉拒對方盛情。

「寒舍隨時歡迎各位光臨！」陸士揚站起來送客。

「後會有期！」衆人一齊告辭。

神龍乍現　克盡全功

此時，東方已現魚肚色，遠山景緻約莫可以看出朦朧景象！

衆人經此一役，大敗而回，心情十分沉重，誰也沒有說話，事實經過，大家看得清楚，人家的確武技驚人，完全輸得沒有話說，所以只有心內難過而已！

颼颼颼，突然有幾人從林中穿出，擋住去路。

洛陽俠少侯眞心情惡劣，喝道：「你們這幾個王八羔子，攔在路中想幹什麼，打刦麼！」

「嘿嘿，你們還有什麼值錢東西！」其中一名乾瘦老者冷峻道。

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看了半晌，心內懷疑這批人的來路，平靜問道：「各位來此，意欲何爲？」

「你們知趣點，乖乖的跟我們回去，沒有其它事，輕罰三個月苦役；若果出手反抗，那是三年囚禁，選擇那條路，快說！」乾瘦老者冷峻道。

「我們犯了什麼罪？」洛陽俠少侯眞問。

「私探人隱秘，這條罪够了吧！」乾瘦老者冷冷道。

「陸家派來的人！」衆人叫道。

「嘿嘿……」乾瘦老者只是嘿嘿冷笑，也不答話，態度上很明顯，他們是追拿犯人。

「剛才就可以將我們扣留，又何必多此一舉，陸老頭究竟攪什麼花頭！」洛陽俠少侯眞奇怪道。

「這老賊一定不是好人，杜員外大概就是他捉去，又怕人家懷疑，所以專攪一些花頭！」南天少王柳奇道。

勇霸王張毅是老江湖，他感覺到奇怪，也知道有些不對勁，究竟眞象如何，還是要等待查明，目前這班人要是陸家派來的，只怕很難逃出去，無論如何，也要拚上一拚！

「想通了沒有？」乾瘦老者冷冷笑問道。

「看來，我們要比劃一下。」勇霸王張毅咬牙道。

「好，趙老二，你去將他們擒下！」乾瘦老者似乎是這羣人的首領，由他發施號令。

「是！」人隨聲現，看上去很平常，四十來歲，中等身材，可是走上五步，整個人像一枝標槍，充滿了勁力，透出了駭人的鋒銳。

「待我來會會高人！」琴劍書生向華陽大踏步走出場去，他自昨日開始，連續失意，憋了一肚子氣，這時突然爆發開來，只想出去跟人拚命！

趙老二沒有出聲，眼中露出殘酷的神色，看來出手必然不會留情。

「殺！」琴劍書生向華陽喝一聲，長劍疾刺，挾起隱隱風雷之聲，往趙老二胸口刺去。

趙老二凝立不動，眼中神色更冷峻，緊盯着琴劍書生向華陽手中劍，待劍尖距胸口僅一寸時，右手橫掃，「噹！」的聲響，敢情他袖中有金屬護手，所以能够擋開寶劍，跟着手一轉，已抓住劍身，左掌倏劈，已到了琴劍書生的胸口。

衆人大驚，這趙老二雖然默默無聞，在武林中名不見經傳，但出手狠辣老到，兼且沉穩老練，的確是難得一見的高手。

琴劍書生向華陽大驚之餘，全力往後疾退，手中劍也不要了。

但是，趙老二右手，如附骨之蛆，緊貼着胸口不放，看來琴劍書生向華陽很難逃脫！

大驚之下，琴劍書生向華陽連展七八個身法，仍然無法脫身，心一慌，趙老二改掌爲指，輕點之下，已點中琴劍書生向華陽軟麻穴。

洛陽俠少侯眞亡命衝上去，揮掌猛劈，趙老二依然不懼，三招齊施，令人眼花撩亂，根本無法看出拳路；洛陽俠少侯眞也像向華陽一樣，給點了軟麻穴，給來人擒去，這時候，衆人又驚又恐，不知如何辦好！

「我們走，等會由我斷後！」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低聲道。

「哈哈，你們還有誰出手！」乾瘦老者放聲狂笑道。

「走！」勇霸王張毅大喝一聲，衆人往來路拚命逃去，這時刻不是貪生怕死，而是死得不明不白，太寃枉了，而且武林中無人知道眞象，下去不知有多少人上當，所以今日只要逃出一人，就可以昭告天下武林，說明眞象了！

「哈哈，……」

乾瘦老者及趙老二等放聲狂笑，似乎並不怕他們逃走，勇霸王張毅等都不敢停留，放開脚程，往前疾馳；奇怪的是宗明義也未落單，與大夥兒一齊跑個够。

一直進入悅來客棧，衆人才算定下心來。

勇霸王張毅立刻展開行動，叫掌櫃的叫杜月仙來，同時寫了幾封信，交付當地四海鏢局，火速送去。

由於琴劍書生向華陽是掌門長子，他的被擒關係整個華山派，勇霸王張毅必須要有交待；不然，日後只怕有大麻煩！

再說，洛陽俠少侯眞及南天少王柳奇等人，全是武林世家後裔，每一家都有親戚朋友，而且都是武功高强之士，關連所及，只怕要震動大半個武林了！

杜月仙很快來到。

她聽明白經過，沒有立即出聲，眉頭微皺，陷入一片沉思之中。

這女孩子智慧早熟，有超過她年齡很多的老練，廳內幾人也不禁暗暗欽佩。

「依各位看，此事應該如何解決才好？」杜月仙輕聲發問，望住勇霸王張毅等人。

「現在，我們只好躲着，待華山掌門及其它武林高手全部來到，就不怕他們人多了！」勇霸王張毅道。

「假如這班人不是兇手，眞個是一門一派重地，給你們窺破，他們扣留人質，理直氣壯，那又如何辦好呢？」杜月仙又問。

勇霸王張毅心內一怔，這女孩子不簡單，聽她說話，對江湖上的事很熟悉；而且看事周到，她剛才所說，完全正確，萬一對方是規矩人家，自己私探人隱秘，這就犯了武林大忌，給人擒去，有何話說。

突然，宗明義站起來，朝衆人拱手，然後道：「這事中間有幾個不合理的地方，如果陸家眞個怕人私探隱秘，他們可以說明白，我們當時過招失手，根本無法逃脫，他們又何必派人中途攔刦！」

「對，老弟說得不錯，只怕有古怪！」勇霸王張毅猛拍自己膝頭。

「我們可否派人到陸家去問個明白，免得寃枉了好人，那可笑話啦！」南天少王柳奇道。

「哈……」大廳外傳來狂笑聲，正是乾瘦老者及趙老二等五人。

「你們怎麼來的！」南天少王柳奇驚問。

「哈哈，」乾瘦老者冷笑道：「你們幾人住在那裏，這點小事也查不出來，還算是走江湖人物嗎？」

「好吧，既到此處，只好決一死戰！」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站起來道。

「趙老二，你將這傢伙擒下，我們也好完功啦！」乾瘦老者命令發出，威風得緊！

「是！」趙老二輕輕鬆鬆走出場，滿面笑容，瞧他模樣，似乎像上台領獎，喜上眉梢，得意洋洋。

「來吧！」勇霸王張毅咬牙切齒叫道，心內已決定與敵同歸於盡，也能對得住江湖同道。

勇霸王張毅這想法，實有他的理由，在場衆人，以他年齡最大，在江湖上也算是個人物；無形中，成了這班年青人的首領；好好的路不走，偏要領着他們去探查陸士揚家，結果兩人被擒，這怎向人交待；如今敵人又追上門，只怕連杜月仙在內，無一人可以倖免！

與敵人同歸於盡，這是無可奈何的結果！

以勇霸王張毅的身份地位，不能保護衆人安全，只能出此下策！

心意已定，反而安靜得多了，大踏步走入場中。

「讓你先出手好啦！」趙老二笑道，完全是一副貓哭老鼠的神態。

「殺！」勇霸王張毅這時也不再客氣，猛喝一聲，「氣壯山河」、「長虹貫日」、「天長地久」！三大絕招全力擊出。

霎時間，漫天掌影，挾着呼呼勁風，往前捲去。

「好！」趙老二想不到對方掌上有此功力，猝不提防，往後連連倒退，十七步轉過，才堪堪避開這淩厲一擊！

「再看這招！」勇霸王張毅得理不讓人，鐵掌再度展開殺着「魂斷藍橋」，雙手陰陽互用，變幻莫測。

趙老二連連閃避，心頭火起，這次竟

然也激發了他潛在的兇狠習性，不退不讓，右掌直劈，存心同歸於盡。

「嘿！」勇霸王張毅正要這樣，陰掌化爲陽掌，以十成功力，鐵掌去勢更快。

「砰砰！」大響聲中，趙老二往後就倒，口吐鮮血，內腑盡碎，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毫無損傷，就連他自己也弄糊塗了，怔怔的以爲做夢！在他身邊，宗明義正好站着，剛才千鈞一髮之際，趙老二一掌，他給接了去！

「你是什麼人？」乾瘦老者叱問。

「普通人！」宗明義笑道。

「好，待老夫來親自給你送終！」乾瘦老者怒道，一面緩步走入場中。

「給我送終，太孝順了！可惜你的胆子太小點，不敢用眞姓命告訴人，未免差勁！」宗明義笑道。

「好小子，明知你是激將法；老夫禿鷹章璜，你聽過沒有！」乾瘦老者咬牙切齒道。

「原來是你，好極，殭屍功練得如何了，今日倒要領教領教啦！」宗明義輕鬆笑道。

勇霸王張毅等不由大驚，禿鷹章璜，三十年前，橫行西北，那時候殭屍功火候還差，已經鮮逢敵手，幾十年來，只怕更可怕了！宗明義竟然指名想試人家殭屍功，這不是活得不耐煩了麼，衆人暗自替他抹把汗。

「小子看掌！」禿鷹章璜大喝一聲，右掌拍出，一股黑氣激射而出，老遠就聞到一陣腥臭，中人欲嘔。宗明義不讓不避，仍然微笑地站在原地不動。

「嗤！」黑氣愈射愈急，迅速將宗明義包圍住。

「哈……」禿鷹章璜放聲狂笑。

勇霸王張毅也暗自心痛；老魔這殭屍功奇毒無比，沾者無救，宗明義任由人家施爲，那是有死無生，眼睜着看見一位少年英雄送命，實在太可惜了！

黑氣漸漸淡下去，宗明義依然站着，臉露微笑，竟是絲毫未受傷。

如果有人看清楚時，宗明義周身一尺方圓，有股無形氣牆，令得一切烟霧不能入侵！

「好小子，再接一掌！」禿鷹章璜老羞成怒，擧起漆黑如墨的手掌往前疾拍。

「我就接一掌試試看吧！」宗明義說時，右掌輕拍。雙掌快要相交，禿鷹章璜突然感覺到，對方勁氣極爲强勁，不由大驚，想要閃避，那裏能够，一身毒氣，竟然給人逼住，逆經而上，反攻心房。可憐老魔一時大意，毁在宗明義手內；頓時七孔流出黑血，往後就倒，立即死去。

「還有誰出手麼？」宗明義問。

試想，以禿鷹章璜一身毒功，也大敗死亡；餘人自問沒有這份能耐，所以全部搖頭認輸。

「很好，我也不爲已甚，你們只要帶我去找回失陷的朋友，就放大家走路，否則的話只怕有不便！」宗明義平淡說道。

「我們領路！」其中一名漢子道。

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實在想不到，宗明義竟有如此絕頂武功，剛才趙老二出手擒人，他何以忍住不動，莫非還有什麼原因，哦，是了，他想多了解些內情。想到此處，張毅這位老江湖未免暗自慚愧，自己闖蕩江湖數十年，到頭來反不如人家小伙子！南天少王柳奇又何嘗不是慚愧呢，先頭他們三人凌氣傲人，誰知宗明義修養極好，百般忍耐，如今反而要靠他去救人，這實在太令人難堪了！

這段路不遠，而且大家走過一次，所以很快就來到原先樹林中。穿過樹林，有幾間石屋，再往後走十餘丈，有座比較寬敞大廳，看來是發施號令人所居住。

屋前有幾人，看到有點不對，立即奔進大廳去報訊，宗明義也懶得出手，反正他要會見主腦人物，看他是何方神聖。

不消片刻，十幾人飛掠而來，却沒有一個陸家的人，勇霸王張毅較爲放心，普通武林高手，尚可以與他們拚一拚，而陸家每一人，全是身懷絕世奇技，簡直無法抗衡，看來今日可以追回琴劍書生向華陽及洛陽俠少侯眞。

「彭遠山，怎麼一回事，章老呢！」當中一高瘦老者問帶路的漢子。

「章老失手被擒，趙老二重傷……」彭遠山道。

「胡說，他們有什麼人，章老被擒，你莫非駭昏了頭，竟然引敵深入重地，等會再處置你！」高瘦老者對彭遠山怒罵。

「哈哈，活剝皮雲重山，你原來跑到這兒來啦！」勇霸王張毅叫破對方來歷。

「哼，無敵勇霸王想到這兒逞能，恐怕差得遠呢！」活剝皮雲重山冷笑道。

講武功，鐵掌金槍無敵勇霸王張毅，在江湖上也是一等一的特級高手，但活剝皮雲重山，是大西北的王，與禿鷹章璜，稱雄北疆，今日竟然來金陵作怪，倒是令人意想不到。

「來吧，待老夫擒下爾等再說！」活剝皮雲重山說時緩步走出。

勇霸王張毅正想出手，宗明義突然大喝一聲：「讓我來試試！」說時疾衝而上，揮掌猛劈。

活剝皮雲重山心內冷笑，臭奶小兒，敢是自尋死路，刀子掌使出，連環十二招，霎時間，嗤嗤之聲不絕，宗明義整個人像一枝箭，倒掠而回，堪堪避開。

刀子掌是活剝皮雲重山平生絕學，快、狠、準三絕，常人不易抵擋，宗明義一個毛頭小伙子，竟然毫無損傷下閃避開去，豈非怪事。停頓只一刹那，宗明義疾衝而上，這次他再不退讓，雙手突然幻起一層掌影，霎眼間，劈出三十六掌，比活剝皮雲重山刀子掌更快更狠。

「好！」活剝皮雲重山怪叫如泣，提足十二成功力，全力出擊。二人全以快攻，身形糾纏在一起，根本分不開是誰，在旁衆人不明宗明義底細，心內暗自駭然。

砰砰兩聲大響，人影倏分，宗明義仍然屹立地上；而活剝皮雲重山，胸前衣襟寸寸破裂，兩個鮮明掌印，嘴角滲出絲絲鮮血，看來受了重傷。

「還有誰敢動手？」勇霸王張毅大聲喝問。

試想，以活剝皮雲重山的武功，尚且受傷垂危，其餘衆人又算老幾，當下一名漢子走前三步，朗聲道：「我們自知武功不行，任憑處置！」

「好，請將琴劍書生向華陽及洛陽俠少侯眞放出，此後你們改過自新，自尋出路去吧！」勇霸王張毅道。

「是！」衆人齊聲答應。

片刻後，琴劍書生向華陽及洛陽俠少侯眞由地牢放出，大戰告一段落。

「彭遠山，你們不是陸家主使的吧？」勇霸王張毅心內懷疑，突然出聲詢問。

「不是，我們主人很少出面，每次有事，都是派人前來傳令，只憑一張令符；前天他下令，要我們認作陸家人，將你們中間擒下二人，其餘的任由逃去，所以我們就依令而行！」彭遠山道。

「嗯，待我去陸家問問，看他們是否知道江湖上又有什麼新的帮會組織，」勇霸王張毅心事重重說，又轉頭對衆人道：「各位，你們先回悅來客棧，待我去陸家後，回來再從長計議！」

「小心啦！」各人齊聲道。

杜員外失踪，仍然毫無頭緒，勇霸王張毅自陸家回轉，果然沒有頭緒，大家只好悶着。幾天後，華山掌門三絕翁向寧到了，武當、少林掌門也來了，其餘江湖上絕頂高手，也來了二十幾人，可以說整個江湖上白道人物，大部份精英全在此處。

杜府大擺筵席，欵待衆人。

席間，勇霸王張毅詳細說明經過，許多人聽了，不禁竊竊私議，陸府的高手，活剝皮雲重山的組織，杜員外的失踪，全是出人意料之外。

華山掌門三絕翁向寧突然站起來道：「江湖上什麼事都會發生，我們並不怕什麼；但是，有了惡勢力，我們必然全力將之摧毁，成敗在所不計；現在看來，早有人在圖謀，組織危害天下武林勢力，趁我們大家在此，儘快找出他們，然後再與之決戰，大家可有意見？」

「向掌門說得對，我們先找出他們主謀之人，然後再將之摧毁，今日正派人士集齊於此，相信黑道上妖魔魍魎，避開就算他們聰明，否則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那就天下太平了！」勇霸王張毅大聲道。

「說得好，大家喝一杯！」華山掌門三絕翁向寧擧杯敬酒，廳內轟然應好。

這次集合，可說是江湖上一大盛事，衆人興高彩烈，直吃到深夜三更，才撤去酒菜，換上清茶。

颼颼颼，突然有十六人湧進大廳，分佈出口要道，爲首老者，施施然而來。

「好大胆子！」華山掌門向寧喝道。

「哈哈，今天是你們死期，老夫籌謀了二十年，總算如願以償，哈……」老者得意已極，放聲狂笑。

「不好，我們中了毒！」勇霸王張毅叫起來。

「酒菜間放了點軟麻散，這樣，我們少費點力，不是很好麼！」老者笑道。

「杜員外，是你！」有人叫起來。

「不錯，老夫杜青塵，五十年前，爲七大門派高手圍困華山，五日五夜，僅以身免，武功失去五成，立即改頭換面，隱於城市之中，經營商業，獲取金錢，然後羅致武林高手，再想法將你們引來，一網打盡，其餘的再慢慢去消滅！」

「好賊子，你兇性不改，嗜殺如命，當年不該一念之仁，放你逃出生天！」華山掌門怒喝。

「廢話，給我殺！」杜青塵似乎勾起了心頭積恨，下令屠殺。

雖然在座都是高手，中了軟麻散，那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看來只有任人宰割。

「哈哈……」杜青塵得意放聲狂笑。

颼颼颼，長刀如雪，一齊出鞘，十六名殺手，漸漸往廳內走去。

「砰！」一聲大響，一名殺手凌空飛起，眞撞向牆上，腦骨破裂，頓時死去。

這變化令得衆人愕然，定睛看時，陸士揚與三子一女全來了，剛才一名殺手之死，正是陸克强所殺。

勇霸王張毅不由大喜，陸家人來此，那是杜青塵活該要倒霉了。

「你是什麼人？」杜青塵怒喝。

「平常人！」陸士揚淡然回答。

「殺！」一聲令下，十五名殺手凌空飛起，刀光如雪，往陸士揚頭頂劈去。

陸克强與陸雪梅後發先至，鐵掌吐吞如電，衆人根本未看清楚，十六名殺手非死卽傷，倒地不起。

這手神功，在座衆人全是高手，那能看不明白，相信還是第一次見過，心頭暗自駭然，想不到人間竟有如此高强武功！

「好功夫，待我來會高人！」人隨聲現，正是杜月仙小姑娘，手携長劍，平空掠過來。

「這場讓小妹試試！」陸雪梅緩步走出。兩名少女美艷如花，燈光下，明眸皓齒，愈加明艷不可方物。

杜月仙銀牙暗咬，手臂一振，漫天劍影如雪，令人眼花撩亂。

「天魔劍法！」有人驚叫。

在座老一輩的人心內暗嘆，這天魔劍法在五十年前，曾在江湖出現過一次，天下無敵，後來使劍主人走火入魔，自殺身亡，想不到今天杜月仙竟然練成此毒辣劍法，看來今日大是不妙。

「看劍！」陸雪梅此時握住把二尺來長寶劍，輕點而出，七朶劍花飛起，杜月仙隨手揮處，輕鬆接下。

但是，陸雪梅劍花由七朶變爲九朶，轉眼間，一招使出竟有十二朶。

廳內羣豪暗讚，古來使劍者，最高成就也不過一招使出九朶劍花，此女竟然打破人體極限，使出十二朶，那眞是奇材！

噹噹，劍氣縱橫，杜月仙突然倒退五步，右臂下垂，看來已給劍氣所傷，右臂主脈已斷，再也不能用劍，天魔劍法，今日失靈了！

「殺！」陸克强大喝一聲，四兄妹一陣遊走，杜家所有殺手完全消滅，杜青塵眼看大勢已去，揮掌自碎天靈，倒地死去！杜月仙雙目空洞，茫然走出大門，投入深沉夜色中。

「走！」陸士揚見大功告成，身形一轉，穿窗而去，四兄妹尾隨在後，片刻間，又剩下了原來人馬！

「神龍見首不見尾，眞俠士也！」華山掌門三絕翁向寧感慨道。

「天下太平，我們好好在此，作平原十日之飮！」勇霸王張毅道。

「好極！」衆人轟然應好。

一片歡笑聲，驅去了滿天烏雲，天地又恢復光明！

（全文完）

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勾魂金燕

（上）



自稱無姓氏

（一）

夜寒露重，但他身上的衣裳却仍然是那麼單薄。

衣薄。

他腰間的一把銀刀更薄。

他，人正少年。

但他絕不輕薄。

雖然他出道江湖只不過短短兩年，但葉梧秋的名字，早已傳到每一個人的耳朶裏。

× × ×

月如鈎。

她的手也如鈎。

這是一隻金鈎，金鈎就在她左手上。

她是個美貌如花的少女。

但她的左掌却沒有了，她只有一隻右掌。

而她的左掌，已變成了一隻鈎。

金鈎。

它可以勾掉別人的性命，也可以勾掉別人的心。

她是葉梧秋唯一的師妹，也是葉梧秋唯一的戀人……

× × ×

在那草長及膝的長亭外，葉梧秋對她說了兩個字。

「再見。」

他沒有鈎子。

但這兩個字却比鈎子更尖銳。

她美麗的臉龐彷彿一陣抽搐，她的眼

外號殺人桃

眶淚光晶瑩，就像長草上的露珠。

她沒有挽留他。

她知道他一定要走。

就算明知這一去可能永遠不能再回來，他還是要走。

父仇不共戴天，又有誰能阻止他爲父報仇呢？

這種事在江湖上很普遍。

但是否每個復仇者的經歷和遭遇都完全相同呢？

那當然絕非如此。

葉梧秋也是個復仇者，三年前，他的父親在雁門關外遇伏，身中十二枚毒弩而亡。

陪他一同葬身在雁門關外的，還有湘川三傑、黔北之狐、和八個鏢師、三十二個趟子手。

葉梧秋的父親，是湘北鐵鷹鏢局的總鏢頭，而他在江湖上的外號，是「穩如泰山」。

歷年來江湖上號稱「穩如泰山」的人並不少，但在近數十年來，唯一被人譽爲「穩如泰山」的鏢師，就只有葉梧秋的父親——葉鐵。

葉鐵的武功不算太霸道，但能避得開他手中那柄五十八斤重大鱗金刀的人，却是極少。

但當葉鐵在雁門關外被殺的時候，他的大鱗金刀已一分爲六。

大鱗金刀雖然不是罕世難逢的寶刀，

但要把它劊斷，也絕非一般鋒利的刀劍可以勝任。

當日葉鐵親自押送一批價值連城的紅貨到關外，他明知這一趟鏢非同小可，於是邀請湘川三傑與黔北之狐參與其事，聯同保鏢，想不到最後仍然是出了岔子。

鏢貨不見了，人也全部喪身關外。

在三年之前，這是一宗轟動武林的巨案。

直到現在，這宗巨案仍然未爲人所忘記。

六扇門中人爲了這一宗巨案，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物力，但到頭來却仍然無法查出，這是甚麼人幹出來的。

唯一最受嫌疑的，就是近十年來江湖上最兇惡的悍匪風天子！

（二）

晨霧濃如乳。

蕭梧秋騎着一匹比晨霧更白的駿馬，來到了老吉的家。

老吉並不老，但却總是老氣橫秋的樣子。

幸好在葉梧秋的面前，他絕不會老氣橫秋。

因爲他們是老朋友，從穿開襠褲的時候一直到現在，他們的友情都沒有變過。

葉梧秋在十二年前，拜師在銀影老人門下，直到兩年前銀影老人仙逝，他才出道江湖。

而老吉却是個孤兒，他也有一個師傅。但他的師傅却是個半瘋不癲的怪和尙，有時候幾個月都獃在破廟裏，但有時候却整整三年都不回來一次。

破廟就是怪和尙的窩，也是老吉居住的地方。

現在，葉梧秋已來到了這間破廟外。霧是那麼濃，若非葉梧秋熟悉途徑，早已迷失方向。

就在濃霧中，他忽然聽到一絲微弱的呻吟聲。

葉梧秋的心中陡地一跳。

呻吟的，竟然是個很年輕的少女！

× × ×

這是怪和尙的窩，老吉的家。

這裏怎麼會傳出了少女的呻吟聲？

葉梧秋把白馬拴在一棵梧桐樹下，一步一步的走進破廟中。

廟是破的。

而葉梧秋所看見的少女，她的衣裳也是破的。

他的臉紅了。

但他却不能不繼續走過去，因爲這個少女的身上顯然已受了傷。

她不但衣裳破了，而且還滿身都是血跡。

在這個年輕女孩子的身上，究竟發生了甚麼可怕的事？

怪和尙和老吉呢？

他們又在那裏？

× × ×

她叫紅紅。

當葉梧秋看見她的時候，她已幾乎陷入暈厥的狀態。

但當她被救醒過來的時候，她險些又再昏厥過去。

因爲她看見了一張陌生的臉。

「你……你……你是誰？爲甚麼會在這裏？……」

葉梧秋苦笑。

這些話本該是他問她才對的，但現在却反而被她問得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過了半晌，他才道：「我姓葉，是這間破廟怪和尙徒弟的朋友。」

少女的臉色蒼白如雪：「你……你是他的朋友？」

葉梧秋點頭。

少女突然從地上抓起一塊破瓦片，狠狠的就向頸子上割去。

她割的不是葉梧秋的頸子，而是自己的頸子。

她好像略懂武功。

但就算她眞的懂武功，她的武功看來最多也是第八流的。

刷！

破瓦片已險些劃在她的頸子上。

但葉梧秋的手，却比破瓦片的去勢更快。

他用兩指輕輕一挾，就把那塊破瓦片緊緊的挾住。

「別幹傻事，我可不是個壞人。」

那少女怒道：「別假惺惺，你是淫盜的朋友，怎會是好人！」

「淫盜？」葉梧秋一怔：「妳說誰是淫盜？」

那少女忽然哭了。

葉梧秋更是怔住。

他已不是個小孩子，許多事情他在幾年前就已很明白。

老吉！

難道他竟然幹出了這種禽獸不如的暴行？

他不敢想。

但現在人證物證俱在，而老吉却反而不在這裏了。

葉梧秋長長嘆息一聲。

那少女忽然又伸出自己的左掌，向自己的天靈蓋上大力拍去。

葉悟秋大急，連忙阻止。

但少女左掌的姿勢突變，忽然直向葉梧秋的心窩拍了過去！

這個看來弱不禁風的少女不但懂武功，而且武功之高，連葉梧秋都看不出來。

就在這一刹那，少女的臉上已露出了小狐狸般狡猾的微笑。

她盯着葉梧秋，就像貓看着爪下的老鼠，又像漁夫看着網中的一條大魚。

（三）

——雖然他出道江湖只不過短短兩年，但葉梧秋的名字，早已傳到每一個人的耳朶裏。

他雖然仍年輕，但心思之精密，臨敵應變的快速，就連許多老江湖都及不上。

如果你以爲葉梧秋年輕不懂事，那是大錯特錯。

現在，這個少女顯然犯了這個毛病。

她一直都以爲葉梧秋已墮入了她的陷阱。

但她却忽略了一件事：

葉梧秋極相信老吉。

他知道老吉絕不會幹出那種禽獸不如的暴行。自始至終，他對老吉的信心都沒有搖動過。

他絕不會爲了一個陌生的少女，就對自己的朋友失去信心。

他沒有看錯。

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江湖風浪中闖出了自己的天下。

否則，他根本就不能活到現在！

× × ×

少女的一掌快逾電閃。

但更厲害的把戲還在後頭。

當葉梧秋去搶救她的時候，她的右手已騰了出來，只見纖巧的柔荑輕輕一翻，她的手中竟然暴射出十餘點寒星。

她簡直已把葉梧秋所有的退路都完全封死。

普天之下，又有多少人能閃避呢？不多。

絕對不多。

但葉梧秋却偏偏是其中之一。

她的左掌即將拍到葉梧秋心窩的時候，她忽然聽到一陣骨折的聲音。

她的腕骨斷了。

而她的手所發出的十餘點寒星，也在瞬息之間彷如泥牛入海，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全部震跌。

是誰能發出這種力量呢？

難道就是眼前這個衣衫單薄，腰懸銀刀的少年嗎？

她不敢相信。

但到最後，她還是不能不相信；事實擺在眼前，雖然她動用到卑劣的奸計，但她還是失敗了。

現在，葉梧秋當然更清楚地明白：老吉絕不是個淫盜。

相反地，眼前這一個少女，却是一個可怕的殺人者！

假若她要殺的人不是葉梧秋，恐怕她已經得手！

× × ×

江湖中人對於葉梧秋的刀法和掌法，俱評價甚高。

銀影老人號稱「刀掌雙絕」，他調教出來的弟子當然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

但江湖中人却很少知道，葉梧秋除了刀法和掌法了得之外，他的點穴功夫也是第一流的。

那少女已被點穴。

她不能動，只能講話。

葉梧秋一向都不喜歡欺負女孩子，但這一次他却不能不破例。

因爲這個女孩子絕不尋常。

倘若葉梧秋把她視作尋常的女孩子，恐怕現在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葉梧秋來到這裏的目的，是找老吉。

但老吉不見了，却埋伏着這一個可怕的殺人陷阱。

「妳叫甚麼名字？姓甚麼？」

「我沒有姓氏。」

「沒有姓氏？」

「我是個孤兒。」

葉梧秋眉頭一皺；老吉是個孤兒，她也是個孤兒，這豈不巧合一點嗎？

但世間上的孤兒本就很多，想來又不足爲異。

「姑娘就算沒有姓氏，名字大概總會有罷？」

少女居然還是搖搖頭。

「我沒有姓氏，也沒有名字。」

葉梧秋面露慍色：「這一點請恕在下難以相信。」

少女冷冷一笑：「我說沒有名字就是沒有名字，你儘可以叫我野種、雜種！」

葉梧秋一呆。

想不到她居然能够說出這種話。

他心念一轉，忽道：「就算妳無名無姓，但總會有個外號罷？」

她的眼睛漸漸發亮，道：「這倒有，我的外號是殺人桃。」

「殺人桃？」葉梧秋雙肩一聳，道：「好肅殺的外號。」

殺人桃冷冷一笑：「但我仍然殺不了你。」

葉梧秋道：「老吉呢？」

殺人桃忽然不說話了。

她臉上突然又轉換了另一種表情。

她現在一點也不像個殺人者，只像個楚楚可憐，剛剛被人欺負的弱質女孩。

葉梧秋吸了口氣。

他不必回頭，已知道這間破廟已闖進了三個人。

這三人的身材並不矮小，但他們走進來所發出的聲音却比小貓的脚步還輕盈。

他們無疑都是高手。

當葉梧秋轉身，和這三人目光接觸的時候，殺人桃忽然又哭了。

好一齣「一枝梨花春帶雨」。

葉梧秋終於還是上當了。

（四）

濃霧漸散。

但闖進破廟的三人，他們眼中的殺機却極濃。

他們一個是滿臉刀疤的巨漢，一個是赤髮老人，還有一個是身材比巨漢還更魁梧的大和尚。

赤髮老人的手中，有一根只剩下半截的木杖。

這半截木杖的木質異常堅硬，看來就算是利斧也不容易把它劈斷。

但這木杖現在只剩下了上半截，至於下半截却不見了。

葉梧秋心中一動。

「前輩莫非就是昔年與千刀魔客，決戰於泰山之巔的神蟒大仙？」

赤髮老人冷冷一笑：「老朽正是荊天纏。」

神蟒大仙荊天纏在江湖上的輩份極高，武功更是出神入化，罕逢敵手。

雖然他那根愛逾性命的神蟒仙杖，已被千刀魔客在泰山之巔生生震斷，但他最後還是險勝一招，把千刀魔客這個江湖巨寇斃掉。

那一戰發生在十二年前，直到現在還是爲武林中人所津津樂道。

葉梧秋對荊天纏亦相當欽仰。

至於那個滿臉刀疤的巨漢，他自己先把姓名說出：「俺姓唐，是蜀中唐門的死對頭唐不懼。」

那個大和尚倒提着一根精鋼的禪杖，也道：「貧僧非梅。」

葉梧秋暗暗吸了口氣。

唐不懼與非梅大師都是當代武林中極負盛名的高手。

唐不懼的父親與蜀中唐門結怨頗深，

直到六十歲那年，更與唐門第八公子在峨嵋山下決戰，結果兩敗俱傷，雙雙屍橫倒地。

蜀中唐門本是武林望族世家，但近百年來敗類輩出，以致在江湖上的聲譽一落千丈。

事實上，蜀中唐門是今白道羣雄深感失望的。

唐不懼父子一直與蜀中唐門作對，也獲得羣雄的大力支持。

至於非梅大師，據說他本非中土人士，但自幼在江南長大。

然而，他練的內功，仍然是西藏密宗的大手印！

他手中的一根禪杖固然足以殺敵，但更厲害的，還是他的大手印掌力。

這十餘年來，已有不少江湖大盜，死在他的一雙巨掌之下。

× × ×

若在平時，葉梧秋能够一下子就與這三位江湖異人相逢，實在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但現在，他却寧願看見三隻妖怪，也不願意和這三個人碰頭。

可是，他們偏偏在這個時候碰頭了。

殺人桃越是楚楚可憐，他的「罪名」也就越難洗刷得掉。

——在這一間破廟裏，孤男寡女，而且女的還被人點住了穴道……

所以，非梅大師第一句說話就問葉梧秋：「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葉梧秋嘆了口氣。他的確無話可說。

× × ×

既然說出來也沒有人會相信的事，又何必說出來呢？

所以，他可以選擇的只有兩條路：

第一：把眼前破廟內所有的人全部殺掉滅口。第二：溜之大吉！

密宗大手印

（一）

殺人滅口，在江湖上，可說是司空見慣的事。但這條路根本就走不通。

既走不通，也不能走。

葉梧秋絕無可能以一對三，把眼前這三個絕世高手全部殺掉。

但即使他有本領可以把這三人殺掉滅口，他也絕不肯去幹。

雖然他一向並不認爲自己很偉大，但如此卑鄙的事，他是寧死也不會做的。

這一來，可眞苦也。

既不能殺人滅口，又無法把事情解釋清楚，看來「淫賊」這兩個字，是無法不套在自己頭上了。

雖然葉梧秋並不在乎別人對他怎樣看法，但目前怎樣渡過這三人這一關，實在是一個難題。

想來想去，他只有一條路可走：溜之大吉！

× × ×

正如古往今來絕大多數的英雄好漢一般，葉梧秋是不喜歡「逃避」這兩個字的。但這時候，他却非要逃避不可。

他既不能與眼前這三個武林高手拚命，又不甘心不明不白的蒙寃而死，除了逃避之外，又還有甚麼更好的方法呢？

可是，想在這三人手下逃出去，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 ×

非梅大師雖然是個出家人，但在三人中，他臉上的殺機却是最爲濃厚。

他又重複着那一句冰冷得足以凍死任何生命的說話：「你現在還有甚麼話可說的？」

葉梧秋搖搖頭。

非梅大師冷冷道：「你年紀輕輕，竟然幹出此等禽獸所爲，貧僧雖然不願妄開殺戒，但說不定今天就只好破——」

「例」字還未出口，破廟內一尊神像背後，突然發出了一陣古怪的笑聲。

非梅、唐不懼同時大聲喝道：「甚麼人？」

古怪的笑聲，笑了好一會，才漸漸歇止。

「你是個禿驢，洒家也是個禿驢，只不過你是賊禿，洒家却是專打賊禿的大賊禿！」

非梅的臉色倏地一變：「怪和尚！」

「洒家只不過是個很普通的和尚，並不很怪，所謂怪者，實乃爾等宵小之輩少見多怪而已！」

神像背後，緩緩地冒出了一個光禿禿的腦袋。

這人果然正是老吉的師父怪和尚。

× × ×

怪和尚生平有三種最大的嗜好。

第一：喝酒。

第二：抬槓。

第三：打架。

對於第一種嗜好，他的選擇並不太嚴格，好酒固然喝，就算像醋一般的劣酒，他也照喝不虞。

但第二第三種嗜好，却一定要找到適合的對手才能發洩。

他總不能自己給自己抬槓，然後又自己和自己打架。

非梅大師在江湖上素有空門遊俠之稱，但怪和尚一上來，居然就把非梅大師罵爲「賊禿」！

葉梧秋一呆，一時間實在難以明白怪和尚何以會對非梅大師如此不客氣。

看來這個怪和尚眞的怪得可以。

他的出現，葉梧秋一則以喜，一則以驚。

他不知道怪和尚是否知道自己是被寃枉，假如他也和荊天纏等人一樣，以爲自己是個淫賊，那可更糟了。

幸好怪和尚雖然脾氣古怪，但却似乎對葉梧秋相當信任。

他盯着葉梧秋笑了笑：「你是來找老吉的？」

葉梧秋點點頭。

怪和尚道：「老吉是個很不錯的後生小子，他的朋友當然也很不錯。」

這一次，葉梧秋沒有再點頭。

他一向都不喜歡往自己的臉上貼金。

怪和尚嘆了口氣，道：「你的事情，洒家亦略有所聞，令尊雖然號稱『穩如泰山』，但這一次泰山變成了崩山，眞他媽的不幸之至。」

葉梧秋聽得有點發楞。

怪和尚又嘆一口氣，道：「令尊曾在十八年前與洒家對奕過二百七十九局棋，你可知道？」

葉梧秋更加呆住。

這一件事，他居然一點也不知道。

怪和尚道：「你不知道却也難怪，令尊棋藝高超，二百七十九局棋之中，除了有五次和局之外，還有五局贏了洒家，眞了不起！」

葉梧秋越聽越是發楞，二百七十九局棋之中，有五局戰成平手，有五局是葉鐵贏了，那麼還有二百六十九局呢？

葉梧秋並不蠢，他當然知道那二百六十九局的結果。

怪和尚一笑道：「洒家雖然贏了二百六十九局，但令尊居然一點也不生氣。」

葉梧秋了解。

葉鐵涵養極佳，絕少對別人生氣，更不會生自己的氣。

怪和尚忽然又嘆了口氣，道：「令尊的棋藝並不弱，但可惜遇上了洒家，幸好咱們在棋盤上是死敵，在棋盤外却是老朋友。」

葉梧秋目中露出黯然之色。

突聽得非梅大師厲聲喝道：「怪和尚，這件事你最好還是少管！」

怪和尚抓了抓光禿禿的腦袋，道：「大禿賊的腦袋就在這裏，小禿賊若不怕腦袋開花，不妨搬出密宗大手印功夫試一試，看看能否在洒家的腦袋上拍穿一個大洞啊！」

非梅大師怒喝一聲，僧袍飄動，右手揮舞禪杖，左掌同時像蒲扇般向怪和尚的頭頂上拍去！

（二）

怪和尚和非梅大師的距離並不遠。

非梅大師一出手，禪杖幾乎就已撞在怪和尚的咽喉上。

怪和尚哈哈一笑，身形一閃，就像魚兒般滑了開去。

但非梅大師的大手印掌力又已逼至。

怪和尚倏地叫道：「你想虛耗洒家的內力，好讓老毒蛇和大烏龜檢便宜，洒家可不上這個當！」

葉梧秋的眉頭一皺！

神蟒大仙與唐不懼在武林中的地位是何等尊崇，但在怪和尚的口中，他們却變成了老毒蛇和大烏龜。

怪和尚一面叫罵着，手底下却絕不含糊。

非梅大師掌力雄渾，杖勢威猛無儔，但怪和尚身手靈活，並未被對方所牽制。

非梅大師一上來就施展出渾身解數的功夫，顯見他絕對沒有小覷怪和尚。

雙方一交手，就已殺的難分難解，激烈異常。

非梅大師突然大聲道：「這瘋僧棘手的很，你們還不動手把他幹掉再說？」

荊天纏與唐不懼互望了一眼，顯是顧慮着自己在江湖上的身份，倘若與非梅大師聯手合攻怪和尚，縱然得勝，也是一件極不光采的事。

就連葉梧秋都認爲他們絕對不會出手的。

他們都是江湖名俠，又怎會以衆凌寡，來對付一個半瘋不癲的怪和尚？

可是葉梧秋料錯了。

荊天纏與唐不懼的確曾有顧慮。

但顧慮是另一回事，他們到底還是出手了。

他們不但出手，而且招式之狠辣，簡直使葉梧秋大吃一驚！

× × ×

破廟向來都很寧靜。

但現在，這間破廟內突然殺聲大起，乒乒乓乓的打個不亦樂乎。

非梅大師最先出手對付怪和尚，但他却也最早退開。

他退開並非袖手旁觀，而是去對付葉梧秋。

就算他不去對付葉梧秋，葉梧秋也絕不會置身度外。

怪和尚是爲了自己而陷入苦戰漩渦的，雖然荊天纏、唐不懼與非梅大師都是江湖中的名俠，但他現在却非要與他們動手不可。

他若不動手，怪和尚就很危險。

× × ×

葉梧秋與非梅大師交手的時候，他心中想着的還有另一件事。

他想着的是老吉。

老吉究竟在哪裏呢？

（三）

距離這間破廟八十里外有一座寺院。

但這座寺院却比破廟宏偉得多，而且每年都不斷加以修飾，經常都保持着鮮明、輝煌奪目的色彩。

這座寺院創建於二十年前，寺院的方丈，一直都是天意大師。

而這座寺院，也是名爲天意寺。

× × ×

天意。

天意大師認爲世間上一切的事情，都是由天意來決定的。

所以，天意寺的創建，是天意。

天意大師能够成爲天意寺的方丈，也是天意。

天意大師又認爲，天意是絕對不可逆的。

他說：「順天者生，逆天者亡。」

天意大師是天意寺的方丈，這是天意，所以天意不可逆，天意大師的說話也絕不可逆。

天意大師的身材並不高大，但他在天意寺的權力却是絕對性的。

他的說話，就是命令，就是法紀。

同時，也是天意。

所以，有人甚至背後叫他天意大師。

他已成爲了「天」。

但他是否令人心悅誠服呢？

× × ×

就在這一天的黎明，天意寺也和別的地方一樣，霧氣濃厚的很。

寺門仍然緊閉着。

直等到濃霧漸淡的時候，寺門終於打開了。

兩個老和尚，各自拿了一柄掃帚，在門前掃掉昨夜掉下來的落葉。

這兩個老和尚是可喜、可賀。

和尚的法號，怎麼忽然會弄出「可喜可賀」出來？這豈非不倫不類一點嗎？

倘若知道其中秘密的話，那就一點不

足爲怪。

這兩個老和尚根本就並不老。

現在看來，他們每個人好像已快七十歲。

其實他們兩人加起來，還不够七十歲呢。

他們在這裏成爲和尚，當然是有「苦衷」的。

× × ×

可喜可賀兩個「老」和尚在寺門外打掃，冷不防突然一團黑影迎面飛撲過來。

可喜可賀兩人吃了一驚。

他們弄不清楚這是甚麼東西，當然不敢伸手去接取，萬一那是一團炸藥，那豈不是嗚呼哀哉，兩條「老」命同時了帳。

他們一個向東閃，一個往西避，身法之快，連他們自己都覺得「快逾流星，疾若電閃」。

可是，在那一團黑影之後，還有另外兩團黑影同時分別向東西兩個方向疾擊過去。

呼！

呼！

這兩團黑影才是眞正致命的襲擊。

可喜悶哼一聲。

可賀却連悶哼都哼不出來，因爲向他飛襲的那團黑影，是不偏不倚塞住他的嘴巴。

刹那間，兩人面面相覷，你望我，我望你的，臉上俱是又驚又怒的表情。

可喜看見可賀的嘴巴裏，竟有一團泥漿。

而可賀却看見可喜的鼻子上，竟然有一堆牛糞。

兩人大怒。

他們東張西望，但却仍然無法看見突襲的人在哪裏。

但就在他們到處找尋敵人的時候，天意寺內已傳出了激烈的打鬥聲。

可喜臉上一變，道：「不好，那兔崽子已混進去。」

可賀抹掉嘴巴的泥漿，道：「這厮好大的胆子，咱們進去把他的骨頭一根一根拆下來。」

可賀的嘴巴雖然已被泥漿弄的一塌糊塗，但說起話來仍然是一貫作風，兇惡的很。

這兩人本來就不是出家人，他們是揚州道上，兇名早著的豺狼雙煞。

可喜本姓柯名一喜，而可賀則姓賀名千方，他們除了號稱豺狼雙煞之外，還有另一個外號，是「大胆雙雄」。

可是就算他們的胆子再大十倍，也絕不敢和九眼神鷹呼延擒作對。

呼延擒是六扇門中八大高手之一，他原本任職大名府總捕頭，但爲了豺狼雙煞，他奉命調派到揚州緝拿他們歸案。

一般人的預料，是有好戲可瞧矣。

但他們却想錯了。

「大胆雙雄」的胆子，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麼大。

也許他們平時的表現悍勁十足，但當他倆風聞呼延擒將要來到揚州對付自己的時候，他倆却立刻脚底揩油，溜得老遠。

呼延擒是否鍥而不捨極力追緝到底，別人不得而知，但柯一喜和賀千方却極力掩飾自己的身份，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年齡提高一倍，成爲牛山濯濯的兩個老和尚。

不可一世的江湖大盜，居然也會變成兩個看守門戶的老和尚，這是否又是天意呢？

（四）

無論他們是大盜也好，和尚也好，他們兇殘的性格，就像是殘酷成性的豺狼一樣，永難更改。

他們「遁入空門」，絕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暫避風聲而已。

他們怕的只是呼延擒，對於別的武林高手，他們却很少放在眼內。

可是，現在他們一個吃泥漿，一個滿臉牛糞，這口氣他們又怎能嚥下去？

可賀說要把襲擊他們的人，一根一根骨頭拆了下來，這並不是誇大之辭。

在揚州道上，這兩個心狠手辣的江湖劇盜，的確曾經把一個活人的骨頭，一根一根的拆了出來。

但正當他們轉身欲衝入寺內的時候，却赫然發覺寺門內竟然已站着了一個身穿杏袍的年青人。

× × ×

杏袍人的神態很悠閑，悠閑得就像在花園裏看花，又像在湖邊持竿垂釣，享受着大自然美麗、充滿詩意的景色。

可喜可賀臉色同時一變，又同時大聲喝道：「你是誰？」

他們一面厲聲叱喝，一面却盯着杏袍人的一雙手。

杏袍人的手掌很秀氣，指骨修長而有力，很像個朝夕對着文房四寶的讀書人。

但可喜可賀留意的並不是這一點。

他們只想看看，這個杏袍人的手是否乾乾淨淨？

× × ×

杏袍人的手很乾淨。

他彷彿已看穿了可喜可賀兩人的心事了。

他微笑着說道：「我的手既沒有泥漿，更沒有牛糞，你們就算眞的想把別人的骨頭拆出來，也絕不應該向我下手。」

可喜冷冷一笑：「小子，你的胆子倒不小。」

杏袍人淡淡道：「在下的胆子再大，又怎及得上兩位？」

可賀目露兇芒，冷笑道：「你知道貧僧是誰？」

杏袍人盯了他一眼，悠然道：「你根本就不是個和尚，而且眞實的年紀也絕對沒有那麼老。」

可賀咬了咬牙：「看來你這條小命萬萬留不得。」

杏袍人笑道：「你們兩條老命也萬萬不能再延續下去，否則，將來還不知道有多少無辜的人，會死在爾等狠心狗肺的手下！」

可賀不再猶疑，咬牙揮掌，呼的一聲就向杏袍人胸前拍去。

他全身的內家眞氣，最少已有八成運凝在這一掌之上。

可賀雖然眞實的年紀只有三十多歲，但他的內力修爲也極是不弱。

但杏袍人一點也不畏懼。

可賀一掌向他胸前拍去，他既不閃避

，也不還手。

可賀心中一凉。

莫非這小子已練成了鐵布衫、金鐘罩這一類的功夫。

又莫非是這小子的身上穿了甚麼金絲甲、護心寶鏡之類的東西，可以抵禦强大的內家掌力？

可賀猜不透。

但他現在已勢成騎虎，就算這一掌劈過去，會有斷手折臂的危險，他也是再無轉圜的餘地了。

「呼」的一聲，可賀這一掌，又快又狠。

但緊接着發出來的聲音，却是「咯」的一陣怪聲。其實這種聲音並不怪，可賀以前也經常聽過。

因爲這是骨骼斷折時所發出的聲響。

只不過他以前聽見這些聲音的時候，斷折骨骼的都是他的敵人，又或者是無辜被他虐待的受害者，但這一次，斷折骨骼的聲音，是從他身上發出來的。

可賀咬牙忍痛，硬充好漢，不讓自己發出半點呻吟聲响。

但他幾乎咬碎了幾枚牙齒，還是忍受不住那種痛激心肺的痛楚。

終於，他「吔」的一聲狂吼起來，而且手舞足蹈。他並非因喜悅而手舞足蹈，而是因爲疼得要命的緣故。

杏袍人悠然地一笑，道：「呼延大人的折骨擒拿手，果然厲害，晚輩佩服！佩服！」

可賀簡直儍住了。

因爲把他手臂折斷的，並不是杏袍人，而是在杏袍人身後的一個黑衣人。

可賀根本就無法想到，杏袍人身後還有人，而且這人更是九眼神鷹呼延擒！

× × ×

江湖中不每喜身穿黑衣。

六扇門中的高手也不例外。

九眼神鷹更是穿黑衣的忠實門徒。

他自出道江湖，以至投身衙府成爲天下知名的神捕，一直都只穿黑衣，從來沒有一天例外。

曾經有一次，呼延擒的同門師兄師弟暗中訂下一個計劃，要把他灌醉，然後把他的黑衣換掉，看看他穿上白衣又是副怎樣的樣子。結果，呼延擒眞的醉了。

但他的師兄師弟仍然無法把他的黑衣換掉，因爲呼延擒在將醉未醉前的時候，突然出手把他們的穴道全部點住。

雖然呼延擒醉臥了整整一個晝夜，但他們也陪着他呆了整整一天。

直到呼延擒酒醒之後，他們還像木頭般站在那裏！

洗脚水兇殺案

（一）

呼延擒靜靜的站在天意寺門前，臉上的神態就像一尊石像。

雖然他的臉木無表情，但這種表情往往也就是殺機最濃厚的表情。

可賀雖然從來都沒有見過九眼神鷹呼延擒，但眼前出現的黑衣人，若非是他又還會是誰？

呼延擒的四十九式折骨擒拿手，在江湖中早負盛名。

剛才可賀連對方從何而來，怎樣出手都沒有看清楚，就已吃了一個大虧。

剎那間，可喜可賀兩人的臉色，變得難看之極。

可喜吸了一口氣：「你終於還是找到咱們了。」

呼延擒寒着臉，冷笑着道：「揚州道上無數寃魂，他們的仇恨已待伸雪。」

可喜道：「這裏可不是揚州。」

呼延擒道：「就算是在天之涯，在海之角，爾等兩人亦絕對無法躲避正義的制裁。」

可喜道：「得饒人處且饒人，閣下雖然身受朝廷俸祿，但到底也是江湖中人，又何必咄咄逼人，不留半點餘地？」

呼延擒冷冷一笑：「昔日爾等在揚州道上，又可有半點慈悲心腸？」

可喜頓然啞口無言。

可賀的臉已變成灰白色，他知道自己絕非呼延擒的敵手。

寺中激戰的聲音仍然在持續。

可賀忍不住道：「剛才潛進寺中，刻下正與本寺僧人展開激戰的是誰？」

呼延擒冷冷道：「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可賀道：「却是何故？」

呼延擒道：「因爲你若知道他是誰，難免會嚇破你的狗胆。」

這一來，連可喜也忍不住了：「難道他是個大瘟神不成？」

呼延擒目光一閃，冷然道：「對你們這種人來說，他的確是個大瘟神。」

可賀的臉色突然一變。

因爲他在這個時候，忽然看見杏袍人的手中已拔出了一把刀。

刀本在鞘中。

刀鞘並不奪目，而且看來相當殘舊。

但當這把刀亮出之後，可賀的瞳孔最少睜大了兩倍。

他臉上的神色起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變化。

「獵刀！」

獵刀二字一出口，可喜的臉色也變了。他突然目注杏袍人道：「你就是司馬縱橫？」

杏袍人仍然靜靜的站在呼延擒背後，嘴角間露出一絲淡淡的微笑。

「不錯，我就是司馬縱橫，現時在天意寺內大事搗亂的人，你也應該知道是誰吧？」

可喜的臉色變的更難看：「難道是鐵鳳師？」

司馬縱橫點點頭，道：「正是辣手大俠鐵鳳師！」

呼延擒冷冷一笑：「剛才賞了你們一記泥漿，一團牛糞的人，就是鐵鳳師！」

（二）

鐵鳳師雖然被稱爲辣手大俠，但他有時候也喜歡與別人開玩笑。

就算是敵人，有時候也是他開玩笑的對象。

但他對敵人所開的玩笑通常都不太有趣。

最少，他的敵人絕不會覺得有趣。

因爲他的玩笑往往也和他殺人的手段一樣，狠辣得令人無法忍受。

剛才他用泥漿、牛糞對付可喜可賀，絕不是手下留情。

因爲呼延擒也在這裏，他還要留下這兩個江湖匪類的性命，讓呼延擒親手把他們收拾。

否則，剛才向可喜可賀兩人臉上招呼的，就決不會是泥漿牛糞，而必定會是殺傷力極强的鳳凰奪命鏢！

天意寺門外，可喜可賀的形勢大爲不妙，但在天意寺內，鐵鳳師又面臨着怎樣的挑戰呢？

× × ×

其實面臨着挑戰的並不是鐵鳳師，而是天意寺。

因爲這一次的挑戰者，本來就是鐵鳳師。

天意寺當然並不是一間尋常的寺院。

否則，以柯一喜和賀千方這兩個江湖劇盜，又怎會選擇這裏作爲藏身之所？

但這裏是否「大胆雙雄」的藏身最佳地點呢？

那也不能說是對的。

最少，九眼神鷹呼延擒已追踪到此！

而且，連獵刀奇俠司馬縱橫和辣手大俠鐵鳳師也一起來到天意寺。

看來天意寺一場可怕的風暴，而是無可避免。

× × ×

當賀千方的手被呼延擒折斷的時候，鐵鳳師在寺內也同時大開殺戒。

他的鳳凰七十二劍，本就是獨步江湖的絕學，天意寺中雖然不乏武功高强的僧侶，但又有誰能阻攔得住他的闖進？

鐵鳳師一劍在手，氣勢縱橫，一口氣連續闖過三座佛殿。

倒在他劍下的僧人，最少已有十二人以上。

鐵鳳師劍下並沒有留情。

雖然這些都是和尚，但這些和尚根本就和强盜毫無分別。

他們不但喝酒吃肉，而且還經常聯羣結隊打家刼舍，殺人放火，姦淫婦女，無惡不作。

如此和尚，又怎能怪鐵鳳師對待他們心狠手辣，絕不留情呢？

直到鐵鳳師殺進第四重佛殿的時候，他居然看見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 × ×

在寺院中，除了和尚之外，你還能找到甚麼人呢？

倘若你在寺院深處，忽然看見一個這麼漂亮動人的女人，相信你一定會以爲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

但鐵鳳師沒有這種感覺。

就算他在這裏看見八百個漂亮的女人同時赤裸地向自己走過來，他都絕不會懷疑自己的眼睛。更何況他現在只是看見一個女人而已？

這個美麗的女人膚色如玉，一雙手十指纖纖，雖然她身上的衣着不算太華麗，但顧盼之間，仍然帶着莊嚴高貴的姿采。

第四重佛殿內已無和尚。

不論是大和尚、小和尚都沒有。

這裏竟然就只有一個這麼漂亮動人的女人在等着鐵鳳師！

（三）

這個的女人雖然漂亮，但她臉上的表情却是冷冰冰的。

她盯着鐵鳳師，忽然冷冷道：「你終於來了。」

鐵鳳師道：「難道妳認爲我不應該來麼？」

美麗的女人慢慢的道：「這並不是應該或是不應該的問題，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你們所幹的根本就是儍事。」

鐵鳳師道：「妳指的『我們』是指誰呢？」

美麗的女人道：「那是你和司馬縱橫兩人。」

鐵鳳師道：「司馬縱橫並不儍。」

美麗的女人道：「就算他並不儍，他也只不過是個大孩子而已。」

鐵鳳師並不同意她的說話：「妳若以爲他是個大孩子，那妳未免看錯人了。」

美麗的女人忽然嘆了口氣，道：「你闖到這裏，究竟是來找我，還是找天意大師？」

鐵鳳師淡淡一笑，道：「實不相瞞，我是來找天意大師的。」

美麗的女人道：「但天意大師並不在這裏。」

鐵鳳師點點頭道：「這一點，當我看見妳的時候便已知道。」

「哦？」

「常言有道：『一山不能藏二虎。』妳既然已在這裏，天意大師又怎能高枕無憂？」

美麗的女人忽然發出一陣動人的笑容：「你很聰明。」

鐵鳳師道：「倘若我沒有想錯，此刻天意大師必已魂歸西方極樂世界。」

她的臉孔不再那麼冰冷，居然發出了溫柔的笑容：「不錯，這也是天意。」

鐵鳳師輕輕吸了口氣，道：「其實天意大師在你們的組織裏一向都盡忠職守，倒不知道他究竟犯了甚麼過錯，竟然被你們判以死罪？」

美麗的女人微笑道：「他太貪婪。」

鐵鳳師微微一怔：「他貪婪？他貪的是甚麼？」

美麗的女人忽然綻出了一個充滿魅力的笑容：「他貪色。」

鐵鳳師看了她一眼，嘆道：「那也難怪，雖然天意大師的年紀已不算少，但遇上妳這麼漂亮的女人，他心動也是在所難免的事。」

美麗的女人忽然沉下了臉，冷冷笑道：「他心動是他的事，但他也得想想自己在組織中的地位。」

鐵鳳師靜靜的聽着。

美麗的女人又冷冷的說下去：「就算他想得要命，就算他三十年沒有接近過女人，他也絕不應該打我的主意。」

鐵鳳師嘆道：「看來天意大師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般嚴峻可怕，最少在妳的面前，就只能算是一條可憐的老淫蟲。」

美麗的女人道：「他一向都很少與總壇的人聯絡，也許他還不知道我在組織中的地位，最少比他還高三級。」

鐵鳳師道：「他冒犯了妳？」

美麗的女人承認：「不錯，他在我洗

澡的時候突然闖了進來。」

鐵鳳師道：「結果他就死在妳的手中了？」

美麗的女人盯着他，淡淡道：「也許他闖進浴室，只不過是想洗澡，所以我成全了他。」

鐵鳳師道：「妳怎樣成全他？」

「我把他光禿禿的腦袋浸在溫暖的水中，相信他現在的臉已洗得很乾淨。」

（四）

天意大師一直却說自己成爲天意寺的方丈，那是天意。但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會被一個女人的洗脚水活活淹死。

這也是天意嗎？

鐵鳳師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他的臉當然很乾淨，但我的臉就算骯髒得像隻野狗，也絕不敢勞煩妳給我洗臉。」

美麗的女人忽然吃吃一笑：「你的臉也很乾淨，但面皮却好像還不够厚。」

鐵鳳師摸了摸唇上的兩撇鬍子，悠然道：「我的臉皮的確不厚，否則又怎會長出這麼漂亮的鬍子？」

美麗的女人盯着他。

她的眼睛好像有點醉意。

鐵鳳師雖然不算年輕，但他那種成熟的男性魅力，却的確很容易讓女人爲他而陶醉。她看了他好一會，才道：「你雖然是來找天意大師，但這個淫僧已經變成了死和尚，那麼你現在又有甚麼打算？」

鐵鳳師道：「現在只有一個打算。」

美麗的女人笑道：「難道你要把我抓住，然後交給呼延擒。」

鐵鳳師沉默了半晌，道：「我並沒有受過朝廷俸祿，又何必替別人作嫁衣裳，把勾魂金燕交給九眼神鷹讓他去領功？」

美麗的女人嫣然道：「原來你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般偉大。」

鐵鳳師道：「我又不想成爲武林中的大聖人，又何必幹那些偉大的蠢事？」

美麗的女人一怔：「甚麼叫做偉大的蠢事？」

「妳不懂。」

「不懂，眞的不懂。」

鐵鳳師嘆了口氣，道：「只對別人有益，而對自己並無好處，甚至有所不利的事，就是偉大的蠢事。」

美麗的女人道：「說來說去，利人而不利己的事，你是絕不肯幹的，對嗎？」

鐵鳳師不置可否。

美麗的女人想了很久，才道：「原來你也和別人一樣自私，但又爲甚麼被人稱爲大俠呢？」

鐵鳳師道：「這就是浪得虛名。」

美麗的女人咬着嘴唇，忽然壓低了嗓子，道：「只希望在另一種事情上，你並非浪得虛名。」

鐵鳳師的身子不禁微微一震。

他是個男人。

一個很瀟洒，模樣絕不難看的男人。

而她却是個女人。

她是個千嬌百媚，風華絕代的美女。

他不呆。

她也玲瓏剔透。

她的說話，他又怎會不明白？

她的說話已很露骨，她臉上的表情也足以令任何正常的男人爲之心旌搖動。

鐵鳳師最喜歡的也是這種女人。

看來他已快要掉進她的懷抱裏……

× × ×

佛殿莊嚴，本非世俗男女調情的地方。她很懂男人的心理，她知道在這種地方，絕不能挑起鐵鳳師最狂烈的情慾。

她帶引着他，穿過這第四重佛殿。

佛殿背後，是一條曲折的長廊。

長廊外秋菊盛開，風中更傳來陣陣令人神怡的木葉清香。

她走在他的前方。她的腰肢輕輕挪動，她的背影是迷人的，可愛的。

他們將會到達一個怎樣的地方？

鐵鳳師不在乎。他對這個美麗的女人，彷彿具有無比的信心，可以把她征服。

對於征服女人的本領，他的確並非浪得虛名。但你若知道這個女人的來歷，就絕不會羨慕鐵鳳師此刻的際遇。

× × ×

江湖上最可怕的女人，據說總共有八個。勾魂金燕就是其中之一。她並不姓金，名字也不叫燕，她的姓名是林靜靜。

林靜靜八歲練劍，十六歲就出道江湖，在短短十年之內，江湖上最少有五個勢力龐大的帮會，因她而崩潰、敗亡。

她最可怕的不是劍法，而是她對付敵人的手段。不少江湖豪傑，直到嚥氣的時候，還不相信這個美麗的女人就是勾魂金燕，更不相信自己是死在她的手上的。

但鐵鳳師早在兩年前就見過這個女人，而且也見過她的殺人手段。

那一次鐵鳳師便憑勾魂金燕下手殺人，因爲那次她要對付的男人，本來就是個無惡不作的江湖惡霸。

林靜靜也許幹過不少傷天害理的事，但那一次她却堪稱替天行道。

倘非如此，鐵鳳師早在兩年前便不會放過林靜靜。

鐵鳳師雖然不太奸詐，但也不算老實。他說自己不會幹那些「偉大的蠢事」。

但實際上，却是恰恰相反。

「偉大的蠢事」他不但常幹，而且幹得比任何人都還更起勁。否則，他又如何會被人稱爲辣手大俠？

「大俠」二字，他絕不是浪得虛名。

× × ×

穿過了那條曲折的長廊，林靜靜把的鐵鳳師帶到一座小樓。這裏很靜。

鐵鳳師甚至可以清楚地聽見林靜靜的呼吸聲，和自己脈搏跳動的聲音。

林靜靜拾級而上。樓上無人，只有一張很寬敞、很柔軟的床。

鐵鳳師吸了口氣，道：「這是妳現在居住的地方？」

林靜靜已依偎在他的懷中，輕聲道：「你說這裏好不好？」

「當然很好。」鐵鳳師微笑着：「如果我說不好，那麼我就是世間上最笨的大笨蛋。」

「你不是笨蛋。」

「我不是。」

「但你若不是笨蛋，又誰會是呢？」

林靜靜的聲音還是那麼溫柔，她臉上的神態還是那麼嫵媚動人。但鐵鳳師却已不能動。因爲林靜靜已突然出手，把他胸前七大要穴一起點住。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黃金鬼島（二）

馮嘉・文　子成・圖

不惜代價　競爭資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菲律賓某小島有一個藏着純金槍彈的彈藥庫，有些人想去挖掘這批寶藏，但都失敗了，不是失去生命就是瞎了眼，人們不知其中原因，以爲有鬼作怪，司馬洛爲此事邀請了賓尼和他去探此險，他們首先找到一位瞎了眼的奧圖，企圖了解鬼島的情況……

賓尼又說：「我已經託了朋友調查有關這個死去了的人的一切。一個人死了，他的秘密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因爲不會有那麼多人那樣落力替他遮瞞了。反正人已死了。」

「那就祇剩下來一個了！」司馬洛說：「還是一個腦筋有點問題的人。我認爲假如我們不快一點的話，他也把自己解決掉，那就麻煩得很了。」

「是的。」賓尼說着，沉默下來，注視着司馬洛。

司馬洛覺得賓尼的眼色有點古怪，他說：「怎麼了，賓尼？你使我有一種感覺，覺得你有些什麼事情不願意告訴我，或者隱瞞着我。」

「這個奧圖，」賓尼說：「他有一位很美麗的姪女。」

「這又如何？」司馬洛問道：「這是一個壞消息嗎？」

「我也不知道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賓尼說：「你這個人在女人的方面是專門闖禍的，但是另一方面，你在女人的方面也是有一手的，有些事情，也是祇有你一個人能够探出來的。」

「那麼你究竟是在打什麼主意呢？」司馬洛問：「你的意思是禁止我施展我的風流本領呢，抑或是讚成？」

「我不知道，」賓尼嘆一口氣：「我眞的不知道。也許我們等到了這個女人的背景也查清楚了之後才決定怎樣做吧。」

「這位小姐今年有多少歲？」司馬洛問。

「十九歲。」賓尼說。

「唔，十九歲，」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可愛的年紀，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看來也應該不會壞到什麼地方去的吧？」

「別忘記這是一個什麼地方，」賓尼說：「在這裏，十九歲已經不是太年輕了。十二三歲的女孩子都已經很成熟。」

「我希望這位十九歲的小姐不會太壞。」司馬洛說。

「這就讓你在睡着之前有些事情想一想了，」賓尼說，「也許你會睡得更舒服了。」

「很好，」司馬洛打一個呵欠，「讓我來做一個美夢吧。現在我得先洗一個澡了，不過有你在這裏，總是有點影响我的美夢的，你一點也沒有女人的味道。」

「幸而我沒有女人味道，」賓尼說，「不然的話，我倒是相當危險了。」他哈哈笑起來，司馬洛則走進了浴室。

× × ×

那位十九歲的小姐則倒是相當有女人味道的。她叫尤嘉，有一把很長很油潤也很黑的頭髮，有一身奶色的皮膚。不過不是那種很白的奶色皮膚，而是好像奶油加進了少許咖啡。這個地方的人總是這樣的，膚色很難會眞是完全奶白。她穿着一件白色紗質的襯衣，薄薄的，鬆鬆的，看上去倒是能够給人以一種出塵之感。

她那間小屋是很簡陋的，然而收拾得很齊整。看來他們目前的環境並不怎樣好，也許一直都不是太好，所以她的雙手並不是很纖細的。這裏的收拾工作顯然是由她負責的了。

她也是負責把飲品拿出來招待賓尼和司馬洛。司馬洛多謝了她，說：「尤嘉小姐，你眞美麗！」

尤嘉瞥了司馬洛一眼，說：「這個地方有很多美麗的女孩子。」

司馬洛覺得有點可惜，尤嘉對他的印象似乎不很深刻。似乎不怎樣感興趣，雖然司馬洛打扮得那麼講究，一身都散發着錢的氣味。司馬洛懷疑也許正是這個使她沒有太好的印象吧，有些人對有錢的人是沒有特別好感的，甚至反而會引起反感，尤其是女孩子。

「我的來意，」司馬洛說，「我相信我的响導賓尼已經對你講清楚了吧？」

「是的。」她說。

「我可以跟他談嗎？」司馬洛問。

「我跟你談好了。」尤嘉說。

「假如方便的話，」司馬洛說，「我希望跟他本人談談。」

「不方便，」尤嘉說道，「他正在睡覺。」

「我們可以等的，」司馬洛說，「我知道你們有午睡的習慣，不過午睡是不會睡得太久的，我們不遠千里而來，就是等一兩個鐘頭，也沒有什麼所謂。」

「對不起，」尤嘉說，「就是他醒過來了也是不方便見客。他的精神不好。你想知道這件事情的經過，我告訴你好了，他對我講過了，所以由我告訴你也是一樣的。」

「總是見他本人好些。」司馬洛說。

「對不起。」尤嘉說。

「我是不會令你吃虧的，」司馬洛說，「我付得起代價。」

「我不要你的錢。」尤嘉說。

司馬洛微笑：「我倒從來沒有見過對錢不感興趣的人。」

「你現在見到了！」尤嘉的眼睛憤怒地閃爍着。

「也許你們已經很富有，」司馬洛說，「所以額外的錢是不感興趣了。」

「我們——我們並不富有，」尤嘉哽塞地說，「但有些東西是不能出賣的。」

「不過是出賣一個故事吧了。」司馬洛說。

「一個人的精神，」尤嘉說，「我不能夠讓他再受刺激！假如他——有些東西失去了是不能夠用錢買回來的，也許你不明白。」

司馬洛看着她，格格地笑起來。

尤嘉顯然有點狼狽，恨恨地問道：「你在笑什麼？」司馬洛那種眼光實在是令人相當難堪的，就是會使人覺得沒有穿衣服似的。

「我要道歉，」司馬洛說，「我剛才不過是要試試你對奧圖的感情吧了。你果然是對他很關心的。」

尤嘉的臉微紅起來：「你猜得對了。我的父母在打仗的時候死了，我並沒有機會見過他們，奧圖把我養大，他一直對我很好，難道我能夠出賣他嗎？」

「講得很好，」司馬洛說，「我幾乎忘記了世界上有這種事情了！」

「什麼事情？」尤嘉問。

「感恩圖報。」司馬洛說，「今日這個世界上的人都已忘記了有這種事情。」

「我呢——」尤嘉又顯得難爲情起來，「我不懂得這許多古怪的名辭，我祇是覺得，一件事情是我應該做的，我就要去做。」

「實在奧圖現在的情形怎樣呢？」司馬洛問道。

現在，講到這一點，尤嘉臉上的表情就軟化下來了，也顯得有點傷心的。她說：「他的精神不大好，有許多時候不肯說話，有些時候却是自言自語，也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

「這個情形最好找醫生看看。」司馬洛說。

「我們請不起醫生，」尤嘉說，「你知道，這種情形是需要請心理醫生的，這種醫生不但很貴，而且在此地也沒有。」

「你得到了錢，不就可以請醫生了嗎？」司馬洛說。

尤嘉以疑惑的眼睛看着他：「先讓他受一次刺激，得到了錢，才替他醫治嗎？多謝，還是不必了，別人的性命，你當然可以拿去冒險。他不是養大你的人，但他是養大我的人。」

「尤嘉小姐，」司馬洛說，「我不是心理學家，本來我可以對你這樣冒充的，但我不是那種人，我不想騙人。然而，我對心理學又是相當有研究的，我相信我可以告訴你一些你沒有想到過的事。」

「是什麼？」尤嘉懷疑地看着他。

「你知不知道還有另一個人也是像奧圖一樣沒有眼睛而逃回來的？」司馬洛問，「這個人已經死了，他是自殺的。」

「這並不是新聞。」尤嘉說。

「你知道他是爲什麼自殺的嗎？」司馬洛又問道。

「這個，」尤嘉說，「我沒有空管人家的事情。我自己的煩惱已經夠多了。」

「是嗎？」司馬洛說，「你以爲祇是顧着自己就行了，用不着考慮其他？」

「那個人跟我又沒有什麼關係，」尤嘉說，「爲什麼我要考慮他呢？」

「因爲，」司馬洛說，「他的情形跟奧圖是一樣的。會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會發生在奧圖的身上。」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亂講。」尤嘉的鼻孔馬上擴張起來，眼睛也好像噴出火焰來似的。

「呃，司馬洛先生，」賓尼連忙在旁邊插咀道，「我希望你明白，我們這裏的人是比較迷信的，我們不喜歡提到這種事情——我的意思是這種講法。」

「我明白，」司馬洛說，「尤嘉小姐是一個年輕而聰明的人，我相信迷信在她而言祇是一種遺傳的習慣吧了，然而她是懂得道理的，是不是？」

「我是一個講道理的人，」尤嘉果然承認，「我剛才跟你講的就是道理！」

「我現在也是跟你講道理，」司馬洛說，「我還沒有見過奧圖，所以我對他是不能夠下什麼準確的判斷的。不過你可以告訴我一件事情，奧圖跟以前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改變？我並不是指他的眼睛，我祇是指他的爲人，他的性格，你明白的。」

「噢，對了，」尤嘉說，「他是改變了，而且變得很多。以前他是那麼强壯，那麼自信，但是現在——他連講話都講得不大清楚了！」這樣說着的時候，她的眼中就泛起了淚光。

「我也猜是這樣，」司馬洛說，「但是爲什麼呢？」

「當然是爲了他失去了眼睛！」尤嘉叫道，「這還不簡單嗎？」

「爲什麼他失去了眼睛就變成這樣呢？」司馬洛問道。

「因爲——因爲他失去了眼睛呀！」尤嘉顯得迷惑起來了，不明白司馬洛究竟是什麼用意。

「道理，」司馬洛說，「你得把道理講出來才行呀！」

「我講不出來。」尤嘉說。

「那麼我對你講好了，」司馬洛說，「他當然是痛惜失去了眼睛，但主要就是

因爲他覺得當他失去了眼睛之後，他就沒有用處了，他不能夠再做什麼，以前的事情他不能再做了，以後他也不能夠再做什麼了，他祇是能夠坐在那裏等死！」

尤嘉的鼻孔又憤怒地擴張了一下，那是因爲司馬洛的聲音提得太高了，她下意識地向後面房間裏望望，顯然是害怕會給奧圖聽到。她低聲說：「這個用不着你告訴我。」

「他需要一個人跟他談談！」司馬洛說。

「我不能跟他談，」尤嘉說，「他提都不願意再提，我不能再對他提起。」

「因爲你不是我。」司馬洛說。

尤嘉不屑地看着他：「你又有些什麼特別呢？」

「因爲我不是你，」司馬洛說，「你要明白，你跟他講這件事是沒有用處的，因爲你不能做什麼，你跟他講，祇是引起他的回憶，提醒他他現在是多麼無能吧了。但我是不同的，我有辦法，我是來研究這件事情的，假如我得到足够的資料，我還會到那座島上去弄清楚這件事情。假如他供給我足够的資料，那他就等於出力帮助我弄清楚這件事，這就使他變得有用了，你明白嗎？」

尤嘉怔怔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這話是講得很有道理的，這使她相信司馬洛眞的是一位學者了，假如她先前還是有所懷疑的話。其實心理學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祇要你對人了解，平時小心觀察人的反應，你對心理學就很了解了。所以有人說，騙子與心理學家是一樣的，不過後者有一個學位和銜頭而已。其實兩者都是靠騙人吃飯的。

司馬洛讓她有時間考慮了一陣，又微笑道：「你現在還相信我跟他談是有害的嗎？」

「我——我不知道。」尤嘉煩亂地說道。

「你可再想清楚點的。」司馬洛說。

「我——我不知道，」尤嘉說，「不過，你講得比另一個人好。」

「什麼另一個人？」司馬洛問。

「那個美國人華登博士，」尤嘉說，「他也像你一樣，老是說他願意出錢，要我讓他跟奧圖談談，他好像不相信我是關心奧圖的，祇是認爲我是嫌他出不够錢！我不知道他算是什麼心理學家，他連人家討厭他他都不明白，我怎能讓他跟奧圖談呢？」

「哦，有這樣的事情？」司馬洛說，「那是什麼時候？」

「兩個星期之前。」尤嘉說，「我很高興他沒有再來了。」

「他就是要跟奧圖談？」司馬洛說，「除此之外他還要些什麼呢？」

「沒有什麼了，」尤嘉說，「我不答應，他就叫我告訴他，我對他講了一遍，奧圖講的，我都對他講了。其實也沒有什麼分別的，我相信奧圖也不能告訴他再多了。我對他講完了之後他給我一些錢，但是我沒有要。他就是不明白，我現在並不是在出賣奧圖。」

「美國人有時是很奇怪的，」司馬洛說，「那些專家博士的銜頭很容易得到，並不一定眞的要有眞才實學。好了，我也不想逼你，你想一想吧，我們是住在椰樹酒店，假如你認爲讓我跟奧圖談談是會對奧圖有好處的話，那你給我一個電話好了。」他掏出一張名片來交給尤嘉。

尤嘉拿着那張名片，凝視着司馬洛：「你實在想要什麼呢？」

「我對這件事情很感興趣，」司馬洛說，「我想知道爲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那你何不直接到那裏去一趟呢？」尤嘉問。

「我是打算去的，」司馬洛說，「不過我不想再遭遇到同樣的事情，所以我認爲還是查清楚好些。我們過兩天再來談談吧，假如你沒有電話給我。」

「好吧，」尤嘉說，「讓我想想。」

她低頭看看司馬洛給她的那張名片，表示詫異，她說：「怎麼，你什麼銜頭都沒有？」

「我可以在上面印上十個銜頭，你也不能够分辨眞假的，是不是？」司馬洛微笑，「我一向的作風就是不用銜頭去壓別人，你相信我，你就相信我的人，而不是相信我的銜頭。」

「你講得很有道理。」尤嘉不由得微笑了。司馬洛的咀巴果然比銜頭更有力。

司馬洛遲疑一下，又表示相當難爲情地說：「我知道你對錢的觀感是如何的，剛剛我也聽你講過了，不過，講句老實話，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不能够與錢脫離關係的，假如沒有錢，那還有什麼呢！所以，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假如你眞的有什麼需要，請你告訴我，讓我帮你一點忙——沒有條件的。」

「這個世界上怎會有無條件帮忙人家的呢？」尤嘉說。

「講得很好，」司馬洛說，「這是一句很現實的話。世界的確是這樣的，不錯，我是要得到一點代價的。我要得到的就是你對我的好感。與及希望你明白我的誠意！」

「我很多謝你，」尤嘉說，「但是目前我們還可以過得去，暫時我們是不需要什麼人的帮忙的。」

「既然如此，」司馬洛說，「那就算了吧。我也不想再騷擾你了！我們走吧，再見，我希望聽到你的消息。」

「再見，」尤嘉也起來送客，「很多謝你這樣關心我。」

司馬洛和賓尼離開了。

尤嘉坐在那小而簡陋的客廳中，臉上露着狐疑的神情。她忽然聽見脚步聲，回頭看見房間的門打開了，一個壯健而滿面風霜皺紋的人出現在門口。這個人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黑眼鏡。他戴一副黑眼鏡顯然乃是因爲他是一個沒有眼睛的人。雖然黑眼鏡遮着看不清楚，但是憑他的姿勢也可以看到了。他的一隻手緊執着門框不放。沒有了眼睛的人，走路當然需要摸索而行，非常小心翼翼的。

尤嘉連忙站起來扶着他：「奧圖，你不需要休息嗎？」

「休息？」奧圖說，「我已經休息了太久了。這一直以來，我都是休息，休息，直至提起休息這件事情我已經討厭得要死了！」

「那麼我陪你到園中去散散步吧。」尤嘉說。

「我又不想散步，」奧圖說，「若是在園子裏散步，來來去去都是那個地方，而且我又是連這座院子都看不見的！」

「奧圖！」尤嘉担心地說道，「我們還是不要講這個的好。你要不要吃點什麼呢？」

「我也不想吃東西，」奧圖說，「不過，可以的話，請你給我一杯茶怎樣！」

「當然可以，」尤嘉說，「你先在這裏坐下來吧。我馬上去拿給你！」

奧圖讓尤嘉扶着在椅子上坐下來，尤嘉去給他倒來了一杯茶。奧圖說：「尤嘉，你們剛才講的話我都聽見了。」

「噢，」尤嘉說，「我還以為你已經睡着了。這種事情，我本來是不打算告訴你的。」

「為什麼你不打算告訴我呢？」奧圖問道，「有什麼事情，是我不能够知道的嗎？」

「不是，」尤嘉說，「我祇是不想刺激你吧了。」

「上次來過一個什麼美國人，」奧圖說，「你也沒有對我講呀。」

「那個人我很討厭，」尤嘉說，「你聽到我剛才怎樣講嗎？我不認為他跟你談會有什麼好處。他給我的印象就是他是一個自私的人，祇是顧着自己的事，不管人家的死活！」

「但是剛才那個人，」奧圖說，「他却似乎是一個相當好的人。」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尤嘉說，「不過祇見過一次面是不能肯定的。」

「他講話很有道理，」奧圖說，「我認為可以跟他一談。」

「這種事情，我們還是考慮清楚一點的好，」尤嘉說，「到底，我們是還沒有清楚他們的來意的。」

「唔，是的，」奧圖說，「為什麼忽然之間有這許多人關心起我們來呢？」

「我就是懷疑這一點，」尤嘉說，「你已經遭遇了這樣不幸的事情，以後，我們是更加非要小心不可了！」

奧圖沒有做聲，拿起茶杯來又喝了一口茶，尋思着。

× × ×

司馬洛也是有着一個差不多的疑問的。他坐着由賓尼駕駛的車子，在那建築得絕對不能算是一流的路上馳行着，一面說：「奇怪怎麼忽然之間會來了一位華登博士？本來我已經是十分不相信巧合的，現在我更加不相信了。」

「是的，」賓尼說，「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很可惜，我們又不知道哪裏可以找到這個華登博士！」

「以你的消息靈通，」司馬洛說，「你居然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去探過她！」

「我並不是調查這個方面的呀！」賓尼說道。

「但以你的消息之靈通，」司馬洛說，「你應該起碼可以查出這個華登博士是在什麼地方的吧？」

「也許可以的，」賓尼說，「讓我去查一查好了。」

「本來我們可以問尤嘉，」司馬洛說，「我相信這位華登博士應該也會像我們一樣留下了一張名片之類的，不過我又不大好意思問她，免得她疑心我們什麼。」

「但你總算是比華登成功了，」賓尼說，「這個尤嘉對你的印象相當不錯，我不能够不承認，你這個人跟女人講話是有你的一套本領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

他們沉默了一陣，前頭有一架牛車正在橫過路中心，賓尼絲毫沒有減低速度，祇是狂按號角，那個趕牛車的農夫却是慢條斯理的，似乎認為汽車應該停下來讓他。賓尼的看法則似乎是剛好相反的，於是各不相讓，結果賓尼要把車子開上路邊，繞過了牛車的車尾。路面已經不是很平的了，路邊就更加了，司馬洛簡直給彈得飛起來，頭頂撞着車頂。

車子回到路上，繼續向山下衝去。

「那媽的笨蛋！」賓尼咒罵着。

「我沒有很多機會坐你開的車子，」司馬洛說，「沒有想到你是這樣的。我並不認為開車的人就有特權，我們是應該讓一讓沒有車子的人的！」

賓尼沒有做聲，車子還是像一支火箭似的向山下衝去。司馬洛又說：「開得太快，對我們的安全還是沒有什麼好處，你也不是年輕人了，逞這種英雄幹什麼？」

「我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的，」賓尼說，「我們的車子沒有了煞掣的。」

司馬洛全身的汗毛都直豎起來。來時的路他是大約記得的，他知道現在一直下去，走的都是很傾斜的下坡之路，而且彎曲的地方很多，一輛沒有了煞掣的車子不能够自動停下來，其危險性是可想而知的了。他現在明白為什麼賓尼不慢下來讓那部牛車了。

「媽的，」司馬洛說，「這個地方沒有好車子，不過租車的時候也該驗清楚的，不能够隨便找一部，馬馬虎虎就算！」

「我是會揀車子的，」賓尼說，「我不相信車掣會忽然之間一壞就壞到這樣不可收拾的程度！」

「你是說我們的車子給人破壞了？」司馬洛問道。

「看來是如此了。」賓尼說。

「是誰幹的？」司馬洛問。

「看來是我們在屋子裏跟尤嘉談話的時候，」賓尼說，「屋子外面有人把車子弄壞了！趁我們看不到！」

「我看這一定是那位華登博士幹的好事了，」司馬洛說，「我當然沒有證據，不過我有一種預感，認為這一定是他幹的好事，哼，我一定要找他算帳的！」

「現在你還是担心我們如何逃生的問題吧，」賓尼說，「難道你看不出現在的情況是如何危急嗎？」

「你應該有辦法解決的。」司馬洛說道。

「我又不是神仙，」賓尼氣惱地叫道，「車子沒有了煞掣，路又是那麼斜，我怎樣使車子停下來呢？」

他猛的一扭呔盤，路邊的一片崖便像要向他直撞過來似的，而賓尼則能够及時避過了。司馬洛則差點要因此而飛出了車窗之外。他覺得賓尼這樣做得很好，即使

他自己把持着呔盤，他也不會做得更好了。但是下一步又如何呢？恐怕下一步他們的運氣就不會那麼好了。

車子仍然繼續在那山路上蜿蜒盤旋而行，以非常高的速度，還好這裏是既沒有很多行人亦沒有很多車子的偏僻地區，否則的話，就眞是不堪設想了。

「我們怎辦好？」司馬洛叫道。

「噢！」賓尼冷笑，「你是一個有辦法的人，你居然問我！」

「車子是由你開着的，」司馬洛說，「我不問你，那我問誰呢？」

「既然你問我，」賓尼說，「那我就給你一點意見好了。我的意見就是你快點把車門打開，準備跳出去逃命！」

「未至於那麼嚴重吧？」司馬洛說。

「再走一段路，我們就轉不了彎了，」賓尼說，「那時候我們就想不死也不行了！」

「我跳出去你又如何？」司馬洛問。

「你別管我！」賓尼說。

「不！不！」司馬洛說，「這樣不行的！」

「你別傻吧！」賓尼說，「即使你這樣傻，我也沒有這樣傻，假如沒有辦法逃生，那我就寧可跟你一起死去了！」

「好一位朋友！」司馬洛說。

「快一點！」賓尼叫道。

司馬洛祇好把車門開了，自然不是大開，而是把車門的掣鬆開了，以便能够隨時跳出去。

賓尼在他那邊的車門也是這樣做了。

車子再轉了一個彎，就忽然到了一處空曠的地方。

這個空曠的地方一旁就是一片稻田，而另一邊則是懸崖。假如路是在田的中間，那倒沒有所謂，兩個人每人一邊跳出去就是了，但又不是這樣。而且車子也不能够衝下稻田裏，因為那些田是一級一級，依山勢削平的，假如車子衝下去，就可能一級彈一級，一直彈到山脚了。人沒有那麼重，跳出去就可以落進第一級的田中。田是在司馬洛這一邊的。

「跳呀！」賓尼叫道。

「你呢？」司馬洛問，「你沒有地方跳！」

「跳呀！」賓尼焦急地叫道，「沒有時間了！」

司馬洛沒有辦法，祇好推開車門撲出去，在空中翻着跟斗。在空中，他仍然有機會看見車子，看到車子不再依路而行，而是向前直衝，衝上路邊一塊斜坡，再繼續衝上去，衝出了路面之外，一時間就像要直飛上天似的。

自然，車子是很重的東西，不能够直飛上天的，不過是衝力使它飛上去而已，當這衝力用完了之後，車子就要開始墮下來了。

就在車子開始墮下來之前，司馬洛瞥見賓尼也從車子裏飛了出來，與車子分開了。這使他有了一煞那間的安慰，雖然他也不明白賓尼與車子脫離了之後又有一些什麼實際的好處。

這是非他所能猜得到的了。而跟着，司馬洛自己也掉進了那片稻田裏，給田中的泥濘把他包藏住了。司馬洛很辛苦地掙扎着才能够倒轉過來，爬起身。

他果然是掉進了那第一層的稻田之中。假如是一部車子掉下來的話，後果就更不祇如此，而是遠為嚴重了。正如他所猜的，車子可能會逐層掉下去。

司馬洛吐出了咀巴裏的泥濘，在田中的水裏把咀巴洗了一洗，然後才拚命爬回上去，也管不得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落湯鷄及泥漿人了。

他爬上去，回到路上，再拚命跑過去，跑到路的另一邊，向下面望下去。首先看到的就是車子正在崖下的岩石上焚燒着，已經破得不成樣子了。

賓尼呢？難道賓尼會飛天嗎？

跟着他就聽到賓尼在叫他了。賓尼叫道：「喂，你這傢伙！」

這時司馬洛才看見了賓尼。原來那半崖之處還有一座突出來的平台，而平台之中是一座水潭，有一座小瀑布流進去而灌成的，而賓尼就是在潭邊叫他。這時司馬洛就明白了。賓尼其實就是跳進了這潭內，由於潭水顯然是相當深，所以他不過是等於從高處跳水，並沒有什麼大碍。

不過想起來司馬洛也是毛骨悚然的。賓尼需要有非常好的記性，才能記得那裏有一座水潭，而且還要十分冒險，因為假如他跳不進那潭中，或者跳歪了而落在潭邊的話，那都是不堪設想的。然而賓尼却是正正落在潭的中央，落進水中，然後又游回潭邊了。

司馬洛好像瘋狂了似的，奮不顧身地向下面爬下去，終於到達了潭邊。賓尼坐在那裏，兩腿還是垂進水中，吃吃笑着說：「你是在浪費時間，司馬洛，我反正是會上來的，現在你爬下來，又得花費氣力再爬回上去了！」

司馬洛這一爬下來也不是輕鬆的事，在爬下來的過程之中手脚也略有損傷，不過他在熱血沸騰之中是顧不得了。他叫道：「你這傻瓜！你怎能冒這樣大的險？假如這潭不够深呢？」

「我知道這裏是够深的！」賓尼說。

「你怎麼能够肯定？」司馬洛問。

「因為我以前是來過這裏的，」賓尼說道，「我在這島上有朋友，我不是來過這裏的話，我怎麼有本事在這裏打探消息呢？」

「噢！」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但他仍然覺得賓尼這樣是太冒險了。即使明知道這裏有一座水潭，也明知道這種水潭是够深的，還是不能够有這樣大的把握。

「而且這是最後一個機會，」賓尼說，「不能不博一博，再拖下去的話，我們就根本沒有機會逃生了。」

「媽的！」司馬洛恨恨地罵道，「誰跟我們玩這把戲的，我決不會放過他！」

「你知道你現在像什麼嗎？」賓尼說，「你像一隻蠻荒妖怪！你還是下來洗一個澡再講吧！」

司馬洛覺得這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於是他也跳進了潭中去泡一泡，讓潭中的水把他身上的泥濘洗掉了，然後再游過去，爬上去在賓尼的身邊坐下來。

「別担心吧，」賓尼在他的肩上一拍，「我這一生人已經不知死過了多少次，一點點小小的挫折是難不倒我的！」

「這算是一點小小的挫折？」司馬洛說，「有人要取我們的性命呀！」

「這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賓尼說道。

「哦，哈哈！」司馬洛說，「這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那怎樣才算是值得担心的事？」

「在這個遠離王法的地方，」賓尼說，「假如有人要殺死我們，大可以買兇手，向我們掃射一陣機關槍彈之類，那是最有把握了！」

「你是說並不是有人企圖把我們殺掉了？」司馬洛說道。

「又不是這樣，」賓尼說，「我祇是憑此而肯定，那些正在做古怪的人不論是誰，他們祇是要制止我們吧了，或者是要我們躺進醫院，或者要我們死也看來是死於意外，而沒有什麼明顯的跡象，不像是謀殺。換句話說他們不想傳揚這件事。」

「假設他們就是這個華登博士吧，」司馬洛說，「那是爲了什麼呢？難道是不高興我們搶去奧圖嗎？但這是不值得用如此强烈的手段的呀！」

「就是這一點奇怪了，」賓尼說，「假如眞是爲了研究，那何必競爭呢？合作不是更好嗎？比如說跟我們聯手來研究這件事，那成功的機會是更高了。」

「不錯，」司馬洛說，「看來無論如何，我們都是應該找機會跟這位華登博士談談的了。」

「也許我們應該先談一談，」賓尼說，「我在想，假設這個華登博士眞是爲了研究，而他要跟你聯手，那你願意不願意呢？」

「當然不願意了，」司馬洛說，「你知道我們是並非眞的爲了研究什麼靈魂學而來的！」

「同樣道理，」賓尼說，「他亦不會有興趣與你聯手研究，就因爲他也不是眞的爲了研究什麼靈魂學而來的，不然他也不會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我們了。」

「你是說他們也是來找尋那座軍火庫的？」司馬洛說。

「總之他們一定是來找尋一些什麼的。」賓尼說。

「他們沒有可能也知道軍火庫的事情呀。」司馬洛說。

「你那個朋友，」賓尼說，「那個區禮本，你認爲他是可以信任的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

「但是依你所講，」賓尼說，「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你的朋友呀。」

「但是我明白這個人的個性，」司馬洛說，「我認爲他不會把這個秘密賣給別人的，別的不說，單就錢的方面，他就不需要這樣做了。他有的是錢，他的目的祇是捨不得浪費這個秘密吧了，並不是爲了錢。」

「那我們走吧，」賓尼說，「回去看看下一步又會發生什麼吧。」

「唉，」司馬洛嘆一口氣，「又要爬上去。你說得對，還是不下來的好。」

「走下面也是一樣的。」賓尼說，「這比走上路更快了。」

「我們要步行回去？」司馬洛說。

「沒有了車子有什麼辦法？」賓尼說，「這裏車子經過的不多，就是有車子經過，也不見得肯讓我們搭順風車的。」

「那要走到什麼時間？」司馬洛問。

「我看午夜左右可以回到酒店。」

「那眞有趣了。」司馬洛苦笑。

「就當是一次旅行好了。」賓尼說。

司馬洛嘆一口氣：「你還是這麼樂觀的一個人！」

「這就是爲什麼我老而不衰，」賓尼說：「一個人要保持健康的話，最要緊的還是得要有樂觀的心情。」

「我們走吧。」賓尼說。

於是司馬洛祇好動身跟着賓尼走了。

× × ×

賓尼的計算倒是沒有錯誤的，他們走到可以截到車子的地方，乘車回到酒店，剛好是午夜時份。酒店裏的人看見他們這副襤褸而狼狽的樣子，都表示奇怪，而賓尼則大致地說出了他們汽車失事的事情。賓尼自然沒有告訴他們汽車失事的原因；到底那個原因也祇是他們所懷疑的原因而已。

酒店方面也算是服務周到了，答應替他們安排報警的事情，而且向他們保證，盡量不會給他們太多的痲煩。這種事情，酒店方面是有辦法解決的，他們是遊客，一定可以得到特別的優待的。

「我也相信他們，」賓尼說：「他們是會盡量讓遊客舒服的。」

升降機向上升，司馬洛回答道：「你的情報來源對這件事情又如何呢？」

「這個等明天再算了。」賓尼說：「現在我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洗一個澡和睡一個好好的覺。」

雖然這樣說，當他們回到房間裏的時候，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却並不是洗澡或者換衣服，而是在房間裏東張西望。他們是正在找尋一些跡象。

司馬洛則小心地翻過自己的行李。他終於說道：「我們的房間有人來搜過了，幸而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對的東西收藏在這裏。」

「看來也沒有裝上什麼偷聽器之類，」賓尼說：「也許在這個地方，這種東西是不容易找到的吧。」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媽的，爲什麼不索性把我的東西拿走呢？反正他們也以爲我們是不會回來的了。」

「拿走了就證明事情是有古怪呀。」賓尼說。

雖然酒店的房間是早晚有人進來收拾的，東西不會老是維持原樣，但是客人自己的行李則是不會有人去碰的，因此司馬洛祇要翻一翻，就可以發現出來了。

「這又多一個算帳的理由了，」司馬洛說道。「當我們找到了算帳的對象的時候。」

「我們還是先洗一個澡，睡一覺再說吧。」賓尼說。

暫時看來也是祇有如此了。

於是他們洗澡，睡覺。

× × ×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來敲門了。

「是誰？」司馬洛不耐煩地吼叫起來，因爲時間還是那麼早，他還沒有睡够。而門聲是敲得那麼响，聲勢洶洶的。

又由於賓尼是他的响導身份，亦等於是他的僕人的身份，所以就由賓尼起床去把門打開了。門一開就湧進來幾個警察。

「老天！」司馬洛說：「這算是保證我們沒有痲煩嗎？等中午來也不行。」

「我們要問你們一些問題。」那個領頭的警長說着，臉上的表情是像石頭似的，這就使司馬洛覺得情形有點不大對勁的了。

「你——」那個警長指着司馬洛：「你就是叫司馬洛嗎？」

「是的，」司馬洛說：「關於那部車子，我希望並不是沒有買保險的，假如是的話，那也不是我們的錯，是租車公司的責任！」

「什麼車子？」那個警長問道。

司馬洛的咀巴訝異地張成一個洞。

「那你們是要問些什麼呢？」賓尼向那個警長問道。

「你——」那個警長轉向賓尼：「你是他的什麼人？」

「我是他的响導。」賓尼說。

「那你先回答我的問題好了，」那個警長說：「你認爲這位司馬洛先生是一個什麼人？」

「我認爲？」賓尼皺眉看着他。

「照你所知他是一個什麼人呢？」警長說道：「或者他告訴你他是一個什麼人呢？」

「這個嘛？」賓尼遲疑一下，回答道：「他是一個遊客。」

「他的身份，」警長說：「他是什麼身份呢？」

「他的身份就是遊客，」賓尼很聰明地回答：「請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吧，究竟發生了什麼？」

「你——」那個警長又轉向司馬洛：「你告訴我你究竟是什麼身份吧。」

「我是遊客。」司馬洛說。

「你是幹哪一行的？」警長問。

「我是做生意的。」司馬洛說。

「可以讓我看看你的證件嗎？」警長問。

「很好，」司馬洛說着打開床頭几的抽屜，取出證件來：「還好昨天沒有帶出去，不然現在可能巳經濕淋淋，或者甚至給燒掉了。」

「爲什麼呢？」警長問。

「我們昨天汽車的煞掣壞了，」司馬洛說：「我們要跳進水裏逃生，車子撞下山燒掉了。假如證件是懷在身上的話，一定濕得不成樣子，假如證件是放在車上的話，那就根本沒有了，燒掉了！」

「哦，」那警長說道：「有這樣的事嗎？」

「是的，」司馬洛說：「有這樣的事情。我猜你不是爲了調查車子的事情而來的吧？」

「不是。」那警長說。

「那你告訴我你究竟是爲了什麼而來的吧。」司馬洛說。

那警長還是沒有回答，而祇是在看他的證件。他終於似乎滿意了，把證件交還給司馬洛，又說：「你不介意我在這裏搜查一下嗎？」

「當然不介意，」司馬洛說：「你隨便好了。」

那警長做一個手勢，他手下的警察們便動手在司馬洛的房間裏搜索起來。司馬洛不知道他究竟要搜一些什麼，不過他自已知道應該沒有什麼犯法的東西可以搜出來的，因此他是毫無所懼了。後來他們也果然沒有搜出什麼，祇是其中一個警察拿了幾張司馬洛的名片給警長看看。警長拿在手中看了一會，皺起眉頭，又問司馬洛：「這是你的名片嗎？」

「是的。」司馬洛回答。

「怎麼名片上沒有銜頭呢？」警長問道。

「我做的生意很多，」司馬洛說：「銜頭也印不下，在我做生意那個地方，很多人都認識我，其實我印名片也不大有用處。」

那警長想了一會，然後才說：「你不是一位靈魂學博士嗎？」

「這就不敢當了，」司馬洛說：「對這種事情我是相當感興趣的，不過我不能稱得上是什麼博士。」

「很有趣，」警長說：「有人投訴你冒充靈魂學博士。」

「這倒是眞的很有趣的事情了，」司馬洛說：「是誰作這樣的投訴的呢？」

「對不起，」警長說：「對於情報的來源，我們是要加以保密的。所以我不能告訴你了。」

司馬洛聳聳肩：「既然這樣，我當然也是不能够强逼你透露的，不過，這種指控似乎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根據。」

「我也覺得是這樣的，」那個警長說：「目前我找不到什麼具體的證據，不過我要給你的忠告就是你最好小心一點，不要亂攪，不然的話——我這裏是不贊成人家亂來的。」

司馬洛一攤兩手，道：「謝謝你的忠告！」

「好了，」那個警長說：「現在也不再騷擾你了，我們走了！」

他果然領着手下的警察們走了。

司馬洛與賓尼面面相覷。

賓尼又咒罵一聲：「好傢伙，不能把我們送進醫院，不能把我們送進地獄，就想把我們送進監獄了！」

「幸而我的名片上並沒有印什麼銜頭，」司馬洛說：「這是我的預感。」

「你倒算得是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了。」賓尼說：「假如你的名片上印上了什麼博士之類的銜頭的話，那我們現在就會十分痲煩了！」

「我早就對你講過了，」司馬洛說：「我是不相信什麼銜頭的，我認爲我自己的咀巴的本領更加高强，人家假如相信我的咀巴，我不需要用我的名片了。但是，我看那個傢伙一定是出了一些錢把這個警長叫來的，我在奇怪我們可不可以也這樣做。」

「我認爲還是不要這樣做的好！」賓尼提出意見道。

「爲什麼呢？」司馬洛說：「這裏不是財可通神的嗎？」

「許多地方都是財可通神的，」賓尼說：「但是有時也不能够一概而論的，譬如剛才這一個，他就不是要錢的。」

「你怎麼知道他是不要錢的？」司馬洛問道：「我認爲他是有古怪的。」

「假如有人用錢的話，」賓尼說：「我們現在就已經給揪到警局去了。他們可以用很多辦法向我們爲難的，何必要來問這些沒有根據的問題呢？」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搔着後腦，「那你是說這個人並不是拿了錢的了？」

「我並不認爲是的，」賓尼說：「正如我剛才所講的——」

「這樣一座小島，」司馬洛說：「遠離王法，他要拿錢，不是相當容易的事情嗎？」

「也許吧，」賓尼說：「不過有時事情也得改一個角度來看的。假如這個人是要拿錢的話，他在這個地方並不是有機會拿很多錢的，這裏雖然也有不少遊客到來，不過旅遊事業還是遠遠談不上發達兩個字的。所以，很可能他就是一個不肯拿錢的人，所以他才會給調到這裏來的。他的樣子就像是這樣。」

「唔，」司馬洛點點頭，「有道理。假如他是一個正直的人，那他是有利用的價值了。」

「且別談利用不利用吧，」賓尼說：「起碼我們可以安心，知道警方不會和我們的對手聯合起來害我們。」

「這一點你是肯定的嗎？」司馬洛問道。

「這一點我來的時候已經查過了，」賓尼說：「你也不是不知道的，我也是一個有經驗的人，而我們所做的工作，很可能會與法律發生若干磨擦，我怎可以不先弄清楚呢？」

「你有功勞。」司馬洛說：「那麼，這裏警方的大致情形是怎樣的呢？」

「這裏是一個小地方。」賓尼說：「又是熱帶，我們是不能夠預期他們能夠怎樣保護我們的了，他們祇是不高興有人生事惹麻煩，增加他們的工作，因此通常而言，誰找麻煩的就會更麻煩。」

「那最好了。」司馬洛說：「我們又不是來找麻煩的人。這樣，是向我們找麻煩的人麻煩一點了。唔——你以爲投訴我們的人會不會就是尤嘉呢？」

「似乎不像了。」賓尼說：「假如是的話，他就不需要說他的情報來源要守秘密了，他很可能是接到一個告密電話之類，連他自己都說不出他這情報的來源，那他就祇好說他的情報來源要守秘密了。而且，假如他是接到了尤嘉的投訴的話，那他應該把尤嘉也找來頂證的，這樣的話，我們要狡辯就似乎是更難了。不，我不相信是尤嘉，我認爲這是一個匿名電話的成份會更高一點。」

「那你去查出這個匿名電話的來源吧。」司馬洛說：「這是你的工作。」

「我也正是打算這樣做的。」賓尼說：「不過，先讓我吃一頓早餐行不行？你要知道，人是不能夠不吃飯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也是一樣的，我的肚子也相當餓了，讓我們找點吃的東西吧！」

他們一起吃過了早餐，然後賓尼就出去了。司馬洛沒有什麼事情好做，祇好又去玩那一套他最喜歡和最擅長的遊戲，就是去找前晚那個酒店的女職員。鬼混一下也好，吃吃豆腐吧，即使不能够有什麼眞正的行動。

但是這一次他却是碰了釘子了。她說：「我沒有心情出去。」

「呃——」司馬洛說：「我們昨夜不是相處得很好嗎？我做錯了什麼呢？」

「你的錯誤就是記性不大好！」她說：「不是昨天晚上，而是前天晚上。」

「噢，對不起。」司馬洛說：「我忘記了，但是昨天晚上我沒有空，你大概也知道我是發生了一些事情，我並不是不想來找你，我又不是去找別的女人。」

「我不知道你昨夜發生了什麼。」她冷冷地說：「但我知道你今天早上發生了什麼。」

「哦，今天早上。」司馬洛說：「不錯，今天早上也是發生了一些事情。」

「今天早上發生的事情就是警察來找你。」她說。

「哦——呃——是的。」司馬洛說：「那是——他們有點事來要我帮忙調查一下。」

「他們不是來要你帮忙調查。」她說：「他們是來調查你的。我媽媽告訴我，凡是有警察來調查的人，我還是少跟他來往爲佳。」

「你還聽媽媽話嗎？」司馬洛幾乎笑出來。

「爲什麼我不應該聽媽媽話？」她說：「每一個人都有媽媽的呀。」

「我的意思是——」司馬洛說：「你已經是這樣大一個人了，你還需要聽媽媽的話嗎？你該有能力自己判斷是非的。」

「我就是有能力自己判斷是非。」她說：「假如我有一個女兒，我也是同樣地教她的。現在對不起了，我有工作做！」

她走過去，接待一個剛剛回來的日本遊客，把房間鎖匙交給那個人，那個人不斷向她鞠躬，她也不斷向那人鞠躬，兩個人倒像沒有個完似的。這就是日本人了，打起仗來打得最兇的是他們，而最講究禮貌的亦是他們。

司馬洛耐性地站在櫃枱的旁邊等着，終於等到他們鞠躬完畢。那個日本遊客上樓去了。

司馬洛說：「那警察的事情祇是一個誤會，你得給我一個機會解釋一下！」

「我的媽媽告訴我。」她說：「眞正是好的人，警察也不會懷疑他的。」

「我——」司馬洛爲之氣結地深吸一口氣。

她沒有再看司馬洛了，祇是低着頭在整理着她在櫃枱上的資料。

「給我一個機會吧。」司馬洛說道：「我們出去散步一下。」反正他有的是時間。

她搖搖頭，似乎感覺到滑稽似的笑起來說：「你這個人眞是！我已經對你講過了。你的記性太壞了，我媽媽也對我講過了，假如一個男人對你記性太壞的話，你還是不要對他期望太高的好。」

司馬洛很想告訴他對她的媽媽的觀感是如何的，但自然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是不好提這種事情的。也許她昨夜跟她的母親談過吧。不過司馬洛目前又有了好奇心

。他說：「我已經講過我的記性並不好，昨夜是出了事情嘛！我沒有辦法的。」

她冷笑一聲：「所以我這樣講了，你忘記了我現在是正在值班的時間嗎？我怎麼能够跟你出去散步呢？」

「呃——」司馬洛的臉紅起來了。他眞的忘記了，她現在是還沒有下班的。「那麼，下了班如何？」

「爲什麼你不走開呢？」她說。

她的臉現在就像冰山一樣。跟昨夜是完全不同的。那是說是跟前一夜完全不同的。

她走開了，到櫃枱的另一邊去處理她的其他工作。司馬洛嘆一口氣。他也不是一個沒有經驗的人，尤其是對於女人的方面。他看她這副表情，就知道他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於是他祇好走開，走向酒店的門口。

他從眼角中看到她是一點反應都沒有的。她並不是在作狀，並不因爲他走開了就覺得可惜的。她果然就是相當堅決地對他放棄了。事實上也是難怪她的，因爲他的確並不是對她眞心，他祇是存心跟她聊聊，打發一下時間吧了，所以他並沒有怎樣對她有好記性了。本來他以爲她是一個很隨便的女人，現在知道她原來是認眞的，那他也是得要重新考慮了。

他走出了酒店的門口，覺得自己有點像一個傻子。到了這個以旅遊爲主的地方，却不是爲了旅遊而來的，那他就不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好了。

他信步走在酒店面前那條路上，走到村子裏，那裏是有一個市集的，而那裏所賣的差不多都是海鮮，由於這裏是一個近海的地方，他們當然最容易得到海產了。由於旅遊事業已經開展了的關係，所以亦有幾個是賣紀念品的攤位，而這些攤位間當然是大多數有外來的遊客了。本地的人是甚少的，祇有主持攤位的人，以及一些孩子，操着很差勁的英語，向遊客們推銷那些紀念品。那些英語相信是沒有多少人聽得懂的，不過沒有關係，反正他們的意思，聽者也是懂得的了。不過是要勸他們買吧了。雖然辭令方面是沒有什麼帮助的，但是他們的表情却是頗有帮助。那副可憐相，又是死纏着，心腸軟一點的人，也會給他們感動，即使本來是不想買的，也要買一買了。這個世界，死纏也不是沒有好處的。

司馬洛本來對這些紀念品就不會有興趣，而且此時，他的注意力亦被另一些東西吸引住了，那就是前頭一角落裏，有一羣人正圍着一部東西。一大羣本地人，其中有不少是孩子，正在吵吵鬧鬧的。

司馬洛雖然被人遮着，不過他却可以看到那是什麼。那是一部白色汽車，正在給一大羣人圍着，還有一個孩子爬上了車頂，正在一跳一跳的，開心得很。

司馬洛排衆而前，看見那是一部白色的房車，相當老爺的了。這是一座小島，島上有的車子總是租回來的，即使你是非常富有的遊客，亦不方便把你的名貴跑車運到這裏來應用。那駕車的人正在手忙脚亂，就是沒有辦法把車子開動。使司馬洛最感興趣的就是車子中的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年輕女人。一個西方女人。看她的打扮必然也是一個遊客了。她給這許多人圍着顯得很害怕，車子的窗門都絞起來了，而車門無疑地亦是鎖上了。她的慌亂使那些人們（尤其是孩子們）更加得意，喝聲不絕的，車頂上那一個孩子也跳得更得意。

司馬洛微笑。在無所事事之中，這倒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他走過拍拍車頭，喝道：「走開！走開！」

在車頭上跳着的一個孩子連忙爬下走了，圍着的人也讓開了一點。既然來的是一個男人，他們就害怕而且尊敬起來了。大概島上的行政人員也警告過他們千萬不要開罪遊客的。

那個女郎也看出司馬洛是一個遊客，起碼是一個外來的人了。很奇怪，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種族不同，外來的人與外來的人之間，則是會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的。

司馬洛咀巴湊近車窗，用英語叫道：「有什麼不對？」

那個女郎對司馬洛果然是放心得多了。她也把車窗的玻璃絞低，叫着回答道：「我開不動這車子！」

「讓我來看！」司馬洛說：「你把車頭蓋打開，試試開動吧！」

她放鬆了車頭蓋的扣子，司馬洛把車頭蓋掀開來，檢驗一下。她雖然企圖開動車子，却聽不到有什麼聲音。一個孩子伸手來要摸車中的機件，司馬洛把這隻手猛的打開了，做出一副兇惡的樣子，這時，其餘的人就不敢再伸過來了。司馬洛對於車子也是一個十分內行的人，他初步觀察，覺得這車子內臟是已經超齡的了，可能出毛病的地方很多，不過他一時之間却看不出是那一個部份出了毛病。

他把車頭蓋蓋好了，又回到那個女郎身邊說：「假如你不介意，讓我上來試試吧！」

「謝謝你！」那個女郎說道。她很明顯地是一個美國人了，她的英語是美國口音。

她很樂意地把車門打開了，而坐到旁邊的座位中。司馬洛開了車門上了車，坐進司機位，試試開一下車子，並無反應。

他問道：「這事是怎麼發生的？」

「我不知道。」她說道：「車子開到這裏時就不動了！這些人——眞可怕！」

「不要緊。」司馬洛說道：「他們不過是在湊熱鬧吧了，他們又不會揍你一頓的！」

他再試了兩次，然後伸手到儀器板下面如摸了一番，做了一些什麼，再試一試，馬達就發動了。

「你眞本事！」她說，「究竟是什麼不對呢？」

「電綫接得不好，」司馬洛說，「你開到這裏，電綫就分離了。現在我已經替你接上！」

「這眞有趣，」她說，「假如是在荒凉的地方出事，什麼人都沒有，那時我怎辦好？」

「那你就祇好走路了。」司馬洛微笑着說。

「但是，我們怎麼離開這裏呢？」她問。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艷鳳狂龍 （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前任武林盟主楊柳兒鑒於通天教滲透中原武林，爲平魔衞道計，於是便獨自走訪現任武林盟主雲夢釣叟丁天佐，以圖共商對策。楊柳兒到埗時，丁天佐尚軟玉溫香抱滿懷，仍留連於旖夢中，樂而不思見客。楊柳兒不耐久候，正欲離去，丁天佐始闌珊出見。楊柳兒說明來意，雙方磋商大計之後，楊柳兒被邀赴宴。宴罷，丁天佐叫楊柳兒運功一試。誰知楊柳兒一運眞氣，發覺功力盡失，才知上當，但她處變不驚，沉着應付，斥問對方是否丁天佐？此現任武林盟主究竟是不是丁天佐本人，還是冒充的，請看內文。

教主失掌珠　解藥換人質

楊柳兒道：「因爲，丁天佐是一位俠肝義胆，頂天立地的奇男子、大丈夫，決不會暗箭傷人，也沒理由要暗算我這個前任盟主。」

「看來，妳倒算得上是丁天佐的知己朋友了。」丁天佐含笑接着問道：「還有嗎？」

「還有，也就是我午餐前說過的，一個武功超絕，內功精湛的人，不可能輕易患病。」

「對！就憑這些，已足够證明我這個丁天佐是假的了。」

「你究竟是誰？」

「通天教教主獨孤杰。」

獨孤杰邊說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來，並笑問道：「妳看像不像？」

呈現楊柳兒眼前的獨孤杰，是一張修眉鳳目，面相清癯，很有書卷氣的文士臉型，鬢間也僅有少許的白髮。

楊柳兒搖搖頭道：「不像。」

獨孤杰一怔道：「妳見過獨孤杰？」

「沒見過。」

「既然沒見過，又怎知不像？」

「因爲，照時間推算，獨孤杰至少該是八十歲以上的人了，但你却只不過是一個約莫五旬上下的人。」

獨孤杰禁不住啞然失笑道：「妳這個大行家，怎麼說起外行話來。」

「我說的不對？」

「不錯，如果老夫說我自己已功參造化，學究天人，妳一定說我大言不慚，自吹自擂，但以老夫目前的修爲，要永駐容顏，却只是雕虫小技而已。這點，妳這位大行家，爲何竟然想不到。」

「如此說來，你的確是通天教教主獨孤杰了？」

「如假包換。」

楊柳兒苦笑着一嘆道：「說來也只能怪我自己，方才，我竟然沒注意到你臉上的人皮面具。」

獨孤杰得意地笑道：「這叫作君子可欺之以方，任何人站在妳的立場，都不會

懷疑我是敵人的，而且，我又是故意坐在背光的位置，那樣一來，就更加可以萬無一失了。」

他微頓話鋒，又笑問道：「還有疑問嗎？」

「有，你是在飲食中下的化功散？」

「不，是下在妳的座椅上，那是一種無色無臭的粉末，但藥效却是快而强。」

「有解藥嗎？」

「有，但必須在一個月之內使用，如果超過一個月，即使施以解藥也無能爲力了。」

楊柳兒苦笑道：「這是說，我還有一綫希望，不致成爲廢人？」

獨孤杰曖昧地笑道：「其實，妳儘管一千萬個放心，老夫決不會讓妳成爲一個廢人，更不會殺妳。」

楊柳兒注目問道：「那你爲何要暗算我？」

獨孤杰不答反問道：「老夫先問妳，本教東山再起，欲圖稱霸中原武林，其最大的阻碍是誰？」

「自然是中原各大門派，所聯手滙成的龐大力量。」

「不！妳又錯了……」

「我又錯了？」

「是的，恕我說句不好聽的話，中原各大門派，是黃鼠狼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目前，他們都已成了徒擁虛名的空架子，在老夫眼中，他們的份量，實在太輕太輕了。」

「那麼，你心目中的阻碍是誰呢？」

「是以妳五叔爲首的一小撮人。」

楊柳兒黛眉一揚道：「多謝教主誇獎！我楊柳兒雖敗猶榮。」

獨孤杰拈鬚微笑道：「所以，我不會殺妳，我要以妳爲餌，讓你們那一小撮人，一個個自動前來上鈎。」

這主意的確是够陰險，够狠毒。

假如他這一陰謀得逞，那麼，武林大局，可眞不堪設想了。

楊柳兒急在心頭，但外表上却是漠然地一哼，道：「你的陰謀未必行得通。」

獨孤杰說道：「行不通也不要緊，只要他們捨得妳這位大美人，老夫也樂得享受……」

「閉咀！」

「怎麼？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還會不好意思？」

他邊說邊站了起來，邪笑道：「別看老夫已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寶刀還非常管用哩！」

這時，他已走到楊柳兒身邊，偏着頭，向她打量着，一面笑道：「聽說妳剛出道時，就是一位轟動江湖的大美人，不錯，見面更勝聞名，目前，雖已綠樹成蔭子滿枝，却更具有一種少女所缺乏的成熟美，老夫就是特別喜歡具有成熟美的狼虎之年的女人……」

「是嗎！那我馬上去替你找一個狼虎之年的叫化婆來。」

接口的是一個身着粉紅色衫裙的少婦，也就是午餐前猶在紅羅帳中的那位赤裸美人。

此刻，她雖然穿上了衣裳，却跟不穿衣裳並無太多的差別。

因爲，裙子短得僅遮住臀部，那高聳的胸前雙峯也有大半露在外面，手臂更是全裸，連腋毛也露了出來，可以說，她的全身都在放射着强烈的誘惑——當然！那是對男人的誘惑。

她的及時出現，算得上是暫時替楊柳兒解了圍，但楊柳兒對她那身裸露的裝束，却不欣賞，不但不欣賞，而且還撇了一下櫻唇。

那紅衣少婦雙手叉腰，似笑非笑地盯着一臉尷尬神色的獨孤杰，道：「怎麼樣？要不要我替你馬上派人去找？」

獨孤杰雙手互搓着，苦笑道：「小寶貝，我是鬧着玩的嘛！妳怎能認眞！」

「鬧着玩？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德性！」紅衣少婦杏眼圓睜，冷哼一聲，道：「獨孤杰，你記好，只要我花弄影還活着，想要另外拈花惹草，門都沒有！」

花弄影三字，使得楊柳兒心頭一震，也使得她本來不屑一瞧的，此刻却深深地向對方盯了一眼。

楊柳兒隱約地記得，她的五叔大覺大師曾經說過，獨孤杰的小老婆花弄影，曾經在狹路相逢之下，和大覺大師鬥了兩千招，打成平手，她弄不清楚，當時，交手的是否有所保留，但以花弄影這樣的年紀，能和大覺大師打成平手，那的確是值得刮目相看的……興念及此，她又向花弄影盯了一眼。

獨孤杰苦笑如故，只有連連點首的份兒。

花弄影又沉聲說道：「從現在起，這位楊盟主由我親自監管。」

獨孤杰連連點首道：「行！行……」

花弄影這才向楊柳兒嫣然一笑道：「楊盟主請放心，在我身邊，保證沒人胆敢傷妳一根汗毛。」

楊柳兒淡然一笑道：「多謝……這位夫人如何稱呼？」

「妳就叫我花夫人吧！」

「多謝花夫人！」

「好！咱們走。」

「且慢，我還有問題要向獨孤教主請教。」

花弄影含笑點首道：「好！妳快點問吧。」

楊柳兒目注獨孤杰問道：「大教主，丁盟主如今何在？」

獨孤杰展示着掌中的人皮面具，陰險地一笑，道：「在這兒。」

楊柳兒俏臉一變，說道：「你殺死了他？」

獨孤杰漫應道：「這不是廢話麼！」

的確是廢話，面部的皮都給剝下來了，不死還行嗎！

但在某種情況之下，任何人都會不經大腦地，問出這樣的廢話來的。

楊柳兒沉聲說道：「丁天佐一代仁俠，跟你無寃無仇，你讓他死得那樣慘，即使沒人殺得了你，難道不怕報應？」

獨孤杰呵呵大笑道：「妳越說越幼稚了，告訴妳，楊柳兒，天地鬼神也跟人間的官府一樣，欺善怕惡，永遠偏向强有力的一邊，妳懂嗎？」

楊柳兒俏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才接問道：「那麼，這四位常任護法，也是

假的了?」

「這回又錯了?」獨孤杰得意地笑道：「這四位護法還都是原來的本人，妳該明白、丁天佐不是省油的燈，如果沒有他們四位的合作，老夫又怎能輕易取得丁天佐的人頭。」

楊柳兒長嘆一聲，道：「想不到憑他們四位的身份，也會幹出吃裏扒外，賣身投靠的勾當。」

獨孤杰道：「其實，這也沒什麼稀奇，往高處爬，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啊！何況，他們四位，早在三年前，就是本教的人了。」

「高明，高明！」

「過獎！過獎！」

花弄影插口笑問道：「現在該問完了吧?」

「……」楊柳兒默然點了點頭。

「那麼，咱們走……」

× × ×

武林盟主丁天佐遇害，楊柳兒遭暗算被擒的消息，立即在江湖上不脛而走。

這一消息的令人震驚與轟動的程度，更是超過了三個月前由杜子南所創造的奇跡。

其實，這也難怪，短短三個多月之間，現任與前任的三位武林盟主，二死一受擒，還有甚麼事情比這事更能轟動江湖的呢?

當然！對於楊柳兒遭暗算被擒的事，最感到焦急的，是以大覺大師爲首的群俠們。

因此，當楊柳兒被生擒的消息放出的當晚，三個月以來一直在暗中活動的羣俠，立即舉行了一次緊急會議……

× × ×

夜深沉。

一艘烏篷小艇，由夏口方向，橫越大江，駛向武昌。

艇內是些甚麼人，無從知道，操槳的是一個頭戴范陽草帽，帽沿拉得很低的短裝漢子，看不到他的面孔，只見他運槳如飛，小艇也隨之乘風破浪，向對岸急駛。

當烏篷小艇離岸約莫百多丈後，夏口方向又駛出一艘梭形快艇，疾駛如箭，也不過是盞茶工夫，已和那艘烏篷小艇駛個併肩。

梭形快艇上，操舟的是兩個勁裝大漢，艇中俏立着一個勁裝佩劍的紅衣女郎，赫然是通天教的嬌嬌公主獨孤玉嬌。

兩艘小艇駛個併肩之後，獨孤玉嬌立即沉喝一聲：「杜子南，你站出來！」

事實上，他的話聲未落，烏篷小艇的甲板上已出現一位白衫書生，那正是風流倜儻，豐神如玉的「四海游龍」杜子南。

江風吹得他的衣衫獵獵作响，更增添幾分瀟洒飄逸的氣概。

他，目注獨孤玉嬌，含笑問道：「嬌嬌公主有何見教?」

獨孤玉嬌那充滿複雜感情的美目，深深地凝注對方，默然不語。

可能她自己也分辨不清楚，目前對杜子南究竟是愛還是恨?以及是愛多于恨，還是恨多于愛?

半晌，她才輕嘆一聲，道：「你是去救楊柳兒?」

杜子南含笑點首，道：「不錯。」

「你不是救人，是去送死！」

「那不是正合妳的心意嗎！」杜子南的神態和語氣，都有點嬉皮笑臉的味道。

「你……你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她大發嬌嗔，一跺足，幾乎將那艘梭形快艇跺得翻了個身。

杜子南一擺手，疾駛中的烏篷小艇慢了下來，一旁的梭形快艇也跟着慢下來，兩艘小艇仍然駛個併肩。

兩艘小艇的速度雖然慢了下來，但在滾滾急流中，仍然以原來的航綫向對岸駛去，並未被急流冲往下游。

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兩艘小艇的操舟人，都是此道中的高手。

緊接着，杜子南向着獨孤玉嬌抱拳一揖，含笑說道：「最難消受美人恩，公主盛情，小生這廂有禮了。」

獨孤玉嬌美目深注，上齒緊咬着下唇，停了一下，才輕輕一嘆道：「你以爲，像我這樣的化外之人，都那麼輕賤?」

杜子南笑了笑道：「不敢，飲食男女，人之大慾，時不論古今，地不分中外，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像公主這情形，在下在中原也碰上很多次了，所以，公主大可不必有這種想法。」

「這還有點像人話。」獨孤玉嬌苦笑了一下，道：「我是維吾爾族，你該聽說過，邊疆兒女，豪邁直爽，敢愛敢恨，不像中原兒女那麼忸忸怩怩的，心裏明明愛得要命，口中却在吞吞吐吐的，不敢說出來。」

「這情形，我明白。」

「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過去，不知有多少男人，拜倒我的石榴裙下，我連正眼也沒瞧他們一下，說得誇張一點，我一向視天下男人如糞土，可是，現在，唉！這也許是所謂報應吧！」

杜子南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咀唇微張，却是欲言又止。

這位一向豪邁而又有點玩世不恭的「四海游龍」，似乎有點被感動了。

「這些，都暫時不談，」獨孤玉嬌輕嘆一聲之後，注目問道：「你一定要去救楊柳兒?」

「是的。」

「你知道不知道，這是我爹設下的陷阱?」

「知道。」

「知道了還要去送死！」

「這就叫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你……你自以爲很了不起?」

杜子南雙眉一揚：「我不自以爲了不起，也決不妄自菲薄，尤其是對于營救楊盟主的事，于公于私，我都義不容辭。」

獨孤玉嬌美目深注着，半晌，才又輕輕一嘆道：「我，心意已盡，你一定要一意孤行，我也懶得過問了。」

說完，沉喝一聲：「咱們先走！」

嬌喝聲中，她那艘梭形快艇忽然加速衝刺，一下子就超前了三丈多。

杜子南沒接腔，他目注那艘逐漸超前遠去的梭形快艇，忽然深長地嘆了一聲。

那操舟的短裝漢子揚聲笑道：「小老弟，你眞傻得可惱又可恨。」

聞聲知人，這位操舟的短裝漢子，顯然就是「四全浪客」申大元。

杜子南一怔，道：「我傻?」

「是啊！飛來艷福，你竟然一再地向外推。」

「艷福?申老，您認爲我的麻煩還不夠?」

「這算麻煩?你知道，對于這種麻煩，別人夢寐以求都求不到，何況，你目前只不過有了一個白傲霜和花夢痕，再加上一個，也不算多呀！」

「申老，您忘了，這妞兒，和咱們是水火不相容的敵對立場?」

申大元笑道：「只要你們小兩口睡在一起了，立場也就自然一致啦……」

這時，前頭江面上忽然傳來一陣打鬥、叱喝聲。

須知這一帶的江面，闊達十多里，而獨孤玉嬌那艘超前駛去的梭形快艇，早已沒了影兒。

黑夜中，視界有限，而且，江面上的霧氣也逐漸地濃厚起來。

因此，只能聽到前頭的打鬥聲與叱喝聲，而沒法看到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杜子南苦笑一下道：「申老，別吃我的豆腐，加點勁，咱們趕上去瞧瞧。」

申大元一面加勁疾駛，一面笑道：「準是那嬌嬌公主滿腹情愁，沒法發洩，才找機會借題發揮，只是不知是甚麼人倒了霉……」

前頭的打鬥聲越來越激烈，間或還傳來一兩聲淒厲慘號聲。

杜子南沉思着道：「但願不是我方的人。」

申大元道：「那不會的，你我是先鋒人員，沒人跑到咱們前頭去啊……」

打鬥聲越來越清晰可聞，足證距打鬥的現場已越來越近了，但江面上的霧氣也越來越濃，幾乎已到丈遠之內難辨人影的地步。

爲了避免發生意外的碰撞，申大元不得不將小艇的速度減低下來。

沉沉暗影中，傳來一個沙啞的狂笑道：「丫頭，別以爲中原武林中只有一個杜子南可以制服妳，老夫也照樣的可以將妳生擒活捉。」

「作夢！」那是獨孤玉嬌的語聲。

但獨孤玉嬌緊接着却發出一聲驚呼，只聽那沙啞話聲的人得意地笑道：「丫頭，這該不是作夢吧！」

很顯然，獨孤玉嬌已經被生擒活捉了，打鬥聲也隨之中止。

「你……究竟捉誰?」獨孤玉嬌的語聲中充滿了驚恐意味。

「妳別問老夫是誰，現在，妳該明白，中原武林中多的是身懷絕藝的異人。」

「別臭美！我才不稀罕甚麼異人不異人。」

「稀罕不稀罕是另一回事，但事實上，妳這位通天教主的掌珠，一向眼高于頂的嬌嬌公主，已經被老夫生擒活捉了。」

「你敢將我怎樣?」

「老夫不怎樣，只是將妳當作禮品，送給一位妳我都很欣賞的人。」

「誰?」

「四海游龍杜子南……」

這時，杜子南的烏篷小艇已到達現場的五丈距離之內．但由于視界太差，只能隱隱約約地看到一艘小艇的影子在江面上晃盪着。

杜子南方自聞聲一怔，那沙啞語聲的人已語鋒一轉，說道：「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來人可是『四海游龍』杜子南杜少俠?」

杜子南揚聲笑道：「不敢，區區正是杜子南。」

「方才，老夫跟獨孤姑娘所說的話，你是否都聽到了?」

「大致都已聽到。」

「那麼，這件禮品馬上送給你，希望你好生加以運用。」

「閣下能否先行示知名號?」

「咱們萍水相逢，我看，這一點就免了吧！而且，即使老夫報出姓名，你也一定沒聽說過，因爲，老夫是一個十足的無名小卒。」

杜子南揚聲笑道：「一個十足的無名小卒，居然能一舉生擒通天教主的嬌嬌公主，如果閣下是我，你會相信嗎?」

那沙啞語聲道：「事實如此，你不相信，那可是沒有辦法的事。」

爲申大元所操縱着的烏篷小艇，不論是以快速或慢速前進，都沒法將雙方的距離縮短。

這就是說，他快，對方也快，他慢，對方也慢，雙方一直保持着五丈以上的距離，也一直只能看到一個隱隱約約的小艇影子。

這情形，使得杜子南眉峯一蹙，道：「閣下既不肯示知名號，又對區區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究竟是所爲何來?」

「沒甚麼原因，只是老夫認爲，咱們之間，暫時沒有見面的必要。」

「暫時沒見面的必要，這是說，以後，咱們還有見面的機會?」

「很可能，俗語說得好：山不轉路轉，人，總會見面的。」

「那麼閣下這份禮品，區區只好心領了。……」

那沙啞語聲訝問道：「像如此花不溜丢的美姑娘，你竟然不要?」

杜子南冷然地道：「不錯，區區不是登徒子，也不需要運用一位姑娘家。」

「老弟台誤會了，」那沙啞語聲笑道：「老夫知道你是正人君子，不會乘人之危，但對老夫這一份禮品，你却必須接受才好。」

「爲甚麼?」

「因爲，你目前必須妥爲運用她，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我還是不懂。」

「老弟台，你此行不是要去營救楊盟主嗎?」

「不錯，閣下所知道的事情可不算少呀！」

「多承誇獎！老弟台，你想想看，如果以獨孤姑娘去交換楊盟主，那不是省時又省力嗎！」

獨孤玉嬌也插口說道：「對！這辦法很不錯。」

那沙啞語聲笑道：「丫頭，現在，妳不恨我了吧?」

「少廢話！還不將我送過去。」

「別急嘛！我的姑奶奶，人家還沒答應接收哩！」

杜子南接口笑道：「不錯，我還是不答應。」

「杜老弟，這事情目前可由不得你，老夫是張飛請客，硬上。」那沙啞語聲沉喝一聲：「接着！」

沉沉暗影中，一道人影像被扔木頭似地扔了過來。

而且，他那扔人的手法也相當捉狹。

他們雙方的距離，還是保持五丈以上，按說，那位神秘客既能輕易地將獨孤玉嬌生擒，扔過這五丈多的距離，本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但是事實上，他只扔了四丈左右的距離。

這也就是說，獨孤玉嬌的嬌軀，在四丈左右處已墜向江面。

形勢很明顯，獨孤玉嬌的穴道已被制住，即使她水性極佳，掉入滾滾急流之中，也必然是凶多吉少。

也由于這捉狹的手段，迫得杜子南不能見死不救，而不經攷慮地，施展「大接引神功」，右掌向江面上凌空一抓。

就當獨孤玉嬌的嬌軀即將接觸江面的剎那之間，被抓上了烏篷小艇之上。

也幾乎是在這同時，那沙啞語聲的人呵呵大笑道：「小伙子，人交給你了，希望你好自為之……」

目注那快速離去的模糊的小艇影子，杜子南為之啼笑皆非地苦笑道：「這老小子真可惡！」

申大元接口笑道：「其實，我倒是覺得他相當的可愛哩！」

「可愛？我恨不得摑他兩記耳光。」

「那又何必哩！而且，人家也是一番好意。」

「我却認為是餿主意，試想，這樣一來，咱們跟邪魔外道何異？」

「得了！老弟台，你一向豪邁絕倫，不拘小節，怎麼這會兒却婆婆媽媽起來，你要明白，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何況，這還算是以牙還牙哩！」

「嗨！你們兩個，有沒有完！」

插口的是獨孤玉嬌，她還躺在甲板上，也怪不得她要大發嬌嗔了。

「很抱歉！人一上了年紀，話就嫌多。」申大元連忙向杜子南說道：「小老弟，還不快點給嬌嬌公主解開穴道。」

杜子南苦笑着替獨孤玉嬌解了被制的穴道，獨孤玉嬌挺身站了起來，一面抬手整理鬢邊散亂的青絲，一面向杜子南笑道：「半路裏忽然殺出個程咬金來，這也該算是天意吧！」

杜子南蹙眉問道：「妳好像很樂意作為人質？」

「你完全猜對了。」獨孤玉嬌媚笑道：「這麼一來，既可以免得你去涉險，輕易地救回楊盟主，我也樂得有一段時間可以跟你在一起，算得上是兩全其美，我又何樂而不為哩！」

杜子南沉思着問道：「獨孤姑娘，那兩個給妳操舟的人呢？」

「被方才那老頭殺掉了。」

「這是說，到目前為止，令尊還不知道妳失手被擒的事？」

「不錯。」

申大元插口笑問道：「獨孤姑娘，方才那老頭長得甚麼模樣？」

獨孤玉嬌苦笑道：「那老兒戴着人皮面具，我怎能知道他長得甚麼模樣。」

申大元蹙眉道：「為甚麼要那麼神秘？也幸虧他沒有敵意，否則，這個人就太可怕了。」

杜子南目注獨孤玉嬌，正容說道：「獨孤姑娘，現在，妳該已多少知道了一點我的個性，在通常情況之下，我是怎麼也不會接受那糟老頭的餿主意的……」

獨孤玉嬌截口笑問道：「這是說，現在，你已經改變主意了？」

杜子南點點頭道：「可以這麼說，為了楊盟主的安全，也為了妳的一番盛意，我只好暫時從權，不過……」

一頓話鋒，又注目接了下去道：「我更希望妳能接受我的一個不情之請。」

獨孤玉嬌含笑點首道：「說吧！只要我能做得到的事情，一定樂于效力。」

「有關囚禁楊盟主的地方，有些甚麼設施，請儘可能的告訴我。」

「為甚麼還要問這個？」

「我必須先去試試，萬一行不通時，再運用妳這位美麗的人質。」

「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哩！」

「這也算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吧！」

獨孤玉嬌沉思着道：「這事情是由花阿姨主持，詳情我也不清楚，我頂多只能提供一個大略的情況。」

杜子南欣然地道：「能有一個大略的情況也足夠了，走！咱們到艙內談……」

× × ×

時正三更。

一身白色儒衫飄忽的杜子南，安詳地步上已故武林盟主丁天佐住宅大門前的台階上，伸手在那朱漆大門的銅環上叩了三下。

大門內傳出一個蒼勁語聲道：「甚麼人？半夜三更，擾人清夢！」

杜子南朗聲說道：「勞駕向貴上傳稟一聲，就說杜子南專程拜訪。」

那蒼勁語聲道：「你就是『四海游龍』杜子南？」

「不錯。」

「杜少俠知道這兒是甚麼所在？你要拜訪的又是誰？」

「我要拜訪的是通天教主獨孤杰，夠了嗎？」

「小伙子倒真是快人快語，夠了，請吧。」

「請」字聲中，朱漆大門「呀」然開啓。

沉沉夜色中，只見一位鬚髮如銀，身材高大的紅衣老人當門而立，精目中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向杜子南深深地凝視着。

「身材高大」四字，似乎還不足以形容紅衣老人的魁偉。如果用「巨無霸」三字來形容，倒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本來，杜子南身裁頎長，在普通人中，也算是個高個子了，但跟目前的紅衣老人一比，杜子南的頭頂還在人家的肩膀之下哩！

至于橫寬，更是不成比例，比身段「苗條」的杜子南至少大了兩倍。

這一強烈的對比，使得杜子南入目之下，禁不住也為之一楞，而露出一臉的苦笑。

紅衣老人目光炯炯地向杜子南打量了一陣之後，才裂咀笑問道：「你……真的是『四海游龍』杜子南？」

杜子南含笑反問道：「你不相信？」

紅衣老人笑道：「老夫是有點不相信，憑你這弱不禁風的樣子，老夫一口氣就可以將你吹出十丈之外，你憑甚麼能打敗咱們的嬌嬌公主？」

「要不要試試？」

「當然要試，老實告訴你，你如果通不過老夫這一關，就別想見咱們教主。」

「好！劃下道來。」

「你不先問問老夫是誰？」

「沒這個必要。」

「你小子够狂，如果是在平常，我早已一拳將你揍扁了……」

「現在有何不同？」

「因為，咱們嬌嬌公主很欣賞你。」

原來他之所以獲得「沒被一拳揍扁」的優惠待遇，還是沾了女人的光。

這情形，使得杜子南禁不住又是一陣苦笑。

「閒話少說。」那紅衣老人雙手揉着自己的大肚子，含笑說道：「來吧！小伙子。」

杜子南注目問道：「要怎樣才算是通過你這一關？」

紅衣老人道：「只要你能將老夫逼退，也就算是通過了。」

「好！接招！」

杜子南話出招隨，一拳搗向紅衣老人的肚皮。

「蓬」地一聲，紅衣老人身形紋風未動，並裂咀笑道：「小伙子，加點勁。」

杜子南方才這一拳，最多只用了四成真力，目的是在試探對方的深淺。

其實，以杜子南目前的成就而言，這四成真力的一掌，已很少有人能承受得起了，但紅衣老人坦然承受之下，却是若無其事，由此也不難想見，這位紅衣老人不僅是佔了身形高大的便宜，其本身功力之精湛，也的確是不容輕視。

因此，杜子南一面再度揮拳進擊，一面沉喝一聲：「老丈小心！」

又是「蓬」地一聲，紅衣老人那巨大的身形晃了一晃，臉色也為之一變，也就當他臉色一變的瞬間，杜子南已發出第三招。

他這第三招，已改拳為掌，手掌緊貼對方的肚皮，以「吸」字訣將對方的身子吸得向前一傾，緊接着又猛然往後一送，就這樣，紅衣老人那龐大的身軀，被他「送」得「蹬、蹬、蹬、」地，一連退了七大步，才算是勉強拏樁站穩。杜子南並朗聲笑道：「承讓，承讓！」

紅衣老人說過，只要能逼退他的身子，就算是通過了這一關。

因此，杜子南已算是通過了這一關，而且，他還勝得頗為輕鬆。

固然，他那一招强似一招的真力，是致勝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却在一個「巧」字。

他深深明白，此行任務非常艱巨，決不能在第一關上消耗太多的真力，而紅衣老人人高馬大，內功精湛，如果以硬碰硬，勢必消耗大量真力不可。

所以，他于第二拳上以六成真力使得對方身形晃動，馬步微搖之際，接着改拳為掌，借力使力，很輕易地將對方「送」出七步之遙。

也因為這些，使得紅衣老人鬚髮怒張，精目中神光電射，一身衣衫也為之無風自擂，作勢反撲。

也許他是忽然想到了自己的諾言，他那懾人的威態忽然收斂，並苦笑一聲，道：「小伙子够聰明，也確是有真本領。」

杜子南淡然一笑道：「多謝誇獎！現在，是否可以代為傳稟了？」

紅衣老人點點頭說道：「好！你跟我來……」

他的背後却傳來一個陰冷語聲道：「不必了，本座就在這兒接見他。」

話落人現，獨孤杰已悄然卓立在紅衣老人背後約莫十來丈處。

紅衣老人向着獨孤杰躬身施禮，道：「參見教主。」

獨孤杰點點頭，微一擺手道：「車堂主請退過一旁。」

杜子南也安詳地踱進大門，在獨孤杰身前丈遠處站定，含笑拱手道：「小可杜子南，見過教主。」

獨孤杰一雙精目在杜子南週身上下打量着，一面拈鬚微笑道：「唔……小伙子的確是一表人才，怪不得一向眼高于頂的玉丫頭那麼喜歡你。」

杜子南雙眉一揚道：「獨孤教主，區區此行，可不是送上門來給你相親的。」

獨孤杰道：「老夫知道，你是為了營救楊柳兒而來。」

「那麼，咱們就該談正經事。」

「老夫所說的，就是正經的事，目前，你只有兩條路可走……」

「我知道，一條是投入貴教，做你的乘龍快婿，另一條却是死路。」

「不錯，那麼，你是準備走哪一條路呢？」

「我有我自己的路，」杜子南神色一整，道：「獨孤教主，你我心中都明白，眼前的問題，不是唇舌所能解決的……」

獨孤杰截口笑道：「憑你這黃口孺子，還敢向老夫叫陣！」

杜子南劍眉雙揚，朗聲笑道：「有何不敢，區區此行所為何來？」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說道：「教主當也明白，武林無法律，強者稱尊……」

獨孤杰又截口笑道：「好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好！老夫讓你見識一下，甚麼人才配稱為強者。」

也沒見他身形挪動，但却像足底裝了滑輪似地，一下子退了五丈多。

丁府的大門內，是一片頗為寬闊的廣場，獨孤杰這一退，已差不多退到廣場中心了。

在獨孤杰的想像中，本以為自己這一跡近賣弄的輕功施展，必然會將對方鎮懾住。

但他却沒想到，他的身形才停，杜子南還是安詳地站在他的丈遠之外。

那情形，就像是他根本不曾向後移動，也像是他和杜子南之間，有一根無形的繩子連繫着，而杜子南就是被那根無形的繩子拉過來的，因爲，他根本沒看到杜子南的跟進究竟使的是甚麼身法。

儘管這是由于他睚岸自高，有點輕視對方才有目前這結果，但杜子南的表現，也的確是不由人不刮目相看。

因此，獨孤杰老臉一熱之下，却不由脫口讚道：「高明！高明！」

杜子南笑了笑道：「這算不了甚麼，高明的還在後頭哩！」

獨孤杰道：「你小子够狂，也的確有點兒狂的本錢。」

「錯了，區區狂的本錢可不止一點兒哩！」

「才給你四両顏料就想開染坊了。」

「咱們別鬥咀，你且出手試試看，區區是不是只有四両顏料?」

「老夫會試的，小子，你知不知道方才退後五丈的原因?」

「自然是爲了這兒是廣場中心，地勢開闊，咱們雙方可以放手一搏呀!」

「不!這不過是次要原因，主因是這兒一目瞭然，不會有人在暗中搗鬼，老夫知道，還有一些老不死在暗中支持你。」

「你太多心了，支持我的那些老人家，連跟你交手都不屑，憑他們的身份，還會在暗中搗鬼嗎!」杜子南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咱們的廢話已說得太多了，現在，你是這兒的主人，俗語說得好，强龍不壓地頭蛇，請進招。」

獨孤杰注目問道：「你這是說，楊五郎那老禿驢沒有來?」

杜子南臉色一沉道：「這像是一派宗主所說的話嗎!」

這義正辭嚴的指責，使得獨孤杰老臉再度一熱，竟然接不上腔。

杜子南又沉聲說道：「他老人家沒來，信不信由你，我再說一遍，進招!」

獨孤杰老羞成怒之下，沉喝之下：「好!老夫成全你!」

話落掌揚，那巨靈之掌，徐徐地向杜子南凌空抓了過來。

雙方相距丈許，但獨孤杰掌中所發出的强勁吸力，却使得杜子南衣袂飄揚，人也幾乎被凌空抓起。

但這情形，也僅僅是那麼一刹那。

杜子南馬步微搖之下，立即穩住了。

不但人穩住了，連衣袂也不再飛揚，只見他週圍徑尺以外、地面上的塵土像被利刄刮起似地，紛紛向獨孤杰身前激射。

這情形，如果獨孤杰不立即應變，就眞的成了「作法自斃」，而被他自己弄得灰頭土臉了。

塵土飛揚中，只見獨孤杰左手大袖一揮，一股潛勁將那些吸回的塵土揮得以更勁疾之勢，向杜子南那邊反射過去，而且，右掌改抓爲攻，五縷指風，挾着破空銳嘯，向杜子南凌空疾射。

好個杜子南!他似已料到對方有此一招，一聲龍吟清嘯，騰拔三丈有奇，避過對方制命的一擊後，環空一匝，以蒼鷹搏兔之勢，揮掌下擊。

獨孤杰一式「單掌撑天」，硬接對方的掌力。

裂帛爆响聲中，凌空下擊的杜子南，一半是被反震，一半是故意借力的情況之下，再度騰昇三丈多高。

就這當口，獨孤杰雙掌一合，發出「拍」地一聲脆响——

如响斯應，只見四道人影分由四個方向，凌空向杜子南採取合擊之勢，疾射而來——

杜子南騰昇之勢已盡，正以一式環飛，徐徐下降。而對方那四人，似乎已算好了距離，這也就是說，如果杜子南循原定的路綫下降，則剛好落在對方那四人的凌空合擊的陣勢之中。事實上，杜子南就是循着那環飛之勢的自然路綫下降，似乎根本沒察覺到迫在眉睫的危機。

眼看杜子南就將陷入那四人合擊的陣勢之中，站在地面仰首凝注的獨孤杰，臉上浮現一抹陰險的笑容。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只見杜子南那凌空徐徐地環飛的身形，忽然快速下降——以脚上頭下的姿勢下降，以驚險已極之勢，脫離那四人的合擊，而且，于俯衝下降的同時，雙腿快速揮動，「叭叭」連响，慘呼連連聲中，只見那四人像斷綫風箏似地，被踢得分向跌落五丈之外，立告了賬，不!應該說是在他們跌落地面之前，早已了賬的了。

杜子南一式「平沙落雁」，飄落獨孤杰面前丈許處，氣定神閑，就像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似地。

獨孤杰拇指雙翹，笑道：「好，的確是後生可畏。」

「別廢話!」杜子南披唇一哂道：「還有多少替死鬼，教他們一起上吧!」

「年輕人別誤會，方才那四個，早已不算是本教的人了。」

「不是貴教的人，難道還算是我的人不成!」

「也可以這麼說，難道你不認識他們嗎?」

「廢話!」

以獨孤杰的地位，胆敢在他面前如此說話的人，除了杜子南之外，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位了。

但獨孤杰却毫不以爲忤，反而笑道：「那麼，老夫可以告訴你，他們是『長白四煞』。」

杜子南道：「你說的是兇威震關外的『長白四煞』符氏兄弟?」

「不錯。」

「他們怎會如此差勁?眞是見面不似聞名。」

「不是他們太差勁，是你的身手太高明了，小伙子，現在該明白了吧?」

「明白甚麼?」

「小子還要裝胡塗，他們四個，不是被你們收買，來本教臥底的人嗎?」

「所以，你才來上這『一石二鳥』的一招，如果他們剛才不能殺我，就借我的手，替你清理門戶?」

「對了，你小子眞是一點就透。」

「所以，你損失四個得力助手，不但不難過，反而高興得很?」

「那是當然!」

杜子南也得意地笑道：「但我要鄭重聲明：我以『四海游龍』的身份保證，他

們四個，絕對沒有被我方收買。」

獨孤杰一楞，道：「可是，老夫有他們通敵的證據。」

「那證據証明他們四個被我方收買?」杜子南道。

「那倒不是，不過，只有你們跟本教作對，所以，老夫斷定他們四個是被你們收買。」

「不是親眼目覩的事，最好別那麼武斷。」

「你的話，老夫不能不信。」獨孤杰蹙眉接道：「只是，那收買他們的人，是何方神聖呢?」

杜子南笑說道：「教主大人，現在，似乎不是硏究這問題的時候啊!」

獨孤杰道：「老夫知道。」

杜子南道：「方才，區區一向處于挨打的情況，基于禮尚往來的原理，我也該回敬一番才對呀!」

獨孤杰冷笑道：「有甚麼本事，儘管使出來!」

「那麼，區區得罪了……」

話聲未落，右手單掌一揚，身隨掌進，一下子欺近獨孤杰身邊，刹那之間，攻出二十四掌之多。

掌影繽紛，人影交織，勁風激盪中傳出獨孤杰的狂笑道：「小子，掌勢够快，够狠，只是，老夫還沒把它放在眼中。」

杜子南一面加速搶攻，一面笑道：「不愧是一派宗主，胃口眞不小呀!」

獨孤杰道：「你小子既然要回敬，就不要太小器，拿點像樣的東西出來。」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兩人已交換了百掌以上，居然是難分高下的平局。

杜子南朗聲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區區這就獻醜啦……」

話聲中同時傳出兩聲裂帛似的爆响，只見獨孤杰疾退三丈之外，胸脯劇烈起伏，滿臉驚駭神情地凝注着杜子南。

相反地，杜子南却仍然是氣定神閑，臉不紅，氣不喘，顯得一派安詳，並含笑問道：「教主大人，方才這兩下子，該不算太小器吧?」

獨孤杰冷然問道：「小子，你在何處學來的『菩提神掌』?」

杜子南答非所問地笑道：「教主記性不錯呀!居然還認得三十年前將你趕出中原的『菩提神掌』。」

「菩提神掌」是少林寺的絕藝之一。

三十年前，通天教肆虐中原武林時，各大門派掌門人親率本派精英予以圍剿，却都不是獨孤杰的敵手，最後，請出少林寺中已閉關十五年，即將證果的唯一長老智果大師出山，施以傲視武林的「菩提神掌」，才使得獨孤杰負傷而逃。由此足以證明，「菩提罡掌」是剋制獨孤杰的護身眞氣「玄冥置煞」的唯一尅星。

不過，練「菩提神掌」的人，有其特定的資質和秉賦，如果條件不合，即使懂得口訣和心法，也沒法練成。所以，最近二百年以來，少林寺中練成「菩提神掌」的人，也不過是智果大師一人而已。

如今，智果大師早已證果飛昇，想不到却冒出杜子南這個年輕小伙子來。

突然冒出一個尅星，固已使得獨孤杰震驚，而杜子南提及三十年前往事，更等于是揭對方的瘡疤。

此情此景，又怎能不教獨孤杰這一代老魔，當場爲之氣結。

獨孤杰臉色一變再變之後，忽然厲聲叱道：「小狗答我所問!」

杜子南淡然一笑道：「教主大人，你要小狗答你的問話，那你自己成了什麼玩藝呢?」

獨孤杰强行抑制心中的怒火，冷然地道：「老夫不跟你鬥咀!」

杜子南淡笑如故地道：「好!聽着，大覺大師跟少林寺的前任掌門人交稱莫逆，這答覆，你滿意嗎?」

大覺大師既然和少林寺的前任掌門人交稱莫逆，又同爲佛門高僧，那麼，儘管少林寺的絕藝不輕易傳給外人，但基于練「菩提神掌」的特殊條件，如果大覺大師合于該項條件，則大覺大師獲該項絕藝，也是情理中事。

當然，這一答覆，獨孤杰不一定會滿意，但至少不再打破沙鍋問到底了。

沉吟少頃後，獨孤杰才冷笑一聲道：「可惜你的『菩提神掌』還不够火候。」

杜子南安詳地一笑道：「我非常抱歉，但我的確是誠心回敬，也已經盡力了，大教主不滿意，那可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爲，有關火候方面……」

「閉咀!」獨孤杰截口一聲怒叱之後，又冷笑道：「杜子南，由于玉丫頭對你一往情深，老夫本來沒打算殺你……」

杜子南也截口笑問道：「現在，改變主意了?」

「不錯!今宵，我決不容許你活着走出大門!」

「由大門上面飛出去不行嗎?」

「……」獨孤杰面對這麼一個年輕對手，眞有莫可奈何之感。

杜子南神色一正道：「獨孤教主，提起令嬡，區區也有幾句逆耳艮言奉敬。」

「老夫在聽。」

「首先我要說明，你我之間，根本毫無私人恩怨，爲甚麼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呢?」

「那是因爲你們自以爲了不起，强行出頭。」

「好!就算是我方的不是，教主偌大年紀了，又何必重入中原，爭强鬥勝?」

「老夫高興。」

「教主莫說氣話，須知人生最多不過百十寒暑……」

獨孤杰冷然截斷他的話道：「別在我面前說教，老夫吃的鹽比你吃的米還要多，這道理難道我不懂!」

杜子南苦笑了一下道：「咱們別將話題拉遠了，現在言歸正傳，看在令嬡的情份上，咱們可以化干戈爲玉帛，變戾氣爲祥和……」

「你……你願意投入本教?」

「不!區區的意思是，請教主重回邊疆，並請將楊盟主送回……」

獨孤杰截口冷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告訴你，別作夢了!」

說到這裏，合掌三擊，四週火光連閃，片刻之間，廣場四週亮起百多枝松油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

而且，四隊衣分四色的劍士，也徐徐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唐御史智解李靖誣

唐朝初年，李靖因輔佐唐高祖李淵起兵有功勞，官任岐州刺史。

當時有人至長安，控告李靖，說他意圖造反，高祖即派一位御史查辦這事，這御史知道李靖一向是忠於國家，不可能會有謀反之心，於是請求高祖答應帶控告者一同到岐州，以便詢問追究，高祖答應了。

御史與控告者走到半途時，假裝原狀丟掉了，非常驚慌，重打那隨行的典吏，責怪他沒有好好保管，而闖下此禍；同時請求控告者，補寫一份，以便進行查辦。那控告者不知這是個圈套，便又寫了一份書狀；御史接到了補寫的一份，即與原來那份相核對，發覺前後二狀，互相矛盾；於是立即返回長安，奏明高祖，認為控告者顯然是誣告李靖。

高祖嚴令仔細追究，經過御史反覆詢問，控告者終於吐露實情，說此全屬虛構，因記憶不眞，以致於兩狀互有出入。

控告者誣陷忠良，依法嚴懲；李靖反更受器重，成為唐初名臣。

惠而不費

唐德宗即位之初，淄青節度使名叫季正巳，為了討好德宗，進貢了三十萬貢的錢幣到朝廷，德宗起初要收下這筆錢，可是恐怕會引起不良的風氣，於是跟宰相崔祐甫，談起這件事，崔祐甫建議把錢收下，然後將這些錢賜給淄青地方的將士們，使大家都知道朝廷並不貪愛錢財。德宗採納這項建議，派遣使者拿着季正巳所獻的錢，到淄青慰勞將士，受賞的將士人人都很高興，感念皇上的恩澤，而季正巳却因此覺得很慚愧，從此立志做個廉潔自守的清官。

張巡即陣認賊將

唐玄宗時，安祿山叛變，由河北直下汴洛，勢如破竹，聲勢十分壯大，州郡內竟大部份投降了安祿山。

張巡與許遠鎮守睢陽，官任御史中丞。安祿山之子慶緒，派遣其手下勇將尹子奇，率領十餘萬强兵來攻，張巡因兵力不足，只好死守住城，告誡將士，要奮勇拒賊，剛到中午時，雙方已交兵二十多次，士氣却不衰。

張巡想用箭刺殺尹子奇，但敵人那麼多，都是不認識的人，很難辨認，以致不知從何下手。

張巡略思索一下後，知道雙方對戰時，如一有特殊的情況，一定會立刻報告主將裁斷，於是用了一根枯竹來作箭，射下城去，檢到那根箭的賊兵以為城中箭用完了，才用竹子代替，這是一項特殊情況，趕緊拿着竹子去報告尹子奇，這情形在城上看得十分清楚，一下就認出尹子奇，於是命令一名勇敢的射箭老手南霽雲向他發射，一箭射出，正好中了尹子奇的左眼，尹子奇疼痛難以支持，立刻率衆兵退走了。

栽贓捕盜

有個糧食商運送一批麥子，在夜中經過平原縣的北村，樹林中突然躍出幾個强盜，把麥子刼走。糧食商人到平原縣去告狀，縣令名叫王愷，是個很有智謀的人，他對着糧食商問道：「那些强盜的相貌、口音你可記得嗎？」

「在昏黃的夜色裏，看不出長相如何，不過，他們操着本地的口音。」商人回答。

王愷告訴糧食商且不要把遇刼的事張揚出去，等三日後來縣府中領回失去的麥子，糧食商點頭答應。

王愷暗中下令差役販賣大豆，在幾石重的豆中，摻和少許巳炒熟的大豆，等到傍晚，駕車經過北村。北村樹林裏的强盜見到喬裝了的差役，不疑有他，又跳出來把大豆刼去。差役們這時便趕快回到縣府裏，報告任務巳達成。隔一天，王愷吩咐幾位捉拿犯人的捕快，假裝成收購大豆的商人，到北村去收買，見到生大豆中摻有炒熟了的大豆，便可判斷那賣主是參與搶刦的盜匪，那就加以逮捕。捕役聽命前往，終於藉着那綫索，把五個匪徒尋獲而加以拘捕。王愷再命令差役到賊穴中，取出糧食商前天被刦來的麥子。

撾鼓平亂

曹翰駐守嘉州的時候，有匪徒趁着黑夜率衆攻城，曹翰發動奇兵擊破他們，擒獲了很多的匪徒，這些俘虜都表示要投誠。曹翰顧慮到賊寇尚未平定，收容這些黨徒，恐怕會成為賊寇的內應，所以不允許他們投降加入行伍，而把他們囚禁在牢獄中，準備討平了賊黨之後，才把這些俘虜放回去。有一天傍晚，守獄的獄吏上前來報告說：「俘虜們打算在今天晚上造反。」

聽到這消息的人，都很害怕，只有曹翰神色泰然，暗地吩咐獄卒在該打三鼓的時候敲四鼓，並且提早敲打五鼓，同時，還要吹號角。囚徒正等待着要聚衆造反時，忽然聽到敲了五鼓，還有號角的聲音，認為天將要亮了，也就不敢妄動。事情過後，有人問曹翰說：「何以知道提早敲打五鼓，囚徒便不敢造反呢？」曹翰分析道：「這理由很淺顯，敲打五鼓則天將明亮，我們的兵士也將起床，並且天明之後，囚徒担心在路上奔逃，很容易辨認而又被擒獲，所以我料定他們不敢隨便造反。」

地向中央逼進。

那些劍士每組四人，第一組穿黑色勁裝，第二組是紅色，以次是銀色，金色。

這就是說，每一邊都是十六人，四面合計，共為六十四人。

六十四人都手執明亮的青鋼長劍，分四面向當中合圍逼進。

他們的動作整齊劃一，就像一支正在進行操演的軍隊。這刹那之間，廣場上一片死寂，只有那批劍士徐徐逼進時所發出的「沙沙」脚步聲。

杜子南神態安詳，面容一片冷肅，默然卓立，並徐徐拔出腰間長劍——一枝很普通的青鋼長劍。

獨孤杰手拈長髯，含笑說道：「杜子南，這是本敎對付强敵的絕藝之一，名為『八卦劍陣』，不是老夫誇口，它的威力，比起少林寺的羅漢大陣來，絕對只强不差。」

八卦劍陣的劍士們巳在他們兩丈之外停了下來。

杜子南冷然一哂道：「這倒是事實，你能作為威震天下的八卦劍陣祭劍的牲禮，的確是雖死猶榮……」

他的話沒說完，丁府後宅却傳來一陣驚呼叱喝聲。獨孤杰臉色一變，目注杜子南問道：「那是你的同伴在搗鬼？」

「不是搗鬼，是救人，」杜子南含笑說道，「你沒懂得『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妙計。」

獨孤杰冷笑道：「別作夢，楊柳兒週圍，防護得有如銅牆鐵壁，即使楊五郎親自出馬，也等於是自投羅網，退一萬步說，即使人被救走了，留下你小子，也是一樣的好釣餌……」

一道人影疾奔而來，並邊走邊嚷道：「稟啓敎主，大事不好……」

獨孤杰臉色又是一變，沉聲喝問：「甚麼事？」

只見一個勁裝漢子，氣急敗壞地趕來，連例行的禮節也忘記，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啓稟……敎主，楊柳兒被……被救走……花……花夫人巳……巳經追了下去，……」

獨孤杰怒哼一聲道：「被救走就算了，下去！」

「是！」

那勁裝漢子恭應聲中，獨孤杰目注杜子南冷笑道：「小輩！現在，你更別想活着離開了！」

杜子南安詳地一笑道：「大敎主，我有沒有力量活着離去，你有沒有力量留下我，這些都不說，但我要告訴你，在我的此行任務沒完成之前，即使你以貴賓之禮恭送，我也不會走。」

獨孤杰訝問道：「楊柳兒巳被救走，你還有甚麼任務？」

杜子南含笑又反問道：「大敎主為何如此健忘？楊盟主是何許人，如果不是中了你的暗算，又怎會輕易受制？」

「哦……」獨孤杰啞然失笑道：「原來你還想要解藥？」

「不錯！」

「你想，老夫會給你解藥嗎？」

「當然，你不會平白給我解藥，我也不會平白接受你的解藥，必須有够份量的

交換條件。」

「你有甚麼够份量的交換條件？」

杜子南道：「令媛嬌嬌公主。」

獨孤杰老臉一變道：「再說一遍。」

杜子南一笑道：「令，嬌嬌公主。」

獨孤杰道：「她眞的被你刼持了？」

杜子南道：「這等大事，還能假得了嗎？」

一頓話鋒，又含笑說道：「原先，我是打算以令嬡交換楊盟主的，但想想，那無異于以暴易暴，所以，我決定以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先救出楊盟主，然後，再以令嬡交換楊盟主所需要的解藥，這情形，對你來說，該是够便宜了。」

獨孤杰苦笑道：「不錯！的確是够便宜……」

又一道人影飛瀉當場，那是獨孤杰的寵姬花弄影。

花弄影瀉落當場時，本來是柳眉帶煞，杏臉含霜，全身都放射着騰騰殺氣的，但當她的目光接觸到有如玉樹臨風的杜子南時，那凌厲的目光忽然變成興奮的異彩，全身放射着的殺氣也一下子消失淨盡。

獨孤杰不愧是大人有大量，也算是知妻莫若夫，對於花弄影的失態，不但不以為忤，反而拈鬚笑問道：「小寶貝，這小子不錯吧！」

花弄影的目光一直在杜子南的週身上下溜轉，心中却漫應道：「他就是『四海游龍』杜子南？」

獨孤杰含笑點首道：「正是。」

花弄影嫣然一笑道：「唔……堂堂一表，的確是不錯。」

獨孤杰訕然一笑之間，花弄影却忽然岔開話題道：「敎主，咱們這兒有內奸，知道嗎？」

獨孤杰「啊」了一聲媛道：「何以見得？」

花夢痕反問道：「你巳知道楊柳兒巳被人救走了？」

「不錯。」

「你也該明白，如果沒有內奸，即使來人武功再高，也沒法將人救走的。」

「我同意妳的想法。」

「來人的武功、輕功都是頂尖高手之流，尤其對這兒地形和我的防護措施都相當熟悉，所以能輕易得手，當我跟踪追截時，半路上又有人橫加阻撓，而那人的身手之高，也決不在將楊柳兒救走的那人以下，而且，人數至少在三人以上，所以，我才無功而退。」

「那救走楊柳兒的人，是不是楊延德（即楊五郎俗家本名）？」

「不是，是一個其貌不揚，左腿短了一截的獨目老頭。」

「那三個橫裏阻撓的人呢？」

「那三個，都蒙着面孔，不知道是甚麼人。」

獨孤杰蹙眉沉思着道：「三個蒙面人可能是咱們認識的人，否則不會蒙面。」

花弄影嬌笑道：「那可不一定，也許是咱們不認識的人，故弄玄虛。」

「有此可能，只是。」獨孤杰苦笑道：「內奸是誰？還有，武林中的頂尖兒高手中，也沒聽說誰是獨目跛足的……」

（未完）



雌虎狂龍故事／馬雲·文　子成·圖

碟仙（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勇多方偵查，才由一名青年知得兩名阿飛湯力和廖文與女屍有關，但也知湯力已被神秘人物所謀殺滅口，廖文則躲在一位舞女的家中，石勇担心廖文也被神秘人物所害，於是急忙追踪至舞女家中，但石勇遲了一步，舞女已被殺害了，而廖文也重傷倒地，廖文只講了兩句話就死了。而刺殺廖文的兩名兇手，一個墜樓死去，一個叫章浪平的也當場擒獲……在警局裏，石勇一時大意，竟讓章浪平伺機逃出……

懲罪魁　善惡終有報

許多地方是章浪平平時常去，那兒都有他相識的朋友，就是現在偏偏不能去。因爲經此一役之後，警方一定會找到那些他常到的地方去。

所以，他決定不去找相識的舊朋友，尤其是黑道上的朋友。

他叫司機在前面路口將他放下來。

他在警局內並未被石勇正式落案，所以他身上還有錢。

他付了車資。

落了車之後，他走進了一個電話亭裏面去。

他撥了一個電話給一個人。

「阿志嗎？」他沉聲問道。

對方有些意外：「你是誰？」

「章浪平。」

「嗯，」對方又是一怔：「你不是出了事嗎？」

「是的，但我逃了出來，現在我急須一筆錢，否則我無法離開這裏。」

「你不該在這個時候找我。」

「我不找你，還能找誰？老實說，我已經非常夠道義。如果我對警方招出你的名字，你想想你會怎樣？」

「我給你。」對方焦急地問：「你要多少？」

「十萬？」

「你瘋了，我那裏有這麼多的錢？」

對方又說：「而且，你的酬勞，我早已付足。」

「是的，但是，你可知道，這是意外啊！」章浪平又說：「這次的意外，令到我的拍檔岑本也跌死了，現在我是警方唯一的要找的人，你不妨想想，如果我也落入警方的手中，後果會怎樣？」

「好吧，讓我想想辦法，不過老實說，一下子我手上沒有這麼多現金。」

「如果你暫時沒有，就算借也要借夠給我，我不能再等了。」

「你現在什麼地方？」

「我不能告訴你。」

「那我如何和你連絡。」

「回頭我再給你電話。」

「但我快要上班了。」

「我會有辦法找到你的。」

電話掛斷了。

章浪平走出電話亭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設法讓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他要化裝。

他明白到：幸運之神不可能一再降臨他的身上，僥倖也僅有一次而已。

因此，他必須將自己的外型改變，連衣服也要更換一下。

×　　×　　×

姜玲玲要找何秀珠。

因爲胡安琪的媽媽曾提及何秀珠的名字。

胡媽媽說，那晚胡安琪夜歸，只有何秀珠寄過口訊。

但出事後，何秀珠又叫她千萬別提及她的名字。此中顯然大有問題。

姜玲玲因爲無法知道何秀珠的住址，所以必須等到翌日她上班之後，才能去找她。

但是，當姜玲玲到狄氏工廠時，她差些兒又給下意識嚇得一跳。

何秀珠沒有上班！

姜玲玲下意識地想：會不會又是同一命運？

如果與胡安琪和勞佩玉同一命運，那麼，後果實難想像。

姜玲玲於是跑上四樓辦公室去。

她希望找出何秀珠的住址。

但是，管理女工們註册檔案的人，却表示要向經理請示。

這間工廠是狄旭暉開的，經理就是他的兒子——狄連。

狄連很年青，只有二十餘歲，外型也長相英俊。

姜玲玲被帶進他的辦公室去。

「你是警方派來的？」狄連板着面孔問：「有證件嗎？」

姜玲玲道：「我不算得是警方的人，只是協助他們辦案。」

「對不起，我們對任何一名女工，都必須負責。狄連顯得大公無私地說：「如果隨便把我們職工的住址給予外人，就是不負責任的表現，除非，你能說出一個令我信服的理由來。」

「貴廠的女工接連被殺，相信閣下一定也知道了吧？」

「是的，此事正由警方調查，但眞正死在我們廠內的，只有一個。」

「坦白說，我正是替你們另外一名女工何秀珠担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她可能已經遭毒手，」姜玲玲又說：「所以希望閣下最好能做得通情達理一些，別再浪費時間了，否則，後果勢難想像。」

「小姐，第一，我無法證明你身份，第二，我無法知道你是否別有用心，第三，我不知道女工何小姐是否喜歡別人去找她。既然你說你正在協助警方查案，爲什麼不叫警方的人來？有警方的手令，我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到。」

姜玲玲的確有些生氣，因爲這是小事而已，根本無須有任何恐懼，亦不必什麼公文、手令。以其說狄連擺架子，倒不如說他官僚作風的思想非常嚴重。

她對狄連說：「好吧，既然你喜歡看手令，我就叫警方人員來好了。」

說完，她頭也不回的，走了。

她並非離開那間工廠，只是跑到三樓去。

三樓是女工加工部。

姜玲玲在那兒找到了范玲，她早就曉得范玲口直心快，所以希望在那裏找到何秀珠的住址！

范玲是「四大美人」之一，那是狄氏工廠一班男女工人給予她的。

「四大美人」包括了胡安琪，勞佩玉，何秀珠和范玲等。

現在四個不見了三個，只得一個范玲孤零零的坐在那裏。

姜玲玲從背後而來，把范玲嚇得一大跳！

那是下意識的，姜玲玲只是輕輕叫了范玲一聲，她便整個兒跳了起來。

姜玲玲忙向范玲道歉。

范玲苦笑道：「不，不關你事，只是我自己神經質而已。」

范玲將何秀珠的住址給予姜玲玲，姜玲玲這才心滿意足地離去。

×　　×　　×

姜玲玲只是單獨一個人，她弟弟小明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她按址找到一座徙置大厦去。

她拍門。

門開了，她奇怪爲什麼見不到裏面有人。

豈料她想也未想得完，門後已迅速撲出了一條人影。

那是一個男人的身型。

他企圖制服姜玲玲，反而給玲玲用柔道的招式反撻向床板之上。

徙置大厦的住宅單位很小，一百數十方呎的地方，幾乎包括了所有。

因此，那丁方之地既是客廳，也是睡房，睡床就在眼前。

然而那男子的反應十分敏捷，他這邊跌下去，那邊就挺腰反彈起來。

他站在床上，居高臨下，飛撲而下。

就在這刹那間，姜玲玲才有機會看清楚他的眞面目。

當姜玲玲看清楚他是誰時，也不禁感到有點兒意外。

他就是曾經一度落網的章浪平。

章浪平也感到意外地吃驚，因爲他在這裏等的，只是何秀珠，想不到却等到了姜玲玲。

姜玲玲的武功如何，僅僅在剛才那一出手之間，已令章浪平感覺得到。

他知道遇上了强敵，他想走，但走得那麼容易嗎？所以他只好作困獸之鬥。

姜玲玲受過搏擊訓練，章浪平絕對不是她的對手。

章浪平也明知不是她的對手，他只希望能逃得出去就算了。

姜玲玲却將他苦苦糾纏。

她內心充滿了「？」號，爲什麼章浪平會在這裏出現？

姜玲玲稍爲分心，立刻就讓對方有可乘之機。

章浪平溜掉了。

他直竄出門外，迅速由走廊急遁。

姜玲玲啣尾追出，他已逃到了電梯門口，他本來要由樓梯逃下去，但電梯門剛開了，他乘勢走了進去。

電梯正節節下降。

當姜玲玲衝到電梯門前時，只見另一部電梯又正在上升。

她只好改走樓梯。

她覺得章浪平不應該在這裏出現，他可能也是來找何秀珠的。

他為什麼要找何秀珠？

殺死她——最有可能就是他要將何秀珠殺死！

因為章浪平明顯地是一個職業殺手。

可惜這一次，極可能又給他溜掉。

她追到落樓下時，章浪平已經逃得老遠。

她知道憑跑步無法可以追得上他，所以她立刻衝上她自己的車子上面去。

但是，當她由停車的地方將車子開去時，却不見了章浪平的踪影。

她停車道旁，放眼四望，也見不到那條路上有人奔跑。

難道他會隱形？

不，章浪平並非會隱形，只是當姜玲玲下去找她的車子時，沒有一直盯着他，他就在那時候搶進了一輛街車之內，絕塵而去。

× × ×

「阿志嗎？」章浪平走進一處電話亭之後，撥了一個電話。

對方急忙問道：「怎麼樣了？我叫你去做的事，辦妥了沒有？」

「錢準備好了沒有？」章浪平急急問道：「其他事不要談了。」

「怎麼你會這樣說。」

「我急須那些錢！」

「我已答應給你，但你先要替我辦妥那件事。」那個叫阿志的人說。

「我差點兒就上了你的當，阿志，你最好放聰明一些，否則，我不會放過你。」章浪平生氣地說：「你敢設陷阱害我，大概你也活得不耐煩了！」

「你在說什麼？我已給你弄得一頭霧水！」

章浪平道：「別裝蒜了，你叫我去幹掉何秀珠，可是，回頭你却又通知警方，等他們派了一名女警探在那兒共候我。」

「什麼？女幹探？相信我，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是的，我想她一定是女偵探，我差些兒就給她抓住了。」

「現在怎麼樣？」

「我僥倖逃脫，但是，我立刻要那筆錢，趁早逃離本港。」

「好吧，告訴我，你在那裏等我？」

「就在你居處的一個街口，那兒不是有個建築地盤嗎？」

「是的，這陣子工人罷工，地盤停工了。」

「我們就在那裏。」

「什麼時候？」

「半小時之後吧，不能要我等，也別再要花樣了。」

「放心，我一定準時到。」

電話又掛了綫。

× × ×

姜玲玲正開着汽車到處找尋章浪平下落的時候，突然有一輛汽車急急自後面駛來，與她併肩兒一齊往前駛。

這輛汽車的出現並未令到玲玲感到吃驚？只是覺得奇怪，因為她對這輛車子一點兒也不感到陌生。

那是石勇的座駕車。

石勇不但是她的男朋友，實際上却是她的未婚夫。

今天若非另有任務，她也會坐在石勇那輛車子裏面。

石勇在車窗望過來，打着手勢向她示意，叫她停車於道旁。

當時馬路上車子很多，而且都在前進中。

石勇的車子是由他助手陳九負責駕駛的，而石勇本人則正利用他汽車內特別安置的無綫電對講機不知正在跟誰談話。

姜玲玲似乎意會得到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將車子首先停在道旁。

石勇的汽車也停在後面。

石勇走下車來，陳九立即又將車子開走了。

姜玲玲看見這情形，也明白到石勇準備坐到她的車子裏來。

於是她立刻將車門打開，讓石勇坐到她的車子裏面來。

石勇一邊彎腰欠身坐了入來，一邊說道：「開車跟隨住陳九。」

姜玲玲立即開車。

因為路上汽車實在太多，遲了開車就可能會將距離拉得更遠了。

姜玲玲還是忍不住問道：「到底怎麼一回事？你們有任務在身嗎？」

「是的，我的計劃差些兒就給你破壞了。」石勇的眼睛仍然盯住前面他那輛由陳九駕駛着的座駕車。

姜玲玲一邊開車，一邊莫問其妙地問：「我怎麼破壞你的計劃？」

石勇這才說出一件令人頗感意外的事情。

原來石勇故意放走了章浪平。

石勇因為左問右問也問不出結果來，便決定讓章浪平自揭破綻。

他故意冷不提防，讓章浪平逃走。然後又派人跟踪監視他。

石勇早巳將一枝別針型的超袖珍竊聽器，放在章浪平的衣服之上，所以章浪平在電話所講的，都給聽到了，因此，他們也知道章浪平要連絡的人，叫阿志，但「阿志」從未出現過。

「阿志要他再殺一個人，然後才肯給十萬元逃亡經費。」石勇說。

姜玲玲道：「是不是阿志要他殺女工何秀珠？」

「是的，你怎麼也知道？」

「我從胡媽媽口中知道，何秀珠是個問題人物。」姜玲玲說，「她極有可能知道事件的全部眞相，以及殺死胡安琪的全部過程。」

姜玲玲又說出她到狄氏工廠辦事處去查問何秀珠地址，但被經理拒絕的經過。

石勇道：「當我們竊聽到阿志在電話中吩咐章浪平再去殺人之後，我們便準備設下陷阱，立即派人去何家通知何秀珠，但是，何秀珠不知道怎的，竟然又不知所

蹤。所以當章浪平入何家時，他還以為何秀珠只是偶然外出未返，於是候在家裏，但想不到闖進去的，竟然會是你。」

石勇又說：「當時他們離遠監視何家，當他們發覺你的時候，那時候已在何家門，來不及通知你了。」

姜玲玲這才明白，她果然是差些兒就破壞了石勇的計劃。

石勇這一套以退為進的「誘敵陷阱」之計，開始有收獲了。

× × ×

一處建築地盤之內。

這裏已陷於停工狀態，因為工人們為了某種問題，而與資方發生了糾紛，聽說還加上了其他官司爭執。

這地盤已停工了很久，裏面沒有機器，沒有材料，只有一塊爛地，半幢建築物，以及一些乾涸了的三合土。

這裏沒有看更人員，因為根本沒有什麼東西讓人偷的。

但是四周却有一度鐵絲網圍繞成的籬笆，有些地方還加上了木板。

章浪平來到這裏，他向四處張望了一遍。

石勇等人，離遠監視，因為他們怕被發覺，更怕那神秘人物——「阿志」不出現。

警探們都不想功虧一簣。

石勇他們只以望遠鏡遙望過去，石勇帶來的部份警探們，則化裝各式人物，以便可以更接近現場。

他們已將該處地盤秘密包圍。

現在，他們就只等「阿志」這神秘人物的出現而已。

根據他們竊聽章浪平和「阿志」講電話的分析，「阿志」投鼠忌器，顯然也担心章浪平這位重要證人落入警方之手。

他們認為阿志一定會來的，否則，章浪平就會走投無路，結果只有讓警方再一次抓了回去，那時他為了保護自己，就非招供不可。

× × ×

章浪平顯得萬二分小心。

他進入地盤之後，就把自己收藏了起來，他躲到半完成的建築物底下去。

以其說是半完成，倒不如索性說未完成吧，那半幢建築物的低座頗大，有許多地方可以讓章浪平躲起來。

他似乎也對「阿志」這狡猾的傢伙表示不大信任似的。

他等待着。

忽然之間，響起了一陣馬達聲！

電單車的馬達聲，響得十分吵耳，令到在場戒備的警探們，也為之緊張起來。

一名年青鐵騎士，開着一輛電單車，風馳電掣的，闖進了地盤來。

看來勢，鐵騎士不可能是偶然來玩玩的。

時間、地點的配合，這種事情絕不可能是偶然發生的「巧合」。

章浪平很乖巧，他沒有立刻出現。

由石勇率領的警探們，還沒有接到石勇發出的暗號。

他們按兵不動。

年青鐵騎士把電單車停放好，然後下了車進入建築物去。

他在建築物低層找不到人。

突然他好像發覺二樓有人，於是想沿住梯階上去。

但是，年青鐵騎士只走了一半，上面已有人聲傳了下來。

「不准上來！」章浪平在上面叫了下來，又問：「你是誰？」

「嗯，我是阿志派來的。」那年青鐵騎士仰首上望，但見不到有人。

「阿志呢？」

「他突然有點事，不能來。」年青人又說：「但他知道你急於要錢用，所以叫我來。」

「那麼，錢呢？」

「在電單車後面的鐵箱之內。」

「為什麼不帶上來？」

「我怕你還未到！」年青人又說：「你要，我立刻就去取來吧！」

說着，他就想步下梯階。

但是章浪平却把他叫住：「別動！」

年青人呆了呆，站住了。

他問：「怎麼啦？」

章浪平道：「你是他的什麼人？」

「這有什麼關係？反正我們都只為金錢而工作。」年青人道：「阿志給你十萬元，他叫你盡快離開這裏到外地去。」

章浪平道：「好吧，你就去將錢取來吧！」

「那你在這裏等我。」

「我警告你，你千萬別要耍花樣，否則，在殺人這個行業，相信我比你還老資格。」

「你放心吧，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年青人轉身離開那幢未完成的建築物，回到他的電單車後面。

只見他將後面的鐵箱子打開，取出了一包包裹。

那包裹用舊報紙包住。

年青人小心翼翼地，將那包裹捧了入內。

整個過程，章浪平固然見到。就是離遠監視的石勇等人，也看得一清二楚。只是入屋後就見不到了。

年青人將包裹放在梯階之上。

上面的章浪平却道：「你不要走，先將包裹打開看看。」

年青人似乎早知有此一着，他彎着腰，將舊報紙都拆開了。

裏面是一束束的鈔票。大額細額的都有，看得上面俯視下來的章浪平也為之眼花繚亂。

年青人道：「放心好了，這裏絕對足够十萬大元。阿志叫你快些走，千萬別讓警方找到你。」

章浪平看見那麼多錢，幾乎恨不得立刻接收過來。

加上年青人又不似有任何惡意，他一切戒備亦告鬆弛。

年青人問：「我可以走了吧？」

「好的，你走吧！」章浪平說。

儘管如此，章浪平也還不敢立刻就下來！

他仍怕年青人可能是「阿志」派來的殺手。

所以，他一直看着那年青人上了電單

車，離開了地盤，然後才敢由上面下來。

由於角度關係，石勇他們在望遠鏡中，根本什麼也見不到。

突然之間，「轟隆」一聲！

一團濃烟由未完成的建築物之內冒出來。

石勇心感不妙，立即下達命令：叫人追截那輛急急離去的電單車。

同時又透過無綫電對講機，叫人立即開入地盤裏面去。

石勇和姜玲玲都離得太遠，他們在另一條街道，一幢高層建築物的一處天台之上。一直用望遠鏡監視。

現在，他們都紛紛開車趕到地盤來，看看爆炸現場的情形。

× × ×

突如其來的爆炸，整座未完成的建築物都為之震撼。

裏面沙塵滾滾，外面人聲哄動。

警探們紛紛衝了入來，濃烈的火藥氣味，仍未消散。

章浿平整個人被炸得粉身碎骨。

鈔票的碎片，散發在每一角落，有些仍在隨風飄動。

石勇和姜玲玲也來了。

石勇感到極之不安，如果不是他的「計劃」，章浿平可能不必死去，最多也只在牢中。

現在他只希望其他警方人員能夠抓到在逃的年青人。

否則，一切綫索都斷了。

有人說：「如果這是眞鈔，殺人的代價似乎太過大了。」

又有人說：「我敢打賭，這必然是僞鈔。」

石勇和姜玲玲都同意了後者的說法和見解。沒有可能是眞鈔，章浿平未免太過大意了。

× × ×

大街之上，一輛電單車正在風馳電掣地，橫衝直撞，企圖闖出警方的包圍網。

後面有幾輛不同類型的警車，啣尾追來，其中包括了警方的無綫電巡邏車，衝鋒車以及電單車等等。

他們雖然奉命不准殺死在逃的年青鐵騎士，但仍有人想開槍。他們希望可以藉此制止在逃的人。

可惜，在這鬧市中，根本又不容許他們這樣做。

人多車擠，加上店舖林立。假如他們在這環境底下開槍，後果勢難想像。

警察鬧市開槍的新聞太多了，他們不想再被上司和輿論責備。

他們只有透過無綫電連絡系統，制止對方逃出重圍。

那年青鐵騎士不但胆色過人，駕駛電單車的技術也是第一流的。

只見他東閃西避，三番四次由汽車的縫罅之間，一掠而過。

有時他會駛上行人道，有時又會闖進了一些橫街窄巷。

各種類型的警車，對他似乎一些辦法也沒有。

鬧市中的追追逐逐，造成了交通的空前混亂。

人們大部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只見車子追逐之際，警笛大鳴。

駕車人之中，有人忍不住破口大罵。

香港人大都這樣，他不管你怎樣也好，千萬不要阻碍他們的時間。

否則，他們就會神經大為緊張，破口大罵，不管你是皇帝老子也好。

那年青人的電單車已在這一帶街道兜了許多次圈子。

附近幾條街道，已由警方封鎖，有些地方的出口使用鐵馬，有些則用警車。

警員們如臨大敵，有些還手持附有瞄準器的來福槍。

他們並非想射殺那個鐵騎士，因為石勇早已通知了他的上司，下令「生擒活捉」。只因那是唯一最重要的活口和綫索。

警方參加圍捕工作的每一個人，都接到了同樣的命令。

他們只希望憑自己的眼力，射擊那年青人的電單車輪胎，令他就範，因為輪胎一爆，電單車就會倒下來。

但是，年青人彷彿知道了他不會被「生殺」，而是對方要「活擒」他似的，他竟然毫無懼色地，左穿右插，絕無就範之意。

那年青鐵騎士的駕駛技術，也的確令人為之嘆為觀止。

他有如馬戲班的表演者，途人和警方人員則像觀衆。

突然之間，有另一輛電單車匆匆開了過來。那不是警方的電單車。

警方的電單車不會這麼輕巧；而且坐在電單車上面的人，又那麼年輕。

他是姜小明。雖然他未到合法領取駕駛執照的年齡，但技術上已超乎一般駕駛者。許多警方人員都認得他，也知道他是石勇探目的未來小舅。

石勇和姜玲玲這時亦已趕到了現場。

他們坐在汽車裏，目睹姜小明正在冒險。

姜小明三番開車力撞年青人的電單車，但都被他輕巧地避過了。

兩車一來一往，有如穿花蝴蝶，圍觀的人，都感到難得一睹。

忽然之間，姜小明飛身離開了他的電單車，直撲向那年青人的身上。

年青人顯然不擬有此一着，整個兒連人帶車被撲倒地上。與小明雙雙糾纏。

衆警員一湧而上。

一幕追逐雖然結束了，圍觀的途人仍然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香港交通則例規定，凡是坐在電單車上面的，都要戴鋼盔，不論是駕駛電單車的人，抑或是坐在後面的乘車者。

因此，那年青人和小明，頭上都有鋼盔戴上了，不致傷頭。

小明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決定冒險一試自己的身手。

結果，他成功了。

× × ×

年青的鐵騎士只認是受僱性質，卻說不出僱用他的人的名字。

他自認叫袁彼得。

他說出他接受是項任務時，是在一間餐室裏面。有個陌生人用一千元的代價叫他代做這件事。

但是，石勇並不相信他。

探員們決定將他帶回那間餐室去，找侍者對質。

可惜章浿平死了，根本就沒有人跟他對質。也沒有人知道地盤之內，這年青人袁彼得與死者章浿平說過了一些什麼。

餐室的侍者無法記憶袁彼得是否來過，也不知道他跟誰來過。

因為餐室之內，每天都有那麼多的人又來又往，如何能一一記得清楚？

× × ×

那處地盤之內，仍有大批警方人員在調查。

他們發現那些炸得粉碎的鈔票全是假的——僞鈔。

軍火專家初步認為：一觸即發的炸彈，就收藏在僞鈔的中央。

陰謀者顯然想像得到：只要有人企圖拿開其中任何一束僞鈔，也會引爆這一枚炸彈。

結果，證明他成功了。

只可惜章浿平聰明一世，笨極一時。

貪婪便是他的致命傷。他一死，警方的綫索又再度模糊起來。

× × ×

一連串的命案似乎都跟狄氏工廠扯上了關係。

二名女死者：胡安琪和勞佩玉都是狄氏工廠的女工。

再加上管工許賢和何秀珠都是先後失了踪，生死未卜。

石勇和有關辦案人員開了一次會議之後，也感到這問題十分有趣。

石勇又聽姜玲玲說過，關於胡媽媽的口供，老人家曾經提及何秀珠的「一番好意」。

其實何秀珠的「一番好意」絕對是值得研究的。

她為什麼要奔告胡媽媽，說胡安琪夜歸？

假如不是她的「一番好意」，胡媽媽可能跑到工廠去找她女兒安琪，也有可能報警去了。

如果當夜胡媽媽報了警，一切都大有可能有所改變。

因為她假如及時到工廠來找她女兒胡安琪，對方未必能下手，那時，說不定她還可以救回女兒一命。

又假如當時胡安琪已經死了，仍然會因為及早發覺，可能及時在現場找到許多證據。

但現在經過了整夜的時間，兇手有大把時間可以消滅證據。

如此一來，警方要破案，也就倍感困難。

石勇和姜玲玲姊弟等人，正在細心分析。

許賢為什麼要躲起來。

他本來並無任何嫌疑，自從三名女工玩一種民間流傳的「碟仙遊戲」之後，他就開始捲入漩渦。

他會不會就是主謀。

為什麼三名女工問過了「碟仙」之後，他就顯得緊張起來。

首先是他趕到渠道去搜尋，於是在無意中遺下了一枚鈕扣。

然後又叫人來挖渠。

雖然並無所獲，也可以想像得到：他也信起「碟仙」來了。

從另一角度看，許賢可能作賊心虛，被三名女工一語道破之後，立刻就作「亡羊補牢」之舉——企圖毀滅殺人證據。

豈料如此一來，他却露出了馬脚，所以才會被人敲搾。

例如看更人林伯，就曾經向許賢討過錢。

除了林伯之外，還有沒有其他人向許賢勒索？很難說。

總之，許賢目前已經證實失踪了。機場和港口海關，都沒有他的出境紀錄。

認屍報告也沒有許賢的，也就是說：他並未死去。

那麼，他還在這個都市，只不過躲了起來而已。

至於何秀珠，她為什麼也失踪？

她可能已遭毒手，亦有可能躲了起來。她為什麼要躲起來？

難道何秀珠也是同謀？

姜玲玲忽然又想起三名女工玩過的「碟仙遊戲」，她曾經聽她們說過當時的情形。

石勇也知道這件事。

本來他都不迷信，但却感到其中自有奧妙處。

例如：「碟仙」指示最具關鍵性的三個字：「來，梯，渠」。

如果這是無關重要，為什麼可以令到許賢立即就採取行動？

由此可見，「碟仙」的確「神通廣大」，彷彿知道很多。

但實情是否如此？

知道「內幕」的，是眞正的「碟仙」呢，還是這三個少女之中，其中一人？

假如三個少女中，其中一人知道內幕，此人應該是何秀珠呢，還是已經死掉的勞佩玉？

一連串的命案似乎毫不關連，但想似乎又互有關連。

案中主謀究竟是誰？殺人的目的，又是為什麼？

太多太多的問題須要找出答案來。

石勇和他的同事開過了會議之後，又把助手陳九以及姜氏姊弟請到他的辦公室來。

石勇道：「看來我們應該把範圍縮小了。」

姜玲玲也說：「是的，我們早就應該只向狄氏工廠中人着手偵查。」

「其實這件事非常簡單。」姜小明也發表了他的「高見」：「兇手是許賢，知得最清楚的，一定是看更人林伯。」

石勇問道：「你怎麼知道？」

「這件案很易分析，不過你一直沒有請教我，我也懶得說。」小明煞有介事的，裝腔作勢地說，「首先，許賢看中了女工胡安琪，以公事作為藉口，約胡安琪在下班後見面，地點就在狄氏工廠的三樓加工部。」

「嗯！聽起來果然很有理由。」石勇望着玲玲，會心一笑。

回頭又對小明道：「請說下去！」

小明於是又說：「由於許賢心懷不軌，談話間，企圖非禮胡安琪，胡大叫，許

大驚，於是命案即由此生。」

「也有道理。」石勇叫小明說下去。

其實，這些表面上的「過程」，石勇早已想過了。不過，他故意誘發小明的思想，不合理的，也讓他自由發揮。

姜小明道：「看更林伯聞聲趕至，許賢用錢收買了他。……」

石勇插嘴道：「林伯是看更，廠內有事發生，責任很大，如果你是他，你也會報警。」

姜玲玲却忽然之間站了起來，道：「慢着！」

姜玲玲這動作令到所有的人都爲之側目，個個瞪住了她。

玲玲道：「我們應該查清楚，案發當晚，狄氏工廠到底由誰值夜班？」

石勇道：「你是指看更麼？」

「不錯，就是看更。」玲玲說，「這點似乎特別重要。」

陳九說道：「我們早已查過了。狄氏工廠的幾個看更，經常調班的。那一晚，照他們的值勤紀錄，應該由林伯和陸志看更……」

「你說什麼？」石勇不知怎的，神經質的叫將起來。

陳九木然瞪住他的上司。

陳九跟隨石勇的日子不長，很少見石勇會這樣的。

石勇道：「你說，那二名看更之中，有一個叫什麼志？」

「陸志啊！」陳九又担心自己不知道是否有什麼職責上的疏忽，「我在報告中，也有提及此人的名字。」

石勇道：「不，不關你的事。」

石勇一邊沉思，一邊又說：「是我自己疏忽，我爲什麼想不起此人？」

姜玲玲也給提醒了：「是的，阿志，阿志可能就是指他。」

「除了他之外，還有誰？」石勇又吩咐陳九先去備車。

石勇則跑到隣室去。

那是他上司的辦公室。

他要取得一紙手令。

× × ×

石勇等人匆匆趕到狄氏工廠來。

他們首先要找陸志。

但是陸志又調班了。現在並不在工廠之內。

石勇找到辦公室去。

這應該還是辦公的時間，才是下午三點。

姜玲玲滿以爲又可以見到那位經理先生了。

但是，狄連却不在辦公室之內。

他的秘書說：他已經下班去了。

狄連不但是這裏的經理，也是這兒的「太子爺」；他是老闆狄旭暉的兒子。

像狄連這種地位的特殊人物，他要什麼時候走當然也可以。

石勇要查出陸志的住址；他怕人事部主任不肯就範，加上聽過了姜玲玲的話，所以才帶來了一份手令紙。

其實，單憑石勇是警方一名探目就已够了，何況他還是直接負責偵查此案的人呢。

當石勇正向廠內各方面展開偵查之際，玲玲却爭取機會，問狄連的一位女秘書：「你波士是否習慣了早退的？」

秘書道：「不！你們只是來得湊巧，他很少像今日這麼早退的。平時朋友約下午茶，他也要我代約在五時之後。」

「他眞有責任心。」

「是的，他很有事業心，往往在各人下班之後，他仍留下來。」

「他常常留下來？」

「是的。」

姜玲玲佯作同情地問：「那你豈不是很辛苦麼？」

秘書小姐嫣然一笑：「工作本來就是這麼辛苦的。」

姜玲玲又問：「你每天都要陪到他一齊下班爲止麼？」

「不！只是間中而已。通常我依朝九晚五的上下班時間。」

「那麼，你記得胡安琪被殺那晚，你波士什麼時候走麼？」

「嗯──」秘書很吃驚，她彷彿想起了玲玲的眞正意圖。

她改變了口吻道：「對不起，我已忘了！」

「這麼重要的事情，你怎會忘記了？」姜玲玲道，「你以爲這樣做很聰明，其實，你極之愚蠢。因爲自從胡安琪死了之後，不斷有人無端端死去，而且大都與這工廠有關，說不定下一個輪到你。」

秘書果然給嚇得呆了一呆。

她也有閱報，知道最近的確死了不少人。她的確有點担心。

姜玲玲又提醒她：「請你再記清楚一些，你波士當晚是否遲了才下班？我是指胡安琪被人殺死那一晚。」

秘書吞吞吐吐。

姜玲玲警告她說：「我雖然不是正式警務人員，但只要我通知他們，你就可能犯上知情不報的罪名。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惹禍上身。」

秘書終於承認了。

她說：當晚她奉命先下班。

至於她下班之後，狄連做過些什麼事她一些也不知道。

玲玲心裏開始明白過來了。

她對石勇道：「看來我們可能繞了一個大圈子。」

「你查到一些什麼？」石勇是剛剛由那邊走過來的。

姜玲玲道：「幕後主謀，可能就是這兒的經理狄連。」

石勇知道她受過狄連的氣。笑道：「別爲了私事而妨碍了公事。」

姜玲玲道：「你以爲我是那麼小器的人嗎？我只是照事論事。他可能看中了胡安琪。」

「證據呢？」

「我早知道你有此一着，好吧！你就等着，我會爲你查個明白。」

「我們現在不是猜謎。是辦案。辦案必須研究證據。」石勇又說：「幾個疑兇和兇手，都提及阿志的名字，那才是我們要找的人！」

玲玲道：「枉你做死一世偵探，你不是一直强調殺人動機的麼？我覺得：除了他之外，沒有一個比他更易找出殺人動機

來。」

石勇想了想，他不敢再反駁玲玲了。

玲玲又說：「可能是狄連約了女工胡安琪在那兒等他，他是老闆的兒子，又是廠裏的經理，自然可以輕易約到一名女工。但是，他爲什麼要殺她？」

石勇笑道：「大概要我猜，是不？」

「不是猜，可能就是事實。」

「最簡單的理由，自然是因姦不遂，老羞成怒。但是，以後幾個死者又如何解釋？還有許賢和何秀珠的失踪等等，我們都須要一個較合理的交代。」石勇道。

「不好了！」姜玲玲突然叫將起來，「你不是有了陸志的住址麼？」

「是的。」

「我們快些到那兒去吧！」

「我以爲待你談完了這些，慢慢也未遲。」

「不！我們可能又遲了一步。」

「你的意思是──」石勇彷彿也想起了一些什麼。

「忘記了嗎？這裏有早退。」

「嗯！是的，的確有些可疑。」

「快些到陸志家裏去。」

石勇也覺得狄連的早退，的確有點兒不大尋常。

他立刻把陳九召來。

陳九正在後巷，看那渠道。

小明則在三樓加工部，正與女工范玲，談論着「碟仙的指示」。

利那之間，他們四個人又要走了。

× × ×

陸志單獨住在一間細小的居住單位裏。這也是政府的屋宇。只不過，「級數」却高了一級。所以租金也貴。

所謂「貴」，只是比起政府各類型出租屋宇稍貴而已。

但是，如果與外間比較一下，它還是屬於便宜的，最少，政府自己就叫它做「廉租屋」。

陸志在同事心目中的印象不大好。石勇他們查出陸志很「得寵」。

也因此，陸志常常告假不上班，也沒有人可以奈何他。反正經理批准。

這種說話十分配合姜玲玲的想法。

現在他們就如臨大敵似的，四個人先後衝到了陸志家門來。

陸志不知在家否，只是他們按了很久的門鈴，也無反應。

石勇試爬上氣窗內窺。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又是大吃一驚！

陸志倒臥在血泊中。

他顯然已經死了！

× × ×

大批警方人員，正奉命開到陸志的家裏來，調查他的死因。

石勇、姜氏姊弟及陳九他們，早就在屋內和屋後分別看過了。

陸志給人的印象就是：十分懂得生活享受。然而他的身份只不過是一名看更。看更的入息是十分有限的。除非他另外還有其他兼職。

他這裏有電話。有梳化，有彩色電視和高級音响器材。

而且，全是新的。

以一個看更人的月薪只不過這一千幾百，即使租更平，自己如何慳儉，也無法可以獲得如此這般的生活水平。

因此，石勇覺得姜玲玲的忖測，可能十分之準確。

他對陳九說：「現在我們得設法趕快去找到狄連，太遲恐怕又有變化。」

陳九道：「到那兒去找他？」

石勇道：「要求總部公開發一則通告給傳播機構，大意是：請狄先生立即與兇殺組人員取得連絡。明白嗎？」

陳九點點頭，走了。

石勇又對姜玲玲說：「你負責與狄連的秘書小姐再連絡一下，她也許知道狄連的眞正行踪，亦未可料。」

姜玲玲道：「萬一她說不知道呢？」

「將陸志的死亡消息帶給她，讓她曉得事態之嚴重。」

姜玲玲也走了。

只留下姜小明。

姜小明在這裏東張西望，發覺一些東西令他十分感到有興趣。

就是那些「碟仙遊戲」。

一隻碟子，覆過來時，可以見到底部畫了一些符咒。

碟子底部又畫一張鬼臉，一個箭咀符號據說是借「碟仙」指示得更爲清楚云。

此外就是一張光滑的紙張，上面寫滿了許許多多的字。

小明早已發覺，它就在一張玻璃几子的下面放置着。

他想取出來細看，但石勇阻止他。

因爲這是命案的現場，一切物件最好還是保持原狀。

小明年紀不算大，雖然個子生得高大，實際上也僅得這十三四歲。

他一向十分好奇。

在狄氏工廠之內，他就曾與女工范玲討論「碟仙遊戲」。

范玲告訴了小明，關於「問碟仙」的有趣玩法。

根據范玲說：當時她們只是好奇，並非存心有什麼企圖。

但是，想不到當她們獲得了碟仙的指示之後，發生了這件多可怕的事情。

陸志可算得是第九個犧牲者。

在此之前，就八個人先後死去：胡安琪、勞佩玉、蘇絲、湯力、廖文、小麗，岑本、章浪平等，現在再加上陸志，便是九個。

小明趁住石勇稍空，跑過去告訴他：

「我要去找一個人。」

因爲玲玲不在，石勇怕小明出意外，所以問道：「你去那裏找人？」

「找一位教授。」

「誰？」

「金博士。」

「他是誰？」

「具有多方面學識的人。」

「你怎麼認識他？」

「不是我朋友，是姐姐的。」

「姐姐的？」石勇更加緊張起來。

小明道：「姐姐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金博士。他剛由外國回來，在大學任教。對心靈感應等等，有深入研究。我想找他談談。」

「好吧，那你自己小心了。」

「我明白了。」小明又說：「回頭我會跟你們連絡的。」

× × ×

姜玲玲找到一個高尚茶座來。

這是老闆階級常到的下午茶座，狄連就在這裏坐着。

「狄經理，認得我嗎？」姜玲玲早就作好了心理準備。

事前她估計狄連可能佯作不識，或者，借故不讓她坐下來。

但是，姜玲玲還是在他對面的沙發座位上，坐了下來。

而且出乎意外地，狄連以笑臉相迎！

「我怎麼會不認得你？女大偵探。」狄連的態度，與上次他在辦公室內見到姜玲玲之時，簡直判若二人。

姜玲玲道：「約了人嗎？」

「不！隨便坐。我約的人都走光了。難得你來陪陪我。」

「你可知道，我找你為了什麼？」

「我當然知道。」

「你知道？」玲玲難以置信地，瞪住他。

「讓我先告訴你好嗎？以證明我的確知道你找我為了何事。」

「好吧，請說來聽聽。」

「陸志死了。是不？」

姜玲玲睜大了眼睛：「你怎麼會知道的？」

「我當然知道。」狄連故作神秘，又好整以閒的，呷了一口咖啡。

「較早時，你女秘書告訴我，你在這裏，一定是她用電話告訴你的。」

「嗯——」狄連感到沒趣，因為給玲玲猜中了。

其實玲玲想說：陸志被殺，較早時你在何處？

但她沒有說出口，因為她不想激怒狄連。否則狄連可能不再跟她說下去，而且還可能立刻找律師。

玲玲又說：「你真有這麼多的閒心，貴工廠裏面發生了這許多事，你却在這裏喝下午茶，難道你一些也不關心？」

「你問得好，我本來就忙得很。」狄連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在這裏麼？」

「約朋友？」

「是的，約許多有名望的社會名流。」狄連別有用心地笑了笑，「只有他們才可以證明我是個好人。老實說，自從你們找到我辦公室裏來之後，我便知道你們在懷疑我，所以我不得不處處保護自己。」

「你很聰明！」玲玲衷心地讚了他一句，差在未說：小心聰明終被聰明誤！

姜玲玲想再說些什麼。這時候却有一名侍役，走到狄連身邊來，把他請去聽電話。

他走進了電話間。

電話間是透明的，姜玲玲發覺狄連的神色十分緊張。

可惜，姜玲玲無法聽得到他在說些什麼，也不知道那電話是由誰撥來的。

等到狄連再回到座位來的時候，他抱歉地對玲玲道：「我有些緊要事，要趕返廠裏去，你要我送你麼？」

「不必了！」玲玲說，「我自己有車。而且，我也打算到狄氏工廠去一次。」

「你也去我們那裏？」狄連看看腕表，「差不多下班了。」

「不要緊，反正我不用進內。」玲玲說。

「好吧！那麼我們一齊走！」

狄連很有紳士風度，為玲玲拉椅，開門。然後再為玲玲開車門，關上了；最後他才登上他自己的汽車。

他的汽車有司機。

玲玲心裏想：狄連的確「有備無患」，連座駕車也有司機。

在法理上，他的「時間證人」的確非常足够。

玲玲却沒有再想他，開車到狄氏工廠後面去！

× × ×

玲玲像個考古學家，用一把羅絲批，在鐵製的去水喉中，輕輕的敲，留心地聽着。

那條去水喉，口徑約有三吋多，一節一節的接駁上去，總共也有三節之多。

每節與每節之間，用漏斗式的接駁方法。因此，每一個接口都有罅縫。

現在玲玲這做法，就是要看看，那把兇刀會不會擱在其中一節的中間部份。如果有的話，敲擊時的聲音一定不同。

狄連似乎並不關心玲玲跑來幹甚麼。反正她沒有入廠內。

其實，他內心却在猜疑。

所以，他推開了四樓他辦公室的窗門，向下俯視，果然見到了玲玲攀在太平梯之上。

「姜小姐，你幹什麼？」狄連很友善地，俯視着玲玲。

玲玲笑道：「你猜得到嗎？」

「我又不是偵探，如何能猜得到？」狄連道。

玲玲故作神秘地說：「找到了再告訴你好嗎？這次我非常有把握。」

狄連還想再說一些什麼，女秘書却在後面叫他：「經理，你的電話。」

狄連於是回到了他的辦公桌後面的座位去。

「誰？」狄連執起聽筒就問。

「是我，經理。」對方是許賢，「你應該認得我的。」

「又是你，你想怎麼樣？」

「何必我多講？我打電話來，決不會為了別的事情吧。」

「又是討錢？」狄連放低了聲浪，「其實，我已對你不錯了。」

「但是，我現在比坐牢更辛苦。」

「那是你自討苦吃。」

「經理，我也只不過為你好。」

「簡直胡說八道，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是我做的？」狄連十分生氣，「你再騷擾我，我惟有報警了。」

「報警？哈哈哈……」

許賢在電話中傳來的笑聲，足以令狄連為之胆喪。

他頓一頓，又說：「我有種不斷向你討錢，當然有我的方法；正如你肯不斷付給我一樣，當然也有原因。對嗎？」

許賢的態度令人反感。

所以狄連十分生氣地說：「我要掛綫了。」

「等一等！」

「什麼事？」

「我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

電話中傳出另外一個人的聲音。是個女人。

狄連還未開聲！對方已問：「經理，你好嗎？我是你工廠的女工何秀珠。」

「何秀珠？」狄連怔了一怔：「你們究竟在那裏？」

何秀珠道：「無論在那裏，總比在警方手中好啊！」

「好好好，你們到底想怎麼樣？」狄連問道。

何秀珠笑了笑：「你相信我知道你約會胡安琪的事麼？」

「我不知你說些什麼。」狄連道。

「我看，我們都不必裝蒜了，你要面子，我要錢，應該是各得其所。」何秀珠又說：「約個地方見見面好嗎？」

「你一個人來？」狄連反問。

「是的。一個人。」何秀珠也表現得十分之大方。

「就在我的別墅好嗎？」

「郊區那間？」

「近郊而已，你可以坐街車來。」

「什麼時候？」

「今晚。」

「今晚九點好嗎？」

「好極了，我等你。」

電話又轉到許賢的手中。

許賢道：「你別以為又有女人送上門來，你屆時必須帶備二十萬元現金，否則我們不會放過你。」

電話掛斷了。

狄連呆呆地，坐在他的辦公椅之上。

他真想不通，何秀珠怎麼會跟許賢湊在一起？

現在他才明白，何秀珠的失踪，原來是一種陰謀。他正在十分煩惱地胡思亂想之際，窗下又傳來人聲。

狄連走到窗前，俯視之下，他可以見到姜玲玲跟一個男子談話。

那男子是石勇。

「怎麼啦？玲玲，你找到了什麼？」石勇很關心地問。

「找那把兇刀。」

「找到了沒有？」

「還沒有，但我有辦法。」

「許賢不是帶人來找過了嗎？」

「是的，但他們一無所獲。」

「你有什麼辦法？」

「我要叫人把這一截去水喉拆了下來。」姜玲玲很有信心地說。

「這是什麼意思？」

「我看，兇手由此擲下的兇刀，可能擱在中間。」

「你怎麼知道？」

「我只是猜猜而已。」玲玲又說，「我用敲擊法，發覺其中一段鐵管的聲音，似乎有些不同。」

「但是，這工程很大。」

「為了找到足够的證據指控兇手，更大也要做的。可不是嗎？」

「好吧，讓我先向上司請示一下。」

「什麼？還要請示？」

「不請示，怎麼可以做？」

「我的天啊！你本來就是這宗案子的主理人啊！」

「但是，拆人家的去水喉，沒有正式公文很易被人反控，甚至要求賠償的。」

「嘿！跟你這種人辦事真沒味道！」

姜玲玲說完，一溜烟的跑掉了。

石勇在後面叫她，她也祇當作沒有聽到。

石勇無可奈何地往上望！

正在窗口俯視的狄連，急忙把頭縮了回來。以避開石勇的視綫。

× × ×

姜小明果然是去找金博士。

金博士總有四五十歲了。他聽了小明的陳述之後，笑道：「碟仙遊戲看似毫無科學根據，其實是有的。」

「有什麼科學根據？金博士。」小明問。

「人體之內，有一種原電，當三個人的手指在瓷碟上接觸時，由於瓷碟子不傳電，發生排斥作用，於是碟子便開始運行。這是比較簡單的解釋。」

「但是，為什麼碟子會停在一些玄妙的字句之上？」

「這純是心理作用。三個人可能三種不同的心情；但是當三個人心靈溝通時，就會產生心靈感應作用。碟子往往就停在三個人下意識都認為適合的字句之上。」

小明道：「會不會是真的有所謂『碟仙』之存在？」

金博士格格地笑道：「世界上有許多事，信者就存在。」

「你的意思是：不信就不存在了？」

「是的，不信就不存在。」

「博士，太玄妙了。」

「讓我舉個例，例如外太空人的存在，許多人都不信，也有許多人信。信與不信，他們都有着大條道理。」

「我們再回到碟仙的問題上去嗎？」

「好的，你還有什麼疑問？」

「根據你的理論，碟仙是由於人體原電與心靈感應所造成。那麼，它的準確性如何？」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三個臭皮囊，勝過一個諸葛亮』，那是說，集合三個人的共同觀點擬出的意見，必然是較佳的。」

「那麼，你是否定了碟仙的存在了？是嗎？」

「不！我剛才說過了，我不想開罪任何鬼神，也不相信任何宗教。總之，我只能說一句：「信者有，不信者沒有。」

小明覺得這金博士太過狡猾了。

× × ×

由於金博士無法滿足姜小明的好奇心，他決定去找范玲。

但當他回到工廠時，那兒的工人們已經下班了。

小明正在狄氏工廠門前徘徊，却無意中聽到有人談話的聲音。

「當我不在廠時，記得不能讓任何人胡攪。即使警方人員，也不例外。」

「是的，經理。」

「萬一他們强來，記住不要報警。警察一定幫仰們自己人的。致電話給梁律師

，和我。」

「知道了。」

鬧門在响！

小明急忙躲了起來。

他偷眼望過去，發覺狄連正由裏面出來。

× × ×

小明終於又找到范玲的家裏去。

范玲在工廠時，曾與小明談得十分投契，所以他們交換了地址。

范玲看見小明來探望她，感到十分意外。也很高興。

連日來，范玲悶得發慌！因爲工廠裏接連出了事，與她平日最談得攏的幾個女工，死的死，失踪的失踪了。

她感到十分納悶，小明來得正及時。

范玲家有弟妹。

她的弟妹都取笑姊姊有了男朋友。其實范玲比小明大了四五年，只不過因爲小明生得高大，看上去差不多而已。

小明道明來意。范玲立即取出筆墨紙張，連同弟妹一齊玩起「碟仙遊戲」來。

「你想問什麼？」范玲問小明。

小明道：「我想知道一連串的命案，究竟兇手是誰？」

「好吧！讓我們試試。」范玲燃起了一支香，開始「禀神」。

她的弟妹連笑也不敢笑！因爲他們也絕對相信了「碟仙」的存在。

范玲一切做足，也做得十分妥當！

然後，與弟妹和小明等，四個人一齊玩「碟仙遊戲」。

那隻小小的瓷碟子，放了四隻手指上去，果然蠕蠕而動！碟子由慢至快！

最後，當停下來時，碟子上的「箭咀」則指住「狄連」二字。

這張紙上面的字，都是范玲逐一寫了上去的，其中有「狄連」、「林伯」、「陸志」……等等，一連串的人名。

這些人名都是可能與案有關的可疑人物。

此外，范玲又寫上了「廠內」。「廠外」、「爲財」、「爲色」、「破案」、「懸案」等等，每一組字都有含義。

例如「廠內」與「廠外」，就是求碟仙指示，到底兇手是廠內的人，還是廠外的？

其他則包括了兇手的目的到底是爲財還是爲色？破案的機會如何？抑或永成懸案？

總之，這紙上的一切字句，都與他們心目中要知道的答案有關。

因此，當各人的視綫瞪住那張紙的時候，的確難免會發生一種下意識作用。

但是，碟子的震動，各人也是輕易感覺得到的事。

所以，姜小明逐漸相信下來，金博士的解釋亦未嘗沒有道理。

金博士曾向小明舉過許多例子，證明人體之內，確有原電。

其實電力先由熱力產生，人體之內既有熱能，自有電能，問題只是十分之輕微而已。

但是，玩碟仙遊戲時，集三四人的體內熱能，產生足够的電力——人體原電，令到碟子蠕蠕而動，那是不足爲奇的事。

如果站在不迷信的立場而言，這是唯一較合理的解釋。

不過，一般人仍然迷信碟仙的存在。

這一次的試驗，「碟仙」除了指示兇手是狄連之外，也指明兇手在「廠內」，以及有機會「破案」等等。

最後，「碟仙」又指出了兇手殺人是爲「色」而已。

姜小明的好奇心，總算得到了滿足。

他決定將結果帶回去給石勇探目。

豈料就當小明要離去之際，范玲接聽到一個十分奇怪的電話。

對方問范玲：「聽說你們幾個女工常常玩碟仙遊戲，是不？」

「是的。」

「你們可知道殺死胡安琪的兇手是誰嗎？」

「狄連啊……」范玲口快舌快的說。

姜小明在旁，欲加阻止，已來不及。

電話急急掛斷。這時候，范玲才記得問對方：「你是誰？」

可惜人家已經無法聽到她的問話。

姜小明覺得這電話大有來歷。

他同時也想起了：三個女工玩碟仙遊戲，可能最了解案中情形的，就是何秀珠了。但現在何秀球却失了踪。另一個勞佩玉又被殺死。

那麼，唯一的范玲，相信也成爲兇手追殺的目標之一。

姜小明想到這裏，立刻利用范家的電話，撥了一個電話給石勇。

范玲有父母弟妹，但父母還未返家，他們都是街邊小販。

姜小明一想到他們處境危險，就迅速叫范玲姊弟把門加了橫栓。

姜小明担心殺人者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范玲。

本來他想叫范玲先避往隣居去。

但是，他們玩碟仙遊戲，對方又怎麼會知道？

雖然電話中只說「你們幾個女工」，但電話來得合時——剛剛就在他們說完了碟仙遊戲之後，所以小明有理由相信他們（殺人者）就躲在附近天台遙望着他們。

一想到這裏，小明的視綫就望向對面——窗外對街有一處天台。

但是，天台上沒有人。

小明自覺疑心生暗鬼，既然沒有人在對面天台，他也可以悄悄舒一口氣！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突然有人拍門。

范玲聽了小明的忠告之後，已把弟妹推入房間之內。但現在，好奇的弟妹又出來查看，他們以爲父母返家了。

范玲隔住門問：「誰？」

「范玲有在嗎？」門外是個男人的聲音。范玲覺得這聲音彷彿正是她不久之前在電話中聽過的。

「你是誰？」小明代她問。

因范玲嚇得直發抖，說不出聲音來。

范玲沒有小明見得那麼多，先後也不知破了多少大小案件，對於一切古靈精怪，或者兇神惡煞的人，正是見怪不怪！

門外人答：「我是狄氏工廠的，想找范玲女工友。她在嗎？」

小明道：「她不在。」

「我知道她在家，你何必說謊？開門

吧？」那人又用力拍門。

「我說她不在就是不在，信不信由你。」小明說道。

「我剛才打過電話來，還是她接聽的。你快些開開門。」

「我不會開給你，除非你說出你的名字，以及目的。」

「我叫徐貴，來找范玲有點事商量。好了，我說了，開門吧！」

小明說：「徐貴？我知道狄氏工廠並無徐貴其人。」

「小子，你到底開不開？」

「不開又怎的？」

「你準是活得不耐煩了。」那人忍不住了，開始拳擊脚踢，弄得門板「隆隆」作响。

范玲嚇得將弟妹摟抱在一起。

姜小明則希望利用拖延戰術，直待石勇派人到來。

但是，外面似乎不止一個人。

他們正在議論紛紛，有人主張撬門，有人主張由後面爬窗而入。

從他們的語調可以猜測得到，他們是來取范玲的性命的。

姜小明又再打電話。

這一次他準備致電「九九九」——這是香港的緊急求救電話。只要電話接通，警方無綫電台就會通知最接近的巡邏車，前來救援。

但是，電話竟然斷了綫。

在小明耳中，根本什麼聲音也沒有。

他立即明白，電話綫已被人割斷了。

他自覺太笨，爲什麼剛才不致電「九九九」，而要找石勇？

不過，剛才小明還不知道事態如此危急。爲今之計，只有揚聲呼救了。

豈料小明未想得完，范玲已帶同弟妹，在房內窗口大叫起來。

范玲也想到了，希望呼救之聲可以令到隣居們報警或仗義相助。

但是，門外大漢却未因此而退却，反而加緊撬門。

姜小明已找來一枝木棒，握在手中，準備門毀時，應戰門外衝入來的人。

想不到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警車聲在外面响了起來。

撞門聲停止了。大漢們正撤退。

但大批軍裝警員已將這幢大厦包圍起來。原來隣居果然代爲致電「九九九」報警。

不久，石勇也帶了幾名便衣警探趕來了。至此，小明才鬆一口氣！

× × ×

半夜未到一點。

夜市的街道還很熱鬧，但這兒是工廠的一條後巷。

這兒連鬼影也沒有一個。突然却來了好幾名大漢。他們是由工廠後門出來的。

這幾個人很合作，有些負責照明，有些動用工具，爬上太平梯，將水喉的釘、扣等拆除。不一會兒，整截水喉已被搬到了地上去。

他們小心翼翼，尤其是在未拆下這截水喉之前，已有人用布塊將水喉底部塞住，彷彿怕有什麼東西由裏面掉下，掉入下面水道去一樣。做得十分細心。

現在，他們又將水喉扶起，用强光的電筒往裏面照射。

但是，裏面什麼也見不到。

有人由樓上的窗口問下來：「找到了麼？」

「沒有，什麼也沒有。」下面有人回答。

「看清楚一些。」

「看了幾次啦。經理。」

原來正在俯視向下的人，就是狄連。

狄連萬二分焦急，他似乎不信幾個大漢的話，親自由太平梯爬了下去。

他想想眞沒理由，石勇和姜玲玲的話，他是聽到的。

同時他也相信他們二人是第一流的好偵探，所以才相信了他們的判斷。

既然警方較早時——黃昏曾派人來過，證明他們也抱住同一目的而來。

警探曾派人來找過狄連，要求准他們拆下水喉檢查。但狄連故意迴避，還用律師去出面拒絕！

警探唯有等到明天。

他們聲明，明天會正式向法庭取得一紙手令，再來拆渠。

狄連也是因爲這樣，決定「先下手爲强」。他絕對相信石勇和姜玲玲二人的共同見解：兇刀就在這裏。

但是，現在他自己也看過了。

眞的沒有。

那截長逾丈的去水喉，裏面空洞洞的，根本滑不留物！更找不到什麼刀。

狄連有一種上當的感覺。

他要待沿住太平梯爬上去，突然四周燈光一齊放亮。

那是來歷不明的照明設備，登時把整條後巷照得如同白晝。

狄連又驚又急。可惜，光綫却又令他雙眼根本就無法可以睜得開。

他只好獃在那裏。

× × ×

出現在狄連等人四周的，是石勇和他帶來的警方人員。

他們在照明設備下把各人一網成擒。

狄連不服氣地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謀殺。」石勇說，「因姦不遂，殺了女工胡安琪。」

「證據呢？」

石勇把手一揮。

一名探員把一個透明膠袋高舉，裏面有一把利刀。

這利刀在狄連看來，絕不陌生。

他奇怪石勇怎可以找到這把刀？

石勇道：「辦法十分簡單，姜小姐也沒有騙你，雖然我們明知你在頭頂之上偷聽，但她講的話却是眞的。兇刀的確在那截水喉管之內，打橫擱住，沒有掉下。不過，我們故意求你讓我們拆喉，你不肯，即表示你心裏有事。因此，我們只好自己想辦法！告訴你吧，在你未動過手之前，我們已動過手了，只不過我們用火鉗，而且不必整條水喉拆下，所以捷足先得。」

狄連也明知無法再狡辯了。

因爲只有他自己最明白：兇刀之上，有他的指紋。

當晚他的確約了胡安琪，藉口是升她

的職位，加她薪金。

其實，他早已垂涎其美色。

當胡安琪發覺上當時，極力反抗，不肯就範。但是，狄連却志在必得。

因此，就在混亂中，狄連錯手把胡安琪殺死了。他無意殺人，只是以刀相脅。

可惜他終於因美色而殺人。

沒人知道這件事，只有剛剛巡視上來的看更人陸志，狄連只好用金錢收買他。

不過，那只是狄連的想法而已。其實除了陸志之外，還有一個攻於心計的女工何秀珠。何秀珠因爲懷疑胡安琪私會情人，悄悄留了下來，目睹了狄連殺人的情形。連放兇刀的情形也見到。

爲了讓胡安琪沉冤得雪，她故意利用碟仙指示」爲藉口，準備有機會即將「碟仙的指示」轉知舊同事姜玲玲。

她知道姜玲玲的男友是警探，希望引起石勇的注意，因而破案。但是，想不到後來有關人等，死了一個又一個。

首先是許賢，他以爲憑住碟仙的指示，讓他找到了兇刀之後，一定可以知道誰是兇手。不過，許賢並非想帮助警方破案，而是藉此勒索一筆可觀的金錢。

可惜他無法找到兇刀。

但憑直覺，他已懷疑是狄連做的。因他是女工管工，狄連的心意他早知道的。

於是他開始向狄連作金錢上的勒索。

狄連一邊敷衍他，一邊派人追殺他，所以後來他只好躲了起來。

狄連爲了對付有關人等，殺人滅口，不斷以金錢收買一些流氓作職業殺手。但他不想出面，所以叫陸志出面。

豈料事情到了陸志手中之後，他比狄連更殘忍，認爲稍有可疑洩露秘密的人，都先殺了再說。

事情也因此而越弄越僵！

到頭來狄連也覺得事態嚴重，迫住親自出來收拾殘局。

他派人殺死陸志，因爲他知道自己的秘密最多。另一方面又製造不在場的「時間證人」，找朋友陪他喝下午茶。

可惜，千算萬算，難逃老天一算。

聰明終被聰明誤！他最重要的殺人證據——有指紋的兇刀，偏偏在最後關頭讓石勇等人找到了。

他感到百辭莫辯，惟有和盤托出。

可惜，他判死刑也補償不了那九條性命。那九個人，有些是死得太過冤枉，但有些却是罪有應得。

殺人塡命本來是自古以來最公平合理的「法理」之一。

但是，有沒有人想過：有些不値得死的人——有用的、善良的人被殺了，却非那些敗類的性命所能補償的？

（全文完）

劍裏乾坤

（本文承自第39頁）

百葉嘆了一口氣，指着墳墓，大聲道：「我氣憤不過，邀他拚鬥，貧道在三百招之內贏了，一掌送他的終，區中岳呀，他是死有餘辜，殺人塡命，血債血償，死了也罪有應得。」

江其章雙手一拱，朗聲道：「這是大義滅親，大仁大義，在下拜服。」

王杏娟道：「道長，區中岳帶來不少人呀，有家眷，有弟子也有僕人。他們在那呀？」掌櫃插嘴道：「還有一名人質叫做黑煞神，乃是保定施統全的大弟子。」

百葉道士道：「區中岳死了，他們自然不能在大廋嶺居留，經此大變，他們大夥兒都走了。區中岳門下弟子頗多，但自知他師父不仁，也沒跟我爲難。聽說，他們自知無法再在中土武林立足，全家搬到廣東去務農爲活，不再在江湖露面啦。」

江其章嘆道：「一代高手，落得個如此下場，可悲可嘆。道長，你是恨他入骨，石碑之上，連上下欵也不提了。」百葉凜然道：「如果要提，唉，除了『華山不肖弟子』這六個字，還有什麼呢？」

江其章道：「不錯，咱們告辭了。」

王杏娟道：「且慢，道長，五惡臨走之時，有沒有聲明八年後在那裏比武？」

百葉道：「沒有，那還用多說嗎？王女俠，難道你還不明白？但願八年之後，你千萬不要把自己的武功練成天下第一人，否則糟透了。」

王杏娟笑道：「多謝道長指教。」

三人下得山來，想起近月來所發生的事，不禁有點悵惘。江其章嘆道：「我失了兩人，一個是摯友區中岳，一個便是愛侶王杏芳，區中岳倒也罷了，王杏芳此刻不知躲到那裏去，不知她還恨我不恨？」

王杏娟道：「你想念她不想？」江其章道：「她走了之後，初時我是夢寐不忘，但現時嘛，不知怎的，我還不怎樣的憶念她了。」掌櫃哈哈一笑，道：「江大俠，不是我說你，你跟賽翼德並不怎樣登對，如果結了婚，包保你一身麻煩，不如算了吧。眼前便有一位……一位賽西施……」王杏娟羞得滿面通紅，拍馬遠遠走開。

江其章道：「這意見雖好，但……」

掌櫃笑道：「她喜歡你，我冷眼旁觀瞧得清楚，江大俠，你難道不喜歡她？」

江其章道：「我已決定，在二年之內，再也不談婚論嫁，再也不沾花惹草，我想到杭州去玩兩三個月，你去不去？」掌櫃欣然道：「好，我去，還有王女俠。」

江其章笑道：「你猜她肯不肯陪我？」

掌櫃在懷中把二百兩黃金拿出來，笑道：「這二百兩金子，還是你與區中岳打賭的彩金，保留在我這個公證人手中，我已當它是我囊中物啦，我就以這二百兩金子跟你打賭，我猜她一定肯。」

江其章笑道：「好，我們賭了。」

掌櫃道：「到杭州玩完之後又如何？」江其章道：「我們便到西域波斯碧眼娘的故鄉去，我不跟她交上一手，總是不舒服，且看我與王杏娟兩人聯手，能否把她打敗了。」掌櫃呵呵一笑，道：「江大俠，你好不知羞，你猜王女俠一定肯陪你嗎？」江其章笑道：「如果她不肯，你的二百兩黃金便輸了。」

在不遠處王杏娟轉頭揚聲道：「掌櫃，你放心好啦，你一定贏，決不會輸。」

——全文完——

武俠長篇小說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伍青萍乘小船離開竹樓，來到一處岸邊登陸，遙見一涼亭處，有一位白衣人坐着。驟眼看時，她還以爲是白如雲，當她走近看清時，原來是白如雲的師父——老道。這時老道邀她坐下一談。老道問她近日與白如雲相處得如何？是否兩人相愛？伍青萍正感難於作答，白如雲却在這時出現。師徒見面後，話題一轉，老道說要遠行。白如雲略作勸阻，觸怒了老道，大發雷霆。白如雲靜待老道發作過之後，才向老道表明心意，充份流露出孺慕之情，使旁觀的伍青萍看得也爲之感動不已……

設宴餞師行　雙姝作陪客

白如雲再看老道，只見他滿面怒容，張着血紅大嘴，怪叫道：「小鬼，我墨狐子向來獨做獨行，任何人逆我則死，我憑什麼要你管？媽的！小王八旦，我氣起來立刻把你五臟抓出來！」

青萍聽罷大驚，忖道：「啊呀！原來他竟是天下聞名的墨狐子秦狸！」

墨狐子突然如此暴怒，連白如雲也不禁面上變色，遠遠的站着，雙手交錯在胸前，好像防禦墨狐子的進攻一樣，放低了聲音道：「老道，你生這麼大的氣幹什麼呀？」

墨狐子好似怒到極點，他頭上的白髮根根倒豎，雙足在地上暴跳如雷，肥大的衣袖亂舞，所觸之處，無論竹石，均是粉碎飛濺，發出了極大的聲响，嚇得青萍連忙躲出了三丈。

墨狐子邊跳邊罵道：「混帳東西，你越來越不像話了！再過幾天怕你不到我頭上來拉屎！……我問你，我們倆到底誰是師父？」

白如雲仍然遠遠的站着，聞言接口道：「那還用問，當然你是師父！」

墨狐子聞言越發生氣，「砰！」的一腳，將方才所坐的石櫈踢得粉碎，石屑濺出了一兩丈，這等功力，眞個是驚人欲絕了！

墨狐子踢完了石櫈之後，虎虎的道：「好雜種，你還沒忘本，我當你是我師父呢！……告訴你，小鬼！我什麼時候願意走就走，誰說一句話，我就把他媽的打成肉泥！」

說着又是一抬腿，「砰！」的一聲，把方才青萍所坐石櫈也踢得粉碎。

青萍在旁嚇得大氣都不敢出，她想不到墨狐子發起脾氣來，竟是這麼狠惡，好像火山爆發一樣，足使山河變色。

白如雲則是一言不發，默默的站着，那墨狐子跳罵了好一陣，又毀了不少東西，這才息了一些怒，一言不發的喘着氣。

白如雲見現在是時候了，當下向前走了三丈，看着墨狐子的臉色道：「老道，誰說不讓你出去？你生這麼大的氣幹什麼？你現在年紀大了，發脾氣對你身體不好，我看你出去散散心也好……。」

青萍聞言大爲驚異，她本來懷疑這一對師徒的感情，可是白如雲冷靜的外表下，似乎蘊有無限的深情，眉目之間充滿了關切之愛。

墨狐子聞言沉默了一下，用着稍爲緩和一些的語氣道：「那你剛才爲何說那些鳥話來氣我？」

白如雲一墊步，已來到墨狐子身旁，二人相距約有三尺，白如雲面上浮現出一種奇怪的表情，但是，這表情却極能感動人。

白如雲嘴皮蠕動了好幾次，青萍才聽見他用着低沉而又微帶顫抖的聲音道：「老道，我剛才……是捨不得你！」

青萍見冷漠剛強若此的白如雲竟說出感情這麼深厚的話，芳心不由大爲感動，忖道：「原來他一直把感情藏在心裏！」

墨狐子聞言雙眉一挑，他伸手握住了了白如雲的膀子，怪笑道：「我明白了，你是怕我不回來，或是怕我年紀太老，死在外面可是？」

白如雲黯然的點點頭，墨狐子醜陋枯瘦的面頰上，立時浮上了一層笑容，這笑容，是如此的眞、善和美，也唯有在這張醜惡的面頰上出現，才愈法顯得珍貴和感人。

墨狐子用力的捏了捏白如雲的膀子，他嘴皮微微蠕動，低聲的說了幾句話，白如雲立時化憂爲喜，連連道：「老道，你可別騙我，不然我恨你一輩子！」

墨狐子怪笑道：「我絕不騙你，要是我騙你，你將來把我的墳刨了！」

白如雲點點頭，說道：「好！你要騙我，我眞作得出來！……今天晚上在正廳給你餞行！」

二人說着這才分開，又恢復了先前冷漠無情的面孔，對於剛才的事，好像根本沒有發生一樣。

青萍見着好不驚詫，但她却發現這師徒二人，均是血性極强和感情最豐富的人，只是他們却互相的强制着，或許應該說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去支配和表示，然而他們之間有着深厚感情，是絲毫無疑的。

白如雲走到青萍身旁，神態自若的道：「姑娘，跟我玩去！」

說罷頭前就走，青萍遲疑了一下，向墨狐子施了一禮，不由自主的隨着白如雲而去。

墨狐子昂立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在這個世界上，似乎除了白如雲外，他永遠不會關心任何人，也永遠不需要任何人的關心。

青萍隨在白如雲身後，默默的向山坡下走去，白如雲回頭道：「姑娘，我這裏地方大得很，以後妳可以慢慢的玩，絕不會嫌悶氣的！」

青萍應了一聲，她望着白如雲健壯的背影，心中泛了絲絲的遐想，忖道：「這個人眞是怪！可是又……。」

到底又什麼，青萍也說不出來，感情就是力量，不是文字或形象所可代表出的，青萍對白如雲的感情，已在一天天的增加着——雖然她自己並沒有覺察出來。

二人走到了下面那座大廳，青萍抬目望時，只見正門掛着一塊大匾，上寫：「玉竹堂」。

三個大字，筆跡與竹樓相同，料必出自白如雲手筆，青萍看罷對白如雲道：「你是不是很喜歡竹子？」

白如雲聞言轉回了身子，反問道：「對呀！妳怎麼知道的？」

青萍掩嘴一笑道：「我怎麼不知道？你看你的房子，全是用竹子蓋的，這還看不出來呀！」

白如雲聞言雙目奇怪的眨動一陣，只說出一句：「妳很聰明！」

便用二指在大門上輕彈一下，那扇大門立時「呀——」的一聲打開了，白如雲領前跨入，青萍跟進，略一打量，不由得驚羨得發出聲音來。

原來二人所在是一條頗長的甬道，地下均用竹葉墊成，兩旁各有五個小房間，均是一色的翠綠竹門，最奇的是在甬道之中，植着一株千年古竹，色作斑紅，枝葉茂密。

走廊的兩壁，掛有數十幅書畫，色澤鮮明，撩人眼目。

青萍看罷，直似身入仙宮，那裏找得出一絲塵世的氣息？

白如雲指着牆上的古畫道：「姑娘，妳若不嫌煩，不妨從頭看一看！」

青萍素喜丹青，她本人亦擅此道，聞言連連點頭笑道：「好的！我要好好的看……這麼多的畫……。」

白如雲見青萍眉飛色舞，興奮已極，心中不由也頗高興，便隨在青萍身後，陪着她一同觀賞。

青萍所看的一幅是王冕所繪雪梅，老枝參差，古意盎然，畫上之梅或是五瓣怒開，或是蕾綻初放，含蕊半吐，風姿綽越，儀態萬千。

（筆者按：世人皆知王冕畫荷，殊不知王冕最工畫梅，荷花猶其次也！）

青萍深深的沉醉這幅花景中，她彷彿自己在花叢中徘徊，漫步在香光冷輝中，脚下踏着軟雪花泥，仰視雪梅，冷枝帶怯，顫顫生姿，令人洗心滌胸，雜念無存！

白如雲站在青萍身後，久久不見她動靜，心中不由詫然，問道：「姑娘，妳看這幅梅花可好？」

白如雲問罷，久久不見青萍答應，便側着身子，向青萍臉上望去，只見青萍雙目癡呆，面上一派清幽欣慰之色，越發顯得清麗秀美。

白如雲見狀不由心中一動，忖道：「想不到她小小的年紀，居然有如此鑒賞能力，看她神情，分明已深入畫中，正有神遊之樂。」

（凡是欣賞藝術品者，進入了這種境界，便是已忘物我，在現今「美學」家言之，稱這種情形爲「移情作用」，便是進入了欣賞的最高境界了！

當然能够產生這種作用的人，「在此單指藝術品及文章等的欣賞，而不涉及自然景物。」其本身便須具有高度的藝術修養，才能細細的去追尋創作者的意境，而產生無窮的快樂。

同樣的一幅名畫，如果換一個胸無點墨的俗人來看，他也許會說：「這朵花沒有鬚鬚，如果畫正一點就好了！」

他又那裏知道，也許作畫的人，故意把它畫歪了才有情趣呢！

筆者一時興趣，信筆寫來，不覺離題已遠，讀者莫見怪，這就接着寫。）

再說白如雲見青萍已到了如此境界，不覺又是驚佩，又是欣喜，爲了怕擾亂青萍，當下一言不發，默默的站在一旁。

青萍把這張畫，足足的看了有一盞茶的工夫，這才發出了一聲意味深長的讚嘆，自語道：「好畫啊……。」

白如雲聞言趕上一步，輕聲道：「姑娘若是喜歡，就送給姑娘吧！」

青萍這才驚覺到旁邊有人，她連忙回答道：「不！不！我不要……。」

她嘴上說着，心中却有些不樂，怪白如雲太俗，偏在這個時候，說出令人不得不答的話來，把自己深深品味着的美感驅跑了！

可是她那裏知道，白如雲已把她愛之如狂，雖然他冷漠感情，可是「愛」的力量，可以摧毀一切，所以他免不得有情不自禁的時候。

青萍被他一擾，便無法再看這幅畫，

移動了身子，逐件的欣賞下去。

白如雲果然是個通天澈地的人，他把歷朝名家的作品，幾乎都收集下來，諸如趙子昂、王維、張志和、董源、倪瓚等人，均是精品，直把青萍看得既羨且妒，驚佩萬分。

等到青萍看完了這些名畫，已足足的耗去了兩個時辰，白如雲推開了房門，看了看天色道：「姑娘，沒想到妳看畫看了這麼久，那些小房間妳明天再看吧！」

青萍聞言才想起白如雲在陪着自己，心中頗爲過意不去，等到聽完了白如雲的話，她不禁忖道：「他還有什麼稀罕玩藝兒？難道這些小房子裏還有寶物不成？」

青萍想到這裏，白如雲又接着道：「姑娘，我們出去吧！」

青萍連忙答應一聲，隨着白如雲出了竹屋，看看天色，已是不早，當下頗不好意思的笑道：「眞不好意思，害你等了半天……。」

白如雲搖搖頭道：「沒關係！」

他只說了這三個字，面上連一點表情也沒有，他這是這麼奇怪的人，令人永遠看不透他的心！

青萍及白如雲，默默無言，漫無目的的走着，他們彼此都想找幾句話說，但却都不知說什麼好。

他們走進了竹林，白如雲指了指草地道：「姑娘，我們坐一會可好？」

青萍臉嫩，本待不坐，可是白如雲似乎有着一股莫大的吸引力，使得她不得不點頭道：「也好……我也站累了！」

他們同時坐在了涼涼的地面上，但仍是默默無語，顯然，是沒有一個適當的話題。

青萍突然想起昨夜哈小敏所說的話，心中一動，忖道：「我何不借這個機會探探他的口氣？」

青萍想着，對着白如雲微笑一下，說道：「白……白兄，你和哈小敏是否很熟呢？」

白如雲面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臉上竟微微的浮上一層紅暈，低聲答道：「是的……不是的……不太熟，彼此很少在一起，可是她常常來找我？」

青萍見白如雲突然羞澀起來，她不禁大爲驚奇，忖道：「怪了，……他也會害羞……。」

這是白如雲出生以來，第一次有這種情形，連他自己也未覺察出，有些時候他已經慢慢的變了！

青萍把眼睛移向一旁，說道：「昨天我已經和哈小敏拜了姐妹，她比我小，現在我叫她妹妹了！」

這件事確實出乎白如雲意料，他睜大了眼睛，驚異的道：「啊！妳們結拜了？……怎麼這麼快呀？妳怎麼會和她結拜呢？眞是不好！」

青萍聞言道：「有什麼不好呢？」

白如雲見問，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是連連的搖着頭，說道：「我不知道，不過，反正不好，我一點也不喜歡她！」

青萍聞言不由爲哈小敏一冷，可是奇怪的很，她竟有一些莫名的快樂和安慰，雖然這種情緒是很淡薄的，但這確實是存在的。

青萍微笑一下，故意說道：「怎麼會呢？我倒很喜歡小敏！」

白如雲聞言，他搓了搓手，說道：「我也說不出她什麼不好，不過……我總不願意和她在一起！」

青萍聞言緊接着問道：「那麼，她爲什麼常常來找你呢？」

白如雲顯然怕和青萍討論這個問題，他覺得有些侷促不安，强笑一聲道：「這……這個我也不知道！她作事就是這麼莫名其妙，叫人家不懂！」

青萍聽罷心中好笑，忖道：「還說人家怪，你才眞怪呢！你這麼聰明，還會不懂？那眞是胡說了！」

青萍這時事不爲己，反倒泰然自若，笑着道：「昨天晚上，她和我談了很久，談到了很多事情！」

白如雲聞言立時抬起了眼皮，問道：「她和妳談些什麼？告訴妳些什麼話？」

青萍見他如此緊張，心中越發得意，慢吞吞的道：「她……她談到你，談到你很多事情！」

這句話使白如雲更加無法放過了，他張大了眼睛問道：「她說我什麼，姑娘，妳可別信她的話！」

青萍聞言輕笑了兩聲道：「誰說你壞話，人家誇你還來不及哩！……她說你本事大，功夫高得很！」

白如雲聞言面無喜色，反倒哼了一聲道：「哼！這個還要她說，別人誰不知道呀！」

青萍見他如此狂妄，心中一驚，忖道：「他眞狂！不過以他的功夫，也值得他狂！」

青萍想着，又慢條斯理的接着道：「哈姑娘還說，她很喜歡聽你唱的歌，只是歌調太叫人害怕了！」

白如雲臉上掛上一絲不可理解的笑容，他又哼了一聲，說道：「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呀，有什麼可怕的呢？……悠悠天地心……。」

白如雲說着，又低聲的唱了一句，青萍心中打定了主意，要在白如雲面前，爲哈小敏多說幾句好話，雖然未必能博得白

下期預告

國際特警故事：

顯微眼（巨型小說）

馬雲 著

一雙天生的怪眼睛，像顯微鏡一樣，令到他非常煩惱，因爲在他的眼底下，那些美味可口的東西，都佈滿了微菌。後來他找到了一位眼科專家爲他療治，豈料後果更爲出奇。這個匪夷所思的神奇故事，將在下期推出，請勿錯過。

如雲的好感，但至少可以加深他對哈小敏的印象。

青萍由地上站起，扶着一枝竹枝，說道：「她還說……」

青萍想到自己編造的話，她也不禁玉面緋紅，羞得說不出口來。

白如雲見青萍突然如此模樣，心中不由一驚，問道：「什麼？她還說什麼！」

青萍猶豫了一下，終於壯着胆子說：「她還說……還說她很喜歡你！」

青萍說完了這句話，她羞得連耳根子都紅了起來，本來這事與她毫無關係，可是她總覺得，一個女孩子對一個男孩子說出「喜歡」這兩個字，將是多叫人害羞的一件事啊！

白如雲被這句話嚇得驀地站了起來，雖然他早已知道了這個事實，可是沒有人向他提出之前，他可以自己把它否決掉。這件事，本就是白如雲所苦惱着的一件事。

他總希望哈小敏是個什麼事也不懂的小孩子，對任何人都是如此，並不是單單對他。

這時青萍說出了這句話，白如雲再也無法僞裝了，他脹紅了臉，緊接着青萍的話問道：「這……這些話妳爲什麼要告訴我？……。」

白如雲發急之下如此一問，倒把青萍問得啞口無言，痴痴楞楞，面紅如布，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急得連眼淚都差點流出來。

白如雲沒有料到，自己無意中問了一句話，竟把青萍弄得如此模樣，他本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見狀心中一動，立時轉憂爲喜。

原來青萍這時的態度，可以說大是反常，一個女孩子在男孩子面前，表現了這種態度，足以說明她對他，已經有了不尋常的感情了！

這時的白如雲，興奮得簡直說不出話來，連他一向很少感情的面頰上，也掩飾不了，禁不住顯示出一般喜悅之色。

他們兩人這麼相對沉默了好一陣，白如雲才拋開此事，道：「走吧！我們回去吧！」

青萍遲遲的答應一聲，她低着頭，先出了林子，臉上仍然掛着方才未曾褪盡的紅暈……。

白如雲跟在後面，他一路踢着地下的小石頭，顯得是這麼的輕鬆愉快，其實，他又得到了些什麼呢？

青萍遊逛了一天，不由有些疲乏，當下對白如雲道：「我想回去歇一下，現在覺得有點累！」

白如雲聞言點頭道：「姑娘既累了，我陪姑娘回去，正好也有事要去張羅，老道明天離此，我要爲他餞行，少時請姑娘作陪客，到時當令南水去通知妳！」

青萍聞言點了點頭，她突然想起剛才墨狐子所說的話，和他與白如雲發生衝突之事，忍不住問道：「墨老前輩要離開這裏嗎？」

白如雲感慨頗深的搖搖頭，說道：「他年紀已經這麼大了，我眞不願意讓他離開，可是他就是愛跑，既然如此，我也只好隨他了！」

青萍見每次談到墨狐子，他那股關愛之情，總是溢於言表，有異尋常，忖道：「這也是怪事情，他們兩個脾氣這麼怪的人，居然能够相處得這麼好，並且彼此還產生了這麼深厚的感情，眞是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想着二人已然走到了湖邊，南水與北星早已把小船準備好。

青萍點足上船，白如雲正要跟上，青萍突然轉身道：「不必了，你不必送我，去辦你的正事吧！」

白如雲一怔，旋即恢復常態，說道：「也好！待會吃飯的時候，我會派人來通知南水接妳去！」

青萍微笑點頭，轉身對二小道：「划吧！我要趕回去睡一會！」

二小立時雙槳齊下，運臂如龍，小舟疾如飛弩，衝破了平靜的湖水，帶着一條長長的水紋，漸漸的去遠了！

白如雲站在岸邊，目送着這隻小舟，他內心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慰，這感覺是他以往所少有的，也許他的心，已經進入了另一生活領域去了！

青萍回到了竹樓，立時有一種輕鬆的感覺，現在這座竹樓，已是她心目中的家了！

她靠臥在床上，心中反覆思索與白如雲遊玩之事，心緒非常紊亂，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爹爹和未婚夫，不知何時才能趕到。

青萍雖然很少與龍匀甫見面，但她却深知龍匀甫的武功，不在白如雲以下，那時二虎相爭，必有一傷，現在無論那方受到傷害，都是她所不欲。

青萍想着這些即將來臨，而現在又不可知的事情，心情愈法覺得煩悶，不知不覺中竟沉沉睡去。

…………。

等到青萍醒來之時，紅日偏西，已是傍晚時分，青萍不禁訝然，忖道：「好蠢！這一覺睡得像個豬娃子！」

大詞人張先有一名句爲：「午醉醒來愁未醒。」

青萍雖然未醉，她也不見得有什麼愁，可是大凡一個人午睡醒來，他所產生的情緒，絕不同於黎明復甦，更不同於午夜夢迴。

因爲前者充滿了積極性，使得你感覺到生命的可貴，有沾沾自喜的感覺，而後者又過於消極，你總會在寒蟲夜鳴，秋風拂林的境況下，去思索一些最使你困乏和煩惱的事。然而午睡之醒，則是充滿淡淡的愁味，令人有一種莫名的惆悵。

青萍這時便是如此，她一雙眼盯視着屋頂，心中思索着一些漫無邊際的事情，有一種無法排遣的痛苦，只是這種痛苦的成分太少了，也許够不上稱爲「痛苦」，但它總不是屬於「快樂」一類的情緒。

青萍正在癡想，突然房門推處，閃進一人，定睛看時却是哈小敏。

她今天穿着一件大紅的羅衫，襯着她白裏透紅的臉龐，恰似清風中怒放着的春花，美得出奇！

青萍連忙一骨碌爬起來，笑道：「敏妹，妳來得正好，我有話要與妳說呢。」

哈小敏嫣然一笑，說道：「萍姐，妳

睡得可眞熟，我來了兩次，妳都沒有醒過來呢！」

青萍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道：「想是昨天睡得太晚，叫妳見笑了！」

青萍說着，就用上的茶水漱了嫩口，哈小敏走到床前伸手把竹窗推開，忸怩不安的說道：「萍姐，今天他來過嗎？」

青萍知道她說的是白如雲，忍不住笑道：「妳別急，我正要告訴妳！」

哈小敏紅着臉不再說話，青萍腦筋轉了一下，說道：「上午他來過了，我和他談起過妳……。」

哈小敏到底沉不住氣，她雖然羞澀，可總是無法抑制緊張的心情，低聲問道：「他說我些什麼？你們談了好久？」

青萍見她如此性急，忍不住暗暗好笑，她想到如果把白如雲所說的話，照實告訴了哈小敏，那她眞個要柔腸寸斷了！

青萍腦筋轉了一下，想好了措詞，這才說道：「今天我們談了沒有好久，我只說妳對他的功夫很佩服，還說妳說他人很好！」

哈小敏聞言越發緊張，追問着道：「他呢？他聽了以後怎麼樣？」

青萍隨口說道：「他當然很高興呀！他說很早就認識妳了……。」

哈小敏聽到這裏，面上帶着笑，連連點着頭，輕聲的道：「是的！是的！我們很早就認識了……。」

青萍見她對白如雲如此神迷，不由得又是憐憫又是同情，當下更不忍刺傷她，假編了一套話道：「白如雲說你們以前也常常在一起玩！」

青萍說這些話，心中却存着一種試探性質，哈小敏聞言果然大喜，說道：「啊！他還沒忘記，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們常常在一起玩，只是他那時不太說話，不像跟妳在一起，竟會談了這麼多話！」

青萍聞言，暗道：「果然！我一點也沒猜錯，否則哈小敏絕不會對他這麼情癡的……他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青萍這麼想着，竟有一點酸溜溜的感覺，青萍是否應該有這種感覺？這是很難解釋的……。

青萍看哈小敏如此興奮，更不忍說出白如雲厭惡她的事，當下心想：「我乾脆編些話讓她高興高興……」

青萍想着便順口說道：「白如雲還說，和妳在一起很有意思，只是妳的話太多了。」

這第一句話使哈小敏欣喜若狂，在她自己的觀察中，白如雲似乎不太願意和自己相處，可是想不到他竟是一個這麼諱莫如深的人，看來他對自己必然有幾分感情存在，只是他把這深藏在心底罷了！

哈小敏想着，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我的話實在太多，以後要改過！」

青萍見狀暗暗嘆息，說道：「我們談到這裏，我就不好再往下說了。他師父明天要走，他去忙着張羅酒菜去了。」

哈小敏聞言喜得拍手道：「我知道，剛才他還派人請我爹爹來呢！」

青萍聞言頗感詫異，忖道：「白如雲說討厭她，怎麼還會派人去請她爹爹？」

青萍心中雖然詫異，但是口上也不好問，當下與哈小敏轉了話題，又談起別的事情來了。

青萍那裏知道，她剛才假造的一番話，使這個可憐的姑娘，更死心塌地的愛上了白如雲，以致造成了日後的許多波折，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二女正在談得起勁的頭上，忽聽得竹樓之下一片水響，一小舟穿拂着水面的稀蕩荷葉行至樓下，船頭上站着一個小童，一身素潔的白緞衣裳，正是南水，今天想是爲了要與墨狐子秦狸餞別，所以他也衣着十分講究，小船方一行近竹樓，南水已如野鶴也似的拔空而起，輕飄飄的飄落在了竹樓的欄干之上，這一身輕功也確實不弱，果然是強將手下無弱兵。

南水正要開口說話，似發現了哈小敏也在一旁，不由咦了一聲。

青萍一笑道：「你們少爺也請了她，你不知道呀？」

南水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看哈小敏，臉上帶着一陣不愉快之色，顯然的他還沒有忘記昨夜被哈小敏點穴的事情。

爲此還挨了主人一頓大罵，要不是青萍爲自己講情，幾乎被主人罰泡水三天，這種滋味不要說眞的受不了，只要一想起來，也是不好受。

當時聽青萍這麼一說，狠狠的瞪了哈小敏一眼，這才回頭面對青萍道：「少爺請姑娘到水鏡坊去，叫小的專程來接！」

說着用手指了哈小敏一下，鼓着腮幫子道：「不過……並沒有叫小的來接這位哈姑娘……」

哈小敏不由被南水這句話說得面色一紅，青萍唯恐哈小敏當着自己不好意思，有意一揚秀眉道：「南水！你怎麼這樣說話？哈姑娘昨天不過是給你們開玩笑的，你還記仇嗎？」

南水低下了頭沒有說什麼，哈小敏却忍不住哼了一聲道：「不坐你的船有什麼了不起？水鏡坊我也不是沒去過，我自己也能去！」

說着轉身就要走，却被青萍一把給拉住了，伍青萍笑道：「得啦！你們兩個都是小孩，有什麼好生氣的，妳是客人，還是坐船去好了！」

說着回眸對着南水嫣然一笑道：「他不是說請吃晚飯麼？怎麼這麼早就去，天還沒黑呢！」

南水嗞牙一笑，果然他已不再生哈小敏的氣了，此時回話道：「怪老道明天要走了，少爺爲了給他餞別，所以準備了一桌非常豐盛的筵席，要吃很久的時間呢，所以早一點入席！」

青萍嘴裏答應着，心中却不由暗暗在想：「這白如雲可眞是一個奇怪的人，不論作什麼事，他總是和人家不一樣，總是隨心所欲……」

想着，一拉哈小敏道：「我們走！」

說着話，身形已像巧雁也似的竄起了半空，輕飄飄的落在了小船之上，那小船只不過輕輕的搖晃了一下，她不由抬起了頭，去看哈小敏。

可是當她頭還沒來得及往上看時，哈小敏已從空中像一片枯葉也似的飄向小船的尖端。

那小舟，僅僅只不過往下點了一下，只這一手輕功，却顯着比青萍高了一籌。

隨着南水也自竹樓一個「鯉魚倒穿波」的反竄身法，平射了出去，就空一壓丹田之氣，盤旋着如同一縷青烟也似的落向了船尾。

那身輕功，竟也不少遜於哈小敏，青萍不由暗暗嘆了一口氣。

往昔的日子裏，她是一個極爲自負的女孩。

她總以爲自己這身武功，在江湖上是難遇對手了。

却不料自被白如雲捉到這裏以後，她才深深的覺得自己的武功實在太差了，若以輕功一道來說，竟比南水北星還要差！

她想着不由十分懊喪，是以痴痴的望着南水，不發一語，哈小敏不知她在想什麼，用手拉了她一下，小聲笑着道：「姐姐！妳在想什麼呀？」

青萍這才驚覺，不由默默一笑道：「沒什麼！我是在想白如雲這個人眞是太怪了，就連他的兩個小童也是怪到家了！」

哈小敏皺了一下小鼻子，哼了一聲道：「小雲哥倒沒什麼……南水北星這兩個小鬼，眞是一對活寶！」

她想是說得大聲了一點，却被船尾的南水聽到了些，他用槳狠狠的一打水面，濺起了無數的水花，算是以此來抗議哈小敏的背後誣人。

青萍生怕爲此又引起二人的爭論，忙打趣道：「這水鏡坊在那裏呢？怎麼我從來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呢？」

哈小敏用手一指池沿的一叢竹梢，那些竹子都是由池旁的邊沿斜着挺生到池中的，茂密的竹葉子，幾乎已把池面給封鎖住了。

時值深秋，陽光無力的照射着，池面上倒映出婆娑的梢影，確是一幅美麗的秋日行湖圖畫。

哈小敏用手一指那叢竹林道：「穿過這片竹林就到了！」

不想南水在船尾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誰說到了？還要走老半天呢！」

哈小敏回頭嘟着嘴氣道：「誰給你說話？你多什麼嘴！」

南水也不甘示弱的氣道：「我也沒給妳說話呀！」

不想這句話方一完，突然有一條白影，在水面上一閃，已快同閃電星馳也似的，竄上了一人。

二女一看，見是北星，也是同南水一樣，穿着一身全白的緞質衣裳。

一上船，就紅着臉結結巴巴的對着南水道：「少爺……叫你……快一點去，等會他……又要發脾氣了！」

南水一見是他，不由皺了一下眉，哼了一聲道：「我知道了……」

北星還是那老規矩，紅着臉低頭慢慢的吐出了四個字：「我……知……道……了！」

逗得二女都不由格格笑了起來，南水被笑得臉色通紅，一時氣得在水面上運槳如飛，哈小敏這時可抓着了機會，回頭笑道：「你怎麼不神氣了！」

南水氣得哼了一聲，方一張嘴，想回罵一句，却無意見北星正痴痴的看着自己，嘴唇正作了一個欲開的姿式，好像是只要南水一說話，自己定要盡全力，把他的話用心一字不誤的重複一遍。

他這種行爲，已日久習深，早已成了一種習慣，彷彿只有這麼作，才能令自己舒服似的。

南水看見北星這個樣子，只好把到口的話又忍了住，氣虎虎的瞪了北星一眼，把目光轉向池中，只是用勁的運划着木槳，不再去看哈小敏一眼。

這葉小舟，經南水北星二人這麼用勁的划行者，立刻就像一枝水箭也似的穿過了這叢竹梢，眼前竟又變了一番氣勢。

水面不再像以前那麼寬敞了，彎彎曲曲的向一條蛇也似的水道，穿行於各色的花石之間。

這條小船比方才行得更快了，青萍心中方自暗忖：「如此窄的水面之上，怎會有這麼大的房子呢！」

但她一念未完之間，眼前立刻又有了顯著的變化，只覺足下小舟向上一浮，顯然的水勢猛了許多，同時，覺得水面上一亮。

無限的天光，洩映着眼前足有十丈見方的波面，反映出萬千銀蛇，果然像是一面極大的鏡子，平靜得無波無紋，青萍頓時覺得心襟一寬，目光也跟着一亮，她知道這一定是水鏡坊了。

遠遠聳立着一所半圓形的白石塔頂，在水面上一延五丈許，兩端都已座落在地面之上。

有一種不知名的籐條，由陸地上蜷爬着延生到了這所白石的宏大台頂之上，在此深秋的季節裏，還開着一種紫色的小花，遠遠望去，好像是一座錦繡屏障，又如是一座極大的花冠，夕陽之下，正有無數的鳥雀，在其上鼓翼躍戲着。

青萍不由輕輕讚嘆了一句，道：「好美……」

圍着這座白石的建築之前十丈的水面上，生着一些蓮荷，在秋日的凋零之下，却已剩了一桿桿的空枝兒。

小船無聲的在這些荷枝的旁邊停住了，南水遂向着青萍行了一禮道：「姑娘請自行上去吧，小船只能到此爲止了！」

說着話，他率先縱身而上，北星見狀也慌了手脚，他慌慌張張像炒黃豆也似的，把南水的話重複了一遍，一丟木槳，隨後追着南水的身形而去。

青萍見狀和哈小敏相視一笑，俱都爲南水的狠狽樣子給引笑了起來。

哈小敏此時用手一指那白石建築道：「這就是那水鏡坊了，小雲哥哥眞會找地方……」

青萍不知怎麼，覺得心神一動，顯然地爲哈小敏這一聲「小雲哥」給引得有一種莫名的傷感，現在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自己會愈來愈念念不忘白如雲的影子了。

如果說愛情之先，是彼此的關懷，那麼青萍確實已在深深的關懷着這個秘密客了。

聽了哈小敏的話以後，她雖有一種酸酸的感覺，可是她仍裝着淺笑，用手掠了一下散在額前的秀髮道：「我們怎麼上去呢？」

哈小敏扭身笑道：「姐姐妳隨我來好了！」

說着蓮足輕輕一點，已拔身而起，如此向下一落，足尖已再次點在一枝荷莖的頂尖之上，身形再次拔起，倏起倏落的直向那白石圓台縱去。

伍青萍只得也提起一口眞氣，用登萍渡水的輕功絕技，隨後疾跟了去。

二人就像蜻蜓點水一樣的，借着這些水面上的枯莖，一霎時，已撲近了那所石台。

哈小敏在前，伍青萍在後，雙雙縱上了那座石台之上，青萍身方一落，已見由內電閃也似的竄出了一人，往青萍身前一落，口中發聲道：「姑娘來遲了，罰酒三杯！」

青萍往這人一看，正是白如雲，他此時已換了一身水青薄緞的長衫，前衫上繡着一條栩栩若生的墨竹，襯着他英俊的儀表，愈法顯得飄逸出塵。

青萍不由嬌笑道：「誰說我來遲了？這才是什麼時候呀？」

說着已用手一指一旁的哈小敏道：「我爲你帶來了個好朋友！」

白如雲只是冷冷的看了哈小敏一眼，他依然是向以往對哈小敏一樣的，那麼冷漠的道了聲：「我知道了！」

哈小敏本來是活蹦亂跳的，只是一見白如雲，却變得噤若寒蟬也似的，這時在一旁紅着臉，輕輕的低着頭叫了一聲：「小雲哥……」

白如雲忽然劍眉一挑，但立刻他又變得軟和的嘆了一口氣道：「小敏，以後妳最好叫我名字好了！」

哈小敏不由一怔，當時眼圈一紅道：「叫……你名字？小雲哥，爲什麼呢？」

白如雲似頗不耐煩的擺了一下手，皺眉道：「不爲什麼，只是這樣比較好一點罷了！」

青萍爲了緩和這種情緒，當時忙笑說道：「秦老前輩來了沒有？」

白如雲嘻嘻一笑道：「我已派北星去叫他去了，大概馬上就來了！我們先進去再說。」

說着率先而入，青萍和哈小敏都隨後而入，當她們足尖方一跨進這間佈置得極爲雅潔的敞廳之後，立刻爲眼前的擺設而震驚得瞠目結舌。

原來目光所見，竟有一紫玉的長案石桌，長有八尺，寬也有四尺左右，桌面光滑如鏡，閃閃放光，玉桌之上立着一槽水仙，正是新蕊初吐，散發着一股郁郁的清芬之氣，嗅之令人神情意爽。

玉桌兩側，端正的排列着六樽石椅，也是一色的紫檀木所雕，椅上都舖着金絲猴的皮墊，四壁之上，間懸着歷代名人書畫，令人望之，幾乎不忍交睫，大廳兩側四個小門，各垂着紫紅緞帷幔，正中大窗，寬有兩丈，此時正自湘簾高捲，由敞亮着的軒窗內，可一窺無遺的欣賞着那波蓮池，軒窗兩頭，尚懸着四個鳥籠子，各有一雙八哥在籠內撲翅叫跳着，這景緻好不動人！

哈小敏以前時常來此玩過，尚不覺得如何驚異，青萍却是初來，那裏見過這種精緻的擺飾，見狀不由脫口叫起好來了。

白如雲見青萍如此，心中好似甚樂，他走近在青萍身前，低頭微微笑問道：「姑娘！妳喜歡這個地方麼？」

伍青萍點了點頭道：「這地方太好了……太美了！」

忽然她抬起頭，却見一方朱紅的玉匾，懸在這露廳的正門樑下，上面三個碧綠的大字：「水鏡軒」。

寫得是筆力蒼勁，意態飄然出塵，青萍不由看了白如雲一眼問道：「這字是誰寫的？」

白如雲臉色微微一紅道：「這是我寫的，姑娘可不要笑我！」

青萍不由望着那「水鏡軒」三字發起楞來，心中却由不得暗暗想道：「這白如雲眞是一個奇才，非但武功絕世，居然還能寫得如此一筆好字，眞令人欽佩了！」

不知不覺之間，她對白如雲的印象又加深了許多，哈小敏此時却黯然的坐在一邊，她眼看着自己的心上人，竟和青萍有說有笑，却連自己正眼也不看一眼，心中那份酸味和難受可就別提了。

正自暗暗神喪，却覺身後一股冷風吹來，哈小敏忙回過頭來，却見飄然處縱進來了一人。

仔細一看，竟是墨狐子秦狸，這怪老道今天竟也改了一下裝束。

他換了一身淺灰色的大道袍，一雙大袖拖下老長，足下是高筒白襪，黑緞的芒鞋。

哈小敏從來就沒見過墨狐子秦狸像今天這麼打扮過，此時見狀不由一怔，忙由位子上往起一站，恭恭敬敬的向着秦狸行了一禮叫了聲：「老前輩來了？」

墨狐子秦狸，好似特別對這哈小敏有好感似的，聞言後咧開大口嘻嘻一笑道：「么娃，怎麼妳一個人坐在這裏？他們呢？我是說小鬼頭到那裏去了？」

哈小敏氣得一嘟小嘴，方由位子上一站，却見青萍由廳外跑了進來，對着墨狐子秦狸鞠了一躬，說道：「老……前輩！啊！老道，您老人家來了。」

白如雲此時已由外面進來，墨狐子哈哈一陣大笑，但當白如雲進來之後，秦狸的目光，却痴痴的凝視着他的徒弟。

他一直是如此的，彷彿他的生存，有一大半是爲了這個徒弟，只有一小半才是屬於自己的。

他用着深湛的目光，注視着白如雲，半天才嘆了一口氣道：「小鬼頭，我沒想到你還這麼隆重，居然在這水鏡軒大宴羣俠，告訴我請了些什麼人？」

白如雲上前一步，激動的執起秦狸一手，臉上盪漾着眞摯的表情，這是多麼親熱的表情啊。

只是這年青人的臉上，除了那深湛的目光似乎毫無保留的傳遞了他的感情以外，別處依然是冷冷的，然而確能使人深深的相信，他這份感情是如何眞誠啊！

墨狐子被徒弟如此的表情，看得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他伸出蒲扇大小的手，在白如雲背上重重的拍了一掌，道：「不要這樣！我還沒走呢！」

白如雲點了點頭道：「我並沒有請什麼人，只是請了二三知己而已……」

哈小敏聽得秀眉一揚，她心中早已喜之不盡的暗自想道：「原來他已把我當成了知己的朋友哩！」

墨狐子秦狸又是哈哈一笑，縱聲道：

「作得好！小鬼頭，酒逢知己千杯少……我老人家今夜要大飲一番了……」

說着他似乎又有些忌諱的摸了一下頭，紅着臉，吶吶的問白如雲道：「小鬼頭！你……答應我麼？只喝這一次……」

老道的臉上帶着渴求之色，語到最後，聲音都幾乎有些抖了，就好像是一個老乞丐，在向一個路人乞食一樣的……

白如雲低下了頭，良久抬起了頭，露出一口編貝也似的細牙，笑道：「老道！今夜你可以放量的喝酒，我不管你能喝多少，隨你便如何？」

墨狐子秦狸喜得一串大笑，飛撲到了白如雲身前，張開兩臂，把他這徒弟抱得緊緊地，喜得咧開大口連連道：「好極了……好極了……」

青萍見狀，不由暗自發笑，心說：「這眞是一對奇怪的師徒呀！」

墨狐子秦狸緊緊抱着白如雲不放，良久還是白如雲掙開了他的雙臂，他拍了兩下手。立刻由側邊的通門內，閃出了南水和北星，白如雲對着他二人一笑道：「現在關照厨房，開始上菜了……」

二小鞠了一躬，各道了一聲「是！」正欲轉身離開，白如雲忽然叫了一聲：「慢着！」

南水忙回過身來，他發覺主人今天臉上，竟帶着笑容，這是極不常見的現象，由不住暗忖：「什麼事，他今天這麼高興呢？」

白如雲喚回了南水，又關照他說：「你到後池裏，去把我存放的那一罈老茅台拿來，先不要開封！」

南水答應了一聲是，他腦中不由想着：「他們今天還要喝酒哩！」

北星在後，也不知主人喚南水進去有什麼事，不由在南水身後伸頭探腦！當他聽到唯一的一句話，那就是南水所回答的一聲「是。」

於是他連忙重複了一句：「是！」

白如雲一揮手，二小連忙掉頭如飛而去。

墨狐子秦狸此時不待徒弟再讓，已走到那紫玉桌旁，拉開一張椅子就坐下了。

白如雲要在平日，或許會毫不客氣的叫他再站起來，但是今天，老道馬上就要離開自己，他不由想：「今天，就讓老道隨心所欲一次吧……」

想着也就朝着伍青萍和哈小敏道：「你們也可坐下了，一會菜就來了……」

說着他先走到青萍身前，將座位拉開了一尺，道：「姑娘請坐！」

青萍不由心想：「他還是懂得禮貌的呢！」

想着微笑着道：「謝謝你？」

白如雲也就自己坐下了，不想才一坐下，却被老道一把給提住了。

白如雲不由一怔，再看老道，竟是白髮怒立，赤紅着雙目怒道：「小東西！還有么女兒呢？」

白如雲不由俊面一紅，他不得不走到哈小敏身前，低着頭把一張紫檀木的大椅拉開，扭身就走。

哈小敏用着憐愛的目光掃了他一眼，輕輕的說了一句：「謝謝小雲哥……」

她似乎早已習慣了白如雲的冷漠，並不像一般少女那麼的脆弱和傷感。

同時也更深深的存想着一個意念，他相信早晚有一天，白如雲會愛她的。

這種情形看在青萍眼裏，心中却是十分爲哈小敏難過，她腦中不停的在想：「爲什麼像哈小敏這麼一個美的女孩，會得不到白如雲的歡心呢？」

哈小敏坐下後，立刻親切的拉起青萍一隻手，笑咪咪的道：「萍姐，我知道小雲哥的酒罈放在那裏？」

青萍笑問道：「在那兒！」

哈小敏先笑着看了白如雲一眼，再用手一指池面的那一頭，說道：「那個老茅台呀，就是在那個池子內的泥巴裏面，已經放了好幾年……。」

白如雲不由一驚道：「咦？妳怎麼知道？」

哈小敏掃了他一眼，露出了一對酒窩，又回到青萍面上，笑咪咪的道：「我當然知道囉……」

一旁的墨狐子秦狸不由瞧了一口唾沫，向哈小敏道：「妳看到有多大一罈？」

哈小雲輕起玉手，比了一個挺大的姿態，笑道：「差不多這麼大？」

白如雲不由低下了頭，他咬着牙，心中却暗暗在想：「這哈小敏討厭就是在這個地方，別人如果認爲是一件新奇的秘密，她總是要事先給洩露一下，看樣子以後作什麼事，都要防着她一點才好！」

四人正在談話之間，却清清楚楚的聽到了一陣琴聲，那聲音若斷若續，好像是很遠的地方傳來，却又好像就在眼前。

聲調之美，音韻之柔，却可以說是到了鼓琴者至高的境界。

衆人却不由一驚，哈小敏首先離座笑道：「爸爸來了，他叫我去接他呢？」

說着一擰腰，已先竄窗而出，青萍不由驚道：「是琴魔哈古弦老前輩麼？」

墨狐子秦狸點了點頭道：「除了他，誰還能彈得這麼好的琴？」

此時白如雲也離座而起，青萍自然也站了起來，只有墨狐子秦狸依然是坐着不動。

遂見柔紅幔簾啓處，由窗外飄進二人，爲首之人，是哈小敏。

她身後却笑嘻嘻的飄進來一個又矮又醜的老人。

這老人一副怪樣，面色血紅，滿頭銀髮，一雙大耳，又厚又長，幾乎垂向了兩肩。

他身穿着一件古銅色的紅質長袍，由後而前，斜掛着一具七弦古琴。

琴身高有三尺五六，一色的古銅色，久年的摸弄，已被磨得光華淨亮，尤其是那七根琴弦，都成了銀白顏色，閃閃的發着銀光。

這老人一進門，哈哈一陣大笑道：「今天什麼事，還請客？」

白如雲此時已走上一步，嘻嘻一笑道：「老魔頭怎麼到現在才來，我們已預備吃飯了呢！今天是爲老道餞行，他明天一早就要出走了……」

琴魔哈古弦皺了一下眉，看了秦狸一眼，嘿嘿一陣笑聲道：「老道要走了，這倒是一件新鮮的事……那今天得好好熱鬧

一下才好！」

說着就自行走到桌旁，挨着墨狐子秦狸坐下，此時哈小敏在一邊叫了聲：「爸爸！」

哈古弦正預備給秦狸說話，聞聲一翻一雙怪眼道：「什麼事？」

哈小敏笑着一指青萍道：「這就是昨天我給你老人家說的，我拜的姐姐，她名字叫伍青萍！」

琴魔哈古弦哦了一聲，當時上下看青萍幾眼，青萍只好再重新站好，恭敬的行了一禮道：「弟子伍青萍參見老前輩！」

哈古弦哈哈一聲大笑道：「果然是個好孩子，怪不得把小鬼頭給迷住了，眞比我們小敏强？」

說着用手往空按了按笑道：「姑娘妳坐下！」

青萍立刻就覺得有一股絕大的勁力逼着自己，不由自主的噗通一聲坐了下來，一時羞了一個玉面緋紅。

哈古弦想是錯估了對方功力，也不由怔了一下，白如雲見狀輕輕一笑道：「老魔！你手上輕着一點，傷了我的朋友，我可是不依……」

琴魔哈古弦聞言後，愈法的縱聲大笑了起來，青萍在他的笑聲裏，羞得粉臉通紅，忙把頭低下了，心中不由又想道：「好！又是一個怪人……」

墨狐子秦狸皺着眉看了哈古弦一眼，冷笑道：「老怪，你一來不是吵就是笑，要笑最好到外面去笑去，省得煩人！」

琴魔哈古弦笑聲突止，兩彎濃眉一剪，哼了一聲道：「老道，今天是爲你餞行，可別弄得大家不痛快，最近我發現你的脾氣是愈來愈怪了，簡直變得是不通人情事故了……」

青萍不由一驚，心想墨狐子秦狸定會勃然大怒，誰知那秦狸反倒嘻嘻一笑，用手在哈古弦背後拍了一下道：「算了吧老魔，你還不是一樣，今天我們不吵架，隔一天我們得好好談談。」

琴魔哈古弦也轉怒爲笑的點了點頭道：「好！隔日我一定要鬥鬥你，今天咱們是不辯嘴？」

說着話就見紅簾開處，北星雙手捧着一個白瓷的大罐兒，走到桌前，小心的把這瓷罐放至正中桌上，却聽得這瓷罐之中瑟瑟直響。

哈小敏首先忍不住笑問道：「小雲哥，這裏面是什麼？」

秦狸已忍不住伸手就要去揭那蓋兒，却爲白如雲用手給按住了，他目光轉向青萍笑問道：「姑娘妳猜猜裏面是什麼？」

說時北星南水已雙雙在多人座前，擺好了杯箸，南水還捧了一個挺大的琉璃盆兒，往桌上一放，衆人見內中分了八個格兒，各盛以醋、醬、薑、油、辣五味和三種菜沫兒！

青萍不由皺了一下眉道：「這是什麼呀？還是活的呢？」

墨狐子早已饞涎下滴，急得直嚥口水，哈古弦也不由直摸着下巴，這兩個老怪，都是以好吃出名的，他們並且都已知道這罈子裏是什麼東西了，只是却迫不及待的去等了。

這時哈小敏却搶先笑道：「我知道，一定是蟹？」

白如雲不由看了她一眼，心說：「妳眞聰明，又被妳說出來了？」

當時手執牙筷，輕輕的在那瓷罐之下推了一下，青萍見竟是一個小火門兒，此時被白如雲這麼一推開，進了氣，立刻冒出了火苗，隱隱尚聽得咕嚕開水的聲音。

這時秦狸已揭開了瓷蓋，青萍向內中一看，不由大感新奇。

原來竟是十二隻大蟹，在罐內橫七豎八的轉着，牠們是被浸在濃濃的紹興酒內，酒中尚浸有茴薑。

想是這些螃蟹被浸的時間已經很久了，早已醉態暈然，糾盤在了一塊。

就在這些醉蟹旁邊三四寸地方，有一空洞兒，大有半尺見方，此時正蒸蒸的冒着熱氣，水已在下面開沸得咕嚕嚕直響。

可是，這羣螃蟹和那個洞池之間，有一層極細的鋼絲網兒隔着，使牠們不敢通過。

白如雲用筷子把那層網子往起一抽，立刻就有螃蟹醉醺醺的爬了過去。

遂見噗通的一聲，跌下那洞中一隻，微聽得那隻醉蟹在內中拚命掙了幾掙就不動了。

墨狐子哈哈一笑道：「要趁熱趁嫩吃才有味，我不客氣了！」

說着手筷挑處，又把那跌下的蟹挾了起來，衆人見那螃蟹，身上已成淺紅之色，最奇是，週身骨殼，俱已碎成一小塊一小塊。

吃時可毫不費力分片而食，俱都稱妙不已！

這時琴魔哈古弦已率先拌好了作料，方放下碗，却被秦狸嘻嘻一笑，順手拿過道：「老怪，謝謝你了。」

說着雙手齊下，把那醉蟹撕得一團糟，肉黃混淆，齊浸入作料之內，就口大啖，連連叫好。

哈古弦不由氣得直翻白眼，方要把碗奪過來，白如雲已送上一碗拌好的，又挾過一隻熟的醉蟹，不由咧口一笑道：「小鬼頭，有點意思！」

說着竟也和秦狸一個吃相，雙手齊下，就口吸吮得咕咕有聲。

青萍連看二老這份吃相，不由食指大動，當時自己也就所喜的作料，拌調了半碗。

那些喝醉了的螃蟹，接二連三的往那熱洞裏跳，爐火正烈，滾下的不待一會，就差不多熟了。

原來這熱洞中尚有一層細網，緊挨着水面，跌落的醉蟹正好落於其上，於是就像蒸籠也似的蒸了起來。

其上有覆蓋兒，蓋上之後可令別蟹不會下墜，蒸氣溫度較通常蒸籠高上數倍。

青萍和哈小敏俱如法泡製，正吃得津津有味，白如雲忽然回頭叫了聲：「拿酒來。」

却見南水雙手抱捧着一個瓦罈來，秦狸又搶着下位接過，把罈口封泥揭開，還有緊纏着的鐵綫和膠泥，墨狐子秦狸開了好半天才打了開來。立刻就有一股極濃醇的酒香，從罈中傳出，琴魔哈古弦不由放下杯箸，一連狂吸了幾下道：「好酒，好酒？」

（未完）

幽靈四艷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湘和四大鬼女在地下秘室中平安相處，此時羅統在鐵門外使用火攻，逼使岳湘打開秘室，原來，羅統和黃衣老者在門外，羅統運掌攻向岳湘，岳湘沒有全力施爲，使羅統更爲狂傲自負，在出其不意時，岳湘殺死了羅統，而奇怪的是四大鬼女此刻站在一邊，呆立不動，可見羅統和黃衣老者也不能指揮四大鬼女行動，否則岳湘也早該喪命了。岳湘返回徐家大院和衆人滙合，大家正商量如何對付四大鬼女……

幽靈夤夜現　出沒徐家園

岳湘道：「犯險、犯難、和敵拚持的事，在下決不後人，但如說領導大局，那就要靠老前輩的聲望了。」

李三奇道：「岳湘說的不錯，道長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十分崇高，由道長主持大局，那是最好不過了。」

桑木略一沉吟，道：「諸位如此，貧道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目光一掠青蓮子道：「門主先請內宅休息一下。」

青蓮子確實有點累，忽然之間，改變了她十幾年相處環境，單是這一份適應，就要很大的耐受之力。

譚長風早已派來了兩個丫頭，負責照顧青蓮子的生活，再加上青蓮子同來的心腹女婢替月，在二婢帶路下，行入了早已爲她備好的臥室。

九陰鬼母也隨着青蓮子離開了大廳。

她是黑道上的有名人物，桑木却是白道上的名宿，因緣際會，竟然使他們會合於一處。

本是很難兩立的人，但現在却要攜手對敵。

望着兩人去後，桑木才緩緩說道：「現在，咱們要先調集一批人手來……」

鐵大鵬道：「調集一批人手來？那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們早已有了安排。」

桑木道長：「對仙女門的活動，早已有了戒心，所以，我們在揚州，早已有了很多的準備。」

鐵大鵬道：「哦，只是貴派中人？」

桑木道：「對！因爲，常常會有機密外洩的事，所以，我們都變得極爲小心，本門中派了四大劍手，隱於揚州，必要時，以接應武林同道。」

鐵大鵬笑一笑道：「名動江湖的武當派，果然是不同凡響。」

桑木道：「唉！鐵兄，本門中行事，一向都講究正大光明，絕未想到這般鬼鬼祟祟，陳倉暗渡，這一次，派人暗中潛伏在揚州，實是情非得已。」

鐵大鵬道：「情非得已，這是什麼意思？」

桑木道：「因爲，本門和其他門派計

議的事情，常常會無故洩漏出去，因此，不能不令人懷疑，仙女門已有很多的人手，伸入了各大門戶之中，他們會很快佈下圈套，引誘我們上鈎。」

岳湘道：「這麼說來，貴門是不是已經有了不少的損失了？」

桑木道：「本門已經有了不少的損失，十二名精銳弟子，失踪不見了。」

鐵大鵬道：「是失踪不見了，還是被人殺了。」

桑木道長答道：「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岳湘道：「這種損失，只怕不是貴派一個門戶吧？」

黃鎮山道：「不錯，少林門戶中也有這種損失？」

岳湘道：「貴門中損失多少人？」

黃鎮山道：「一共三批，合計一十九人。」

岳湘道：「他們是方外人物呢？還是貴門中俗家弟子。」

黃鎮山道：「雙方面都有，七個俗家弟子，十二個方外門人。」

岳湘道：「這些人，是不是都在揚州失踪的？」

黃鎮山道：「他們都是奉派到此地而來，但他們在何處失踪，在下還未曾查清楚。」

鐵大鵬道：「是不是都和仙女門有關呢？」

岳湘道：「十分可能。」

鐵大鵬輕輕歎息一聲，道：「兩位混入了仙女門中，查出了眉目沒有？」

桑木搖搖頭，道：「沒有，不過，我心中有了一點懷疑。」

岳湘道：「懷疑什麼。」

桑木道：「仙女廟只是一個幌子，並非他們眞正的主力所在。」

岳湘道：「嗯！你是說，另外還有幕後人物？」

桑木點點頭，道：「不錯，而且，我發覺了那兩個號稱太上護法的人，也不是眞正的統制者。」

這倒大出了岳湘的意料之外，不禁爲之一呆，道：「你是說，眞正的統制人物，並不在仙女門中。」

桑木道：「貧道早就有這樣的懷疑，只不過有些事，叫人想不通，所以，貧道不敢相信自己的想法，剛才，岳少俠說明了經過，貧道才想通了個中不少關節。」

岳湘皺起了眉頭。

風塵三俠也聽得呆住了。

鐵大鵬輕輕吁一口氣，道：「老道長，不用賣關子了，此事重大，說出來，咱們也好研究一下。」

桑木沉吟了一陣，道：「鐵大俠，請恕貧道暫時不能說出來。」

鐵大鵬怒道：「怎麼？你這老道長，難道連我們也信不過麼？」

桑木道長苦笑一下，道：「鐵大俠誤會了，貧道想到的可能，還沒有證據，只是一些蛛絲馬跡罷了，我如一旦說出去，不但貧道要對此事担當起責任，萬一諸位傳說出去，也是個不了之局，所以，還是暫時不說出的好。」

鐵大鵬回顧了岳湘一眼，道：「老弟，你的看法呢？」

他本對岳湘有着很大的不滿，但目睹岳湘表現的胆識、武功，心中觀念大改，對岳湘反而暗暗生出了敬服。

岳湘道：「有些事，只宜意會，不宜言傳。」

鐵大鵬道：「哦！」

岳湘道：「桑木道長，已再暗示我們，他希望我們瞭解……」

鐵大鵬接道：「咱們答應他不說出去就是，爲什麼要賣關子呢？」

岳湘道：「也許，他自己也還不敢十分肯定。」

鐵大鵬道：「有這等事？」

桑木道長道：「不錯，岳少俠說的是實話。」

鐵大鵬未再多說。

黃鎮山却突然開口，說道：「咱們混入了仙女門中，忍辱受苦，只希望能一下子查明內情，現在看來，這希望又成泡影了。」

桑木道長道：「不！貧道覺得，收獲非淺。」

黃鎮山道：「道長有什麼收獲？」

桑木說道：「貧道覺得，我們心中很多不解的地方，已經找到了一些可解的途徑？」

黃鎮山道：「哦！」

桑木輕輕歎息一聲，道：「譬如說，我們一直懷疑，爲什麼很機密的動態，竟然會洩漏出去？」

黃鎮山道：「怎麼？道長已經找到原因了？」

桑木道長淡淡一笑道：「我只是找到了一個綫索，但却無法肯定這件事。」

黃鎮山道：「你是說，他已經混入了咱們之中？」

桑木道長道：「至少，在我們之中有一個人和他們互通消息，我們的一切計劃，都會事先走漏了消息。」

黃鎮山道：「我們也覺得很奇怪，道兄這麼一說，在下倒也想到一件事情。」

鐵大鵬道：「兩位不用打啞謎了，還是將話說個明白。」

黃鎮山沉吟了一陣，道：「好吧，道兄，在下乾脆把話說明白吧。」

桑木道：「事情發展至此，似乎是應該把內情全部說出來了……」

黃鎮山接着說道：「這個，道兄請說吧！」

桑木道：「不！還是你來說吧？」

黃鎮山點點頭，道：「事情發生在數年之前，天竺武功，突然又在江湖上出現，此事非同小可，本門和武當派，立刻組成了一個很秘密的聯合小組，開始追查這件事情。」

鐵大鵬道：「查出了眉目沒有？」

黃鎮山道：「當時，參與的人手不多，一切都在暗中進行，但兩年後，我們追查這件事的人，却有很多個人，都無聲無息失踪了。」

鐵大鵬道：「死了？」

黃鎮山回答道：「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鐵大鵬道：「那裏去了呢？」

黃鎮山道：「不知道，到現在爲止，

還沒有找出一點綫索。」

鐵大鵬道：「以後呢？」

黃鎮山道：「以後，就把這一個組合，給擴大了起來，丐帮，和另外兩個門派，也參加了這個組織，成了一個五人長老會，我們稱它作五龍會。」

鐵大鵬道：「五龍會，江湖上沒有聽說過這個組合。」

黃鎮山道：「這本來就是一個很秘密的組合，江湖上知道這件事情的人，並不很多。」

岳湘道：「道長，五龍會，都是些什麼人？」

桑木道：「少林一人，丐帮一人，峨嵋一人，武當一人，還有一位是……」

是什麼人，他沒有說下去，卻突然住口不言。

黃鎮山接道：「五龍會，是五個在江湖上很有名望的人組合而成，但他們的活動，卻是一直在隱密中，姓名，身份，不便宜佈出來。」

這是江湖上一個大隱密，既然黃鎮山說了不便宣佈出來，鐵大鵬等，自然也不好再問下去。

岳湘輕輕吁一口氣，道：「黃兄，五龍會既然主持全局，他們應該有一定的行事方法了。」

黃鎮山道：「不瞞岳兄說，在下就是受五龍會派遣而來。」

岳湘目光轉注到桑木身上，道：「道長，你也是五龍會派來的了。」

桑木點點頭。

岳湘道：「五龍會除了五個主事的人外，和武當，少林門派，還有沒有別的關係？」

桑木道：「有！五龍會有很大的權力，可以向各派徵調人手，不過，五龍會只在暗中策劃，不用出名。」

岳湘道：「那是說，連被調的人手，也不知道個中內情了。」

桑木道：「是的，不過……」

岳湘笑一笑，接道：「是不是，很多五龍會決定的隱密，無端的洩漏了。」

桑木道：「對，這使五龍會受到了很大的損失，除了人手，還有勝望，五龍會幾次大行動，不但沒有什麼收獲，反而陷入了人家預佈的陷阱之中，受了很慘重的傷亡，本來，大家對五龍會都很支持，一連幾次事件之後，各大門派都不願再聽五龍會的決定了。」

岳湘道：「道長，那就應從五龍會本身查起。」

桑木道：「就是如此，使五龍會的團結，也有了問題，你查我，我查你，大家都查的互不信任起來，所以，貧道希望能查明內情。」

岳湘低聲道：「道長，你也是五龍會的主事人了。」

桑木道長道：「貧道很慚愧。」

岳湘問道：「另外四個人，道長認識麼？」

桑木道：「都是多年交往的朋友。」

岳湘道：「如若只是你們五個人決定的事，那自然是你們五個人中有人洩漏了隱密。」

桑木道：「是！我們都明白，是我們五個人之中出了毛病，是一個，也許是兩個，但是什麼人呢？」

岳湘道：「怎麼，很難查得出來？」

桑木道：「不錯，很難找，五個人，都很激忿，老實說，這件事，已在五龍會中，造成彼此的猜忌、分裂，我也沒有辦法確定，究竟是怎麼回事？」

岳湘道：「彼此之間有了這樣一種猜忌，老實說，那就很難再合作下去。」

桑木道：「對，五龍會現在的工作，有如停頓了一般，影响所及，整個江湖的各大門戶，都有了隔閡，連同調動各大門戶中人，都發生了問題。」

岳湘道：「哦！五龍會解散了？」

桑木道長道：「解散倒是沒有解散，不過，因此，使得五龍會有着形同虛設的感覺。」

岳湘道：「道長的用心在……」

桑木道：「我的用心先要找出了五龍會中的奸細。」

岳湘點點頭，道：「這是根本的辦法，不過，那人已經對你們瞭解的太多了，一時之間，想把他找出來，只怕也不太容易。」

桑木道：「所以，我們混入了仙女門中，希望能找出一些證據來。」

岳湘說道：「兩位找到了什麼綫索沒有？」

桑木道：「沒有。」

岳湘道：「道長，如若你想要我們帮什麼忙，你必需毫無保留的說出內情。」

桑木道：「不行，當年組成五龍會時，我們都立過重誓，不把內情洩露，更不能說出五龍會主持人的身份。」

鐵大鵬道：「你們混入仙女門來，查了半天，沒有查出一點綫索，此後，又作何打算呢？」

桑木道：「貧道十分茫然。」

岳湘道：「在下有一個想法，仙女門似乎是知道的事情不少，他們也沒有準備在此地和我們展開決戰……」

桑木道長接道：「對！這一次，他們的反應太過平淡。」

岳湘道：「如是在下的推想不錯，我看仙女廟，已經把主力轉移。」

桑木道：「轉移何處？」

岳湘道：「這就不太清楚了，問題在他們爲什麼要如此作，如若他們怕了我們，只怕我們自己也不肯相信。」

桑木道長苦笑，道：「貧道行走江湖五十年，這是我第一次遇上最棘手的一大難題。」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道長，能不能把五龍會的人召集在一處？」

桑木搖搖頭，道：「不能，五個人，都正在江湖上奔走，要查明這件事情，現在很難通知他們了，不過，我們已約定了九月九日，在黃山見面。」

他只說出黃山，不肯說出詳細的地點，顯然內心之中，還有顧忌。

岳湘道：「道長，你們一共只有五個人，這些人中，那一個可疑，道長心中應該有一點眉目了？」

桑木道：「自然，我心中也有一點想法，四人之中，有兩個人，是貧道覺得可疑，不過，貧道找不出一點證據。」

岳湘道：「兩個人，那是說，四個人中，有兩個人可疑了。」

桑木道：「我們四個人，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每一個人，都有很好的背景，如若說我們五個人中，有兩個人，勾結在一處，這件事，實在很難令人相信。」

岳湘道：「道長，你覺得，其餘的四個人中，那一個最可疑呢？」

桑木回顧了黃鎮山一眼，道：「事已至此，看來，咱們已經無法保密了。」

黃鎮山道：「對，事已如此，道長不妨明說了，何況，岳兄和風塵三俠，都已經證明了是站在正義一邊的人！」

桑木道：「少林門中的千拙大師，很少在江湖中走動，是千字輩最傑出的高僧，本是戒恃院中主持，這一次，奉命出山，參與了五龍會，那是不容懷疑的了！」

岳湘沉吟了一陣，說道：「嗯！還有呢？」

桑木道：「丐帮長老劉太極，一向耿直公正，江湖上人人皆知，這個人，似乎是也不用懷疑了。」

岳湘道：「餘下了你，和另外兩個人了。」

桑木說道：「貧道代表了武當派，加入了五龍會，此心唯天可表，自信絕對清白。」

岳湘道：「餘下兩人呢？」

桑木道：「一個是峨嵋派中的渡月師太……」

鐵大鵬接道：「渡月師太，那是一個女的了。」

桑木道：「對！渡月師太是峨嵋門下一個很傑出的人才。」

岳湘道：「還有一個呢？」

桑木道：「江南大俠韓鳳樓。」

鐵大鵬道：「韓鳳樓名滿江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這個人，應該也沒有問題。」

岳湘道：「道長心中對兩個人懷疑，一個是韓鳳樓了？」

桑木道：「唉！老實說，這五個，對誰都可能懷疑，每一個人，都是鐵錚錚的人物，但我們很多的決定，卻無緣無故的洩漏了出去，這些決定，除了我們五個人之外，又無別人參與，除了我們五人之中，有一人是內奸之外，無別的解釋了。」

岳湘道：「我請問道長的是，你對兩個人懷疑，其中之一，是不是韓鳳樓？」

桑木道：「是啊，這個人交往比較複雜，貧道只能對他生出懷疑了！」

岳湘道：「還有一人是什麼人呢？」

桑木道：「這個，這個，在沒找到證據之前，貧道……」

岳湘冷冷說道：「道長，咱們再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須要破出情面！你懷疑的那個人，是不是劉太極？」

桑木搖搖頭。

岳湘道：「難道是千拙大師？」

桑木又搖搖頭。

岳湘道：「五個人除了四個，只餘一個渡月師太了。」

桑木說道：「不錯，貧道正是對她存疑！」

岳湘說道：「渡月師太常在江湖上走動。」

鐵大鵬說道：「不可能，如果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在下早就知道她的大名了。」

岳湘吁一口氣，道：「道長，你對渡月師太懷疑，自然有很特殊的理由了。」

桑木道：「也不能說什麼特殊理由，這本是毫無憑證的事！貧道只是察顏觀色，看出一些可疑之處罷了。」

岳湘道：「例如她……」

桑木接道：「我們每一次檢討洩密的原因時，大家都很激忿，只有她平靜不波，默不出聲。」

岳湘又問道：「她平常是否很喜歡說話？」

桑木道：「平常也很少說話。」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道長，你爲什麼不懷疑劉太極呢？如論交往的複雜，劉太極只怕不在韓鳳樓之下。」

桑木道：「不會的，劉太極對此事表現的最爲積極，有一次，他也陷入了對方的埋伏之中，身中三處刀傷！」

李三奇道：「會不會是苦肉計呢？」

桑木道：「有一處傷勢很重，那是致命的地方，如是苦肉計，絕對不會傷在那個地方！」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道長，你們有查出些眉目沒有？」

桑木道：「我們對人人事事的懷疑，還是懷疑，一點也找不出證據。」

岳湘道：「道長，那是說沒有什麼收獲了？」

桑木點點頭，道：「是的，沒有什麼具體的證明。」

岳湘說道：「哦！道長準備作何打算呢？」

桑木道：「五龍會的事，那只好等到黃山之會再說了，經此一役，貧道覺得，也用不着太過隱密什麼了！」

岳湘道：「這是說道長，決心動員五龍會的人，抗拒仙女廟了。」

桑木道：「貧道已確知仙女門不是個正當的組合，五龍會應該對付它，所以，貧道已決定把人手調集於此。」

鐵大鵬道：「揚州還有什麼武林人物，在下就想不出了。」

桑木笑一笑，道：「你確實看不出的，他們是五龍會中很隱密的力量，平常，不但不和武林同道來往，而且，也不許和所屬的門派連絡，他們已完全在五龍會的控制之下！」

李三奇道：「這些人，都是五龍會中的死士，我們不是五龍會中的人，他們肯和我們合作麼？」

桑木笑一笑，道：「這一點，諸位可以放心，他們絕對服從令諭。」

岳湘道：「準備給我們多少人？」

桑木道：「人數不會太多，但是很精銳。」

岳湘問道：「道長，除了你們五龍會的人手之外，還有些什麼人，參與這場紛爭。」

桑木低聲道：「你是說劍叟易平出現的事麼？」

岳湘點點頭。

桑木道：「此老曾受五龍會的邀請，但他卻婉拒了出山之請，這一次，他突然

到了揚州，也許自有用心呢？」

岳湘沉吟了一陣，說道：「你們五龍會，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查出一件什麼事呢？」

桑木道：「天竺奇術留落在中原的隱密，這件事，貧道收獲很豐富。」

岳湘道：「說說看。」

桑木道：「貧道已由四大鬼女的身上，證明了那天竺奇術，確已在中原出現，創造了幽靈四艷，那個人，遁身於仙女門中……」

岳湘接道：「天竺奇術出現了，也證明了那個人在仙女門中，可是，他是不是你們要查的人呢？」

桑木道：「不全是，我們還要查另外一件事情。」

岳湘道：「五龍會中的奸細。」

桑木道：「不錯。」

岳湘道：「道長，洩漏五龍會決議的事，也未必就是五龍會中的人。」

桑木道：「岳少俠有何見教？」

岳湘道：「五龍會中人，各有門派所屬，如若他們把內情，告訴門戶主持，自然不會算錯，如此一來，查明洩密之人，機會就很難得了。」

桑木道：「岳少俠說的是，不過，這中間，還有一點內情。」

岳湘道：「哦！」

桑木道：「因爲有了洩密之舉，所以，我們有幾次作了嚴格的規定。」

岳湘道：「什麼規定？」

桑木道：「不許把內情告訴各大門戶中人。」

岳湘道：「結果呢？」

桑木道：「一樣洩漏了隱密。」

岳湘點點頭，道：「這麼說來，五龍會中，確有奸細了。」

桑木道：「不錯，只可惜，他太狡猾了。」

岳湘道：「道長，怎麼能够肯定，那奸細在此？」

桑木道：「唉！如若貧道想的不錯，我想，他可能也和我們見過了。」

岳湘道：「道長，你能肯定，五龍會有幾個人涉嫌？」

桑木道：「貧道現在無法肯定。」

岳湘笑一笑，道：「道長，可不可能，除你之外，其他的人，都可能會有問題呢？」

桑木道：「可能。」

李三奇道：「道長，別人會不會對你也有懷疑？」

桑木苦笑一笑，說道：「大概也有可能！」

鐵大鵬冷冷說道：「如若沒有你們一個五龍會，目下江湖，也不會有這等混亂的局面了。」

桑木沉吟了一陣，道：「唉！鐵兄也許說的不錯。」

鐵大鵬道：「現在，你可有什麼打算呢？」

桑木搖了搖頭，說道：「貧道心情很亂。」

岳湘道：「情形如若眞如道長所說，那人似是已經有了很週密的準備，道長已錯過了見他的機會了。」

桑木道：「貧道也這樣想。」

岳湘道：「除非那位隱身五龍會中的人，是仙女門中的領導首腦人物，此事，倒也不用太過重視。」

桑木道：「五龍會中，有很多秘密，如若被他完全洩漏出去，那豈不是……」

岳湘歎口氣，接道：「道兄，這些秘密，只怕早已經洩漏出去了。」

桑木沉吟不語。

岳湘道：「目下重要的事，是要如何對付四大鬼女，到現在爲止，在下還想不明白，她們爲什麼不對我出手。」

李三奇道：「她們有幽靈一樣的行動，但她們還是人啊！是不是已對你生出了感情。」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感覺中，她們好像已認識了我，不過，她們似是聽從着一種特定暗號、聲音，才會行動。」

李三奇道：「你和他們相處的時間，一直沒有聽到過那種聲音？」

岳湘答道：「沒有，我一直沒有聽到過。」

李三奇道：「兄弟，你可曾想過暗算她們？」

岳湘點點頭，道：「在下確有此意，而且已付諸行動。」

李三奇道：「結果如何？」

岳湘道：「我悄然出掌，想一擊成功，但她們的身軀，和常人完全不同，有如飄風柳絮一般，疾飛而起，在下的掌力，完全無法傷到她們。」

李三奇道：「那一掌，你用了幾成眞力？」

岳湘道：「八成，兄弟相信，就算第一流的武功高手，也未必能够承受我那一掌。」

李三奇道：「你沒有出劍試試麼？」

岳湘道：「兄弟已無再行出手的勇氣了。」

鐵大鵬突然說道：「岳兄弟，譚長風這個人，辦事很紮實，你交代他的事，似乎是全都辦到了，徐家宅院，到處是弩箭、暗樁，雖不是銅牆鐵壁，驚險處，尤猶過之，區區倒希望四大鬼女來犯一次，看她們究竟是鬼是人？」

岳湘苦笑一下，道：「兄弟一直担心這件事。」

桑木道：「怎麼？她們今夜一定會來麼？」

岳湘道：「大有可能，所以，咱們也應該安排一下了。」

桑木道：「好，貧道倒也想見識一下，她們眞正的可怕程度，我再去調集一批人手來，四大鬼女，今夜如若眞的來了，也可放手一戰。」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道長，在下之意，對付四大鬼女時，應該有很完美的計劃，以免造成了不可收拾的殘局。」

鐵大鵬道：「除非他們已經變成了眞正的幽靈，四大鬼女如若是血肉之軀，我相信，她們大概不會刀劍也殺不死。」

岳湘凝目想了良久，才說道：「不知道。」

李三奇說道：「不管他們是人是鬼，但咱們有備無患，要譚兄去準備一些黑狗血。」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步一塵

混沌書生

盧州王某，由寧波附海艘赴滬，共載者五十餘人，內一少年客，美秀而文，與王聯床，彼此接談，意氣頗合，王叩其姓名，但漫應之，中途，客耳語王曰，我日來細察舵工篙師，殊非善類，面露殺氣，心甚叵測，計一路惟某洲最險，倘經其處，不泊舟當無患，君須識之，王驚問曰，若停奈何，客笑曰，君毋多言，幸有我在，彼何能爲，王疑信參半，姑默識之，既至某洲，日甫晡，舟子果命其黨，下錨繫纜，客謂天時未晚，尚可趕程，舟子不答，諸客大譁，少年以目止之，洲孤懸海中，四望無際，更無別舟爲隣，少選，舟子忽率其黨徒，各執刀械進前，逼客速獻黃白物，客多巨賈，挾資頗重，互相觫觳，計無所出，王依少年傍，亦戰慄不已，第見少年從容起立，怒謂舟子曰，汝輩不知今日有步一塵在乎，舟子卒然斂容，連稱唯唯，小人不敢放肆，少年躍上船首，乃以肱一揮，即墮其最獷悍者五人於海，其餘大恐，急棄刀械，跪地乞命，少年口中不知何語，舟子等叩頭如搗蒜，僉謂無知冒犯，罪該萬死。願出資另爲買舟。載衆至滬，以求贖罪，少年叱曰，汝既知罪，姑暫寬免，仍乘汝舟，亦不必更換，如敢再萌惡念，决不輕恕也，舟子等惟命而退，並具酒食，以欵諸客，自此一路小心，伺應唯謹，至滬後，同舟人咸德少年，謀有以報，少年悉笑却之，揖別而去。

★ ★ ★

岳湘口中未再多言，心中却暗作盤算，這四個丫頭，人耶？鬼耶？實在有些混淆不清，如再和他們爭執下去，很可能會徒亂人意，倒不如暗作準備，以應付變化就是。

夜幕四合，天已入夜。

岳湘畧作休息，就開始了很多的準備工作。

他是個很自負的人，但對四大鬼女，却有着極深的戒心。

所以，他作了很完善的準備工作。

天過二更。

徐家大宅中，一片寧靜。

這只是表面的情形，事實上，徐家宅院到處都佈滿了暗樁，所有的人，都作了嚴密的戒備。

岳湘的心中矛盾，他希望四大鬼女會來，也希望他們不來。

二更過後，果然有了動靜。

但並非是由四週暗卡中傳出的警訊，而是由第二進院落傳出來。

第二進院落中，住的是風塵三俠。

李三奇首先發覺了情況。

一個白衣飄飄，長髮披垂的少女，站在庭院中。

李三奇心中一驚，道：「來了。」

鐵大鵬急奔而去。

但他還算沉得住氣，沒有一直撲向那白衣少女。

埋伏的暗卡，聽到了呼叫之聲，才看到了敵人。

警訊傳出，立刻響起了一陣尖厲的哨聲。

緊接着亮起了通明的火焰。

這些火炬，十分光亮。

立刻間，照得庭院通明。

鐵大鵬對四大鬼女的印象不深，只見她白衣飄飄，却認不出他是什麼人？

白衣少女靜靜的站在那裏，就像一尊雕刻的石像。

鐵大鵬道：「姑娘，找什麼人？」

白衣少女只把兩道目光，投注在鐵大鵬的身上。

這時，岳湘也聞警趕到。

是四大鬼女中的秀秀。

八臂金剛任天豪，已經扣了兩把飛刀在手中，隨時可以發出。

幸好岳湘及時而至。

岳湘低聲道：「任兄，別發暗器，先看看她們的舉動再說。」

任天豪點點頭。

事實上，埋伏在庭院四週的弩箭中，都已經嚴作戒備，十幾筒弩箭，對準着秀秀。

岳湘輕輕咳了兩聲，緩步向秀秀行了過去，一面低聲說道：「秀秀，妳還認識我麼？」

秀秀的眼睛很清澈，閃動着奇異的光輝，盯注在岳湘的臉上。

岳湘盡量不讓對方有敵意的感覺，保持着輕鬆的笑容，道：「秀秀，只有你一個人來麼？」

這一次，秀秀竟然有了反應，輕輕的搖搖頭。

一般人的搖頭的意思，是表示來的不是她一個人。

（未完）

八仙鬥八魔

追赴苗嶺觀虎鬥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韓劍平與白牡丹聯袂南下，一路餐風宿露，走了將近一個月，已來到都陽山脈中。一天傍晚，無意中發現呂慕岩與一隻狗頭怪鳥搏鬥，於是韓劍平合力把怪鳥擊退，再行禮相見，彼此各訴別後情形。由於呂慕岩在這荒山絕壑中發現一株三葉紫芝，但也有人同時覬覦，所以呂慕岩和韓劍平、白牡丹藏身壑底隱秘處，等待月圓之夜，三葉紫芝出土時挖掘。恰當月圓前不久，一個華服漢子率領兩個苗子飛身飄落壑底，隨即展開搜索……

呂慕岩略一思忖，傳音答道：「這問題祇有一個解釋，就是這兩個苗人，雖然明裏是來幫那華服人，但暗中却另有目的，說不定還想坐收我們的漁利呢！我們必須更小心才好。」

說着，祇聽那華服人似乎不大相信地問道：「兩位當眞沒有發現甚麼嗎？」

虬髯苗人兩手一攤，不高興地說道：「我們苗人最不喜歡說謊，先生要是不信，不妨自己搜一搜看。」

華服人目光亂閃，忽地仰面發出了一聲長嘯。

嘯聲未歇，「呼」的一聲，那狗頭怪鳥已疾飛而下。

華服人口裏「咕咕呱呱」地說了幾句，又復舉手作了手勢。

那狗頭怪鳥叫了一聲，雙翼一展，飛到呂慕岩原先居住的岩凹外面，貼地盤旋一匝，用鼻猛嗅了幾下，然後振翼飛起，竟沿着呂慕岩等人剛才走過的路綫，緩緩飛去……

韓劍平等人見這狗頭怪鳥的嗅覺竟然這般厲害，俱不由心頭一震，暗叫糟糕！當下，各自凝聚功力，準備應變……

那狗頭怪鳥慢慢飛近瀑布，便停止前飛，口中不住「呱呱」亂叫，就在空中盤旋起來。

韓劍平見狀，不由心頭略寬，傳音對呂慕岩道：「敢情這畜牲最是怕水，所以不敢飛近來，我們的踪跡，也許不致被發現。」

呂慕岩傳音答道：「那倒說不定，你看那華服人不是走過來了麼？你還是快把『先天太乙眞氣』運足，準備應付暗器的好。」

說時，果見那華服人領着兩個苗人，匆匆奔了過來，停在瀑布前面，目光灼灼的到處搜着……

半晌，華服人目光一收，轉注短鬚苗人，沉聲問道：「剛才你搜索到這裏的時候，當眞沒有發現敵人的踪跡麼？」

短鬚苗人連連搖頭道：「沒有，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都沒有！」

華服人皺眉道：「但我的神鳥却說有敵人的氣味，並還不止一個，但到了這裏，氣味就告消失，難道會平地飛上天去？」

短鬚苗人陪笑道：「我說的都是實話，先生如果不信，何不命這神鳥飛過瀑布去搜一搜呢？」

華服人瞪了短鬚苗人一眼，「哼」了一聲，獨自走近瀑布，又復目光亂掃地看了一會，忽地雙手齊揚，打出數十點綠色的光芒，分向瀑布週圍射去。

但聽一陣「嘶嘶」劃空銳響過處，這數十點綠色光芒，祇射得瀑布週圍數丈方圓以內的藤蘿簌簌直响，枝葉紛飛，火花四濺。

韓劍平早就有了防備，一見華服人揚手，抱袖展處，「先天太乙眞氣」立時展佈開來，在洞內凝成一堵無形而柔韌的氣牆，將那射來的綠色光芒，盡數滑到一邊，落在藤蘿叢中。

華服人眼見暗器打出去，仍無半點反應，不由大爲奇怪，目光一轉，忽地冷笑一聲，凝注瀑布，陰惻惻地說道：「朋友！你們再不出來，就後悔莫及了。」

呂慕岩三人聽了，先是一驚，旋又哂然微笑。

華服人這句含有恐嚇性質的話，若是被一些毫無江湖閱歷的人聽了，也許就會沉不住氣，但韓劍平、呂慕岩和白牡丹都是久歷江湖，大風大浪也不知見過多少，怎會被這句話兒嚇倒？

是以三人聽了之後，只互相笑了笑，根本不加理會。

華服人靜候了一會，見瀑布後面仍然沒有反應，不由雙眉一揚，「哼」了一聲，怒喝道：「朋友一再執迷不悟，那就休怪我『百禽先生』不給面子了。」

「百禽先生」？韓劍平等人聽得面面相覷，眉頭微聚，互相用目光詢問着：「這『百禽先生』是何許人也？怎地這般陌生？」

正思忖間，只聽那短鬚苗人詭聲笑道：「那邊我已詳細搜查過，的確沒有人藏匿，先生何必浪費時間……」

說時，抬頭望了望天上的明月，又道：「現在時候也快到了，我們準備辦正事要緊！」

華服人瞧了短鬚苗人一眼，冷哼一聲，倏地仰面發出一聲長嘯。

「呼」的一聲，那狗頭怪鳥隨着嘯聲疾撲而下。

白牡丹用「蟻語傳聲」對韓劍平道：「這頭怪鳥相當討厭，待會牠若是硬衝進瀑布來搜索，我就賞牠兩根『羅刹追魂刺』好麼？」

韓劍平搖了搖頭，傳音答道：「不行，牠對我們還有用處，同時，你若把牠傷了，便會引起對方的戒心，反而不美。」

白牡丹傳音又道：「但如果牠當眞衝進瀑布來的話，又怎麼辦？」

韓劍平又傳音答道：「到時候再看吧，現在……」

說時，祇見那華服人伸手一指瀑布，口中

發出一串急促的嘯聲。

那頭怪鳥在他的頭上盤旋飛翔，聽了主人的嘯聲，幾度作出欲朝瀑布飛來的狀態，但又都僅僅是狀態而已，並未眞的付諸行動。

韓劍平不禁傳音笑道：「如何，我說這畜牲……」

話猶未了，那華服人似乎因狗頭怪鳥不聽指揮，已然雙目圓睜，怒嘯一聲，探手在懷中取出一根狀似羽毛的東西，對狗頭怪鳥比了一比，然後朝瀑布一指。

韓劍平見狀，遂也不敢怠慢，趕緊住口，與呂慕岩凝神戒備，各運玄功，將洞口封閉。

那狗頭怪鳥飛到瀑布前面，忽然畏縮地停了一停，便厲嘯一聲，身子朝上一竄，雙翼怒張，猛地一連兩搧。

祇聽「嗶嗶」暴響，那一雙巨翼鼓動的強勁風力狂捲之下，不但立時將瀑布震散，並且直捲到韓劍平等人藏身的洞穴。

他們雖然早有防備，穴口已用內家眞力封住，但勁風到處，也禁不住雙掌微微一震，俱不由心頭暗凜，方自功力再聚，準備應付狗頭怪鳥的第二次撲擊。

那知，這狗頭怪鳥雙翼奮力一振之後，突然厲嘯一聲，渾身翎毛一陣亂抖，「砰」的一聲，竟然跌落地上，兀自抖個不停。

韓劍平等人定睛看時，才知這狗頭怪鳥雙翼搧擅那瀑布之際，被飛濺起來的水珠淋得渾身盡濕，敢情這畜牲果然怕水。

華服人眼看所豢猛禽痛苦的神情，空自急得雙手亂搓，却是毫無辦法。更因瀑布一散之後，便又立即復原，根本無法看清瀑布後面的峭壁，是否有人藏匿，這一來，不由他急怒交加，一身華服竟然無風自動。

短鬚苗人又復面帶詭笑地說道：「先生，時候快要到了，趕緊準備辦正事罷！」

華服人瞪了他一眼，方待開口，忽地臉色一變，鼻孔用力嗅了兩嗅，便霍地轉身向那「三葉紫芝」生長的石洞望去。

這時，韓劍平、呂慕岩等人的鼻端，也聞到了一縷似有若無的淡淡幽香，在空際飄浮不定。

呂慕岩傳音說道：「這縷幽香便是那『三葉紫芝』即將出土的先兆，我們千萬不可大意了。」

此際，當空明月已漸漸移到當中，距子正時分不遠。

華服人對石洞凝目注視了一會，然後走到狗頭怪鳥身旁，平伸雙掌，在鳥身上虛空按摩起來。

他的掌力似乎發出很高的溫度，就在狗頭怪鳥身上虛摩一遍過後，便見翎毛之中冒起騰騰的水氣……

那渾身發抖的狗頭怪鳥，也隨着水氣而逐漸平靜下來。

不消多時，牠身上的水珠就完全乾燥，於是，昂首長嘯了一聲，雙翼一振，盤空飛起。

這時候，那一縷飄浮空際的幽香，已越來越濃，聞之令人心神一爽。

華服人見狗頭怪鳥無恙飛起，這才鬆了口氣地露出一抹獰笑，回顧兩個苗人，峻聲道：「你兩人就守在此地，見人就殺，不准放鬆，否則壞了大事，我就告知你們峒主，要你們好看！」

虬髯苗人臉色一變，方待開口，那短髯苗人慌忙使眼色止住，接着對華服人陪笑躬身道：「先生但請放心，我們保證誤不了大事。」

華服人「哼」了一聲，舉步朝那石洞緩緩走去。

短鬚苗人冷冷一笑，用苗語低聲對虬鬚苗人說了幾句，虬髯苗人點了點頭，便轉過身子，面向瀑布而立，短鬚苗人却緊緊注視着華服人的舉動。

韓劍平看得劍眉微皺，對呂慕岩傳聲問道：「這兩個苗子分明心懷叵測，我們該怎麼辦呢？」

呂慕岩略一沉吟，傳聲答道：「原則上我們仍照原定的計劃，目前祇好靜以觀變，等待時機。」

此際，月華如水，照耀得壑底如同白晝，祇見那華服人走到石洞前面那片寸草不生的平地邊沿便停下來，目光閃閃地向洞口凝視着。

那狗頭怪鳥緩緩地在主人的頭上盤旋飛翔，雙翼輕輕鼓動，不帶絲毫風聲，但一雙巨爪却緊屈胸際，作出隨時下攫之勢……

一時間，這絕壑之中，靜寂如死，似乎連空氣都凝結起來，充塞着一股令人窒息感覺。

時間慢慢消逝，那一縷幽香，却愈來愈濃，華服人已悄悄探手入懷，取出一柄白玉短刀，一個烏光閃閃的絲綢，分執雙手之中。

那短鬚苗人身子微微前傾，右手的短叉緊緊舉起，左手五指伸屈不定，顯然也是緊張已極。

那虬髯苗人更是目光如炬，凝注瀑布，手橫短叉，躍躍欲動，一副戒備森嚴之勢。韓劍平忖度了一下當前的情勢，遂又用「蟻語傳音」對呂慕岩道：「看這情形，這短鬚苗人分明是想打華服人的主意，待會『三葉紫芝』出土，我們是按照預計直接去奪？抑是等華服人取到手以後，再把它奪過來？或是讓這短鬚苗子，去和他作鷸蚌之爭，我們來坐收漁利？」

呂慕岩沉吟道：「如今雙方人數相等，我們若從正面直接奪取，敗固未必，但勝也必須費上一番手腳，如果採取第二個方法，則恐怕會反過來被這兩個苗子坐收漁利，所以我認爲第三個辦法比較妥當。」

韓劍平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這時，忽聽一聲極爲輕微的裂石脆響傳來，祇見石洞洞口的地面上，已拱起了一個尺許高低的泡泡。

華服人乍見之下，不自覺地跨前一步。

就在他身子一動之際，陡聽「噓」的一聲異響，兩條紅影閃電般從洞裏飛竄出來，一條像旋風般一捲，竟將那拱起的泡泡圍住，另一條則「嗤」的一聲，筆直朝他射到。

華服人似乎早已有準備，腳下一滑，倏退三尺。

那條攻向華服人的紅影一擊不中，立即電掣而回，筆直地豎在洞口，動也不動。

韓劍平這時方才看清楚這兩條紅影，乃是兩條茶杯粗細，長達一丈，遍體紅鱗，頭如箭鏃的怪蛇，便用傳聲向呂慕岩道：「四哥不是說這蛇有兩個蛇頭麼，怎地這兩條……」

呂慕岩傳音笑道：「不錯，這兩條蛇都是連在一條身子上面，牠的身子還在洞裏，不曾出來呢！」

韓劍平不禁駭然道：「光是頭頸便有這長，那麼牠的身子該有多長？」

呂慕岩搖頭道：「我也不清楚，大概總有三四丈吧！」

這時，那自稱「百禽先生」的華服人，已飄身回到原來的位置，兩道精光閃閃的眼神瞬也不瞬地凝視着洞口墳起的泡泡，似是等待甚麼……

半晌，他忽地撮脣發出一聲銳嘯，那盤旋空際的狗頭怪鳥立即雙翼一束，應聲飛射而下，巨爪怒張，猛向兩頭怪蛇那顆昂起的蛇頭抓去。

那怪蛇長頸一縮，讓過對方巨爪，紅信疾吐，巨吻怒張，反向狗頭怪鳥翼根之處噬去。

狗頭怪鳥身子一側，兩隻巨爪，一隻迎着

蛇頭抓去，一隻微向下沉，直取怪蛇七寸要害，同時，右翼一伸，猛然朝對方身子削去。

這畜牲身軀雖然龐大，而此刻淩空飛舞，不但靈活異常，且迎敵還擊，竟然隱含一招三式又狠又辣的武林招數。

那怪蛇長頸暴縮，彷似匹鍊般電掣而回，但已然慢了一點，只聽「噗」的一聲，那形如箭鏃的蛇頭一時躲閃不及，竟被怪鳥的翼尖掃中。

牠「呱」的一聲厲叫，另一顆盤在石泡上的蛇頭，疾竄而起。

快逾閃電，張口就咬。

狗頭怪鳥的翼尖掃中了怪蛇的頭部，勢子方自一頓，冷不防對方有此絕招，翼尖翎毛登時被扯落了兩根，祇痛得牠厲叫一聲，霍地一個轉身，疾撲而下。

那怪蛇週身密鱗，堅逾精鋼，頭部雖然被掃得又昏又痛，但也祇不過一瞬間，便自恢復過來，「嘘嘘」連聲，兩顆蛇頭同時並起，一左一右，迎擊上去。

頓時，一鳥一蛇展開了一場猛惡的爭鬥，祇鬥得飛砂走石，腥風狂捲，彷彿連空際明月，都為之黯然失色。那狗頭怪鳥盤空飛騰，一雙巨翼，兩隻利爪，一顆獠牙暴張的血吻同時並施，恍如五件厲害無比的兵刃，此起彼落地使出一輪兇猛的撲擊。

不消多時，那怪蛇已接連捱了幾下，祇痛得牠厲嘯連連，兩顆蛇頭舞得更是急驟，毒氣一口一口地噴個不停，直恨不得將對方撕成碎片。

華服人一面注視着雙方搏鬥的情形，一面不時仰望天上的明月，口中又復發出一串怪異的嘯聲。

狗頭怪鳥聞得主人的嘯聲之後，又是接連猛攻了一陣，便似乎懼怕對方所噴的毒氣而逐漸往後增加飛騰的高度。

那怪蛇這時連連吃虧之下，業已兇性大發，那肯讓對方躲避開去？遂將身子猛地放長，祇留一段尾巴盤住石泡，「颼颼」連聲，竄起四五丈，猛厲追擊過去。

就在這腥風怒號，厲嘯排空之中，陡然傳出「波」的一聲極為清脆的輕響，那石泡突地破裂開來。

霎時，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瀰漫空際，蓋住了令人作嘔的腥風。

祇見石泡裂開之處，露出一株長着三片淡黃色葉子的菌狀靈芝，每一片葉尖上結着一粒碧綠晶瑩，大如鴿卵的芝實。

「三葉紫芝」一現，華服人更不怠慢，身形一掠上前，便待伸手摘取，那知……

「呼」的一聲，那怪蛇的尾巴好似長了眼睛一般，迎着他閃擊過來。

華服人驟不及防，幾乎吃牠掃中，慌忙一挫身形，後躍八尺，閃避開去。

那條蛇尾一擊不中，便自電掣而回，依然將破裂的石泡盤住。

華服人一皺眉頭，轉臉對那短鬚苗人打了個手勢。

短鬚苗人本來已躍躍欲動，一見華服人的手勢，臉上登時掠過一絲詭笑，把頭一點表示會意。

華服人手勢打完以後，一聲大喝，身形又復一掠上前。

那條怪蛇的尾巴「呼」的一聲，又猛然掃至。

這時，那短鬚苗人倏地右手一揚，短叉電擲而出。

「卡喳」一聲，硬生生將蛇尾叉住，叉尖直沒入石地之中。

華服人更不停頓，身形疾落，左手玉刀一揮，將「三葉紫芝」挖起，兜入網內。

他動作如電，方自欣然得手，那短鬚苗人突地一聲大喝：「先生留神暗算！」

喝聲中，人已一掠而上。

華服人聞聲，倏地滑步旋身，回頭一看，那知……

目光掃處，那有甚麼敵人暗算，不由暗叫一聲：「不妙！」

方待回身喝問時，背後一股千斤重壓已閃電擊到，「砰」的一聲，登時捱個正着，打得他心脈盡碎，口中鮮血狂噴，身子踉蹌一仆。

短鬚苗人一聲獰笑，左手一探，疾向那即將觸地的絲網抓去，那知……

華服人心脈雖然震碎，人却並未即時氣絕，眼見短鬚苗人探手來搶，一聲淒厲狂號，借勢疾掠而起，閃電般朝那絲網撲去，那知……

就在他眼看要追及那絲網，伸手可得之際，突地一條人影從斜刺裏劃空而至，疾逾輕烟，迅似閃電，竟搶在他的前面，探手一把將絲網攫去。

同時，又聽見虬髯苗人厲叱連連，方知隱伏的敵人不只一個，不由又驚又怒，大喝一聲：「好雜毛，吃我一掌！」

人在空中，雙掌猛劈而出。

那劃空而至，伸手搶去絲網的人，正是「純陽劍客」呂慕岩，此際，他已然得手，怎肯與對方硬拚，遂長笑一聲，身形凌空一閃，橫飄數尺，讓過短鬚苗人雙掌，眞氣一沉，便待飄身落地，孰料……

耳聽「呼」的一聲，眼前紅光一閃，一陣腥風疾然當頭罩下，方才猛然醒覺，自己一時大意，竟忽略了還有一條怪蛇，只好趕緊一閉呼吸，右手一揮，長劍朝紅影電捲過去。

他應變雖然神速已極，但也慢了半步，長劍方自劈出，只覺腦際一陣昏眩，右手一震，「砰」的一聲，人便昏墜地上。

那怪蛇只見到「三葉紫芝」被呂慕岩攫在手中，一時情急　竟自抽出一顆正與狗頭怪鳥惡鬥的蛇頭，轉過來攻襲敵人，沒料到對方人雖中毒，仍有餘力還擊，並且那一劍正正劈中了牠的七寸要害，慘叫一聲，一顆蛇頭已和頸項脫離關係。

另一顆蛇頭登時大受影響，動作一慢，立被狗頭怪鳥的一雙利爪抓住。

那狗頭怪鳥眼見主人慘死，已然兇性大發，雙爪這一抓住了蛇頭，立即奮力一掙，活生生將蛇頭扯斷，雙翼一束，疾撲下來，將華服人屍體抓起，厲叫一聲，展翼破空而起，倏而飛遁無蹤。

這一連串事情，發生只不過一瞬之間，另一方面，那短鬚苗人雙掌擊空之際，陡見敵人竟被怪蛇噴昏跌落地上，不由大喜，獰笑一聲，雙腳一沉，身形疾降而下，探手便待去奪取呂慕岩手中的絲網，那知……

他腳才沾地，指尖尚未觸及絲網，耳聽一聲清叱，一縷勁銳罡風，已電襲而至，不由又驚又怒，當下，顧不得奪取絲網，一縮手，閃避開去。

一男一女，閃電般飛落，擋在呂慕岩的身前。

短鬚苗人方自開口喝得一聲：「你們……」忽地驚覺，怎不聞同伴的聲息？忙住口掉頭望去，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那虬髯苗人業已倒在地上，痛得滿地亂滾，却喊不出聲音，顯然已被對方所傷。

短鬚苗人又驚又怒，騰身飛撲過去，一把揪起虬髯苗人，目光亂閃，在身上到處一搜，竟沒有看出傷在何處，不禁急得連聲用苗語喝問……

白牡丹嬌喝道：「你鬼叫甚麼，他已中了

我的『羅刹追魂刺』，還不快將他抱走，找個地方挺屍去！」

短鬚苗人見同伴無法答話，又找不到傷口，只好將他抱起，一雙獰厲怨毒的眼睛，凝視着白牡丹，恨聲道：「你們是誰？是好的就報上名來！」

白牡丹笑道：「我叫白牡丹，他叫韓劍平，憑你這塊廢料，也想報得了這仇麼？」

短鬚苗人獰聲道：「哼，賤婦休要張狂，我回去禀知峒主，就算你們逃到天涯海角，也休想逃得脫死亡的命運！」說完，一晃身，便向絕壑出口縱去。

韓劍平一聲清叱：「站住！」

短鬚苗人一剎前縱之勢，掉頭厲聲道：「你們若是倚仗人多，就不妨把我也殺了，免留後患！」

韓劍平雙眉一軒，朗聲一笑，道：「你不要用話來激我，殺你這種蠢苗，我怕把手弄髒了，我只想知道，你的峒主是誰？是不是『貴州苗嶺火龍峒』的『飛龍峒主』？」

短鬚苗人獰笑一聲，喝道：「你既知道我家峒主的威名，難道……」

韓劍平一聲斷喝：「住口！」神色一凜，喝道：「你滾回去告訴飛魔老苗，叫他乖乖縮身苗嶺，安享歲月，還可保得住項上人頭，若想出來興風作浪，管教他死無葬身之地，快滾回去！」

短鬚苗人厲聲道：「你休得亂發狂言，終有一日你落在我家峒主手中，嘿嘿，那時就叫你知道厲害！」

話聲一落，人已騰身而起，一連幾縱，便消失在暗影之中。

韓劍平冷冷一笑，彎腰取下呂慕岩手中的絲網，同時定睛一看。

只見呂慕岩這時的臉上，崇着一層灰綠的顏色，雙目緊閉，氣若游絲，分明中毒不輕。

白牡丹也蹲下來，急聲問道：「平哥，他——他不要緊吧？」

韓劍平一晃手中的絲網，笑道：「這『三葉紫芝』的芝實，不但習武之人服食可增功力，且有袪毒療傷，起死回生之效，丹妹儘管放心。」

白牡丹粉臉一紅，嗔道：「這是甚麼時候？平哥還在開玩笑，還不快將這芝實給他服下去？」

韓劍平含笑道：「愚兄遵命！」

抱起呂慕岩，朝石洞走去。

白牡丹吃驚道：「那洞裏恐怕還有……」

韓劍平接口道：「丹妹不要怕，那洞裏如果還有甚麼毒蛇猛獸的話，早就出來了。」

說時，人已走近洞口，停步探頭一看，不由心頭一動。

原來這石洞裏面，甚為寬敞平整，並還有一些天然的石墩石桌，靠裏面的一角，另有一道門戶，看去頗為深邃，但由於光綫不夠，一時却看不眞切。

這情形，分明以前曾有人在洞中居住，但此際也無暇研究，遂暫且擱過，走進洞中，將呂慕岩放臥在一張石桌上面。

白牡丹跟着走了進來，問道：「平哥，你可知道這『三葉紫芝』的芝實，是怎樣服食的麼？」

韓劍平怔了一怔，隨即笑道：「丹妹放心，這種草木之靈的服食方法，總不外乎連皮帶肉，趁新鮮吃下肚去，何況這芝實有三粒之多，一粒不見功效，再想其他辦法也還不遲。」

說時，已解開絲網，取出「三葉紫芝」，吩咐白牡丹捍開呂慕岩的牙關，摘了一粒芝實，塞進呂慕岩口中。

「卜」的一聲輕響，洞中登時充滿一股異香，那芝實已化作一縷漿汁，流入呂慕岩腹中了。

過了一會，却不見有甚麼動靜，白牡丹不由大為着急起來，兩道充滿關切焦慮的眼神，直勾勾地注視着呂慕岩，兩片櫻唇囁嚅着，不知她在禱告些甚麼。

韓劍平瞧得心頭一動，忽然浮起一個奇妙的意念。

當下，低叫一聲：「丹妹！」

白牡丹茫然應道：「甚麼事？」

韓劍平將「三葉紫芝」遞過去，低聲說道：「我彷彿聽見外面有甚麼動靜，你把這個拿着，留在洞中照顧四哥，我到外面去看看。」

白牡丹也不知韓劍平是在扯謊，遂伸手接過「三葉紫芝」，低聲道：「平哥快去快回，免得我兩面掛心才好啊！」

韓劍平應了一聲，身形微飄，掠出洞外而去。

其實他明知道「三葉紫芝」芝實的功效，就算呂慕岩受毒再深，也沒有不藥到毒消之理，他這一託詞走開，目的在等呂慕岩醒來的時候，能看到白牡丹在身邊照拂，使二人有一個單獨相對的機會，促進情感的發展而已。

在白牡丹方面，正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她這時候全副精神已貫注在呂慕岩身上，對韓劍平的意圖，根本就想也不曾去想，伸手接過「三葉紫芝」以後，便又定睛注視着呂慕岩的情況。

又過了不知多久（其實祇有片刻），她仍不見呂慕岩有絲毫動靜，不由緊張得一顆心兒幾乎要跳出來，暗忖道：「莫非一粒芝實的功效，還不夠把毒袪盡麼？」

當下，也不遑多想，又摘了一粒芝實，塞入呂慕岩口中。

又過了許久（其實也不過一瞬之間，那第二粒芝實的漿汁還未流到呂慕岩的肚子裏），仍不見有半點動靜，不由她急得心似油煎，腦際意念如潮，拚命去思索一個妥善的辦法……

忽地，一抹靈光，在她腦際一閃，她突然想起了在嶗山之中，一次為了救韓劍平，一次為了救藍啓明，都曾用嘴對嘴度氣之法，將丹藥以本身眞氣度入對方腹中，當下，把心一橫，暗道：「祇剩下這一粒芝實，我何不用這方法試上一試？」

主意已定，遂把第三粒芝實摘下來，含在自己口中，伏身下去，嘴對嘴地緊貼着呂慕岩的雙唇，眞氣一提，便待將芝實度進他的腹中，那知……

她的櫻唇剛一貼緊呂慕岩的嘴唇，突聽他腹中「咕碌」一響，不由吃了一驚，眞氣一窒，「咯」地一聲，那含在口中的芝實竟然一骨碌滾進她自己的喉嚨，立即化作一股清香甜美的漿汁，直落丹田。

緊接着，呂慕岩的腹中，又是一連串「咕碌」之聲，祇慌得白牡丹，趕忙跳起身來。

這時，她也無暇去想那一粒被自己吃進腹中的芝實，祇顧思量着下一步驟該怎麼辦？

因為照呂慕岩此刻情形看來，顯然是身中的毒素，已被芝實的藥力聚斂到腹中，眼看要逼着排洩出來。

這差事最好是呼喚韓劍平回來處理，但她却怕一出聲呼喚，會分了他搜索敵踪的心神，甚或引鬼上門，更為不妙。

她心念電轉，祇好決定自己動手，當下一咬銀牙，扶起呂慕岩，撩起他的長袍，三把兩把扯褪下他的中衣，雙手一抄，將他整個身子抄起來，飛步掠進洞後那道門戶——

足足過了半盞熱茶工夫之久，她這才如釋重負地抱着呂慕岩出來，又復將他平臥在石桌上面。

又過了一會，祇聽呂慕岩渾身骨節發出一種輕微的聲響，張口長長吁了口氣，人便霍然坐了起來。

白牡丹沒料到他垂死之身，一旦醒來竟會如此俐落，反而吃了一驚，忙伸手將他扶住，叫道：「四哥，你怎麼了？現在覺得怎樣？」

呂慕岩目光一掃，不禁「咦」了一聲，道：「我記得好像被那雙頭怪蛇噴一口氣，便昏了過去，你是怎樣把我治好的？韓老五呢？」

白牡丹笑道：「平哥出外搜索敵踪去了，我們是用你奪得的『三葉紫芝』的芝實，把你治好的，現在你是否覺得已完全好了？」

呂慕岩略一試運眞氣，不禁又驚又喜地說道：「奇了！我現在不但毫無中毒之感，並且體內的眞氣，較之從前幾乎增强了一倍，這……這是……」

白牡丹笑着接口道：「平哥原先祇給你服了一粒芝實，後來我怕不够，又增加了一粒，所以你才好得這樣快哩！」

呂慕岩「哦」了一聲，點頭道：「原來如此，可是……」

說時，鼻孔忽然嗅了幾下，詫道：「咦，這洞裏怎地這樣臭？」

白牡丹掩口笑道：「你還好意思說哩！還不都是從你的肚子裏瀉出來的？」

呂慕岩臉上一紅，目注白牡丹，囁嚅說道：「是……是你……幫我……」

白牡丹粉頰一垂，赧然一笑道：「一點小事，你何必如此緊張，弄得我也不好意思。」

呂慕岩默然半晌，忽地低低喚了一聲：「丹妹！」

白牡丹渾身一震，螓首微抬，嗯了一聲，應道：「岩哥，甚麼事？」

呂慕岩吶吶道：「你……你不……恨……恨我？」

白牡丹搖了搖頭，沒有開口。

石洞之中，又是一陣沉默，兩人都似乎已深深陷入了回憶之中，想着過去的時光……

也不知過了多久（這次的確過了很久，但二人却感到祇是一瞬間），於是，一點火花，在雙方的心中爆發了。

祇聽呂慕岩深深地吸了口氣，又低低叫了一聲：「丹妹！」

白牡丹「嗯」了一聲。

呂慕岩道：「丹妹可記得從前我們相處一起的時光和說過的話兒？」

白牡丹默然點了點頭。

呂慕岩伸手把白牡丹的頭微微托起，兩道充滿了情焰的眼神，凝視着她，顫聲說道：「丹妹，你願不願意和我再享受從前相處一起的時光，允許我把從前對你說過的話語，重說一遍？」

白牡丹凝視着呂慕岩，半晌忽地眼簾微闔，兩顆晶瑩淚珠，緩緩從眼角滴了下來。

呂慕岩慌忙說道：「丹妹，你……你怎麼了？莫非我說錯了麼？」

白牡丹長長地吁了口氣，緩緩睜開眼簾，嫣然一笑，搖頭道：「岩哥，我太高興了，高興得祇想哭……」

說着，嬌軀緩緩偎在呂慕岩的胸前……

呂慕岩輕輕將她摟住，面頰貼着她的秀髮，喃喃說道：「只待魔氛蕩盡，江湖事了，我們便尋一處名山勝境，合藉雙修，直到地也老，天也荒……」

陡聽門外一聲咳嗽，有人接口笑道：「地還未老，天已經快亮了，小弟可以進來麼？」

呂慕岩、白牡丹二人聽是韓劍平的聲音，俱不由赧然一笑，霍地分開，一同舉目朝洞外望去，這才發現一縷曙光，不知何時已透下絕壑了。

呂慕岩乾咳一聲，笑道：「難爲老五風露終宵，快請進來吧！」

韓劍平應聲走進洞來，目光輪流在二人臉上一掃，抱拳笑道：「恭喜！」

白牡丹櫻唇一噘道：「平哥甚麼時候學的油咀，也來取笑人家？」

韓劍平笑道：「雖然我可憐風露立終宵，但也成就了一段武林佳話，難道不值得恭喜麼？丹妹怎的罵我油咀？」

呂慕岩故意肅容道：「五弟搜索敵踪，可有甚麼發現？」

韓劍平咳了兩聲道：「這個……咳……倒沒有發現甚麼，不知四哥體中的蛇毒，是否已清除淨盡，康復如初了？」

呂慕岩笑道：「丹妹怕一粒芝實力量不够，竟又給我服了一粒，我這時不但蛇毒盡袪，並且眞力倍增，也可算是因禍得福了！」

韓劍平笑道：「好個因禍得福，那麼，餘下的一粒，丹妹……」

白牡丹接口笑道：「那第三粒芝實，被我……嗯，被我無意之中吞到肚子裏去了，平哥該不會怪我吧？」

韓劍平笑道：「丹妹幾歷危艱，正應有此補償，我高興還來不及，那有見怪之理？」

說時，鼻孔忽然一嗡，皺眉道：「那來的怪味道？」

白牡丹想起適才服侍呂慕岩的情景，不由粉臉一紅，吶吶道：「這是……這是……」

呂慕岩伸手一指洞後那道門戶，笑道：「我體中的蛇毒，盡都排洩在裏面，我們只顧說話，竟把此事忘了，且快離開這個洞便了。」

韓劍平道：「不，四哥在裏面的時候，可曾看到甚麼？」

呂慕岩被問得臉孔一熱，咳了兩聲，搖頭道：「這個……那時我尚在昏迷當中，所以……所以……」

說着，兩道眼神不期然朝白牡丹望去……

白牡丹粉臉通紅，螓首微垂，低聲道：「那時候裏面很黑，我心裏又慌，那有工夫去看呢？」

呂慕岩道：「五弟問這個幹麼？」

韓劍平道：「四哥是否注意到這石洞，是曾經人工修鑿過的麼？」

呂慕岩「哦」了一聲，舉目四下一打量，霍地跳下石桌，用手將洞中的陳設摩挲了一會，目注韓劍平，點頭笑道：「不錯，這石洞的確曾經人工修鑿，五弟是否認爲洞中會有儲珍藏寶，打算發點橫財？」

韓劍平點頭笑道：「小弟正有此意，不知四哥有沒有胃口？」

呂慕岩略一沉吟，望了望白牡丹，見她也露出同意的神情，遂點頭道：「反正沒有甚麼事，我們就到裏面看看也好，不過這種地方，可要留神一點。」

說完，吩咐白牡丹將「三葉紫芝」的芝葉用絲網裝好，收進囊中，然後仗劍橫胸，運功護身，舉步往那道門戶裏走去。

白牡丹居中，韓劍平殿後，三人魚貫而行。這時，天色已然大亮，門戶裏已依稀可辨景物。

三人跨過呂慕岩排洩下來的那灘穢物，進入另一間石室之中。

呂慕岩亮起一隻火摺子，衆人目光掃處，俱不禁脚步一頓。

火光照耀之下，只見一位身穿道袍的白髮老人。

盤膝端坐在一張石床上面，床前一張石几，几上擺着一隻還插了半段殘燭的燭台，一隻香爐，一柄形式古樸，長僅尺許的連鞘短劍，劍下壓着一張業已發黃的紙箋和一本薄薄的書冊。

衆人再度定眼瞧去，方發現這老人只是一具皮包骨的骷髏，顯然死去多年，呂慕岩遂走近石几，將殘燭點亮，抽出壓在短劍下面的紙箋，凝目一看。

祇見箋上寫滿了字跡，乃是這老人的遺墨，大意是說他壯年時殺孽甚重，晚年悟道，立意歸隱，在無意中尋到這地方，並發現洞前地方竟孕育着一本「三葉紫芝」，他知道這芝實若在成熟出土之際，採摘到手，再配以其他靈藥，煉成丹丸，服食之後便可成仙得道，長生不老，遂將這石洞略加修鑿，定居下來，準備守候這「三葉紫芝」出土，誰知守了二十年，不但需用靈藥未曾搜集齊全，且「三葉紫芝」也沒有成熟，而他的大限已到，情知無此福份，遂在臨終之際，將配煉芝實的靈藥名稱及製煉之法寫下來，留贈日後有緣之人。至於短劍及劍譜，來人如不嫌殺氣過重，可自行斟酌取捨等語，箋末署名悟非老人。

白牡丹看罷，好生懊悔道：「原來這芝實還有這麼大的好處，可惜都被我糟蹋了！不然的話，拿來煉成丹丸，那麼你們就可以成爲眞的武林八仙了。」

韓劍平笑道：「常言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何況仙道之說根本渺茫，丹妹懊悔則甚？你看，這上面所說的靈藥名稱，有許多我們連聽都沒聽見過，如果要找的話，恐怕也要和這位老前輩一樣，靈藥尚未找齊，而大限也快到了，還不像你乾脆把芝實吃下去，多增幾分功來得實惠呢！」

說時，呂慕容已放下紙箋，拿起那柄短劍，就着燭光反覆一看，發現劍柄上刻着「天刑」兩個篆字，不由雙眉一皺，道：「單看劍名便覺殺氣騰騰，不知鋒刃如何？」

說着，一按卡簧，輕輕一抽。「嗆」的一聲刺耳銳響過處，劍鋒才一出鞘，燭光立時爲之一暗，室中驟然籠罩着一重寒氣。

又是「嗆」的一聲，劍鋒歸鞘，燭光復明，呂慕岩又拿起那本書冊，祇見上面寫着「天刑劍訣」四字，略略一翻，發現劍招僅有七式，但他乃使劍的大行家，這一瞥之下，竟不禁爲之目光一直。

原來，這七式劍招的勢道和變化，竟然完全與一般劍招相反，端的奇詭狠辣已極。

韓劍平眼看呂慕岩神態有異，忙問道：「這本就是劍譜麼？內容如何？」

呂慕岩搖了搖頭，將書冊闔上，皺眉道：「若以內容而言，舉目當今武林之中，眞還找不出一套劍法够得上這般奇詭，但我却認爲終非正道。」

韓劍平拿過來翻開一看，也自默然不語。

白牡丹却笑道：「我認爲武學一道，本來沒有邪正之分，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你們怎地這般迂腐？」

韓劍平爽朗一笑道：「丹妹之言有理，如今你還沒有稱手的兵刃，那就由你來接收這柄『天刑劍』和七招劍訣如何？」

白牡丹怔了一怔，隨卽嬌笑說道：「既然你們都不要，我就不必客氣了。」

呂慕岩愕然目注白牡丹道：「丹妹，你……你」

白牡丹神色一整，拿起「天刑」劍，肅容道：「岩哥放心，我的出身雖非正道，但我願今後以這柄『天刑劍』代天行刑，蕩滌魔氣，扶持武林正義，又復有何不妥？」

韓劍平拊掌大笑道：「好個代天行刑！但願丹妹日後劍鋒指處，羣魔授首。」

笑語聲中，一拍呂慕岩肩膀，又道：「丹妹有此大志，四哥應該高興才對，還這樣愕愕地幹麼？」

呂慕岩咳了一聲，目注白牡丹正色道：「但願丹妹謹記今日之言，善用此劍。」

白牡丹躬身肅立道：「小妹謹受教訓。」

說完，却「噗哧」一笑，道：「說句老實話，對於劍法一道，還得望岩哥多多指點哩！不知你肯收我這個笨徒弟麼？」

呂慕岩也自釋然一笑，於是，三人齊向坐化了的「悟非老人」躬身默祝了一番，便吹滅燭光，退出石室。

回到外面的石洞，呂慕岩遂懇切地對白牡丹道：「你既已接受了這柄『天刑劍』，負起衞道降魔之責，那就非得把這『天刑劍訣』學會不可，我看此地頗爲幽靜，不慮外人闖見，打算暫留幾日，和你一同切磋，等你把那七式劍招學會之後，再走如何？」

他這一提議，白牡丹和韓劍平自然贊同，於是，先將石洞裏外打掃乾淨，把乾糧及包裹搬來，呂慕岩便開始與白牡丹一同研習那七式「天刑劍訣」。

白牡丹人本聰明，加上服食了一粒芝實以後，功力大增，同時她以前又不曾學習過劍法，因此練起這七式勢道變化與一般劍法完全相反的「天刑劍訣」反而較呂慕岩這種本身已有舊根基的劍道高手進步快捷得多。

匆匆過了三天，她已將這七式「天刑劍訣」練得運用自如，連呂慕岩和她喂招時，也幾乎甘拜下風。

在這三天當中，韓劍平爲了好讓白牡丹和呂慕岩多一些單獨相處的機會，遂整日外出，在方圓百里以內，搜尋「方外三魔」踪跡。

三天下來，他空自踏遍了百里範圍內的一山一水，竟是毫無所獲，而眼看湘西聚會之期將屆，於是和白、呂二人計議一番，便把練劍之事暫時擱下準備啓程。

就在第四日的清晨，三人收拾停當，離開絕壑。

那知，他們剛一走出壑口，還未辨淸應取的方向，却聽得異聲如潮，眼前突地一暗，大片勁風如排山倒海般當頭壓將下來。

變生倉卒，三人俱不由大吃一驚，忙將眞氣一提，齊地轉身倒掠尋丈，同時閃目望去。

原來，那潮水般的異聲，乃發自數百隻大小飛禽。

牠們成羣結隊，展翼蔽空，就在三人頭頂盤旋，竟將天光遮住，使眼前光景頓暗。

那排山倒海般壓將下來的勁風，赫然是兩隻碩大無比狗頭怪鳥比翼凌空的下擊之威。

這兩隻狗頭怪鳥的背上，分別坐着一人。

此際，他們一擊不中以後，便盤空上升，又復一個盤旋，鳥背上之人撮唇發出一聲低嘯，兩隻怪鳥立時雙翼一斂，飛落地上。

鳥背上之人也同時飄身而下！

祇見這兩人，一個是銀髮披肩，長鬚垂胸，貌相險惡的老者，身上的穿着打扮，與前幾天被短鬚苗人暗算斃命的華服人一模一樣。

另外一人年紀約四十五歲，生得鷹眼鷄鼻，尖咀縮腮，短小精悍，身上的衣服，竟是用鳥羽編製而成，背上交叉揷着兩柄奇形兵刃。

呂慕嚴等人情知對方此來，必與那華服人有關，同時眼見這兩人縱下鳥背的身法，分明內外功行都已臻相當火候，加上兩隻狗頭怪鳥及漫空飛禽的聲勢，因而戒備之心頓增，各將眞力調勻，嚴陣以待。

那華服老者與羽衣漢子落地以後，便一同舉步走到呂慕嚴等人面前，四道精光烱烱的眼神，向他們來回一掃。

呂慕嚴朗宣了聲「無量壽佛」，搶先說道：「兩位高姓大名，爲何對我等突施襲擊？」

華服老者「哼」了一聲，注目反問道：「你們是否曾在這絕壑中逗留，並奪去『三葉紫

芝』？」

呂慕巖點頭道：「不錯，但與尊駕又有何關係？」

華服老者目射兇光，厲聲叱道：「你們當中是誰殺了我的師弟，趕快站將出來，聽候發落。」

呂慕巖「咦」了一聲，故作不解地問道：「令師弟是誰？何以見得是死在我們手中？尊駕此言，實在令人欠解。」

華服老者鼻孔嗅了兩嗅，獰笑一聲，伸手一指白牡丹，厲聲喝道：「三葉紫芝就在你的身上，賤婢快出來納命！」

白牡丹冷笑一聲，說道：「這『三葉紫芝』又不是你家的東西，你若再胡說八道，休怪我對你不客氣了！」

呂慕巖這時方故作恍然地「哦」了一聲，目注華服老者笑道：「令師弟是不是一位穿着打扮與尊駕一般的中年人？」

華服老者厲聲道：「不錯，你們還有何話說？」

呂慕巖搖頭道：「錯雖然是不錯，但尊駕却把對象找錯了，令師弟並非死在我們手中，而是另有其人。」

華服老者厲聲道：「是甚麼人？」

呂慕巖道：「殺死令師弟的乃是一個苗人，可能是貴州苗嶺火龍峒，『飛龍峒主』的手下，尊駕不妨去查問一番。」

華服老者聞言一愣，那羽衣漢子已「嘿嘿」冷笑，搶先開口說道：「那『飛龍峒主』與我家祖師素來友善，怎會做出這種事來？你這牛鼻子分明胡說八道！」

呂慕巖雙眉一軒道：「我說的是實在話，信不信由你，我們還要趕路，恕不和你們瞎纏下去了。」

華服老者獰喝一聲，道：「你們想走，那有這般容易？」

呂慕巖軒眉冷笑道：「尊駕打算怎樣？」

華服老者目射兇光，厲喝道：「我要你們乖乖把『三葉紫芝』獻出來，並押你們到苗嶺火龍峒，與『飛龍峒主』當面對質。」

呂慕巖道：「尊駕的打算雖然很好，但我們却沒有這份興趣。」

白牡丹也嬌聲叱道：「我看你大概是燈草灰吃得太多了，滿口放的輕鬆屁！憑你這副長相也配享受『三葉紫芝』這種天材地寶麼？」

華服老者勃然變色，側顧羽衣漢子，峻聲喝道：「把這賤婢擒下！」

羽衣漢子躬身應命，跨前一步，手指白牡丹喝道：「賤婢過來納命！」

白牡丹「哼」了一聲，便待出陣，呂慕巖伸手一攔，笑道：「丹妹何必與這種無知之輩一般見識，待我把他教訓一番便了。」

言罷，目注羽衣漢子，哈哈說道：「朋友不必張牙舞爪，有甚麼本事，祇管對我施展便了。」

羽衣漢子一聲獰笑，喝道：「好！先拿你這牛鼻子開刀也是一樣。」

說時，「刷」的一聲，反手撤出背上的兩柄奇形兵刃，獰聲喝道：「快點亮劍受死。」

呂慕巖見對方的兵刃竟是兩根長達三尺的五彩鳥羽，不由眉頭一皺，暗自忖道：「這是甚麼邪門兵刃？」

韓劍平低聲警告道：「四哥，謹防他這兵刃上藏有鬼祟！」

羽衣漢子獰笑道：「不錯，在我的『神梟羽劍』之下，從無活口，你若害怕，就乖乖束手受縛，聽候發落。」

呂慕巖朗聲長笑，也自撤出松紋古劍，軒眉道：「朋友不要把話說得太滿，來來來！我就用這三尺青鋒，領教領教朋友幾招絕學。」

羽衣漢子獰喝一聲：「好！」右手一揚，便待進招。

呂慕巖却一擺手，叱道：「且慢！」

羽衣漢子右腕一挫，厲聲喝道：「你還有甚麼話說？」

呂慕巖中指一彈劍鋒，笑道：「我這柄寶劍，從來不斬無名之輩，朋友先將名號報上，才好替你在生死簿中登上一筆。」

羽衣漢子厲聲道：「我乃『百禽祖師』座下『神梟使者』，專司拘魂奪魄之職，你少說廢話，快拿命來！」

話聲一落，身形疾欺而進，雙手一分，兩根五彩鳥羽微微一顫，分向呂慕巖胸腹間七大要穴攻去。

呂慕巖微微一笑，身形微撤，滑步一側，左手劍訣領處，力貫右腕，松紋古劍劃起一道精虹，迎着對方兩根五彩鳥羽閃電般一圈。

這一招「萬流歸宗」，乃「純陽劍法」中專門鎖拿對方兵刃的絕招，劍鋒上已貫注內家眞氣，在精虹圈中，產生一股奇強的吸力，那「神梟使者」頓覺手中兵刃，如鐵遇磁一般，竟欲脫手飛出，不由心頭一凜，趕忙運功一抖一揮，雙腕疾挫。

「唰」地一聲，兩根五彩鳥羽總算被他撤出了吸力範圍，但羽尖上已削去了一撮毫毛，洒落地上。

呂慕巖朗聲一笑，更不停頓，右腕一挺，一招「長虹貫日」，松紋古劍驟化匹鍊長虹，電掣而出。

「神梟使者」方自駭凜之餘，還未來得及撤招換式，頓覺森森劍氣業已直逼眉宇，不由大吃一驚，晃身倒掠而出。

呂慕巖一聲清叱，身隨劍起，跟踪追擊，長劍一揮，幻起漫天精芒，立將「神梟使者」罩住。

那「神梟者使」一招受挫，先機盡失，在劍光籠罩之下，一時弄得手忙腳亂，好容易使盡渾身解數，方算擋過了對方這一輪雨驟風狂的猛烈攻勢，脫出重圍，厲吼一聲，身形拔空而起。

呂慕巖見狀，情知他終日與飛禽為伍，必擅「百禽身法」，遂將劍光一斂，卓立當地，劍尖斜指上空，目光注視着對方變化。

那「神梟使者」騰空四丈，又是一聲厲嘯，身形一展，鳥羽衣衫張開，盤空下擊。

朝陽耀目之下，但見他恍如一頭巨鳥，挾「呼呼」風聲，手中兵刃幻起兩團五彩毫芒，朝呂慕岩當頭罩下。

呂慕岩這時已打好了以靜制動的主意，「純陽眞氣」散佈全身，淵停岳峙地卓立不動，松紋古劍上滿注眞力，直待對方飛臨頭上，方才舉劍輕輕一劃。

這一劍之勢雖輕雖緩，但「神梟使者」的兩根五彩鳥羽却似遇着一堵如山岳的無形鐵壁一般，竟不能侵進一分一毫。

那華服老者不由雙眉微皺，暗自忖道：「此人年紀不大，怎麼有這般深厚的功力？其餘一男一女，看來必也不弱，難怪師弟會遭毒手了。」

他正在忖度之際，拚鬥雙方，亦已起了變化。祇見「神梟使者」在空中盤旋飛舞，環繞着敵人忽上忽下，兩根五彩鳥羽伸縮如電，恍若兩道彩虹，交織成一幢華蓋，繽紛下擊。

呂慕岩仍自屹立如山，一任對方如何飛騰變化，祇是將身子徐徐轉動，手中的松紋古劍覷準對方來勢，輕描淡寫地劃來劃去。

轉眼間，「神梟使者」已將一套「鳥羽劍法」使完，依然奈何對方不了分毫，不由兇性大發，厲嘯一聲，身形一個疾旋，凌空直拔而起，霍地猛一擰腰，頭下腳上，雙手猛地一抖一振。

那華服老者見狀，方自張口喝了一聲：「不要莽……」

喝聲剛一出口，祇聽得「嘶嘶」連聲，「神梟使者」手中兩根五彩鳥羽上的千萬縷毫芒，業已化作一蓬丈許方圓的芒雨，挾駭人銳嘯激射而下！

呂慕岩長嘯一聲！右手疾揮，松紋古劍起了一幢耀目的青光，將全身護住，足尖一熱，連人帶劍破空而上。

剎那間，青光與五彩芒羽便合而為一。

頓時，又是一陣「嘶嘶」銳响，彷彿兩件物體，發生了極大的磨擦一般，响聲刺得人的頭皮發炸。

頃刻銳响立止，一幢青光依舊破空直上，那一蓬五彩芒雨却「刷」的洒在地上，燃起了一片綠火，一閃而滅。

那幢青光直冲過了「神梟使者」約一丈左右，上升之勢方略略一頓，光幢中，祇聽呂慕岩一聲清叱：「來而不往非禮也！朋友也嚐嚐我這招『星殞銀河』的滋味吧！」

喝聲中，一幢青光突地暴散開來，化作千百點星芒，旋起漫天劍炁，朝着「神梟使者」當頭罩下。

「神梟使者」此際幾乎已成了赤手空拳，眼看對方如此威勢，分明連輕功方面，也要比自己高一籌，若再倚仗「百禽身法」盤空躲閃，恐怕難逃劍芒透體之厄了。

當下，一咬牙，也不向前後左右躲閃，竟把眞氣一沉，「砰」然一聲，整個身形筆直的墜落地上，接着手足併用，一連幾個翻滾，斜竄出數丈之遙。

呂慕岩沒料到他會使出這一手，居然躲過了自己這一招幾乎從不虛發的「星殞銀河」，不由又驚又怒，叱道：「朋友還想逃麼！」

人在空中猛一擰腰，大袖一振，那即將觸及地面的身形，倏地一抬，像勁弩離弦一般，平射而出，立將「神梟使者」追及，右手招式不變，松紋古劍依舊洒出千百點星芒，電漩而下。

「神梟使者」眼看避無可避，劍氣已然及體，不禁急得怒目圓睜，厲吼一聲，打算反撲上去，拚受亂劍分屍，也得撈回一點本錢

呂慕岩根本就沒有將他這拚命反噬之舉，放在眼內，清叱一聲：「去！」劍光一落！那知一縷勁風，突然射到，直襲腰間「章門」要穴。

在這情形之下，呂慕岩自然犯不着與敵同歸於盡，當下微一挫腰，滑步旋身，橫飄八尺，閃避開去。

「神梟使者」好不容易撈回一條性命，那裏還敢再戰，忙一挺腰，立起身來，狠狠地瞪了呂慕岩一眼，倒掠回去。

此際，韓劍平已緩步走了出來，翠竹簫一指華服老者，冷聲笑道：「看你穿的一身華服衣裳，原來也只是一個暗算別人的鼠輩，還不快滾將過來，讓本人教訓你一番。」

華服老者冷哼一聲，獰笑道：「憑你們這三個小輩，也值得本祖師與你們動手」

話音一頓，舉手一揮，喝道：「且教你們嚐嚐我座下神禽的厲害。」就在他舉手之際，那兩隻狗頭怪鳥已振翼而起，「呼」的一聲，巨翅摩雲，分向韓劍平及呂慕岩撲去。

韓、呂二人曾經合力鬥過這狗頭怪鳥，深知牠們翎毛堅逾精鋼，並且在空中翻騰變化，迅速異常，是以都不敢過份大意，身形晃處，業已合在一起，劍、簫並掌，貫注內家眞力，迎空還擊。

這兩隻狗頭怪鳥，有一隻曾吃過二人的大虧，因此撲擊之勢倒還頗為謹慎，不敢太過逼近，但另一隻却無此經驗，一上來便用足全力，爭先撲到，巨爪箕張，當頭向呂慕岩抓落。

「奪」的一聲！青光與利爪碰個正着，只痛得那隻狗頭怪鳥「呱」的一聲厲叫後，破空斜掠而去。

呂慕岩也震得手腕微微一麻，忙將松紋古劍舞起一片光幕，護住頭頂，準備再度迎戰。

韓劍平這邊却只是雙方輕輕一接，便倏地分開，那狗頭怪鳥便劃空追上那受挫的同伴，「呱呱呱」的叫了幾聲。

方才齊齊俯衝而下，併翼展開第二次的攻襲。

這一次，牠們似乎已聰明得多，俯衝下來後，便儘量發揮本身的優勢，雙翼連連鼓動，搧出排山倒海的勁風，一波一波地猛壓下去。

呂、韓二人不約而同，眞氣一沉，施展「金剛柱地」身法，屹立如山，一任狂風下壓，身形却紋絲不動！

兩隻狗頭怪鳥齊聲厲嘯，雙雙身法一變，巨翼狂搧，利爪如雨點般攻出，竟然展開了一輪快速凌厲的攻勢。

白牡丹見狀，唯恐二人應付不了，遂嬌叱一聲，撤出「天刑劍」，縱身加入戰團！

一團一團寒光冷氣，縱橫飛舞之下，祇聽「哧哧」連聲，那兩隻狗頭怪鳥翼尖鋼翎，已被「天刑劍」削斷了好幾根。

這樣一來，牠們的攻擊頓時為之一挫。

華服老者臉色一變，忽地仰面發出一聲淒厲如梟的長嘯。

那盤旋在半空的數百隻大小飛禽，聞聲之下，立時雙翼一束，俯衝下來，紛紛朝呂慕岩等三人攻去。

頓時，地面上平空堆起一座鳥山，密密麻麻的將三人包沒，風雨難透，「吱吱呱呱」的異聲如潮，委實震人心魄。

那華服老者早已率了「神梟使者」，撤身而去，並桀桀怪笑，獰聲喝道：「你們若有本事闖得出這『百禽大陣』，本祖師就饒了你們不死。」

呂慕岩他們起初並沒將這數百隻飛禽放在心上，以為這些幺魔小類，怎經得起內家眞力一擊，詎料這一接觸之下，才知大謬不然。

原來這數百隻鳥兒，雖然遠較兩隻狗頭怪鳥小得多，沒有那大的威勢，但牠們却因身子較小的關係，那飛騰撲擊的動作也更為靈活迅速，並且隻隻似乎不知死亡為何物，只顧一個勁朝敵人衝擊，簡直是無孔不入，令人防不勝防的。呂慕岩等人只好將護身眞氣游佈四肢百骸，右手揮動兵刃，左手掌出如風，只見他們一輪連斬帶劈，殺得鮮血四濺，羽毛紛紛飛到地面上，鳥屍如雨點般落下。

但那兩隻狗頭怪鳥，却時常乘機猛襲下來，頓令呂慕岩等人顧此失彼，登時弄得手忙腳亂，只聽白牡丹一聲尖叫，竟被七八隻拳頭大的鳥兒衝入懷中。

呂慕岩慌忙一揮大袖，將這幾隻鳥兒掃落地上，但白牡丹的衣襟，已被抓開幾條裂縫。

白牡丹寬心剛自一放，陡覺頭上一股銳風掃到，忙不迭猛一縮身，「刷」地一聲，肩上已被一隻狗頭怪鳥的翼尖掃了一下，雖然有眞氣護身，也禁不住隱隱作痛。

這方面才穩住，韓劍平那面又告險象叢生，那無數飛禽，一波接一波地猛衝狠撲過來，簡直像永無休止似地，將他的翠竹簫，染滿了羽毛和腥血。

韓劍平不由着急道：「四哥！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們合力闖一闖吧。」

呂慕岩應道：「好，咱們闖。」

話聲一落，眞力暴提，劍劈掌掃，當先往

前闖去。

韓劍平在左，白牡丹在右，成一品字形，合力前衝。

詎料，這種鳥陣畢竟與用人佈成的陣法不同，此刻牠們就如蟻附羶，如蠅逐臭一般，這座鳥山，緊緊包圍着呂慕岩等人，任憑他們前衝的速度多快，牠們移動的速度亦有多快，換句話說，他們枉自衝突了一會，依然陷在鳥陣之中，並無絲毫進展。

呂慕岩等人無計可施，只好停下來，一面竭力抵禦，一面思量脫身之策。

只聽得外面傳來那華服老者陣陣桀桀獰笑道：「你們不要枉費心機了，乖乖束手就縛，還可落個痛快，免受神禽分屍之慘。」

呂慕岩等人那會聽他的恫嚇，出手之勢更加猛驟，只殺得羣鳥一陣翻騰，頃刻間又傷亡了一大堆。

那華服老者不由暴怒，引吭發出一陣淒厲長嘯。

兩隻狗頭怪鳥和數百飛禽，聞聲之後的攻勢愈發淩厲，前仆後繼，爪啄齊施，壓迫得呂慕岩等人簡直透不過氣來。

又相持了一會，地上的鳥屍已堆積如山，擠得三人幾乎連手脚也施展不開，情勢漸漸危急。

就在此時，那兩隻狗頭怪鳥當中，有一隻突然一聲怪叫，竟脫離戰陣，雙翼一張，「呼」的一聲，倏地掉頭向左側方二三丈遠處的一堆石筍飛撲過去。

牠這一去，另外一隻也跟踪追去，而那數百飛禽，自然跟着行動，紛紛捨了呂慕岩等人，隨後一擁而上！刹那間，飛了個乾乾淨淨。

呂慕岩等人頓感眼前一光，俱不由愕然舉目望去。

只見那狗頭怪鳥凌空下擊之處，突地飛起四條人影，朝東北方疾掠而去，身法迅速絕倫，竟使狗頭怪鳥撲了個空，容得牠再度騰身飛起時，四條人影已遠去百數十丈以外。

這一突然的變化，頓令華服老人爲之一愕，口中不禁發出一陣急嘯。

那隻狗頭怪鳥在空中盤旋，會合了隨後追來的另一個同伴和數百飛禽，口中也發出一陣「呱呱」亂叫。

華服老者聽得雙眉一豎，掉頭獰視呂慕岩等人，厲聲喝道：「算你們命大，待本祖師擒了殺我師弟的眞兇回來，再和你們算賬。」

話聲一落，轉顧「神梟使者」喝道：「走！抓那四個苗子去！」

說時，人已騰身而起。

那「神梟使者」遲疑了一下，也相隨掠空飛起，那兩隻狗頭怪鳥齊地展翼迎來，二人身形一斂，便端坐鳥背上面。

只聽一陣潮水般的聲響過處，華服老者及「神梟使者」已駕着狗頭怪鳥，率領數百飛禽，消逝於東北方的空中。眞是來得快，去得也快，呂慕岩等人環顧遍地鳥屍，及各人身上所濺的鳥血，不禁相視苦笑。

韓劍平擦乾了翠竹簫上的血漬，道：「他們這一追，說不定會追到苗嶺火龍峒，我們要不要跟去瞧個熱鬧？」

呂慕岩沉吟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看……」

白牡丹「哼」了一聲！截口說道：「反正我們遲早也要到苗嶺去尋那『飛魔峒主』的晦氣，此時趕去，正好先來個坐山觀虎鬥，也許他們落個兩敗俱傷，我們豈不是省了許多手脚麼？」

韓劍平笑道：「丹妹之言正合我意，四哥，咱們走吧！」

呂慕岩道：「既然你們兩人都想去，我也祗好同意，但此行在我的預感中，似乎頗有凶險，大家還是應該小心一些才好。」

韓劍平、白牡丹齊笑道：「大風大浪，我們不知已經過多少，四哥無須多慮，大家遇事莫加魯莽就是。」

當下，三人齊施展輕功，望東北方飛掠而去。

這時，那一大羣飛禽已沒了影踪，好在沿途上俱是荒山野嶺，甚少人烟，是以三人儘量施展輕功，如飛趕路，倒也不怕驚世駭俗。

白牡丹自從吃了一粒芝實，又經過三日來的調息運功，業已將芝實的靈效全部吸收，化入本身眞氣之中，因而功力大增，此際，居然與呂、韓二人奔了個齊頭併肩，快速之處，毫無遜色，並且一點不感吃力。

午時不到，已進入了貴州境界，黃昏時分，便抵達苗嶺山區。

呂慕岩徐徐將脚步慢下來，舉目四望道：「這苗嶺山脈，廣達數百里，那火龍峒在什麼地方，我們怎麼去找才好？」

白牡丹笑道：「這倒並不難找，那個什麼『百禽祖師』帶着的一大羣鳥兒，便是個絕好的目標，我們只要望那飛鳥多的方向尋去，一定不錯了。」

韓劍平點頭笑道：「丹妹這辦法很好，我們就選一處比較高的山頭，眺望一下，也許就會發現了。」

商議已定，遂一同登上一座較高的山頂上，凝足目力，四下眺望。

這時，北風凜冽，晚霞滿天，只見重山疊疊，四野荒蕪，不但走獸絕跡，就連隻飛禽的影子也沒看到。

三人眺望了一會，仍然沒有什麼發現，遂奔下山來，又朝東北方深入數里，攀登上另外一座高峯。

白牡丹一聲歡呼，手指正北方，笑道：「喏！那邊的不是麼！」

呂慕岩和韓劍平一同凝目望去，果見一大羣黑點，在暮色蒼茫中，盤空飛翔，估量距離，約在數里之遙。

目標既現，三人遂不再逗留，一齊奔下高峯，朝北方飛馳而去。

呂慕岩一面疾馳，一面說道：「那一羣鳥兒既然還在空中盤旋，可見他們的人必然就在下面，我們接近之時，應該特別小心，儘量隱蔽形跡才好。」

韓劍平和白牡丹自然是齊聲應諾。

數里路程，不消多時便已抵達，三人輕登巧縱地攀援上一道峻嶺，立即聽見那潮水般的異聲，就在嶺下傳來。

三人隱住身形，閃目俯瞰，這才發現那數百飛鳥盤旋的地方，乃是一道羣山環繞的深谷，地勢甚爲寬闊，谷中修建着許多用石塊築成的屋宇，在一片廣場上，人影幢幢，傳來陣陣呼喝聲。

這時候，呂慕岩等人自然不敢絲毫怠慢，儘量收斂身形，利用草木掩蔽，慢慢向嶺下溜去。滑下去數十丈，谷中的情形已清晰可辨，三人惟恐被那兩隻狗頭怪鳥嗅出氣味，遂停了下來，尋一處草木較深的地方，把身形藏好，定睛朝下面瞧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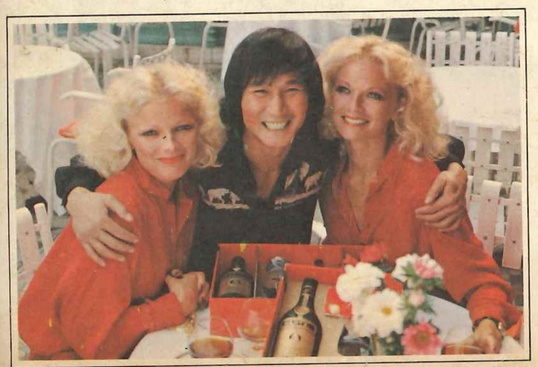
只見廣場當中，兩條人影兔起鶻落地拚鬥正急，認出一個正是那「神梟使者」，另一個赫然是那短鬚苗人。

廣場的右邊，屹立着華服老者，那兩隻狗頭怪鳥就在他頭上低空盤旋。

廣場的左邊，雁列着兩排手執短叉的苗裝大漢，當中一張虎皮交椅上，端坐着一個身材高大，上身半裸，背上突起一雙肉翅，腰圍獸皮，貌相猙獰之人。

（未完）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
兩款任你揀,双重大贈送



大號金牌馬爹利干邑拔蘭地雙重大贈送:
一枝庄禮盒送VIP酒杯一隻,
酒辦一枝,兼送發財利是封二十個.
兩枝庄禮盒送法國酒杯三隻,兼送酒辦
一枝,送完即止. VIP是英文"貴賓"的
縮寫. VIP酒杯,法國精製,高雅名貴.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自奉送禮,實惠得體.

金牌馬爹利,法國銷量第一
VIP禮盒,祝君心想事成